

屠
槌



世界文學名著

屠

槌

(上)

左 拉 著
王 了 一 譯

L'ASSOMMOIR

By
EMILE ZOLA

Translated by
WANG LIAO I

原序

羅赫瑪嘉爾家史應該包括二十部小說。自從一八六九年以後，已經立定了大綱，我非常嚴格地按照我的大綱寫去。現在是屠槌應該出世的時候了；我寫這書也像寫別的幾部一般，沒有一秒鐘移動了我的很直的路線。我的力量就是從此出來的。我有一個目的，我只曉得趨向我的目的。

當屠槌在一個日報上發表了之後，竟受了社會上的空前的大攻擊，天下的罪惡都歸在這書的身上。我有沒有寫幾行文字解釋作者的用意的必要呢？我想要描寫一個工人的家庭的勢所必然的衰敗，寫我們的城鎮的環境所發生的影響。在醉與懶之中，有家庭的渙散，有社會的混雜，有正直的情感的遺忘，最後的收場乃是恥辱與死亡。這不過是道德上的作用而已。

真的，屠槌乃是我的許多小說當中的最乾淨的書。我往往摸着了社會上最可怕的傷痕。只

有書的形式驚動了人家。人家發怒，反對我所用的字眼。我的罪過乃在乎起了文學上的求知慾，把民衆的言語收拾起來，用一個很好的模型印了出來。呀！形式就是大罪了！然而世上却有這種言語的字典存在，有些文人研究牠，喜歡牠的強烈的力量。這乃是文法家的盛饌。這也不必說，沒有一個人說我的意志僅僅在乎做個言語學家，我對於歷史與社會學還有最大的興趣呢。

再者，我也不替我自己辯護，我的書會替我辯護的。這是一部真實的作品，是描寫平民的第一部小說，書中沒有一句誑語，而且有平民的氣味。人們不該下結論，說平民的全體都是不好的，其實我的書中的人物並不是一些壞人；不過他們一則沒有智識，二則被艱苦的工作與貧窮的環境弄壞了。然而人們應該讀我的小說，了解我的小說，把諸部小說合起來看個清楚；不必在未讀以前就把成見來範圍我，把可笑的可怕的話罵我的本身與我的作品。呀！誰曉得我的朋友們多麼喜歡把民衆的驚人的事跡告訴我，然後我把牠寫下來娛樂衆人！誰曉得這殘酷的小說家竟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好人，是一個研究藝術家，他的唯一的志願乃在乎努力寫一部最生動最廣大的作品留傳在世間！我不說人家所傳說的話有什麼錯處，我只工作着，我等候時間爲我辯

白，我等候民衆的良心替我在書中找出我的糊塗的地方來。

左拉

巴黎，一八七七年一月一日。

屠 槌

第一章

姑爾瑰斯等候郎第耶，直等到了夜裏兩點鐘。她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寢衣，在空氣凜冽的窗子前面停留了許久，弄得周身發抖，只好橫躺在床上打瞌睡；她的身子發燒，臉孔也給眼淚浸透了。自從她與他在兩頭牛飯店吃了飯，出來之後，他便叫她回家同孩兒們睡覺；至今一個禮拜，他僅僅在每天夜深的時候纔回來，依他說是找工作去。今天晚上，當她憑窗等候他的時候，她看見太陽臺舞場的十個窗子裏射出一帶燈光，映在外面的馬路的黑魃魃的地上，她又似乎看見他走進了舞場裏，他的後面跟的是那小愛迭爾。愛迭爾是一個擦銅工女，常常與他同在一個飯店裏吃飯，現在她垂着手跟在他的後面，相離五六步之遠，好像她不願意在舞場門外的大光燈下

攪着他的手臂走路，所以她纔放手了似的。

將近早上五點鐘，姑爾瑰斯醒來了。她的身硬了，腰折了，放聲嗚咽起來。原來郎第耶還沒有回家，這是第一次他在外面過夜了。她坐在床上，頭上是天花板下懸掛着的一塊破舊彩布。她的雙眼蘊着淚珠，懶洋洋地在那淒慘的臥房裏踱來踱去。房裏有一個核桃木製的橫櫃，櫃裏缺少了一隻抽屜，又有三張麥稈椅子，一張油膩的小桌子，桌子上一個缺口的水壺。因為有了孩兒們，又在橫櫃前面加放一張鐵床，竟佔了全房的三分之一。姑爾瑰斯與郎第耶的大箱子擺在一邊開着，四角空空地只有一頂破舊的男帽在箱底，還有一些骯髒的內衣與襪子放在上面，沿着牆，在櫃子的背與椅子的背上散掛着一件穿孔的披肩，一條沾泥的褲子，都是故衣店的商人們所不肯收買的東西。火櫥上有一包粉紅色的當票。這是本旅館裏的漂亮房子，非但在第一層樓，而且窗子正對街道。

這時候，兩個孩兒們並頭躺在枕上睡得正好。克羅德八歲了，他的雙手露出被窩之外，緩緩地呼吸着；伊甸只有四歲，他的一隻手臂擱在他的哥哥的頸上，臉上現出笑容。他們的母親注視

到他們的時候，重新又嗚咽起來。她把手帕子掩住她的嘴，以免她的嗚咽的聲音漏出嘴來。她赤着脚，也不想要趿上鞋子，竟又轉身去憑倚着窗子，仍舊像夜裏一般地等候着，遠遠地把眼睛向各馬路張望。

那旅館在教堂路，賣魚巷的左邊。這是一所兩層樓的破舊房子，牆上糊的是紅色。直到第二層樓，那些百葉窗已經被雨打壞了。門前有一盞玻璃燈籠，兩個窗子中間有一個招牌是：「好心旅館，館主人馬肅利耶。」塑的是黃色大字，因為牆壁上霉，已經漫滅了許多筆畫。姑爾瑰斯因為那燈籠阻礙她，於是蹬高了身子，同時又把手帕子掩着雙唇。她向右方望去，望到洛歇叔雅路那邊，則見一班一班的屠夫們穿着染血的圍裙，在屠牛場的門前排列着；涼風吹來，不時把被屠殺的畜牲的臭氣傳送到她的鼻子裏。她又向左方望去，直望到大馬路的盡頭，看見了她的前面的拉里布亞醫院——當時那醫院正在興工建築。她慢慢地把視線移到稅卡的牆上，她往往聽見牆後有行兇暗殺的喊聲；她想到了暗殺，便把眼睛搜尋那些黑暗偏僻汗穢的路角，生怕發見了郎第耶的屍體，肚子被刀戮穿了。當她舉起了眼睛的時候，則見那灰色的望不盡的城牆之外已

經起了一道太陽的光芒，巴黎的喧囂的曉聲又發作了。但是她始終只把眼睛轉向賣魚巷，伸着頸子，看那稅卡的兩間廠屋當中進來了許多人，許多畜牲，許多貨車，紛紛從孟麥特下來。牛羊一羣一羣的向城裏走，人們一個一個的也向城裏來，一時有了什麼障礙，便大家停了脚步，擠在一團。那些工人們背上駝着工具，臂上夾着麵包，成羣結隊地也都來了；人海茫茫，她好像淹在這人海裏。姑爾瑰斯以為她在這些人當中認得一個是郎第耶，於是她越發俯身向下望，險點兒墜下樓去。後來她又把手帕子堵着嘴，堵得更緊，像是要堵住了她的痛苦似的。

一個少年人的快活的聲音使她離了窗子。

「少爺不在家嗎，郎第耶少奶奶？」

「是的，古波先生。」她答時，勉強微笑。

古波是一個鋅工，住在本旅館最高層的十佛郎一間小房子裏。他的肩上承着一個口袋。他因看見她的房門上有鑰匙在外，所以他逕自進來，像一個朋友。他繼續地說：

「您曉得嗎？現在我做醫院的工作……喂，您看，多麼好的五月天氣！今天早上的風怕不刺進

了骨子裏」

他說着便注視姑爾瑰斯的被眼淚漬紅了的臉孔。他看見床上的被褥依然整齊，便只管輕輕搖頭；後來他又走到孩子們的床前，則見他們仍舊睡着，面色粉紅，像兩個小天使。他把聲音放低，又說：

「唉！少爺不是個老成人，是不是？郎第耶少奶奶，您不要傷心。他很關心於政治；前幾天家選舉虞仁蕭（註一）的時候，他熱烈得幾乎發狂。也許昨晚他整夜同朋友們大罵那昏君拿破侖呢。」

「不，不，」她很吃力地說：「他不會像您所猜想的。我曉得郎第耶在什麼地方；我們的痛苦也像衆人的痛苦。天啊！」

古波眨了一眨眼，表示他不受她哄騙。他臨走的時候還說如果她不願意出去，他可以替她去買牛奶；她是一個美麗而且善良的婦人，假使她有災難的一天，她可以靠他幫助。姑爾瑰斯等

（註一）虞仁蕭（Eugene Sue 1804 - 1857）是法國的小說家

到他去遠了之後，仍舊憑窗。

在清晨的冷氣裏，城邊一隊一隊的人還不住地進來。人家認得穿藍色衣服的是些鎖匠，穿白色衣服的是些泥水匠，穿大衣的是些油漆匠。這些人，在遠處看來，竟像暮氣沈沈，一個個都沒有光彩。有時候，一個工人停了腳，燃着他的烟斗；他的前後左右的人們不住地向前走，也不笑一笑，也不向同伴說一句話，土色的臉孔朝着巴黎，巴黎的賣魚巷好像一張大嘴，把他們一個一個吞噬了。賣魚路有兩個賣酒商人正在打開店門，便有許多工人在門前放慢了脚步。在未進店門以前，他們先停留在走道上，放眼斜望巴黎，兩臂柔軟，算是一天的逍遙。在櫃台前，有些工人替同伴們付錢買酒喝；一個個都忘了形，站在那裏，充滿了一屋吐痰，咳嗽，把小杯的酒一杯一杯地喝下去，沾潤他們的喉嚨。

姑爾瑰斯向馬路的左方窺探，似乎看見郎第耶走進了哥侖布伯伯的酒店裏，她正在怔怔地看出了神，忽然有一個不戴帽子，穿着圍裙的胖女人在街道的中心向她問話。

「喂，郎第耶夫人，您起來得很早啊！」

姑爾瑰斯俯身向下望，說：

「呃？原來是您，博歇夫人！唉！我今天的事情多得很！」

「對了，事情不辦是不會自己妥當了的，是不是？」

於是從窗子裏到街道上起了一場談話。博歇夫人是一個女門房，她所掌的屋子的樓下就是兩頭牛飯店。有許多次，姑爾瑰斯在她的門房裏等候郎第耶，以免獨自一人同那些吃飯的兒子們就席。那女門房告訴姑爾瑰斯，說有一個商店職員要縫補一件禮服，而她的丈夫不能把那禮服領回來，所以她今天早上特地到離此不遠的賣炭路那職員家裏，在床上找見了他。後來她又說昨天晚上有一個房客引了一個女人進屋子裏，直喧鬧到夜裏三點鐘，擾得大家都睡不着。她一面訴說，一面把眼審察姑爾瑰斯，像是想要知道她的秘密；她到窗子下面，竟像專為打聽而來。她忽然問道：

「郎第耶先生還沒有起來嗎？」

「是的，他還睡着呢。」姑爾瑰斯答時，忍不住漲紅了臉。

博歇夫人看見她的眼淚湧上了眼睛，她自己也就滿意，不再問了；她走開的時候，嘴裏喃喃地罵男子們懶惰。忽然她又回來，叫道：

「您是今早到洗衣場裏去，是不是？我也要洗些東西，我替您留一個位置在我的身邊，我們可以再談話。」

後來她似乎忽然起了憐憫心，說：

「親愛的，您不要停留在這裏罷，否則您要惹起病來的；您看，您的臉已經通紅了。」

姑爾瑰斯仍舊在窗前死等了整整的兩個鐘頭，直等到了八點鐘。各商店的門都開了。從孟麥特走下的工人們漸漸稀少，只剩下幾個遲到的，大跨步走進城來。在賣酒商人的店子裏還站着先前那一班人，在喝酒，吐痰，咳嗽。工人們之後又來了好些擦銅女工們，賣帽女子們，賣花女子們，一個個都搭緊了她們的薄薄的寒衣，在外面的馬路上奔走。她們三五成羣，興高采烈地談話，輕輕地笑着，把放光的眼睛向前後左右張望。更遠些，有一個孤另另的，瘦的，臉色淡白而且嚴重，沿着稅卡的牆走，同時避開了那些垃圾堆。後面是些商店的夥計們走過，把手指吹哨子，一面走

路，一面吃他們的一個銅子的麵包。又有些乾癟的少年人，穿着很短的衣服，眼臉下垂，走着還打瞌睡。更有些小老頭子們，他們的臉孔因為整天守着辦公室而變慘白了，一面蹣跚地走，一面看他們的錶，爲的是教準他們的脚步。大馬路上在清晨還很靜寂，有些放利的小財主們朝着太陽散步；有些母親們不戴帽子，穿着骯髒的裙子，坐在街道的板凳上，搖她們的孩兒，換他們的襁褓。又有一羣小孩不抹鼻涕，袒着胸，互相撞碰，互相拉扯在地上，叫呀，笑呀，哭呀，鬧個不了。這時姑爾 瑰斯覺得呼吸不來，心中着急，一時昏暈，自知絕望。她似乎覺得一切都完了，時間完了，郎第耶永遠不會再回來了。她瞪着眼，從那些骯髒黑臭的屠宰場直望到嶄新潔白的醫院。從一排一排的開着的窗子望進去，則見醫院裏面的房子還是空空的，只合給死神徘徊。在她的前面，稅卡的牆的後面，天空透明，太陽照着初醒的巴黎，炫耀在她的眼裏。

姑爾瑰斯坐在一張椅子上，兩手無力地下垂，不再哭了，忽見郎第耶安然地走進門來。

「是你！是你！」她叫着，便要上前攬他的頸。

「呃，是我，怎麼樣？我想你不會胡鬧吧！」

他把她推在一邊。後來他又不好氣地把帽子向橫櫃上一擲。這是一個二十六歲的男子，身材很矮，頭髮很黑，臉孔還漂亮，嘴上疎疎的幾根鬍子，他往往機械地用手把鬍子一把一把地撚。他穿的是一件工衣，外面一件染了污點的大衣，他用手揩緊附着他的身體。他說話時帶着勃羅旺斯省的口音，很容易聽得出來。

姑爾瑰斯重新倒在椅子上，和婉地用簡短的話埋怨他：

「我一夜不會合眼；我以為也許人家害了你；你是到那裏去了的？你在什麼地方過夜？天啊！你不要再這樣罷，否則我要變風狂了；說罷，奧古斯特，你是到那裏去了的？」

「問得好！我當然是到我有事情的地方去啦，」他說時聳了一聳肩；「我在八點鐘到克拉西耶去看一個朋友，他打算開一間帽廠。我就攔得很晚。於是我寧願在他家過夜；再者，你須知，我是不喜歡人家盤問我的。你不要嘮叨罷！」

姑爾瑰斯哽咽起來。他們的聲音不小，而且郎第耶的舉動粗暴，把椅子撞倒了，那些孩子們因此驚醒。他們就床上坐起來，裸着一半身體，把他們的小手撥開他們的亂髮；他們聽見母親哭

泣，於是把眼睛睜得半開，也跟着哭起來，鬧得驚天動地的。

「唉！你聽這音樂！」郎第耶氣沖沖地說：「我對你們聲明，我要出門去。這一次我真的走了。你們不肯住口嗎？晚安！我要回到我所從來的地方去了！」

他說着早已在橫櫃上把帽子拿起。但是姑爾瑰斯連忙上前，吃吃地說：

「不，不！」

於是她同孩兒們溫存，令他們收了眼淚。她吻他們的頭髮，說了許多親愛的話叫他們再睡。那兩個孩子忽然安靜了，在枕上笑起來，互相捻着皮膚玩耍。這時候那父親並不脫靴子，早已倒在床上，因為一夜不會入睡，所以現在有了疲倦的樣子，臉上起了雲紋。他並不要睡，一雙眼睛睜得很開，把臥房四面張望，說：

「這裏乾淨得很！」

他說了，注視了姑爾瑰斯一會兒，然後又兇惡地說：

「你再也不洗臉了嗎？」

結爾瑰斯只有二十二歲。她的身材很高，不胖。眉清目秀，可惜已經被艱難的生活糟塌了。她披散着頭髮，蹣跚着破舊的拖鞋，在一件白色的寢衣裏打寒戰。家具的塵埃與油膩都到了她的寢衣上頭。她哭了這些時候，就心了這些時候，竟像老了十歲。她本來害怕他，一味忍耐着，現在聽了他的話，忍不住發作了說：

「你的話沒有道理。你分明曉得我盡我的能力做事。我們墮落到這裏，並不是我的罪過；我要看你處在我的地位，你怎麼辦？有兩個孩子，而且屋子裏竟沒有一個爐灶，燒不得一盆熱水……你從前說過，到巴黎之後我們即刻找一個地方安頓，假使你不把錢吃了，還弄到這地步嗎？」

「喂！錢是你同我吃了的；今天你要藉此吵嘴却不行！」

她似乎不聽見，只顧繼續地說：

「總之，如果肯發憤，還有法子想：昨天晚上我看見了福加尼耶夫人——就是新路那一個洗衣婦；她在禮拜一就可以用我。如果你到克拉西耶你的朋友那邊工作去，在半年之內我們就可以打個翻身，我們漸漸買些衣服，在什麼地方租一所小房子，我們有了家……唉！應該工作，工

作……」

郎第耶轉身向床的裏面，現出討厭的樣子。於是她生氣起來：

「呃！對！人家曉得你是不愛工作的。你的野心很大，要穿好衣服像一位老爺，要勾引許多穿綢穿緞的娼婦。是不是自從我把我的衣服首飾都送到當舖裏去了之後，你就覺得我不够漂亮了？奧古斯特，我不想同你說起，我本來還要等些時候，其實我知道你在什麼地方過夜。昨晚我看見你同那娼婦愛迭爾走進陽臺舞場裏去了。唉！你真會挑揀女人！這一個原是乾淨貨！怪不得她擺貴妃的架子！飯館裏吃飯的人們誰不同她睡過覺來！」

郎第耶只一跳，早已跳下床來。他的淡白的臉上那一雙眼睛變爲墨一般黑。這矮子的怒氣竟是一陣狂風。然而姑爾瑰斯還再說道：

「呃！呃！飯館裏的人一個個都同她睡覺！博歇夫人就要把她與她那娼婦姊妹趕到別處住去，因爲常常有一大羣男子在樓梯裏守候着她們。」

郎第耶舉起了兩個拳頭；後來勉強不打她，只捉住了她的兩臂猛烈地搖她，把她推倒在孩

子們的床上，孩子們重新又哭起來。他再躺在床上，口裏喃喃自語，形容兇悍，似乎打了一個主意，卻沒有十分決定。他說：

「姑爾瑰斯，你不曉得你剛纔做了什麼事……其實你錯了，將來你看！」

一霎時，孩子們還在嗚咽。他們的母親俯身向床，仍舊撫慰他們；口裏用單調的聲音說這麼一句話，說了又說：

「唉！假使你們不在這裏，我的可憐的孩兒們……假使你們不在這裏……假使你們不在這裏……」

郎第耶安然地挺着身子，舉眼望上面的一幅破舊波斯布，心裏正在想入非非，聽不見她的話。他這樣支持了差不多一個鐘頭，雖則因為身子疲倦，眼臉漸漸睜不開，然而他還不肯打瞌睡。他掉轉了身子，倚着肘，面色很無情，很堅定，同時姑爾瑰斯把房子收拾，她把孩子們扶起了床，替他們穿好了衣服，然後整理他們的被褥。他望着她把臥房打掃了一過，把家具也揩了一揩；房子仍是黑暗可憐，天花板下煙氣氤氳，牆上的糊紙也因溼氣而脫了漿糊，三張椅子與一個橫櫃都

是跛脚的，沫布一過，油垢成堆，始終揩不淨盡。後來她把頭髮掠了一掠，對着他所用來剃鬚子的，一個圓鏡子梳理了一會，然後用許多冷水洗濯她的面部與身子。他似乎審視她的赤裸的雙臂，赤裸的酥胸，與其他赤裸的地方，竟像在心中有了一個比較。他看了之後，把嘴歪了一歪。姑爾瑰的右腳是跛了的，但是人家在平時不覺得；直到她疲倦了的時候，兩股痠軟了，然後她索性不檢點，露出她的跛腳來。今天早上她因昨夜太疲倦了，所以拖着她的右腿，把身子倚在牆上。

靜寂來了，他們再也不交談一句話。他呢，他似乎在等候；她呢，她忍氣吞聲，勉強裝作沒事人兒，只忙着工作。她把箱子後面的一個角兒上丟着的髒了的衣服打了一個包裹，正待出去，他終于開口問道：

「你在做什麼？你到那裏去？」

起初她還不回答。後來他氣沖沖地再問，她只好回答道：

「你該看得出來罷……我要去洗這些東西……孩兒們不能常常穿泥汗的衣服啊。」

他讓她又拾起了兩三塊手帕子。又靜默了一會，然後他再說道：

「你有沒有錢？」

忽然間，她站了起來，正眼望着他，手裏仍舊拿着孩子們的髒衣服。

「錢嗎？你要我從那裏偷得來？你分明曉得前天晚上我那黑裙子只當了三個佛郎。我們已經把這錢吃了兩頓中飯，豬肉店裏的交易是很容易花了錢的；呃，我當然沒有錢了。我有四個銅子預備到洗衣場去；我不能像有些女人那樣賺錢。」

他並不因為她這隱語就停止了。他下了床來，巡視過房裏懸掛着的許多破舊衣服。末了，他把那褲子與那披肩取了下來，再打開了橫櫃，把一件寢衣與兩件女襯衫取了出來，加進了包袱裏；然後他把一切都交到姑爾瑰斯的手裏，說：

「喂，把這些都拿到當舖裏去。」

「你不要我把孩兒們也抱了去嗎？唉！假使人家肯讓我們當孩兒們，這倒是避免纏累的好法子呢！」

她雖則這樣說，到底肯到當舖裏去了。半個鐘頭之後她回來，把一個五佛郎的銀幣擺在火

櫥上，又把那當票加進了兩個燭臺當中的當票堆裏。她說：

「這是他們給我的。我想要六個佛郎，但是沒有法子。唉！他們不會破產的……那裏頭的顧客多着呢！」

郎第耶不立刻就拿了那五個佛郎。他似乎想要她去找換零錢，好給她留下幾個銅子。後來他看見橫櫃上的紙包裏還剩有一片火腿，一塊麵包，於是他就決意把那一個銀幣溜進他的背心袋子去了。這時姑爾瑰斯向他解說道：

「我還不會到牛奶婆子那邊去，因為我們欠她一禮拜的錢。但是我很早就可以回來的，我出去之後，你先下樓去買些麵包，又買些拌麵裏脊，等一會我們一塊兒吃中飯……你再買一瓶酒上來。」

他不說不肯。似乎是和平了決的了。姑爾瑰斯繼續地把那些髒衣服放進了包袱裏。但是當她想要把箱底的郎第耶的內衣與襪子拿去的時候，他請她不要動手。

「你不要拿我的衣服去！你聽見嗎？我不願意！」

「你怎麼不願意呢？」她問時站了起來；「你大約不預備再穿這些上霉的東西吧？這非洗一洗不可。」

她設着，很耽心地審視他，則見他的美少年的臉孔上仍舊露出無情的樣子，竟像此後沒有什麼可以挽回似的。他生了氣，從她的手裏搶過了衣服，扔在箱子裏。

「媽的！你順從我一次罷！我說我不願意，就是不願意啦！」

「爲什麼呢？」她問時疑了疑心，因疑生懼，臉色大變了；「此刻你不出門，用不着你的內衣……我拿去了有什麼要緊呢？」

她說着把眼睛緊緊地釘住他，他覺得難爲情，游移了半晌，然後吞吞吐吐地說道：

「爲什麼？爲什麼？好！你要到處逢人都說你照料我，你替我洗衣服，替我縫補。呃！我卻討厭這個！你做你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好了……洗衣婦們並不是替豬狗洗衣的，我儘可以找她們去啊！」

她哀求他，而且自辯說她從來不會向人說過埋怨的話；但是他粗暴地把箱蓋一闔，自己坐

在上面，狠狠地說了一聲「不行！」他的東西，當然由他作主！後來他爲要避免她的視線，仍舊回到床上躺下，說他眼倦了，叫她不要再囉唆。這一次他真的像是入睡了。

姑爾瑰斯一時拿不定主意。她有意把那些髒衣服一脚踢開，坐在床前縫紉。後來她聽見第耶的呼吸均勻，纔放了心。她拿了前次洗衣用剩的一塊肥皂與一塊青礬，走近孩兒們，則見他們正在窗前安然地弄着些舊瓶塞子。她吻他們，低聲向他們說：

「你們要乖乖的，不要吵。爸爸在睡着呢。」

當她離了臥房之後，黑暗的天花板之下，絕大的靜默裏，只剩有克羅德與伊甸的輕微的笑聲。此刻是十點鐘了。一道太陽光從半開的窗子裏透了進來。

到了馬路上，姑爾瑰斯向左拐灣，沿着新路走。經過福加尼耶夫人的舖子前面的時候，她輕輕地點頭施禮。那洗衣場正在馬路的中間，恰是石路高低交界之處。在平地上起了三個大水池，池旁緊緊地釘着幾個大鋅筒，現出灰色的圓形。池後是晾衣場，比池子高了兩層，四面盡是些百葉窗圍住，窗是薄鐵片做的，外面的風可以吹進來，從鐵片間望過去，可以望見一根一根的小銅

線，線上晾着許多衣服，池的右邊是一具汽機，汽筒呼呼地响，聲音又粗又勻，筒上吐出一口一口的白煙。姑爾瑰斯是見慣了穢水的人，也不撩起裙脚，竟向那堆着一瓶一瓶的夏梵爾水的門口走進去了。她已經認識了洗衣場的女主人，這是一個瘦弱的婦人，眼睛似乎有病，坐在一個玻璃小室裏，面前擺着一本簿子，又有一塊一塊的肥皂擺在層架上，一塊一塊的青礬擺在瓶子裏，還有一磅一磅的蘇打在包裹裏，姑爾瑰斯走過的時候，問那女人要了她的擣衣杵與刷子——這是她上次洗完了衣服時交給她收管着的。後來她又取了她的號碼，然後進場。

這是一間很大的廠屋，天花板是平的，大梁現出外面，四邊是生鐵的柱子，周圍是些很闊的窗子。淡白的陽光自由地照進來，把熱烘烘的水蒸汽映成乳白。有些地方也有煙升起，把微藍的一層薄霧罩住了廠的盡頭。廠中溼氣很重，雜着一種肥皂氣味，又淡，又溼，又綿延。有時候又加上了夏梵爾水的濃烈的氣味。沿着擣衣處的中央走道的兩旁，有一隊一隊的婦人在那裏，裸着雙臂直到肩頭，胸也裸着，裙脚收短了，露出顏色的襪子與粗大的用帶繫着的鞋子。她們氣狠狠地擣打，一面笑着，仰起身子爲的是在喧譁裏嚷一句話，平時却俯着身子在她們的水桶上；她們的

話很淫穢，舉動很粗暴，很不檢點，身上透溼像是遇了驟雨，肌膚發紅而且噴出臭氣來。她們的周圍，她們的下面，有一道大水潺潺地奔流，一桶一桶的熱水搬來，向下一傾，自來水管開着，冷水從上面滴下來；至於那擣衣所濺出的水，擣衣所榨出的水，與她們脚下所踏着的水却像一條小溝，向那斜下的石磚上流去了。在這聲喧闐，杵聲整齊裏，還有那汽機在右邊，被薄霧蒸得白白的，不住地喘氣，輪子呼呼地轉着，好像要給這些喧譁的聲音打拍子似的。

這時姑爾瑰斯小步地沿着走道，同時放眼左右張望。她的臂下來着她那一包衣服，被往來的洗衣婦們衝來撞去，她越發拖着她的跛脚，屁股掀得更高了。

「喂！親愛的，這兒來！」博歇夫人用胖人的聲音叫。

姑爾瑰斯走到廠的盡頭右邊，與那女門房會合。博歇夫人拚命地擦她的一隻襪子，一面不住地工作，一面用簡短的語句與她談話。

「您就在這裏罷，我給您留下了一個位置；唉！我不久就可以完了的。博歇的衣服差不多是不懈的；您呢？您不至於要洗許久吧？您的包袱小得很。不到午時我們就可以做完了，我們可

以吃中飯去……從前我把衣服交給小雞路那洗衣婦；但是她把她那克魯爾一洗，把她那刷子一刷，我的東西就給她弄壞了。所以我情願自己洗，一切都省了下來。只花了肥皂的錢；喂，您那些內衣，您應該放去流一流。唉！這些淘氣孩子，後面的煙煤不少呢。」

姑爾瑰斯解開了包袱，把孩子們的内衣拿了出來；博歇夫人勸她要一桶鹼水，她回答道：「呀，不，熱水就行了……我是懂得的。」

她把那些髒衣服揀了一揀，把有顏色的幾件摺在一邊。她在她的身後的自來水管裏放了四桶冷水，倒在她那大桶裏，然後把一堆白衣服放下水底。她把裙子撩起，圍在她的兩條大腿中間，於是她走進了一個木箱裏，這木箱是豎着放的，像她的肚子一樣高。只聽得博歇夫人說道：

「您是懂得的嗎？從前您在故鄉裏做過洗衣婦，是不是，親愛的？」

姑爾瑰斯撩起了袖子，露出黃髮女子的一雙美臂，這臂還很嫩，只肘上紅了些。她開始洗滌那些髒衣服。她把一件內衣放在擣衣的一塊狹小木板之上，這板已經被水漂白了，侵蝕了她。肥皂擦那內衣，擦過之後翻轉另一面再擦。在未答話以前，她拿起了擣衣杵先打衣服，一面按着

拍子打一面高聲說她的話。

「是的，是的，我從前洗衣服……那時是十歲……到現在已經十二年了……我們是到河邊去的……河邊比這裏的氣味好聞些……在樹子下面有一個好地方……樹下是清水奔流着……您須知，在柏拉桑那邊……您不曉得柏拉桑嗎……在馬賽的附近，您不知道嗎？」

博歇夫人看見她擣得那樣猛，不覺驚嘆說：

「了不得！俏皮丫頭。看不出她這一雙小姐的手，生鐵也給她擣扁了呢！」

她們高聲地繼續談話。那女門房有時候聽不見，迫得把身子俯下去。姑爾瑰斯那些白衣服一件一件都擣完了，而且擣得好好的。她把衣服沈在桶底，然後一件一件撈起來，把肥皂再擦一次，把刷子刷過。她左手把那一件內衣擒在擣衣板上，右手捏定一柄短刷子，刷出了許多骯髒的泡子，那些泡子垂得很長，然後墜在地上。在這刷子的小聲中，她們互相走近了，更談了許多知己話。姑爾瑰斯說道：

「不，我們不是結過婚的。我並不瞞人家。郎第耶爲人不見得怎樣好，值不得人家希望做他

的妻子！假使沒有孩兒們，您看……當我們生第一個的時候，我只十四歲，他十八歲。另一個是四年後生的……您須知，事情是不得不弄到這地步的。我從前在家並不幸福；那瑪嘉爾伯伯，是是非非，先在我的腰間踢了兩腳。於是我想要到外面尋開心……人家本預備把我們結婚的，但是我不曉得後來怎樣弄的，我的父母竟不願意。」

她把手搖了幾搖，手在白色的泡子之下發紅了。

「巴黎的水很不好，」她說。

這時博歇夫人只有氣無力地洗衣，她索性停了，延長她的工作，好教她能停留在這裏聽說這一段歷史，因為半月以來她已經渴想知道她的肥胖的臉孔上，嘴是半開的，眼睛像頭頂一樣高，放出一種光芒。她很滿意，以為她猜着了，自思道：

「對了！這女子說話太多，他們該是吵過嘴的。」

後來又高聲問道：

「那麼，他爲人不好，是不是？」

「請不要說起！」姑爾瑰斯答；「在那邊的時候，他曾經對我很好；但是自從我們到了巴黎之後，我再也撐持不下了……我告訴您，他的母親在去年死了，遺留給他一點兒錢，約摸有一千七百佛郎，他想要到巴黎來。那時節，我看見瑪嘉爾伯伯常常不動聲息地就給我幾個巴掌，我就答應跟他走。我們來時，把兩個孩子都帶了來。他應該把我送給人家做洗衣婦，他自己也該去賣帽子。我們很可以弄得很幸福……但是，您須知，郎第耶是一個野心家，是一個用錢大王，是一個只顧尋開心的男子。總之，他是不中用的……所以我們到了孟麥特路，住在孟麥特旅館。那時候，吃大菜呀，坐車子呀，看戲呀，他一個手錶，我一件衣服；當他有錢的時候，他還不是沒良心的。您是懂得的，東也搖，西也播，所以不到兩個月，我們便弄得乾乾淨淨。自從那時候起，我們就搬到好心旅館來住，我們的苦生活就開始了……」

她說到這裏，住了口，一時喉嚨緊了，勉強收了眼淚。這時她已經把衣服刷完了，她說：

「我要取熱水去了。」

博歇夫人靜聽這些心腹話，聽得正濃，忽然中止，她心上老大不舒服，她看見一個夥計走過，

便叫住了他。

「我的親愛的查理，請您做個好人，您去替這位夫人取一桶熱水來罷，她忙得很。」

那夥計拿了桶去，取了滿滿的一桶熱水來。姑爾瑰斯把錢付了，這是一個銅子一桶，她把熱水倒在大桶裏，自己坐在擣衣板上，把肥皂再擦衣服最後一次，灰色的水蒸汽侵進了她的黃色的頭髮裏。

「喂，您該放一些蘇打，我這裏有，」那女門房殷勤地說。

她說着便把她所帶來而用剩的一袋蘇打倒在姑爾瑰斯的桶裏。她還要贈她一些夏梵爾水，但是姑爾瑰斯不肯要：油酒的汙點纔用得着夏梵爾水呢。

「我以爲他有幾分愛找女子，」博歇夫人說的是郎第耶，卻不肯指出名字。

姑爾瑰斯彎着腰，雙手捲在她所洗的衣服裏，只搖了一搖頭就算了。

「是的，是的，我注意到了些小事情……」博歇夫人說。

姑爾瑰斯突然站起來。面色大變，把眼睛釘着她，她吃了一驚。只聽姑爾瑰斯說道：

「唉！我什麼也不曉得……我相信他喜歡開玩笑，如此而已……您看，在您家裏住的那兩個女子——愛迭爾與衛志尼，您是認識她們的，呢！他雖則同她們開玩笑，却沒有更進一步，我敢斷定。」

姑爾瑰斯直挺挺地站在她跟前，臉上流汗，臂上也流汗，始終把眼睛緊緊地釘着她。於是那女門房生氣了，拍了一拍她自己的胸膛，說出把人格担保的話來。她說：

「我對您說，我自己也不曉得！」

後來她息了怒，假裝了和婉的聲音，像是以為事情的真相值不得提起似的。她說：

「我呢，我覺得他的眼神很忠厚……他將來一定娶您，親愛的，我敢担保！」

姑爾瑰斯揩乾了她的額上與手上的汗，又從桶裏取出另一件內衣，同時又把頭搖了一搖。一霎時，二人都守着靜默。她們的周圍那些洗衣婦們也靜了。十一點鐘响了。有一半的洗衣婦們一隻腿坐在大桶邊，腳邊放着一瓶開了的酒，把些香腸夾着麵包吃。只有那些女傭拿着些小包袱來的，忙着要走，眼望着櫃台上掛着的時鐘。還有幾個人開始擣衣，但是杵聲漸漸疏了，笑聲漸

漸輕了，在饕餮的嚙物聲中流出含糊的言語。同時那汽機並不休息，仍舊工作，似乎提高了牠的聲音，充滿了全廠。沒有一個女人不聽見牠的聲音；這好像洗衣場本身的呼吸，牠喘出一口氣把天花板下的煙霧都收羅了。熱氣變爲難堪的了；一道一道的太陽光從左邊的高窗子透進來，把穠豔的灰藍色的一塊光輝映在氤氳的水蒸汽上。那夥計查理從這窗子走到那窗子，把粗布的簾子扯了下來，好像一種嗚咽歎息的聲音。後來他又走到沒有太陽的一邊把那些小窗開了。人們喝他的采，大家拍手，一時都快活起來。不久以後，最後的杵聲也停止了。那些洗衣婦們的嘴滿含着食物，拳捏着刀子，只做了些手勢。此刻萬籟俱寂，只聽見火夫的鏟聲均勻地响，原來他把鏟子從地下剗取煤炭，放進機器的爐子裏。

這時候，姑爾瑰斯把她那些有顏色的衣服放在熱水裏洗濯，水裏早已有肥皂，是她預備好了的。她洗完了之後，把一張四脚桌子移近來，又把所有洗過的衣服都拋在桌子上，淡綠的水向地下流。於是她開始把衣服過清水。她的身後有冷水的龍頭，水流在一張寬大的桶子上，桶子釘定在土裏，桶裏有兩條欄杆橫着，以爲盛放衣服之用，上面當空又有兩條，衣服在那裏瀝乾。博

歇夫人說道：

「呃，快完了，還不算倒霉。我停留在這裏幫您擰一擰。」

姑爾瑰斯把雙拳浸在清水裏洗她那些衣服，一面回答道：

「唉！用不着，謝謝您。假使我有呢絨，我就不推辭了。」

但是她終于不得不受那女門房的幫助。她們各在一頭，二人把一條裙子與一件顏色不好的羊毛衫擰了又擰，擰出了些淡黃的水，忽聽得博歇夫人嚷道：

「奇了！那高長的衛志尼也來這裏！她只把一塊手巾包了四件破衣裳，到這裏來洗什麼呢？」

姑爾瑰斯連忙把頭抬起來。衛志尼是與她年齡相仿的女子，身體比她高些，頭髮是棕色的。雖則臉孔長了些，倒還漂亮。她有一件黑袍，袍上有些飄帶，頸上有一條紅色的領巾。她的頭髮梳得很整齊，用藍色的邊緣的網子罩住了鬢子。一霎時，她走到了路的中央，把眉頭一蹙，似乎在找人。後來她看見了姑爾瑰斯，便從她的身邊走過，挺着身子，擺着兩股，很是無禮。她終于安置在同

排，相隔五個桶子。博歇夫人低聲地說：

「這是一種怪脾氣！她從來不洗一副袖子的……唉！這是一個懶骨頭，您相信我的話罷！虧她是一個女裁縫，連她自己的鞋子也不縫一縫！她像她的妹妹一般，那高大的擦銅女工，那賤丫頭愛迭爾，她三天內有兩天不到工場去的！人家不認得她們的父親，也不認得她們的母親，也不知道她們靠什麼生活，假使我們願意說話……她所搓的是什麼？叮！是一條短裙嗎？唉！髒得很，不曉得是那個臭男子弄髒了的！」

博歇夫人顯然是想要博取姑爾瑰斯的歡心。其實當愛迭爾與衛志尼有錢的時候還常常請她喝咖啡呢。姑爾瑰斯並不回答，只忙着完工，手勢加緊。她在一個小三脚桶裏過了青礬。於是把白色衣服浸在顏色的水裏攪了一會，水的回光像一種漆光，她輕輕地把衣服擰過了之後，便擱在上面的木欄杆上。當她做這些工作的時候，她故意把背向着衛志尼。但是她聽見她冷笑，而且覺得她斜着眼睛看她。衛志尼這一來，似乎只爲的是與她挑戰。一霎時，姑爾瑰斯扭轉了身子，二人緊緊地把眼睛互相釘着。博歇夫人說：

「您讓她去罷。我想你們不至於互相揪頭髮吧？……沒有什麼的。並不是她，您相信我的話罷！」
此刻姑爾瑰斯把最後一件衣服掛上了，只聽得洗衣場門外有了笑聲。查理嚷道：

「有兩個孩子要見媽媽！」

一切的女人們都探頭望過去。姑爾瑰斯認得是克羅德與伊甸。他們一眼望見她，便跑向她的跟前；他們的鞋子脫了帶，竟踏在積水的石磚子上。克羅德是個哥哥，便伸手拉着他的弟弟。洗衣婦們在他們走過的時候，一個個都發出疼愛的歡聲，因為看見他們雖則有幾分害怕的樣子，却還微笑着。他們停留在他們的母親跟前，仍舊互相牽着手，抬起了他們的黃髮的頭。

「是爸爸差你們來的嗎？」姑爾瑰斯問。

她說着，低頭繫好伊甸的鞋帶，却見克羅德的一個指頭上套着臥房的鑰匙，幌動着，連着那銅製的號牌兒。她很詫異地問：

「奇了！你竟把鑰匙帶來給我爲什麼呢？」

那孩子早已忘了他的鑰匙，現在給她一提，看了一看指頭，似乎記起了一件事，便朗聲地嚷

道：

「爸爸走了。」

「他買中飯去了。他叫你們來這裏找我嗎？」

克羅德望着他的弟弟，因為他自己記不很清楚，所以遲疑。後來他記起了，又一口氣說下去：

「爸爸走了……他從床上跳下來，把衣服什物都放進了箱子裏，把箱子搬下樓來，放進了一輛車子裏……他就走了。」

姑爾瑰斯原是蹲着的，她慢慢地站起來，臉色變白了，把雙手摸了一摸臉孔，又摸了一摸太陽穴，似乎聽見頭腦窄窄地响。她只能找得一句話，說了又說，語調並不改變：

「呀！天啊……呀！天啊……呀！天啊……」

這時輪着博歇夫人詢問那孩子，因為她遇見了這一場事變，自己也就興奮起來。

「喂，好孩子，你要把話說清楚……是他把門關上了，叫你們把鑰匙帶來給媽媽，是不是？」

她說到這裏，把聲音放低，向克羅德的耳邊問道：

「車子裏有沒有一個女人？」

那孩子的心又亂了。他仍舊很得意地再說那一套話：

「他從床上跳了下來，把衣服什物都放進了箱子裏，他就走了……」

於是博歇夫人讓他走開，他就拉他的弟弟走到自來水管的前面。他們二人都弄水玩耍。

姑爾瑰斯哭不成。她的氣窒住了，腰倚着水桶，雙手始終捧着頭。她的身子頻頻打寒戰，口裏不時長吁了一聲，更把拳掩住了眼睛，好像想要把自己消滅在黑暗裏似的。她現在竟像在一個黑洞的深處了。

「好了罷，親愛的！吓！」博歇夫人喃喃地說。

「您還不曉得！您還不曉得！」她終於低聲地說了：「今天早上他差我拿我的披肩與內衣到當舖去，竟爲的是付他的車錢……」

她說着哭了。因爲她想起了當衣服。早上的一件事重上心頭，把窒住她的喉嚨裏拔出哭聲來了。這一次當衣服是一件可恨的事情，是她的絕望中的大痛苦。她的手已經弄得溼了她的下

巴，她的眼淚又流到下巴上來，她也並不想把手帕揩一揩。博歇夫人在她身邊獻殷勤，說：

「我勸您識事些，不要哭了罷，人家望您了。爲着一個男子，值得這樣傷心……親愛的，您始終還愛他，[？]叮剛纔您還嘔他的氣呢！此刻您却哭起來，怕不把心腸哭斷……天啊！我們真呆！」

後來她又做出慈愛的樣子說：

「像您這樣標緻的一個女人，怕什麼……現在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訴了您，是不是您記得嗎？我從您的窗子下面經過的時候，已經猜到這一層……您不曉得，昨天夜裏，愛迭爾回來的時候，我聽見一個男人的脚步的聲音。我想要曉得，所以我向樓梯張望。那男人已經到了第六層樓，然而我很認得郎第耶先生那一件外衣。今天早上，博歇探守着，看見他安然地下樓來……他的人乃是愛迭爾，您須知衛志尼現在有了一位先生，她每禮拜去兩次。不過，這總不算乾淨；她們只有一個房間，而且只有一張床，我不曉得衛志尼怎樣睡覺的。」

她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掉轉了身子，氣喘喘地又說：

「那邊那沒有良心的，她看見您哭，她還笑呢！我敢賭咒，她洗衣乃是假意的……她把那一雙

男女打發走了，却來這裏看您的臉色，好去告訴他們。」

姑爾瑰斯放開了手，把眼望去。果然看見衛志尼在她跟前，身邊有三四個女人，在聽她低聲說話，而且她把眼緊緊地審視她，惹得她大怒起來。她伸着兩臂向前，眼望着地下找東西，身子像風車兒打轉，四肢都顫動了。她走了幾步，遇着滿滿的一桶水，於是她雙手把桶舉起，拚命向前一潑。

「骯髒東西！」衛志尼罵了這麼一句。

她向後跳了一跳，只有她的鞋子給水潑溼了。洗衣場的人們看見姑爾瑰斯流淚的時候早已騷動了，現在就擁擠上前來看打仗。有些洗衣婦嚙着麵包，爬在木桶上觀看。又有些蜂擁地跑了來，手裏滿是肥皂。姑爾瑰斯與衛志尼的身邊圍了一個大圈子。

「呀！骯髒東西！」衛志尼又說：「這瘋婦，她爲的是什麼呢！」

姑爾瑰斯住了手，伸張了下巴，膨脹了頸筋，一言不答，因爲她還沒有巴黎的潑婦的口吻。只聽得衛志尼又說：

「呸！你欺我不知道！賤娼婦，在外省做買賣，把身子給兵士們做褥子，不到十二年，已經留下一條腿在故鄉……這一條腿，乃是因生了花柳病，然後癱了的！」

一陣笑聲起了。衛志尼看見自己得了勢，便迫近了兩步，把高長的身子挺直了，越發高聲嚷道：

「喂！你上前來看我，能不能對付你！你須知，你不該到這裏來囉唆我們……這娼婦，我認得她嗎！假使她來纏我一纏，我即刻把她的裙子撩起，給你們看她的肉！只要她開口說我怎樣得罪了她……喂，賣淫的，人家怎樣得罪了你？」

「您不要多說了罷。」姑爾瑰斯吃吃地說：「您是分明知道的……昨天晚上人家曾經看見了我的丈夫……您快住口，否則我一定扼死了您！」

「她的丈夫呀！好不害羞，虧她說得出口……太太的丈夫，看她這副嘴臉，也有一個丈夫……他丟了你，這並不是我的罪過。也許不是我偷了你的吧？你可以搜我的身子……你願意我直說出來嗎？這男子給你下毒也够了！他從前對你太好了……他的頸上帶有名牌嗎？誰看見了太太的丈

夫了……這是有賞錢的……」

場中的笑聲又起。姑爾瑰斯的聲音漸低，始終只曉得喃喃地說：

「您是分明曉得的，您是分明曉得的……是您的妹妹，我要扼死她。」

「是的，呢，你就尋我的妹妹去罷。」衛志尼冷笑地說：「呢，是我的妹妹！這是很可能的，我的妹妹比你風雅些……但是這與我有什麼相干？難道我不能安然地洗我的衣服嗎？你不要再嘮叨，我够受了，你懂嗎？」

她把衣服擣了五六杵，越罵越狂，而且越生氣，竟又再來。她靜默了一會兒，又把下面這一段話說了三遍：

「呢，是的，是我的妹妹好，你滿意了嗎……他們二人互相親愛到了十分，你該看一看他們親嘴……他丟了你，而且丟了你那兩個私生子！好漂亮的孩子，臉上滿是麵包的碎片！其中有一個是某憲兵的，是不是另外你又處死了三個，因為你不願意帶這許多到巴黎來，加重了你的行李……這是你那耶第耶告訴我們的呀！他說了許多好聽的話，因為他討厭你的枯骨了！」

「髒貨！髒貨！髒貨！」姑爾瑰斯喃喃地說時，氣得周身發抖了。

她回身又向地上找東西，只看見一個小木桶，於是她抓住了桶腳，把一桶青礬水潑在衛志尼的臉上。衛志尼被潑溼了一隻肩膀，而且她的左手也給青礬染青了。她嚷道：

「駑馬！她竟弄壞了我的衣服等一等，大糞！」

輪着她抓了一個水桶，照着姑爾瑰斯的臉潑來。於是一場惡戰開始了。她們爭先沿着那些桶子走，看見了滿盛着水的桶子便抓住了，回來互相潑在頭上。每潑一潑，便帶着罵了一聲。此刻連姑爾瑰斯自己也回罵起來了。

「呃！髒東西……你着了水了！你的後面涼一涼，你可以安靜些了！」

「呀！娼婦！這一桶水給你洗一洗你的汗穢，把你一生的罪孽消除了罷！」

「是的，是的，讓我把你的身子清一清，大鹹魚！」

「再來一桶……洗一洗你的牙齒，打扮一吓子，今晚好到美男路勾客去！」

後來桶裏沒有水了，她們就自己去開自來水管取水。在桶裏的水沒有流滿的時候，她們暫

時互相辱罵。起先的幾桶潑得不妥當，竟潑不着人。但是她們潑慣了之後，就潑得着了。衛志尼先受了當頭一桶，水從她的頸流入，流到她的背與胸乳，在她的衣服裏沙沙地流下地去。她正在昏亂的當兒，忽又來了一桶，斜潑在她的左耳上，砰然有聲，浸溼了她的鬢子，她的頭髮因此披散了。姑爾瑰斯起先是被潑在兩腿上；又有一桶潑滿了她的鞋子，直濺到了她的大腿；還有兩桶潑溼了她的屁股。不久以後，人家竟分辨不出那一桶潑着什麼地方。她們二人從頭淋到脚，上衣黏在肩上，裙子黏在腰間，她們瘦了，硬了，發抖了，身上四面滴水，竟像遇雨的傘子一般。

「她們有趣得很！」一個洗衣婦嘎聲地說。

洗衣場的人們都非常開心。大家退後，以免桶水濺到身上。喝采的聲音，取笑的聲音，與桶水猛然潑出的聲音相應和。地上積着許多水，她們二人踏在水裏，直淹到她們的踝骨。這時後衛志尼預備行兇，她突然搶得一桶滾水，是另一個洗衣婦買來的，竟向姑爾瑰斯身上潑去。只聽得大喊一聲，大家以為姑爾瑰斯被滾水燙壞了。但是她只在左腳上受了輕傷。她痛極了，一時發怒，也不再取水，只拼命地把桶子一扔，打在衛志尼的腿上，把她打倒了。

那些洗衣婦們一個個都在說話。

「她把她的一隻爪打折了。」

「說哩！另一個還想要把她煮熟了呢！」

「總之是那黃髮的有道理。人家搶了她的男人，也怪不得她。」

博歇夫人舉臂向天，正在歎息。她很謹慎，自己躲在兩個大木桶之間。克羅德與伊甸嚇得哭了，攀着她的衣服，連聲只叫「媽媽！媽媽！」一面叫，一面哽咽着。當她看見衛志尼倒在地上的時候，她連忙上前扯開了姑爾瑰斯，說：

「噯呀！您去罷！我勸您識事些罷……我看來也難受。人家從來不曾看見過這樣的鬪爭！」

但是她又退回兩個大桶之間，與孩子們躲藏着。衛志尼跳在姑爾瑰斯的胸膛上，握着她的頸，想要扼殺她。姑爾瑰斯盡力一掙，掙脫了身子，抓住了衛志尼的髻子向後扳，像是想要拔脫了她的頭似的。大戰重新開始，二人閉了嘴，不叫一聲，一罵一語。她們並不互相揪着身子，只顧互相攻擊面部，彎着指頭，握着什麼就抓什麼。衛志尼的頭帶與髮網都被扯落了；她的上衣破了，一隻

肩下露出大大的一塊肉。姑爾瑰斯的衣服脫了，她的白色的褻衣脫落了一隻袖子，她也不知道是怎樣脫落了的，她的內衣裂了一個縫，露出她的身體的曲線。碎布一片一片的飛舞。先是瑰斯流血，從嘴上到下巴有了兩道很長的爪痕；她顧全她的眼睛，每一交鋒先把眼睛閉了，恐怕衛志尼抓瞎了她。這時衛志尼還沒有流血，姑爾瑰斯描準她的耳朵，恨不能抓得着，後來她終於抓着了她的耳環，是黃色的玻璃做成的；她把耳環一扯，扯破了衛志尼的耳朵，血流了。

「她們行兇殺人了，快拉開她們罷！這兩個醜婦！」許多人這樣叫。

洗衣婦們都走近來，她們分爲兩個壁壘；有些嗾使她們，像嗾使兩隻打仗的母狗；有些更煩躁些，身子發抖，掉過頭去，說她們够受了，不願再看，再看就要因此害病了。險些兒全場大戰起來，大家沒來由就互相罵沒良心；許多赤裸的手臂紛紛擊起；只聽得三個耳光响了。

然而博歇夫人到底去找洗衣場的夥計。

「查理查理……他在那裏？」

她放眼看時，恰見他站在頭排，抱着手觀望。這是一個風流大漢子，他的頸大得很。他在笑，他

在看那兩個婦人身上現出的一塊一塊的肉以爲娛樂。那黃髮的像鵝鶉的一樣肥，假使她的內衣也破了，那就更滑稽了。

「呃？」他眨着眼睛說：「她的臂下有一個蛇蛋果！」

「怎麼！您在這裏嗎！」博歇夫人瞥見他就說：「請您幫我們拉開她們罷……您儘可以拉得開她們……」

「呸！不，謝謝罷！這裏不止有我一人！」他安然地說：「您想要我像前幾天一般，給人家抓破我的眼睛嗎？……我來這裏，並非管這事情的，否則我的事情豈不太多了？……你們放心，不要怕！放一放血，倒於她們的身體有益處。這使她們溫柔些。」

於是博歇夫人說要去報警察；但是那洗衣場的女主人——那瘦弱而眼瞽的少婦堅持地反對她這意見。她連聲說道：

「不，不，我不肯。這麼一來，豈不累了這裏的名譽嗎？」

那兩個婦人在地上又打起仗來，忽然間，衛志尼跪起來，拾着一根擣衣杵，便舉起來幌了幾

幌。她喘着氣，變了聲音說：

「妙極了！等一等！預備好你的髒衣服！」

姑爾瑰斯連忙伸長了手臂，也拾了一根擣衣杵，舉起來像一根棍棒。她的聲音也變粗了，說：

「呀！你要人家把你大擣一番！你把你的肉送上來，讓我把你擣一擣，像擣抹布一般！」

一時間，她們跪在那裏互相威嚇。頭髮掩着臉孔，胸上頻頻喘氣，身上給泥汗了，腫了，她們互相親伺着，替換呼吸，等候着。姑爾瑰斯先下手打一杵；那杵落在衛志尼的肩上。衛志尼也一杵打來，她向左邊一閃，杵在她的右股上掠過。於是她們起了勢，二人互相打擊，竟像洗衣婦擣衣一般，用力而有節拍。當她們打着了身體的時候，杵聲瘖了，教人猜是打着水桶。

他們的周圍，那些洗衣婦不笑了，有許多動身走了，說她們看不得，一看就傷了胃口；還有那些不走的正在伸長頸項，睜開殘忍的眼睛，覺得這兩個婦人很有勇氣。博歇夫人把克羅德與伊甸帶走了；這兩個孩子遠遠地哭泣，他們的哽咽的聲音恰與兩杵相擊的聲音相混哩。

姑爾瑰斯突然喊了一聲噁哨。原來衛志尼拚命地在她的肘上的赤裸的臂打了一吓，皮膚

一紅，立刻腫起來。於是她滾在地上，人家以為她要打殺衛志尼。

「够了！够了！」大家這樣嚷着。

她的臉色這樣兇，沒有一個人敢近她。她的氣力大了十倍，於是她擒住了衛志尼，攪着她的腰，把她壓下去，使她的臉黏在石磚上，屁股朝天。衛志尼雖則掙扎，她竟能把她的裙腳撩得很高。裙的下面有一件短袴子。姑爾瑰斯把袴縫一扯，扯開了袴子，把一切都露出來，大腿與屁股都赤裸裸的。後來她舉起了擣衣杵，便向那屁股上打下去，竟像當年她在柏拉桑的時候她的老板娘教她在維若納河邊擣衣一般。木杵落在白肉上很軟，發出帶溼的聲音。每打一杵，白肉上就現出一道紅痕。

「哦！哦！」那夥計查理瞪大了眼睛，心中歎賞，所以這樣叫着。

場中笑聲又起。但是不久之後大家又嚷：「够了，够了！」姑爾瑰斯不聽見，也不厭倦。她低頭照顧她的工作，生怕留下一塊不流血的肉。她希望把這娼婦打壞，而且令她滿面含羞。姑爾瑰斯忽然起了兇蠻的歡心，竟說起話來，又記起了一首洗衣歌，於是她唱道：

「磅磅馬爾哥到洗衣場……磅磅盡力擣衣裳！磅磅去洗淨你的心腸！磅磅給你一身黑傷！」

她唱了又說：

「這是給你的，這是給你的妹妹的，這是給郎第耶的；你看見他們的時候就把這個贈給他們；當心我再來了。這是給郎第耶的，這是給你的妹妹的，這是給你的；磅磅馬爾哥到洗衣場……磅磅盡力擣衣裳……」

人家只好在她的手裏把衛志尼搶出來。那高大的棕髮的衛志尼滿面流淚，滿面羞慚，拿起她所洗的衣服就走了；她被征服了。這時候姑爾瑰斯再穿上她的褻衣的袖子，繫好她的裙子。她的臂痛得很，她請博歇夫人替她把所洗的衣服放在她的肩上。博歇夫人敘述那一場大戰，說她自己的感觸，而且說要審驗她的身體，看有沒有重傷。

「您也許斷了什麼骨節……剛纔我聽見一棍……」

但是姑爾瑰斯就要走了。許多洗衣婦環繞着她，穿着圍裙直挺挺地站着，說了些安慰她而

且可憐她的話，她也不回答。當她把所洗的衣服都放在肩上之後，她便出了大門。她的孩兒們正在門外等候她。這時那洗衣場女主人已經再回到玻璃室裏坐着，看見她走過，便攔住了她說：

「兩個鐘頭了，要兩個銅子。」

爲什麼要兩個銅子？她不懂得人家是問她的洗衣位置的租錢。後來他終於付了兩個銅子。她的肩上有濕的衣服，身體加重了，她的腳越發蹣跚了。她的肘變青了，她的臉冒血了，周身淋淋地把赤裸的手拉着伊甸與克羅德。那兩個孩子在她的兩旁走着，還不住地哽咽，把身子搖動。她走了之後，洗衣場裏重新又起了洗濯之聲。那些洗衣婦已經吃了她們的麵包，喝了她們的酒，把衣服擣得更起勁；因爲看了姑爾瑰斯與衛志尼打仗得了樂趣，一個個的臉上都有了光彩。沿着兩排木桶，有許多手臂搖動，那些有稜角的臉孔，折斷的腰，彎曲的肩，都濕漉漉得有趣。從這一頭到那一頭，大家繼續地談話。膩語聲與喧笑聲都墮入潺潺的水聲裏。自來水管裏的水聲沙沙，小桶衝撞的聲砰砰，擣衣處下面流成一條小河。在廣大的場所裏，煙氣變爲赭色，窗帷的裂縫裏一道一道的太陽射進來，衝破煙氣成爲小孔。人們在肥皂的氣味裏呼吸，忽然間，廠屋給一種

薄霧充滿了；煮滾了的鹼汁，從鍋裏吐出濁氣來。還有那磚灶裏的銅製的大汽筒裏吐出一道濃煙，有輕養化鉀的甜味。這時那些乾衣機亦在旁動作，一包一包的衣服經過那機器一帳就被吸收了水分。這機把牠的鋼臂動作，更使洗衣場擾動得起勁了。

當姑爾瑰斯的腳踏進好心旅館的小路的時候，她的眼淚又流了。這是一條又黑又狹的小路，沿牆的一條小溝，溝裏是汙垢的水。她聞了那種臭味，聯想到她與郎第耶曾經在這裏住了五天。十五天的貧苦與吵鬧，此刻想起來真是一種斷腸的懊惱。她似乎進了犧牲的境界了。

到了樓上，臥房是空的，窗子開着，太陽滿屋。這一道太陽映着輕塵，成爲跳舞的金光，更襯得那黑暗的天花板與脫了紙的牆壁的悽慘。火櫥上的釘子上只剩有一條婦人的頸巾，像一條細繩繞着。孩子們的床移到了房的中央，露出那橫櫃，櫃裏的抽屜大開，抽屜都是空了的。郎第耶洗了臉，一張紙牌上的兩個銅子買來的脂粉已經給他用盡了。他的手肥膩凝在臉盆裏。他什麼也不會忘了；平日放箱子的屋角現在空曠了，姑爾瑰斯覺得是一個很闊很闊的窟窿。甚至於窗櫃上掛着的一個小圓鏡子，此刻她也找不見了。於是她有一種預覺，連忙向火櫥上望去：郎第

耶已經把當票帶走了，燭台旁的一個粉紅色的包紙已經不見了。

她把洗過的衣服搭在一張椅背上；她站着，轉身四面審視那些家具，大吃一驚，以致眼淚不能再流了。她保存了四個銅子以爲洗衣的費用，此刻只剩一個銅子了。克羅德與伊甸已經得了安慰，在窗前笑起來，她聽見了，走近他們，把手臂夾着他們的頭，一時忘形，注視着那灰色的街道，聯想到清晨所看見巴黎的勞動界上工的情形。此刻馬路被熙來攘往的人們踏熱了，稅卡的牆壁的後面沖起一種劇烈的反光映照着城市。在這馬路上，在這大熱的空氣裏，人家把她遺棄得孤另另的伴着兩個孩兒。她放眼望外面的許多大馬路，自左而右，直望到兩頭然後停止，感受到一種潛伏的恐怖，她似乎知道此後她的生命就在這醫院與那屠場的中間滯留住了。

第二章

三個禮拜之後，有一天，太陽很好，將近十一點半鐘的時候，姑爾瑰斯與那錫工古波在哥倫布伯伯的酒店裏，同喝一杯李子酒。古波原是在走道上吸香烟的，恰巧她送了洗過的衣服去，經過馬路，他便迫着她進酒店裏來。此刻她把洗衣婦的大方筐子擺在地上，在她的身邊，在那錫製的小桌的後面。

哥倫布伯伯的酒店在賣魚路，洛歇叔雅路的轉角。招牌上只有「蒸溜處」三個藍色大字。門前有兩截破甕，甕裏栽着染塵的夾竹桃。櫃台很闊，台上一排一排的酒杯，還有酒泉與錫製的量酒器，這一切都在入門的左邊。那大廳的周圍擺着淺黃色的大酒甕，甕上加漆，反射有光。更高些，有許多的層架子，架子上有一瓶一瓶的燒酒，一罐一罐的果子，還有種種的小瓶，排列整齊，遮掩住了牆壁，在櫃台後面的大鏡子上映出鮮明的顏色與蘋果綠，金黃，漆艷，種種不同的色彩。但

是店裏的新奇的事物乃是廳的後方，一條橡木的欄杆的另一邊，是一個玻璃隔着的院子，院子裏有蒸溜機，顧客們可以看見機器的動作，又有長頸的蒸溜罐，曲管透進地下。那是一個狂人的廚房，喝醉了酒的工人們都到那裏做夢。

在這午飯的時候，酒店還在空着。哥命布伯伯乃是一個四十歲的胖男子，穿着有袖的背心，正在賣酒給一個約摸十歲的小女孩，她要他賣給她四個銅子的一杯酒。一道太陽從門口照進來，晒熱了那常被吸煙的人們的痰浸溼了的地板。而且櫃台上，酒甕裏，廳裏各處充滿了燒酒的氣味，似乎把太陽所照着的飛塵弄得更濃密了。

這時古波再吸一枝香烟。他的裝束很乾淨，穿的是一件工衣，戴的是一頂藍布小帽，露開笑口，現出他的一床潔白的牙齒。他的下顎突起，鼻子稍嫌低些，但是他有栗色的一雙美眼，有快活的狗的臉孔，很是和藹可親。他的豐盛的頭髮是鬚曲的，直挺着。二十六歲的人，他的皮膚還很嫩。他的前面是姑爾魂斯，穿的是黑衣，不戴帽子，用指尖夾着李子的尾部，快吃完了。櫃台前沿着那些酒甕排着四張桌子，他們二人坐在第一張桌子，靠近馬路旁邊。

那鉅工燃着了香煙之後，把肘據在桌上，把臉移前，凝視着姑爾瑰斯，口裏不說一句話。這一天姑爾瑰斯的黃髮女人的好臉孔現出細緻的瓷器的透明的乳白色。他們二人之間早已討論過一件事，現在他只低聲地說了兩句隱語：

「喂，不行嗎？您說不行嗎？」

「唉！當然不行啦，古波先生。」姑爾瑰斯安然地笑着說：「您不要在這裏說起那話罷。您已經應承我，願意做識事的人了；假使我知道您如此，我不會受您款待的。」

他不再說話了，只怔怔地望着她，望得很近，這是大膽的柔情。他尤其是愛她的嘴唇的旁邊，唇邊是淺紅的顏色，有幾分溼潤，她笑時露出深紅的一張嘴。她畢竟不退避，現出很安靜很有情的樣子。靜默了半晌之後，她還說道：

「真的，您並不想一想。我是一個老婦人，我有一個八歲的兒子了；我們在一塊兒怎麼辦呢？」

「呼！」古波眨着眼睛說：「我們像別人一樣就是了！」

她現出厭煩的態度，說：

「您以為這是很開心的事嗎？可見您並沒有與女人同居過；不，古波先生，我應該在正經的事情着想。尋開心乃是毫無益處的，您懂嗎？我的家裏有兩張嘴，吃得很兇，您不曉得！如果我只曉得自己尋開心，您叫我怎能養活我的孩兒們呢？再者，您聽我說，我的不幸已經是一種好教訓。您須知，我現在不想要男人了。人家不能再哄我了。」

她說時並不發怒，很冷靜，很老成，人家一見就知道她考慮很熟，已經打定了主意的。

古波很感動說：

「您令我很傷心，很傷心……」

「是的，我看得出來。我因此抱歉，古波先生……您不要以為我的言語傷了您。天啊！假使我要尋開心，我寧願找您，不願找別人。您為人很忠厚，很和氣。我們同居起來，做到什麼地步就是什麼地步。我不擺架子，我不說這目的是達不到的；不過，既然我沒有興趣，還有什麼用處呢？我到福加尼耶夫人家裏已經十五天了，孩兒們也到學校裏去了。我工作，我很滿意……最好乃是不必變

更，您以爲是不是？」

她說着便低頭拿起了筐子。

「您要我談話，我的老板娘該在等候我了……古波先生，您可以找另一個比我更美的，而且沒有兩個孩子累您。」

他注視着鏡上嵌着的時鐘，又叫她再坐下來，嚷道：

「請您等一等！此刻只是十一點三十五分……我還有二十五分鐘……您大約不怕我胡鬧吧，有一張桌子隔在我們的中間……那麼，您恨我了嗎？稍爲談一談也不肯嗎？」

她把筐子重新放下，爲的是怕得罪了他。於是他們像朋友般談話。她在未送衣服以前已經吃過飯了；至於他呢，他今天忙着喝了湯，吃了牛肉，好早到來守候她。姑爾瑰斯一面殷勤地答他的話，一面從那些果子罐的中間的玻璃望過去，看馬路上的熱鬧。這時是吃中飯的時候，街上的人特別多。兩邊的走道上，被房屋擠緊了，路人們匆匆地急走，擺着手臂，時時刻刻互相撞着手肘。有些爲工作所勾留而遲到的工人們，飢容滿面，紛紛地大踏步穿過了甬道，走進了對面的一

間麵包店裏。他們再出來之後，臂下夾着一磅麵包，走上了第三家，到兩頭牛飯店裏，去吃十個銅子一頓的常菜。麵包店的旁邊又有一間果子店，店裏一個婦人賣油炸的山芋與香菜拌的蟶子。有長長的一隊女工穿着很長的圍裙，買了好幾個紙角兒的山芋與幾碗的蟶子帶走了；還有些不戴帽子的標緻的女子形容瘦削，買了幾束小蘿蔔。姑爾瑰斯一低頭，又看見一間熟肉店，店裏擠滿了人，有些孩子們從店裏出來，手裏捧着油漬的紙包，紙包裏有一塊熟裏脊，一條香腸或一截很熱的腸包血。這時候，沿着那周年積着黑泥的甬道，在紛紜奔走的行人當中，已經有幾個工人離開了那些廉價的飯店，一隊一隊的走下去，無目的地遨遊，散開了手拍着大腿，肚子飽飽的，安然地在人叢裏從容地走了。

有一隊人直擁到了酒店的門前。一個人嘎聲問道：

「喂，燒肉，你肯不肯款待我們一巡燒酒？」

五個工人進來了，都站着。剛纔那人又說：

「呀！哥命布伯伯那賊子！您須知，我們要些老酒，還要用大杯子！」

哥命布伯伯鎮靜地斟酒給他們。這時另一羣的三個工人又來了。許多工友漸漸擠滿了走道的一角，成爲一個小站，終于相推進了廳裏來，在那兩盆染塵的夾竹桃之間。

「您真呆！您只念起那髒貨！」姑爾瑰斯向古波說：「我當然愛過他來；不過自從他那樣可恨，把我拋棄了之後……」

他們說的是郎第耶。姑爾瑰斯不會再看見他；她以爲他帶了衛志尼的妹妹到克拉西耶同居，依他那開帽廠的朋友去了。起初的時候，她十分傷心，她想要跳水去；但是現在她細想過了，一切比前還更好些。郎第耶是會吃錢的人，如果他在家，也許她還不能養活兩個孩子。他可以來同克羅德與伊甸接吻，她不會把他驅逐出門。不過，至於她呢，她寧願粉骨碎身，不願給他的指頭摸一摸。她說時像一個有了注意的婦人，一切的計畫都決定了；古波仍舊希望得到她到手，同她說了許多淫穢的笑話，詢問郎第耶許多事情，問得很不要臉，然而他很風流，露出很白的牙齒，她不覺得他的話得罪他。

「是您常常打他，」他說：「唉！您不是慈悲的人，您當衆還把鞭子打人家呢。」

他這話惹得她大笑了一場，他因此住了口。真的，她曾經當衆打了那高長的衛志尼。那一天，她儘可以扼殺一個人，毫不懊悔。古波告訴她，說衛志尼因爲一切都被人看見了，羞慚得很，竟離了這一區，到別處居住去了。姑爾瑰斯聽了，笑得更厲害。然而她的面容卻像小孩一般溫和，她把豐腴的手一伸，說她不忍踏死一隻蒼蠅；說她因爲受人家打得太多了，否則還不曉得打人。於是她又談起她的少年時代，在柏拉桑的事情。說她並不是勾引男子的女人，而且討厭男子；當她在十四歲委身於郎第耶的時候，她覺得那是一件好事，因爲郎第耶自命爲丈夫，她自以爲有了家。她又說她唯一的短處乃是富於感情，汎愛衆人，遇一個戀一個，以致後來人家累她受痛苦。所以當她愛上一個男子的時候，她並不起淫蕩的念頭，只希望與他常常相處，十分幸福而已。古波冷笑她，說她有了兩個孩子，決不會是她放兩個蛋在褥子下孵出來的。她聽了便狠狠地把手指拍他的臉，說她當然是與別的女人們同一樣的生理，不過世人以爲女人專爲性慾所衝動而要男子，這却不對。婦人們念念在乎理家，在家裏分身不開，終日工作，晚上睡時太疲倦了，只曉得即刻合眼睡去，還有別的念頭嗎？她自己像她的母親。她的母親是一個肥胖而愛工作的女人，做了

瑪嘉爾伯伯二十餘年的牛馬，終於辛苦死了。她自己還算瘦小，至於她的母親呢，肩膀橫大，過門時險些兒漲破了門。但是她與她有一點最相像，因為她也一樣地與人們一黏着了就離不開。她的脚走路不好，也是母親的遺傳，因為瑪嘉爾伯伯常常痛打她的可憐的母親。她的母親告訴她不止一次，說瑪嘉爾伯伯往往在夜裏喝醉了回來，很粗暴地與她溫存，以致壓折了她的四肢。她顯然是在這樣的一夜受胎的，所以是一個跛脚。

「唉！這不算什麼。這是看不出的。」古波說這話諂媚她。

她搖了一搖她的下巴。她分明知道這是看得出來的；到了四十歲她的腿要成爲兩截了。後來她和婉地微笑說：

「您的嗜好好奇得很，您愛一個跛脚的女人！」

於是他的手肘仍舊據在桌上，臉孔更向前靠，說了許多風流的話讚賞她，希望她的心醉。她始終搖頭不肯，不受他的誘惑，然而她卻給他的柔聲弄軟了。她耳邊聽他說，眼睛向外着，似乎她又注意到外面漸積漸多的人羣。此刻各商店空了，人們掃除了一遍；那賣果婦人收起了那些油

炸的山芋，那賣熟肉的把櫃台上的碟子擺個齊整。各廉價飯店裏的工人們紛紛出來；有些鬍鬚邇邇的快活漢子相推而行，像路中遊戲的孩子；他們的鐵鞋之聲囊囊，踏傷了馬路的皮。還有些把兩手插在衣袋裏，一面吸煙，一面沈思，眼睛望天，眼險時開時闔。走道上，甬道裏，都堆滿了人，他們懶懶地向各處開着的店門走，又停留在許多車子的當中，許多褪色的破舊的種種工衣浴在馬路上的黃色的陽光裏。遠處的工廠的鐘响了；那些工人們不慌不忙，重新燒着了他們的煙斗；後來他們在各酒店裏互相呼喚，然後變了背，拖着腳，懶洋洋地向作業場的路上去了。姑爾瑰斯看見三個工人很有趣，一個高大的，兩個矮小的，他們每走十步必一回頭。他們終於走下了馬路，逕向哥倫布伯伯的酒店裏來。

「好好！」她說：「這三個滿手是毛的漢子！」

「呢？」古波說：「我認識那高大的，那是靴子，是我的朋友。」

酒店裏充滿了人，他們說話很高聲，嘎聲破了，變為响喉。有時候在櫃台上打一拳，震得杯子鏗鏘地响。他們都站着，交手在肚子上或在背後，一個擠着一個，成爲幾羣。酒壺邊有些朋友等候

了一刻鐘，然後能向哥侖布伯伯買酒喝。

「怎麼這原來是燒酒少爺！靴子嚷時，在古波的肩上猛然拍了一拍；「一位漂亮的先生，吸紙煙，穿好衣服……請相識，喝酒，是不是要獻殷勤？」

「呃！你不要囉唆罷，」古波很不如意地回答。

但是那人又冷笑說：

「够了！好漢子，你不要擺架子；壞蛋終久是壞蛋罷了！」

他說着，兇惡地斜看了姑爾瑰斯一眼，然後掉轉了背。姑爾瑰斯把身子往後退，有幾分害怕。酒精氤氳的空氣裏升起了煙斗的濃煙與那些男人們的身體的氣味。她呼吸不來，咳嗽了一吓子。

「唉！喝酒是不好的！」她低聲地說。

她因此說起當年她與她的母親在柏拉桑的時候會喝茴香酒，後來她險些兒因此喪命，所以她就痛恨燒酒了。現在她再也不能喝燒酒了。

「您瞧，」她說時舉起杯子給他着；「我吃了我的李子；不過我卻不喝那酒汁，因為我恐怕傷了身體。」

古波也不懂人們爲什麼能喝滿滿的一杯一杯的燒酒。偶然吃一兩個李子，並沒有什麼害處。至於茴香酒與其他種種的燒酒，謝謝罷，這是喝不得的。每次他的朋友們喝酒時，無論如何嘲笑他，也不肯跟着進來。古波的父親古波伯伯也是一個鉅工，他在喝醉了酒的那一天從哥克納路二十五號的承露上跌下樓來，竟跌破了頭顱，死在馬路之上。這一個紀念令他全家的人都變爲老成的了。他呢，當他經過哥克納路，看見了父親死處的時候，他寧願喝乾了溝渠的水，不願進酒店裏喝一杯不要錢的燒酒。他的結論是：

「在我們的職業裏，要有結實的腿纔行。」

姑爾瑰斯又拿了她的筐子，然而她並不站起來，只把筐子放在兩膝之間，眼怔怔地出神，想入非非，好像古波的言語引起了她當年的心緒。她慢慢地又說，在表面上並不轉變：

「天啊！我不是存奢望的女人，我所求的沒有什麼；我的心願只在乎能够安然地工作，常

常有麵包吃，常常有一個乾淨的窠睡覺，您須知，一張床，一張桌子，兩張椅子，就夠了！呀！我也希望撫養我的孩子們，叫他們將來好好地做人。如果這是可能的話！我還有一個心願：假使我有一天與一個男子同居，我希望不被他打，是的，我不高興給人家打！這樣就算了，您看，只這樣就算了。」

她說到這裏，反心自問，再沒有什麼正經事令她動心的了。她躊躇了半晌，又說：

「是的，一個人總能希望在自己的床上死去；我呢，我勞碌了一輩子之後，我甘心在我自己的床上死去。」

她說着便站起來。古波非常贊成她的希望，他因為怕時間太晚了，所以也站了起來。然而他們並不即刻出去，她很想要去看一看橡木的欄杆後那赤銅的蒸溜器，那機器正在小院子的明亮的玻璃天窗下面動作；古波跟着她，向她解釋那機器的動作，手指着機器裏的種種不同的機件，又指着那很大的蒸溜管，管下有許多酒精向下滴。那承溜筒的形狀古怪，那些小管不住地卷舒，守着黯淡的態度；沒有一道輕煙透出來；人家只聽見地層裏有一種輕微的鼾聲。這好像一個

沈靜而有力的工人在白天裏做夜裏的工作。這時靴子陪着兩個朋友來憑倚着欄杆，等候櫃台上有空閒的位置。他的笑聲好像抹油不足的滑車的聲音，搖着頭，把一雙昏亂的眼睛怔怔地望着那機器，忍不住垂涎。媽的！這機器動人得很！在這赤銅的大物件裏，儘可以沾潤一個禮拜的喉嚨！他深願人家把蒸溜管接着他的牙齒，好教那些熱燒酒像一條小河流進他的肚子裏，直流到他的脚跟，日夜不停！唉！這麼一來，他不必起動，那驢子哥命布伯伯也用不着酒杯了。那些朋友們冷笑，說靴子未免太嘴饞了。那蒸溜器繼續地動作，也不吐一些火燄，也不放一些銅光，只讓牠的酒精流下來，像一道緩緩的流泉，漸漸溢出了酒店，侵入了外面的大馬路，淹沒了廣實的巴黎。這時姑爾瑰斯打了一個寒戰，將身後退，勉強笑道：

「真糊塗！這機器使我受了涼；那酒使我受了涼！」

後來她回想到她的願望，越想越以為是完美的幸福。

「呃？不是這樣好得多了？工作，吃麵包，自己有一個窠，養活自己的孩兒們，在自己的床上

死去……」

「而且不被男人打。」古波快活地接着說：「但是我是不會打您的，如果您願意的話，媾爾 媾斯夫人！沒有什麼好怕的，我從來不喝酒，而且我太愛您了……好，就是今晚罷，我們一塊煖一煖脚好不好？」

他把聲音放低，靠着她的頸說話，同時她把筐子向前，在人叢裏撥開一條去路。她仍舊屢屢搖頭表示不肯。但是她却轉身向他微笑，似乎因知道他不喝酒而快樂。當然，假使她不是賭過咒不要男人，她會應承了他。後來他們二人到了門口，都出去了。他們走了之後，酒店裏仍舊充滿着人，溷濁的人聲與燒酒的氣味直衝到馬路上。只聽得靴子把哥倫布伯伯罵做壞蛋，說他斟酒只斟了半杯。他自己卻是一個好人，一個時髦的男子，很會做事情，吓老板放心。我靴子懶了，再也不到這地方來了。他向那兩個朋友提議到咳嗽小漢子酒店去，這是聖特尼的一間酒店，人家在那邊喝酒快活極了。

「呀！此刻可以呼吸了！」媾爾媾斯到了街道上說：「喂，再會罷，謝謝您，古波先生……我很早就回來的。」

她打算沿着大馬路走去。但是他拉住她不放手說：

「請您陪我兜一個圈子，從金滴路走去，在您並不遠了許多！我在未到工場以前，須先到我的姊姊家裏走一遭……您送我，我也送您呢。」

她終於應允了，於是他們並肩地從容地向賣魚路走上去，二人並不攬着手臂。他對她談起他的家庭。他的母親古波媽媽當年是一個縫製背心的女工，現在因為眼睛不行了，纔替人家收拾房子。在前月三日她已經有六十二歲了。她是她的最幼的兒子。他有一個姊姊是洛拉夫人，是一個三十六歲的寡婦，做賣花的生意，住在巴第諾爾區的和尙路。另有一個姊姊三十歲，嫁了一個鍊子匠名叫羅利歐的。她住在金滴路，現在他想去看她。她住在左邊的大屋子裏。每天晚上他到羅利歐夫婦家裏吃一頓家常便飯，三個人都可以省錢。現在他要報告他們，叫他們不必等他吃晚飯，因為今天有一個朋友請他。

姑爾瑰斯聽他說，忽然打斷他的話，微笑地問他道：

「古波先生，您又叫燒酒少爺嗎？」

「唉！」他答：「這是朋友們給我的一個混號，因為他們每次迫我進酒店去的時候，我只叫一杯加西燒酒；燒酒少爺的名字比靴子的名字還好聽些，是不是？」

「當然啦，燒酒少爺的名並不壞，」姑爾瑰斯答。

於是她又問及他的工作。他常常在稅卡的牆壁後面那新築的醫院裏做鋅工。唉！有的是工作，今年內他一定不離開這工場。有許多尺許多尺的溜斗還沒有裝好呢。

「您不曉得，」他說，「我在醫院上面的時候看得見好心旅館；昨天您在窗前，我伸臂向您，您却没有看見。」

這時候他們已經走進了金滴路，走了一百多步，他就停了腳，把聲音提高，向她說：

「這是她的家；我出世的地方更遠些，在二十二號；但是這屋子建築得很好。裏面關得像一個軍營！」

姑爾瑰斯仰了頭審視那屋子的前面。在馬路上，那屋子共五層樓，每層平排着十五個窗子，百葉是黑的，錫皮是破的，在那很大很大的牆壁上現出頹廢的景象。樓下是四間店子，門的右邊

是一間小飯店的膳廳，佈滿了油膩；左邊是一間煤炭店，一間雜貨店，另一間是雨傘店。屋子的左右各有一座很低很小的屋，所以越發顯得中央的屋高大無比；這一座四方的屋子好像一塊粗煉的灰沙，被雨水打壞了，從隣屋的屋頂上向青天露出牠的側面，是一塊脫落粉刷的立方體，是泥土的顏色，像監獄的牆一般地沒有遮掩。姑爾瑰斯所最注意的是那門，這是一面很大很大的圓門，高與第二層樓相等，門下有一個長廊，廊的盡面是一個大天井，天井上有一片淡白的陽光。長廊像馬路一般地鋪着石板，廊的中央有一條溝渠，溝裏流着一道桃紅色的水。

「請進罷，人家不會吃了您。」古波說。

姑爾瑰斯想要在馬路上等他。但是她忍不住走進了廊下，直到右邊的門房的前面。到了門闕，她重新又抬頭觀看。屋的裏面有六層樓，廣闊的天井的四邊共有整齊的四面房子。牆壁是灰色的，好像生了一種黃癩，屋頂滴下的水畫了幾多溼痕，從地上直到屋頂都是一樣的，並沒有什麼剜形。沒有窗葉的窗只剩有光溜溜的玻璃，是濁海的濃綠的顏色。有些窗子是開着的，掛着一些藍方格的臥褥在那裏當風；另有些窗子的前面懸着些繩子，繩子繫着洗過的衣服在那裏晾

乾，這是一家的衣服，有的是男人的襯衫，女人的褻衣，孩子的短褲；又有一個窗子在第三層樓上的，窗前搭着一件小兒的襁褓，十分骯髒。自上而下，那些住宅太小了，容不下他們的窮苦，所以窮苦的景象都從裂縫裏露出來。樓下的四面，每面有一個高而狹的門，門是就灰沙的牆開的，兩邊並沒有木框，門內是鐵欄杆的樓梯，梯級上滿是汙泥。四邊共是四個樓梯，牆上塑着四個字母分別着。樓下是許多很闊的工場，場壁是玻璃做的，被塵埃染黑了。有一個是製鎖的冶鐵場，融融的烈火正在燃燒着更遠些；她聽見木匠的鉋聲；近門房處有一個染坊，流出染衣的紅水在長廊之下。天井裏滿是顏色的濁水，鉋花煤爐，四面生着蔓草，太陽光照進來，好像把天井隔爲兩段。在黑暗的一邊有一道噴泉，自來水管之下常有溼氣，三隻小母雞啄着地土，尋找昆蟲，雞腳沾了汙泥。姑爾瑰斯慢慢地移動她的視線，從第六層樓望到地下，又從地下望到樓上；她詫異這樣大的屋子，覺得自己在巴黎全城的中心的活動機關裏，好像她的跟前有一個巨大的人似的。

「夫人是不是要見一個人？」那女門房不放心，走出了房門這樣問。

姑爾瑰斯向那門房解釋，說她要等候一個人。她回到馬路上，然而古波遲遲不出來，她又回

去望那屋子。她似乎覺得那屋子並不醜陋。在那些窗前所搭着的破舊衣服之間竟有些快活的角兒，譬如小盆裏的一枝丁香花，鳥籠裏的幾隻黃鳥正在唱着，還有些剃鬚的鏡子映在黑暗的地方上，現出幾個小圓星。樓下有一個木匠唱歌，歌聲與他的長鉋的聲音相應和。同時那製鎖場裏的鎚聲也轟轟地震响。再者，她從那些開着的窗子望進去，在窮愁的景況裏望見蓬頭垢面的小兒們正在嬉笑，又有些女人俯着頭安然地做她們的針線。午飯後是重新做工的時候了，男人們到外面工作，留下了些空房，屋子裏寂無人聲，只有那些工場的種種工具之聲，歷數小時始終沒有變化。只嫌那天井潮溼了些。假使姑爾瑰斯住在這裏，她寧願要後方的一所住宅，是有太陽照到的。她走了五六步，呼吸着那些窮人家的氣味：有的是舊塵埃的霉氣與髒東西的酸氣。然而染坊的氣味很烈，掩住了其他種種的氣味，所以她覺得這裏比好心旅館的氣味還好聞着。她已經揀定了她的窗子，窗子在左邊的壁角，窗前有一隻小缸，缸裏種着些西班牙的豆子，纖細的豆苗開始捲繞着一隻搖籃了。忽然間，她聽見古波在她的身邊說道：

「我累您久候了，是不是當我不在他們家裏吃飯的時候就有許多話說，尤其是今天，我的

姊姊已經買了些小牛肉。」

她打了一個小寒戰表示驚異，輪着古波舉眼四望，說：

「剛纔您仔細看過了這屋子嗎？自上至下，處處都是租定了的。我想大約有三百個房客……我呢，假使我有家具，我早已設法找牠一個小房間……在這裏住很好，是不是？」

「對了，在這裏住很好，」姑爾塊斯說；「柏拉桑那邊，我們所住的街沒有這許多人居住……喂，您看，五層樓那窗子，窗前種着豆子的，不是很好嗎？」

古波不放鬆，仍舊問她肯不肯。他說等到買了一張床之後就租這裏住下。但是她連忙向長廊走出，請他不再說這種糊塗話。等到屋子坍了之後，她也一定不能與他同蓋一張被單。然而古波在福加尼耶夫人的門前與她分別的時候同她握手，她却很有情誼地讓他握了半晌。

一月之內，那少婦與那鉸工的交情仍舊很好。他覺得她很知發憤，努力工作，調護她的孩子之外，晚上還能够縫補許多衣服。世上有些女人很不乾淨，愛尋開心，愛吃好東西；至於她呢，唉！她並不像別的女人，她能把生活認真！於是她笑着說了些謙遜的話。她說不幸得很，她從前並不像

現在這樣老成。她隱隱地說她自從十四歲之後就生了許多胎，後來她又說當年她與她的母親喝了不少的茴香酒。現在經驗把她教變了些，如此而已。人家以爲她的意志很強，其實錯了。恰恰相反，她是一個很弱的人。她任憑人家推她到哪裏就到哪裏，她生怕累別人傷心。她的志願是在善良的社會裏生活，因爲她說不良的社會好像一柄屠槌，會打破了我們的頭，會把一個女人弄成毫無價值。她一念及前途便汗流浹背，她覺得自己好比那擲在空中的一個銅子，墜地時是面是背，須憑命運的支配。她自童年至現在，所見過的人事不少，那些不良的榜樣就是她的很好的教訓。但是古波笑她不該這樣頹唐，勸她向前途努力，說着便伸手試捏她的大腿。她把他推開，把他的手痛打了幾下，他笑着嚷說一個很弱的女人却是很不好惹的。他呢，他是快活的人，他不憂慮前途，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管牠呢！一個狗窠，一塊麵糊，還怕沒有嗎？他覺得本區還乾淨，只嫌有一部份醉漢子。他不是惡人，有時候他的話很有道理，而且他也頗跌宕風流，頭上光溜溜的一道髮紋，頸上很漂亮的領結，禮拜天還有一對漆皮鞋。除此之外，他又很乖巧，臉皮很厚，專會說大胆的笑話，他的臉孔又嫩，越發能動人了。

在好心旅館裏，他們終於互相幫忙，不止一次。古波替她買牛奶，替她傳話，替她把所洗的衣服送去；晚上往往是他做了工先回來，於是他就領那兩個孩子們到外面的大馬路上玩耍。姑爾爲着報答他的禮貌，也常常到屋頂下面他所住宿的小室裏察看他的衣服，替他縫鈕子，補布衣。因此他們都很熟了。當他在家的時候，她就不納悶，因爲他從外面學了些巴黎的滑稽歌曲回來唱給她聽，在她覺得還是新的。他常常在她的裙腳邊盤桓久了，心中漸漸難熬。但是他一動手，她老實不客氣又拒絕他。他終於覺得麻煩了。他仍舊說笑，然而他的心裏太不舒服了，也就不覺得快活了。糊塗的事兒繼續下去，他每次遇見她就先問：「什麼時候？」她懂得他的話的用意，但是她推延了又推延。於是他作弄她，手拿着睡鞋進她的臥房裏，竟像搬家似的。她也同他開玩笑，儘他整天用隱語調戲，她的臉不紅一紅，倒反覺得有生趣。但願他不用強，一切都可以寬宥。只有一天她動了氣，因爲他要強迫她一個吻，竟致扯脫了她的幾根頭髮。

將近六月底的時候，古波失了樂趣了。他變爲滿腔心事的樣子。姑爾看見他的眼神變了，很不放心，所以夜裏把房門堵緊了，然後睡覺。從禮拜天至禮拜二，他們賭氣了三天，忽然間，在

禮拜二晚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去敲她的門。她不願意給他開；但是他的聲音很和婉很震顫，她終于把那堵着房門的橫櫃移開了。他進房之後，她看見他的臉色慘白，兩眼發紅，腮上有許多紋痕，她以為他病了。他站着吞吞吐吐地說話，又搖了一搖頭。不，他並沒有病。他在上面他的臥房裏哭了兩個鐘頭；他像一個孩子一般地哭，咬着他的枕頭，不教隣房的人聽見。至今三夜他不曾睡覺了，這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姑爾瑰斯夫人，您聽我說，」他說時聲音哽咽，幾乎又流下淚來；「事情是該設法收束的了，是不是？我們就結婚罷。我很願意，我已經決定了。」

姑爾瑰斯十分詫異。她的神色非常嚴重說：

「唉！古波先生，您為什麼想到這上頭來？我從來不會要求過您這件事，您是分明知道的……我配不起這個，如此而已……唉！不，現在這是重大的事情了；請您考慮考慮罷。」

但是他繼續地搖頭，表示他的主意是不可搖撼的了。一切他都考慮過了。他下樓來，為的是要好好地睡一夜。她不會趕他上樓去再哭一夜吧！只要她說一個「是」字之後，他就不再纏她。

她就可以安然地睡覺了。他只需要她回答一個「是」字，一切都待明天再談。

「當然，我不能這樣應承了您。」姑爾瑰斯又說：「我不願意將來您說我迫您做了一件糊塗事……您須知，古波先生，您如此纏我，乃是您錯了。您自己也不曉得您對我是什麼心理。我敢打賭，您只一禮拜不見我的面，您就可以忘懷了。男子們結婚，往往爲的是第一夜的歡娛，後來一天一天的過去，他們一輩子都受了累……請坐，我願意即刻同您談。」

黑暗的臥房裏燒着熒熒的一枝蠟燭，他們忘了剪燭花，只顧爭論婚姻的問題，直到早上一點鐘。他們低聲說話，以免驚醒兩個孩子。克羅德與伊甸輕輕地喘氣，他們的頭同在一個枕上。姑爾瑰斯說來說去，始終回說到他們，把手指給古波看。這是她的唯一的嫁奩，她不能把這兩個孩兒累他。再者，她也替他害羞。人家曾經看見她與她的情郎同居，人家知道她的歷史，只隔了兩個月，他們就結婚，豈不惹人笑話？她說了這許多好理由，古波只聳肩作答。他瞧不起本區的人，他不管別人的事情，先說他恐怕他們玷汙了他自己。呢是的，不錯，她曾經有過第耶在他之前。但是，這有什麼害處呢？她不賺錢，她不引男人們到家裏來，比別的許多女人好，有許多富家的婦女還

比不上她呢。至於說到孩子們，他們會長大的，人家養活他們就是了！這樣發憤，這樣善良，種種美德都有的一個婦人，他永遠再也找不着！再者，這都不必提；那怕她做野妓在街上拉人，那怕她醜，那怕她懶惰，那怕她有十個骯髒的孩兒，在他眼裏看來，都不算數！他只要她。

「是的，我要您。」他再說時把拳屢拍他的膝頭；「您仔細聽我說，我要您……還有什麼好說的？」

姑爾瑰斯漸漸感動了。她受了他的熱望的願望所包圍，一則意志不強，二則爲肉慾所衝動，於是她只怯弱地爭持了幾句，她的手垂在裙上，她的臉色變和婉了。六月的良宵把熱氣從半開的窗子裏度進來，吹動了燭光，燭蕊漸積漸高。本區的人都睡着了，只聽見外面馬路上一個醉漢像孩子般哽咽，遠遠地，在某飯館裏有人夜宴未收場，一陣梵亞林聲傳來，十分清晰。古波看見姑爾瑰斯詞窮了，她只寂然不語，模糊地微笑，於是他握了她的手，把她拉向他。她原是容易上手的人，所以她自己提防自己，此刻她又被古波佔了她的心，她太感動了，不能拒絕他，而且怕他傷心，所以自願捐捨。但是那錚工不懂得她委身於他，他只曉得捏緊了她的手腕，便算是佔有她了。他

們二人都歎了一口氣，他們的柔情感動他們的痛苦了。

「您肯了，是不是？」他問。

「您真把我纏煞！」她說；「您要如此嗎？好！我肯了！天啊！也許我們做的是一件大大的狂妄的事情。」

他站了起來，抱住了她的腰，不管高低地在她的臉上猛然印了一個吻。這吻响得很厲害，他先自就心，眼望着克羅德與伊甸，躡着腳走路，把聲音放低說：

「噓！我們應該老成些！不要驚醒了孩兒們！明天見罷。」

他說着便上樓去了。姑爾瑰斯的心魂震撼，在床沿呆坐了一個鐘頭，也不想到脫衣服。她感動了，她覺得古波是一個很忠厚的人；剛纔她以為完了，他一定在這裏睡了。窗下那醉漢像一個被棄的小狗，呻吟得更厲害了。遠遠的梵亞林的淫腔却停止了。

這一天以後，古波想要姑爾瑰斯在某一晚上到金滴路去見一見他的姊姊。但是姑爾瑰斯是一個胆小的人，很不敢去拜訪羅利歐夫婦。她注意到古波對於羅利歐夫婦有一種說不出

的畏懼的心理。其實他並不受他的姊姊管轄，而且這還不是長姊呢。古波媽媽生平不逆她的兒子的意，她一定滿口贊成。不過，在家庭裏，羅利歐夫婦算是每天能賺十佛郎的人，因此他們在家很有實際上的權威。假使他們不承認古波的妻子，古波就不敢結婚。此刻古波又向姑爾瑰斯解說道：

「我已經同他們說起了您，他們知道了我們的計畫了。天啊！您真是孩子氣！您今晚就去罷！我早就告訴過您，我的姊姊有幾分嚴肅，羅利歐也不是十分客氣的人。其實他們也很不受用，因為如果我結了婚，我就不再到他們家裏吃飯，他們就少賺錢了。但是這都不要緊，他們不至於把您趕出門口！您爲我做這事罷，這是絕對必要的。」

這些話更使姑爾瑰斯就心了。但是有一個禮拜六的晚上，她終於信從了他。古波在八點半鐘的時候來找她去。她打扮齊整了：身上一件黑長袍，加上一件黃色的羊毛的印花的披肩，頭上戴了一頂白色小帽，帽上有一條小花邊。她工作了六個禮拜，擲下了七個佛郎買一件披肩，兩個半佛郎買一頂小帽；那黑袍乃是舊的，她拿來洗濯過，改縫過，也可以將就了。他們從賣魚路繞過

去，古波在路上對她說：

「他們在等您。唉！他們聽說我要結婚，聽得久了，也就成爲習慣了。今晚他們的神色很客氣了……再者，如果你沒有看見過人家做金鍊子，您去看一看倒很可以開心。他們恰有定做的一條金鍊子，禮拜一就要做好的。」

「他們家裏有金子嗎？」姑爾瑰斯問。

「還不是嗎？牆上有，地上有，到處都有金子。」

這時他們已經從那圓門走進去，走過了那天井了。羅利歐夫婦住在B號樓梯的六層樓。古波笑着叫她捏緊了欄杆，不要放手，她舉起了眼睛，把眼險眨了幾眨，看見了高高的樓梯的底洞，每隔兩層樓有一盞煤氣燈照着。最高的一盞好像一顆星子在黑暗的天空裏顫動；其他的兩盞却照得很遠，那望不盡頭的梯級都照耀得光明了。那鋅工到了第一層樓的平台上說：

「呃？這很像葱子湯的氣味。他們一定喝了葱子湯了。」

真的，那B號樓梯是灰色的，髒的，欄杆與梯級都染了油膩，牆破了皮，露出了石灰，此刻果然

有很濃的廚房的氣味。每一個平台通達許多走廊，人聲喧闐。有些房門開着，門是黃色的，門鎖處被手的油垢染黑了。窗子裏有溼臭的氣吹進來，與煮熟了的蔥頭的氣味相混合。從樓下直到六層樓，都聽見碗碟的聲音，許多人在那裏洗鍋子，用羹匙刮鐵罐子。到了第一層樓，姑爾瑰斯瞥見半開的一扇門上有「畫匠」兩個大字，兩個男子坐在一張桌子的前面，桌上的食具撤去了，只剩一幅漆布，他們興高采烈地談話，同時吞雲吐霧地吸他們的烟斗。第二第三層樓比較地安靜些，只在門隙裏透出搖籃的聲音，一個小兒啼哭的聲音，一個婦人的粗大的聲音，那女人放着自來水潺潺地响，她的言語却聽不分明。姑爾瑰斯細看那房門釘着的牌子上的名字，是「梳羊毛女工古特龍夫人」更遠些乃是「馬第尼耶先生的紙匣製造室。」他們又向第四層樓上去，只聽得人們踐踏的聲音很重，把地板震動起來，家具翻覆有聲，罵人打人的聲音也不絕於耳。然而對面的隣居却正在打牌，房門開着，爲的是把空氣放進來。但是姑爾瑰斯到了五層樓的時候忍不住喘氣，她還沒有上樓的習慣。那牆頻頻地轉灣，那些住宅像走馬燈般過眼，幾乎令她頭昏。這時有一家人攔住了平台；那父親在平台上把些碟子放在一隻土盆裏洗滌，同時那母親背倚着

欄杆，在洗一個小兒，洗後纔抱他睡覺去。古波鼓勵姑爾瑰斯上樓，說他們已經快到了。到了第六層樓，他微笑地把手拉她。她舉起了頭，靜聽一種聲音。她在第一梯級就聽見了，這是明朗而清越的聲音，掩蓋了其他的雜響。原來這是屋頂下一個老婆子在唱歌，同時替一些玩偶穿衣服。這些玩偶是值得十三個銅子的。姑爾瑰斯又看見隔壁的房間裏有一個高大的女子攜了一桶水進去，房裏的床是不會舖好的，一個男人只穿着襯衫背心，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眼睛朝天；那房門再關上了，只見門上有一個名片，是手寫的幾個字：「熨衣女工克萊曼斯姑娘。」姑爾瑰斯到了很高的地方，腿痠了，氣短了，還想俯身憑着欄杆向下一望；現在却是樓下的煤氣燈好像一顆星子在六層樓下的井底裏。全屋子的臭氣與人聲都沖上她的鼻裏耳裏，她竟像到了一個深淵的旁邊。古波說：

「我們還沒有到呢。唉！這竟是一個旅行！」

他沿着左邊的廊子走去，拐了兩個灣，第一次向左，第二次向右。那廊子很長，支外分支，漸去漸狹，每隔很遠纔有一盞小燈照着。有許多同一樣式的房門，像監獄或教養院一般排着。這些門

差不多都是洞開着的，露出了裏面的窮苦與工作的景況。六月的暑天又把赭色的空氣激進來。末了，他們走到了廊子的盡頭那完全黑暗的一個地方。那鋅工說：

「我們到了。當心！請您挨着牆走，這裏有三個階級。」

姑爾瑰斯在黑暗裏小心謹慎地又走了十來步。她把腳蹴着階級，計算一二三。走到了廊子的盡頭，古波並不敲門，便把門一推。一種明亮的火光照在地磚上。於是他們進去了。

這是很小的一個房子，只像把廊子截了一段做成的。一塊羊毛布的褪色的錦屏把房子隔成兩段，此刻是一條繩子把錦屏揭起了。第一段裏有一張床，在頂樓的天花板的一角之下；一個鍋子還煖，因為吃了晚飯還不久；一張桌子，兩張椅子，還有一個高櫃子，櫃子的雕角被鋸斷了，因為不鋸斷就不能把牠放在床與門之間。第二段的房子算是一間作業室：後方是一個風箱與一個冶爐；右邊是一個螺盤插在牆上，上面是一個層架，架上放着些碎鐵；左邊靠窗是一張小長榻，榻上堆着些鉗子、剪刀、小鋸等物，都是油膩的，髒的。

「是我們來了！」古波叫時，早已走向那錦屏。

裏面的人不即刻回答。姑爾瑰斯的感觸很大，尤其是想到她就要走進滿是金子的地方，她跟在古波的後面，吞吞吐吐地說話，預備點頭施禮。那明亮的火光乃是長榻上的一盞燈，與冶爐裏的一堆炭火，累得她更心跳了。她終於看見了羅利歐夫人，身材矮小，却還強壯，肉是赭色的，她伸長了短短的雙臂，拿着一把很粗的鉗子，盡力地把一根黑色的鉄線穿在螺盤上的針孔裏。羅利歐先生的身材也一樣地矮小，然而他的肩膀細些，他在長榻前工作，像猴子一般活潑；他手裏拿着些小鉗子，他的工作是那樣細緻，他自己也幾乎看不清了。是那丈夫先抬起頭來，他的頭髮稀少，臉如黃蠟，很長，好像有病的樣子。他嚷道：

「呀！是你們來了，好好！我們忙得很，你們曉得：請你們不必到作業室裏來，以免防礙我們。請你們就在臥房裏坐罷。」

她說着仍舊做他的細工，他的臉沈在綠水的回光裏，上面的燈就強烈的光輝照下來。現在輪着羅利歐夫人說：

「你移椅子坐罷！就是這一位夫人，是不是好極了，好極了！」

她捲起了那鐵絲，放在冶爐裏，拿一把大木扇子扇熾了炭火，把鐵絲燒紅，然後穿在最後的

一個針孔裏。」

古波把椅子移前，叫姑爾瑰斯在錦屏旁邊坐下。房子太窄了，他不能坐在她的身邊。他坐在她的後面，俯身向她的頸上解釋他的姊姊的工作。姑爾瑰斯受了羅利歐夫婦的奇異的待遇，被他們的斜視的眼光窺着了，十分不舒服，耳朵萋萋地响，竟聽不見他的話。她覺得那婦人以三十歲而論未免太老了，態度倔強，形容邈邈，頭髮像一條牛尾，直垂到她的不會卸好的褻衣裏。那丈夫只比妻子老了一歲，已經像一個老翁，嘴唇很薄，只穿着襯衫背心，拖着睡鞋，露出他的赤脚。最能使她失意的，乃是那作業室的狹小，牆壁是污垢的，鐵屑雜着工具，竟像一間破舊的雜貨店子。房中熱得很厲害。羅利歐的黃蠟臉孔上流了許多汗珠；同時羅利歐夫人決意把她的褻衣脫了，露出她的裸赤的手臂，她的內衣緊印在她那下垂的兩乳之上。

「金子呢？」姑爾瑰斯低聲地問。

她耽心地把眼向四面的污垢的地方搜尋，尋她所夢想的輝煌的境界。

然而古波笑起來說：

「金子嗎？您瞧，這裏不是這裏還有，您的腳邊也有！」

他說着便逐一指給她看他的姊姊所做的鍊子，與牆上掛着在螺盤邊的鍊子；他又爬在地上，從掩蓋着地磚的一塊木板之下拾起了一片鐵屑，像一枚鏽的一枚繡針。姑爾瑰斯驚叫起來。這也許不是金子，這微黑的東西像黑鐵一般難看！他只好把那鐵屑一咬，給她看他的齒痕。他繼續地解釋給她聽：那些商店老板把成條的金線交給工人們，工人們先把那金線度進針孔裏看合了適宜的闊度，再把牠燒紅了五六次，好教牠不至於折斷了。唉！這需要氣力，同時又要有了習慣！他的姊姊不許她的丈夫摸到那些針孔，因為他是咳嗽的人。她的臂力很好，他看見過她把金線拉得像頭髮一般細微呢。

這時羅利歐的咳嗽發作了，彎身坐在一張小凳子上。他一面咳嗽，一面喘着氣說話，他始終不看姑爾瑰斯，只像對他一人解釋：

「我呢，我做的是鍊柱子。」

古波強迫姑爾瑰斯起身。說她儘可以走近去，她就看得明白了。那鍊子匠喃喃地贊成。他捲他的妻子所預備好了的金線，繞在一根很細的鋼棒上。然後他輕輕地鋸了一鋸，每一捲就成了一個鍊圈子。後來他把各鍊圈子都接起來。那些鍊圈子放在一大塊木炭之上，他在身邊的一個半截的杯子的底下取了一滴波拉克斯，把鍊圈子弄溼了；於是他很快地把吹管就那燈吹，把鍊圈子燒紅。他有了一百多個鍊圈子之後，仍舊做他的細工，倚在一塊板架之上，那板架被他的手摩挲發了光澤了。他把小鉗子屈折了一個鍊圈子，套進了那已經就位的圈子裏，他的舉動很有規則，一個圈子連接一個圈子，連接得那樣敏捷，那鍊子也漸漸加長，姑爾瑰斯望迷了眼，不很懂得。

「這是鍊柱子，」古波說，「還有其他種種的鍊子，但是羅利歐只做鍊柱子。」

羅利歐冷笑了一聲表示滿意。他一面繼續地銜他的鍊圈子，一面說：

「燒酒少爺，您聽我說：……今天早上我算了一筆賬。我在十二歲就做鍊工，是不是呢，你知道我做到今天，做了多少鍊子呢？」

他抬起了他的黃臉，眨着他的發紅的眼皮，又說：

「八千米突，你看，二十里了……呢！二十里的鍊子，要把本區的女人的頸都箍過也可以了……你須知，鍊子是越做越長的，我希望可以從巴黎到凡爾賽。」

姑爾瑰斯回來坐下，大失所望；她覺得這一切都醜。她勉強微笑，以博羅利歐的歡心。最令她難堪的乃是：他們絕口不提婚姻二字；而她却認爲一件大事，否則她不會到這裏來。羅利歐夫婦繼續地把她當做古波所引來的討厭的女人。這時談話開始了，而他們却專談本屋的房客們。羅利歐問她的弟弟在上樓的時候是否聽見了第四層樓的人打架。那俾納爾夫婦是天天打架的；那丈夫喝醉了酒回家像一個豬獾；那妻子也有許多錯處，她嚷了許多不堪入耳的話頭。後來大家又談起第一層樓那畫匠，他名叫博特根，是一個大胖子，欠人家許多債，常常吸煙，常常與朋友們吵嘴。那馬第尼耶先生的紙匣工場也就很不行，昨天那老板還辭歇了兩個女工呢。假使他破了產，却是一個好報應，因爲他把一切都吃了，讓孩兒的屁股露風。哥特龍夫人梳羊毛也梳得不好，而且她懷孕了，以她這年紀，真是不要臉！近來房東又趕走了第五層樓的高該夫婦，因他們

欠了三期的房租，又因他們硬要在地磚上燒鍋子，上禮拜六，第六層樓的洛門舒姑娘把玩偶送下樓的時候，看見那小林克洛險些兒被燒死了呢。至於說到那熨衣女工克萊曼斯姑娘，她依照她的道德觀念做她的事，人家不能怎樣說她，她很愛畜類，她有的是很好的心腸。唉！可惜得很！這樣一個美女子勾搭許多男人，將來人家一定有一夜在街道上遇見她拉客呢！

這時羅利歐把自從中飯後做到現在所做成的一條鍊子交給他的妻子說：

「喂，這是一條。你可以拿去弄直了罷。」

他又說了一句笑話，表示他不是輕易放棄笑話的人：

「再加四尺半……就可以延長到凡爾賽了。」

羅利歐夫人先把鍊柱子燒紅，然後度過針孔，把牠弄直。後來她又把鍊子放進一個長柄的銅鍋子裏，鍋子裏有些加水酒精，她把鍊子浸了一浸，然後放到冶爐裏。姑爾瑰斯又被古波推去看那最後的手續。那鍊子過了硝酸之後就變了一種黝紅的顏色。這鍊子是完工的了，可以交付給老板了。那錚工向姑爾瑰斯解釋道：

「這是這樣就交付的；然後由那些擦銅女工用呢布摩擦。」

然而姑爾瑰斯沒有勇氣了。房中的熱氣漸漸厲害，弄得她呼吸不來。門是關着的，因為一點兒風就足以使羅利歐咳嗽。這時他們始終還不談起婚姻，她想要走了，她悄悄地扯古波的衣服。古波懂得了，他自己看見他們故意不開口，也覺得難為情。他說：

「好，我們走罷，讓你們好好地做工。」

他踏了幾踏腳，等候着，希望他們說一兩句隱語。到後來他忍不住了，便決定自己開口。他說：

「喂，羅利歐，我們打算請您做我的妻子的證婚人。」

那鍊子匠抬了頭，假作驚異，冷笑了一聲；同時他的妻子放開了螺盤，回到作業室的中央站着。羅利歐說：

「真的嗎？這燒酒少爺的話未必常常是真的。」

輪着羅利歐夫人緊緊地望了姑爾瑰斯一眼，說：

「呃！就是這一位姑娘。天啊！我們是不能貢獻意見的！然而結婚未免是一個奇怪的

意見。總之，如果你們兩方面都覺得好，也自然是可以的。不成功的時候只怨自己罷了。這種事不常常能够成功的，不常常，不常常……」

她說到最後兩句，聲音變慢了，搖了一搖頭，從姑爾瑰斯的臉孔望到她的手，從她的手望到她的脚，好像她要脫了她的衣服看她的肌膚，她覺得她比她意料中的姑爾瑰斯好些。她冷冷地說道：

「我的弟弟是很自由的。當然，他的家庭還希望……計畫總有的。但是事情變得這樣奇怪……我呢，我不願意同他爭。那怕他領了一個下流而又下流的女人來，我也說：『你就娶她罷，不要囉唆我了！』……他在我們這裏並不壞。他長得還胖胖的，可見他在這裏並沒有受餓。晚上的熱湯，不曾誤過他的時間……喂，羅利歐，你不覺得這位夫人很像黛列絲嗎？黛列絲是對面住的那婦人，生肺癆死了的，你記得嗎？」

「是的，倒有幾分相像。」那鍊子匠答。

「而且您有兩個孩子，夫人呀！這個！我會經向我的弟弟說過：『我不懂你爲什麼娶一個有

兩個孩子的女人：請您不要生氣，我關心於他乃是很自然的……而且您不像一個強壯的人……
「羅利歐，看夫人的樣子並不強壯，是不是？」

「是的，是的，她並不強壯。」

他們不說及她的腿。但是他們斜着眼望了一望。又噙了一噙嘴唇，姑爾瑰斯就懂得他們的話的用意。她默然坐在他們跟前，身上緊束着那黃色的披肩，只唯唯否否地答應，好像向法官說話一般。古波看見她傷心，終於忍不住嚷道：

「這不是這樣說的……無論您怎樣說，事情是決定的了。我在七月二十九日，禮拜六就結婚。我在曆書上計算過了。行了吧？這與你們相宜吧？」

「唉！這與我們總是相宜的！」他的姊姊說：「你本來用不着徵求我們的意見……我不至於阻擋羅利歐做你們的證婚人。我只求耳邊清淨。」

姑爾瑰斯低了頭，不曉得做什麼纔好，不知不覺地把腳踢進了那掩蓋着地磚的一塊木板之下。後來她恐怕拉開腳的時候踢動了什麼，所以她俯了身子，用手摸索。羅利歐連忙把燈移近

來，很不放心地審驗她的手指，說：

「您應該當心，那些碎金往往黏在鞋底，不知不覺地就把金子帶走了。」

這是重要的事情。老板不容許有一毫的金子糟塌了。他給她看一個刷子，說他常常拿來刷腳踝的碎金，又就一塊皮放在膝上承着。他們每禮拜小心地打掃作業室兩次，把垃圾留下來燃燒，把燒下來的灰篩過，每月可以篩出二十五至三十佛郎的金子。

羅利歐夫人緊緊地望着姑爾瑰斯的鞋子，很客氣地微笑說：

「夫人，這沒有什麼好生氣的。就請您看一看您的鞋底罷。」

姑爾瑰斯滿面通紅，重新坐下，舉起她的雙腳給他們看，表示沒有什麼。古波早已開了門，粗暴地說了一聲：「晚安！」他在廊子裏呼喚她，輪着她也出來，未出之前先吞吞吐吐地說了兩句客氣的話。她說她希望能夠再見，並且希望大家合得來。但是羅利歐夫婦已經到作業室的後方去做工了，那小冶爐放出火光，像一塊最後的炭在一個大灶的熱氣裏變白了。羅利歐夫人的內衣的一角褪到肩上，炭火把她的皮膚映得很紅。她重新又拉一條金線，每一用力，頸上便膨脹一

次，頸筋顯露像一些細繩子。那丈夫俯身再取一條鍊子，把鉗子屈折鍊圈子，插進另一個鍊圈子裏，繼續地機械地，竟沒有工夫措一措他的臉上的汗。

姑爾瑰斯走出了廊子，到了六層樓的平台上，忍不住流淚說：

「這不是吉祥的預兆！」

古波不住地搖頭。說他要報復羅利歐今晚的事情！誰看見過這樣一個守財奴！以為人家帶了他的碎金走了！這一切都可見他慳吝到了萬分。他的姊姊也許以為他永遠不會結婚，好教她賺四個銅子的紅燒肉總之，七月廿九日他是要結婚的。他瞧不起他們！

但是姑爾瑰斯下樓的時候覺得心痛得很，又傷感，又害怕，就心地摸索那黑暗的鐵欄杆。此刻屋子裏的人睡了，樓梯裏沒有人了，只二層樓還有一盞煤氣燈，燈光黯淡，像一枝蠟燭照着一口深黝的井。在關着的房門之內有工人們吃了飯就睡覺的打鼾之聲。然而那熨衣女工的房子裏傳出一陣和婉的笑聲；同時洛門舒姑娘的房門的鎖孔裏溜出一線燈光，只聽得剪刀之聲，原來她還在用透明紗裁剪十三個銅子的玩偶的一件衣服。下面哥特龍夫人的房裏那小兒繼續

地啼哭。在這黑暗的寂寥裏，樓梯的臭氣更濃烈了。

後來到了天井裏，古波用唱歌的聲音叫門房開門，同時姑爾瑰斯掉轉了身子，把屋子再看最後一次。在這無月的天空之下，那屋子似乎更大了些。那灰色的堂面加上了黑影，顯得更高些，更闊些了。日間晾着的破舊衣服收去了，屋子更顯得赤裸裸的了。關着的窗子睡覺了。有幾個窗子露出強烈的燈光，好像睜開眼睛斜視各處的暗隙。自下而上，六個平台的玻璃窗裏放出淡白的燈光，直溯上去好像一個放光的寶塔。二層樓的紙匣工場裏吐出一道黃色的燈光落在天井的地磚上，戳穿了樓下各工場的黑暗。在黑暗的深處，噴泉的自來水管關不緊，一滴一滴的水聲沖破了寂寥。姑爾瑰斯似乎覺得屋子壓在她的身上，冷了她雙肩。她始終心驚胆戰，後來她自己想起也覺得好笑。

「當心！古波叫。」

原來染坊裏流出了一渦很大的積水，她迫得跳了過去。這一天，那積水的顏色是藍的，好像夏日的青天，門房裏的小燈映在水裏便成爲天空的星子。

第二章

姑爾瑰斯不願意做喜酒。何苦花錢呢？再者，她覺得有幾分慚愧，似乎用不着在全區裏顯耀他們的婚姻。然而古波不服：不在一塊兒吃一點兒東西還算結婚嗎？他呢，他是不怕本區的人嘲笑！只做幾件很簡單的事，下午散步一會，隨便到一間小飯店裏吃一隻兔子就是了。當然，宴後也用不着音樂。在各人回各人的地方睡覺以前，要大家交一杯，如此而已。

那鏗工半說半笑，竟勸服了姑爾瑰斯。因為他說大家決不胡鬧。他要監視人家喝酒，不讓他們喝醉喧譁。他預備在教堂路與古斯特所開的銀坊酒樓裏請客，是一場小小的聚餐，每一張嘴只預備用五個佛郎。奧古斯特是一個小酒商，他的酒價很相宜，他的店後有一個小小的跳舞場，在他的院子的三株豆球花樹之下。在第一層樓請客，一定好得很。他花了六天的工夫，到金滴路他的姊姊的屋子裏去邀請賓客，請的是馬第尼耶先生，洛門舒姑娘，哥特龍夫人與她的丈夫。他

甚至於勸從了姑爾瑰斯讓他邀請他的兩個朋友：燒肉與靴子。靴子雖則鹵莽，然而他吃飯很滑稽，所以人們聚餐都請他參加，因為當他一吃就是十二磅麵包的時候，那飯店老板的神氣也就够好看了。姑爾瑰斯一方面也答應邀請她的老板娘福加尼耶夫人與博歇夫婦，都是些好人。算起賬來，一共是十五個人吃飯。這就够了。人太多的時候，結果會吵鬧的。

然而古波並沒有錢。他雖則不求奢華，却要求做一個乾淨的人。於是他向他的老板借了五十佛郎。在這五十佛郎內，他先買了結婚的指環。這金指環是值得十二佛郎的。羅利歐替他設法照批發價買取，只花了九個佛郎。後來他又在米拉路的一間裁縫店裏定做一件禮服，一條袴子，一件背心，他僅僅交了二十五佛郎的定錢；他的漆皮鞋子還可以穿。他把十個佛郎收起，作為他與姑爾瑰斯的聚餐費。至於那兩個孩兒要算是白吃的了。此外僅僅剩下六個佛郎，恰够窮人的一場彌撒會。當然，他不願意把六個佛郎送給教堂裏那一羣老鴉。然而無論怎樣說，沒有彌撒會總算不得婚姻。他親自到教堂裏講價去；他同一個穿着骯髒的道袍的老牧師爭持了一個鐘頭。他有意打他幾個耳光。他冷笑地說他總可以在趁機會遇着一場彌撒，他們一對好夫婦就可以

成禮了。那老牧師一面罵說上帝不會高興保佑這一頭親事，同時他又讓了價，只要他五個佛郎。這總算擲下了一個佛郎。於是他此刻還有一個佛郎。

姑爾瑰斯也要打扮一個乾淨。自從婚期決定了之後，她在晚上加做幾點鐘的工，竟給她擲下了三十佛郎。她極想要一件綢的小披肩，是她在賣魚巷看見的，標價是十三佛郎。她買了這披肩，後來她打聽得福加尼耶的店子裏有一個洗衣婦死了，她的丈夫把她的一件藍呢的女衣出賣，她就花了十個佛郎去買了來，依自己的身材改縫過，剩下了七個佛郎。她還可以買一對棉手套，一朵玫瑰花預備插在帽子上的，又替她的長子克羅德買了一雙鞋子。幸虧孩子們的衣服還可以過得去。她隔了四夜不睡，把一切都洗濯過，甚至於內衣與襪子的小孔也都縫補好了。

到了禮拜五，是大日子的前一天，古波與姑爾瑰斯工作回來之後還忙到夜裏十一點鐘。在各自睡覺以前，他們還一塊兒在她的房裏坐了一個鐘頭，都喜歡事情辦妥了。他們雖則決定不顧本區人的批評，然而他們終不免忙碌了許久。當他們互相道了晚安之後，他們仍舊睡不成。但是他們已經歎氣表示鬆快了。現在事情是定奪的了。古波的證婚人是馬第尼耶先生與燒肉；姑

爾瑰斯打算請羅利歐與博歇。六個人悄悄地到市政廳與教堂裏去，並不要一大隊的人們跟隨。甚至於新郎的兩個姊姊也聲明停留在她們家裏，說用不着她們到場。只有古波媽媽哭起來，說她要先走一步躲在一個屋角上；然而人家決定把她領了去。至於聚餐的時間乃是午後一點鐘，地點乃是銀坊。在銀坊喝了酒之後，即到聖特尼平原去用野餐，去時坐火車，回時沿着大路步行回來。這一場娛樂預備得很好，雖則沒有什麼好吃的，然而很有趣，很正經。

禮拜六的早上，穿衣的時候，古波摸一摸身上的一個佛郎，不覺耽心起來。他細想了一想，爲禮貌起見，他應該在未吃晚飯以前先給證婚人們喝一杯酒，吃一塊火腿纔是道理。再者，說不定還有意外的開支。一個佛郎實在不夠。於是他把克羅德與伊甸送到博歇夫人家裏去讓她領他們去吃飯之後，他跑到了金滴路，硬着頸子上樓去問羅利歐借十個佛郎。唉！他好容易開口！他分明知道要看他的姊夫的嘴臉的。羅利歐果然咕嚕了半响，冷笑了一會，然後借給他兩個五佛郎的銀幣。古波聽見他的姊姊喃喃地說：「起頭起得好！」

市政廳的婚禮是十點半鐘的。天氣很好，太陽炙透了馬路。爲着不惹人注目起見，新郎新

婦，媽媽與四個證婚人分爲兩隊走。前面是姑爾塊斯攬着羅利歐的臂，同時馬第尼耶先生扶着古波媽媽，二十步之外，在街道上走的是古波，博歇，燒肉。這三人穿的是黑色禮服，背是圓的，兩手搖擺着。博歇有一件黃色的袴子；燒肉的衣鈕直鈕到頸上，也沒有背心，只繫着一條領結。惟有馬第尼耶先穿着四方格的一件常禮服；走路的人們停腳觀看這位先生攬着那肥胖的古波媽媽的臂，古波媽媽穿的是綠色的披肩，戴的是黑色的女帽，帽子一條紅帶繫着。姑爾塊斯很溫和，很快活，身上一件深藍的女袍，肩上有那狹小的披肩，殷勤地聽羅利歐的冷笑；天氣雖熱，他還穿一件很厚的大衣。她往往在轉灣的時候稍爲回頭向古波嫣然一笑，古波的新衣在太陽下放光，障礙他的身體。

他們雖則走得很慢，走到市政廳的時候還整整的早了半個鐘頭。而且市政長遲到，所以等到十一點鐘纔輪着他們。他們坐在廳子裏的椅子上等候着，瞻仰着很高的天花板與莊嚴的牆壁，低聲說話，每遇辦公的差役走過的時候他們儘量把椅子向後移，表示他們的禮貌。然而他們竟敢悄悄地罵市政長做懶骨頭，說他一定是在他那黃髮女人家裏調情，忘了時刻。市政長到來

的時候，他們只好恭敬地施禮。人家叫他們再坐下來。於是他們參觀了三頭婚姻，都是中產階級的人，新娘們穿的是白色，伴姑娘們腰上圍着桃紅的帶子，後面跟着一隊一隊的先生夫人們，都是三十來歲的，舉動都很大方。後來人家叫到古波與姑爾瑰斯，他們險些兒結不成婚，因為燒肉已經不見了。博歇到下面的廣場上找見他正在吸他的烟斗。他說人們瞧不起他們，因為他們不會進貢什麼！於是市政長按着手續，先把婚律讀了，問了些問題，把許多字紙簽了名，草草完事，他們你望我，我望你，以為結婚的手續被人家省了一大半了。姑爾瑰斯昏亂了，心下十分難堪，只好把手帕掩着嘴唇。古波媽媽的熱淚洶湧，各人都在簿子上註冊，畫了花押，那新郎不曉得寫字，只畫了一個十字架。他們每人把四個銅子賞了窮人們，當那差役把結婚證書交給古波的時候，姑爾瑰斯推了一推他的手肘，他只好又拿五個銅子出來打賞了。

從市政廳到教堂的路程很好。在路上，那些男人們喝了些啤酒，古波媽媽與姑爾瑰斯喝了些搗水的加西酒。他們沿着一條很長的馬路走去，太陽光平晒下來，沒有一絲黑影。一個教徒在空虛的教堂裏等候他們，把他們引進了一個小堂，氣沖沖地問他們是否輕視宗教，為什麼這樣

遲纔來一個牧師大踏步進來，扳着臉孔，臉孔似乎因受餓而變黃了；前面走的是一個白衣的徒弟。那牧師匆匆地做彌撒，省略了許多拉丁文，時而轉身，時而彎腰，時而伸臂，却始終把眼斜望着新婚夫婦與那些證婚人。那一對新夫婦在祭台之前十分爲難，不曉得什麼時候跪，什麼時候起，什麼時候坐；他們只等候那徒弟的指揮。那些證婚人爲着守禮起見，始終只站着，古波媽媽向一個女隣居借了一本彌撒文，此刻又哭起來。這時十二點鐘响了，最後的彌撒做完了，堂役們充滿了教堂，把椅子搬得嘩啦地响。人們大約是在把正祭台預備做什麼慶祝會，因爲在外面聽見糊紙匠們把鐵鎚子打鐵釘進牆壁裏。同時在小堂的深處，堂役正在掃地上的塵埃，那扳起臉孔的牧師把他那一雙乾癟的手在姑爾瑰斯與古波的頭上匆匆地幌了兩幌，好像在上帝已經去了之後纔給他們結合似的。這時大家在更衣所裏又簽了字，她仍舊到了太陽底下來。她站在長廊前呆了半晌，像奔跑疲倦了似的。

「好了！」古波說時，勉強笑了一笑。

他擺動身子，覺得沒有什麼興趣。但是他又說：

「您看！事情是完得很快的。他們只一動手就完了……這好像到牙科醫生家裏去，人家連叫「唔啡」的時間也沒有！」

「是的，是的，好一種工作，」羅利歐冷笑地說：「五分鐘就弄妥了，却是一生的好事情……呀！可憐的燒酒少爺！」

四個證婚人都拍那錚工的肩，那錚工受了。同時姑爾瑰斯微笑地同古波媽媽接吻，然而她的眼睛却溼了。古波媽媽哽咽地問了她些問題，她回答道：

「請您不要怕，我盡我的能力做去。假使事情弄不好，也不是我的罪過了。不，真的，我太希望幸福了……總之，事情成就了，是不是該是他與我二人努力做個和氣的家庭。」

於是他們逕向銀坊走去。古波攬了他的妻子的臂，他們夫婦二人走得很快，笑嘻嘻地像昂奮了的，比那些證婚人先走了兩百步，也不看見房屋，也不看見行人，也不看車子。街上喧囂的聲音震動他們的耳鼓。當他們到了那酒店的時候，古波即刻叫了兩瓶酒，一些麵包，幾塊火腿，他們坐在樓下的一間小室裏，沒有碟子，沒有桌布，只顧草草地吃些東西。後面他看見博歇與燒肉

的食量很大，他又叫了一瓶酒與一塊乾酪。古波媽媽肚子不餓，氣塞得太厲害了，吃不得東西。姑爾瑰斯渴死了，把許多許多的水攪在紅酒裏喝。

「讓我來付錢。」古波說時即刻去到櫃台的前面，支付了四個佛郎又五個銅子。

這時是一點鐘了，賓客們來了。福加尼耶夫人先到，她是一個肥胖的女人，還美麗；她穿的是一件生綢的女袍，袍上有印刷的花紋，頸上繫着粉紅的領結，頭上是一頂小帽，帽上有些鮮花。嗣後來的是洛門舒姑娘，她的身材很瘦，穿的老是那千年不變的一件黑袍，大約她在睡覺的時候也還穿着的；再後是哥特龍夫婦。那丈夫的身體笨重，稍爲一動身就搖得上衣窄窄地响；那妻子的身材橫大，肚子突出來，是懷孕的肚子，紫色的裙子緊緊地包着，越發顯得膨脹了。古波說他們不必等候靴子；因爲靴子須在聖特尼路上纔能與他們相逢。

「好呀！」洛拉夫人一進門便嚷說：「等一會就有一場大雨，我們豈不淋得好看！」

她說着便在酒店門前叫衆人出來看天上的烏雲，這雲是忽然從巴黎的南方起的。洛拉夫人是古波的長姊，身材高大，很冷，很有男子氣概，說話用鼻子，她穿的是褐色太長的一件女袍，袍

的絲帶長飄，竟像一隻瘦狗恰從水裏出來。她弄她的陽傘像弄一根棍子。當她同姑爾瑰斯接吻之後，又說：

「你們不曉得，人家在街上被打了一個耳光！好像有人把火拋在您的臉上呢。」

於是人人都說早已料到一場大雨。在出了教堂之後，馬第尼耶先生早已看見天色了。羅利說自從早上三點鐘以後他的脚上的雞眼就痛起來，累他睡不得覺。再者，這三天以來天氣實在熱極，結果非下雨不可了。古波站在門前審察天空，很耽心地說：

「唉！也許就要下雨了！我們只等我的姊姊一人，假使她來了，我們就可以走了。」

真的，羅利夫人遲到了。洛拉夫人剛纔經過她家邀她同來；但是她遇見她正在穿抹胸，於是二人吵了一場。洛拉夫人又附着古波的耳朵說道：

「我去她在她家，我先來了！她此刻的脾氣大得很！等一會你看她是怎樣的一副嘴臉！」

衆人只好耐心再等了一刻鐘，大家在酒店裏踱來踱去，互相擁擠，與那些進來就櫃台上喝一杯酒的人們混雜着。有時候，博歇，或福加尼耶夫人，或燒肉，離了衆人，走到街上仰望望天。天並

不下雨，日光滅了，旋風捲地，把白色的塵埃吹起來。第一聲雷响的時候，洛門舒姑娘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衆人都就心地注視那大鏡下面的時鐘：已經是兩點差二十分了。古波忽然嚷道：

「好來了！天使們流淚了！」

一陣暴雨洗清了甬道，甬道上有兩個婦人雙手擦起了裙脚匆匆地奔走。正在大雨的當兒，羅利歐夫人來了，她氣喘喘地，怒沖沖地，與她的雨傘爭持，因為她把傘子收不攏來。她吃吃地說：

「誰見過這樣的！恰在門口淋了我一身！剛纔我本想再上樓脫了衣服不來了。那豈不是好！呀！好一場婚禮！我早就說過了，我要把一切都移到下禮拜六。因為人家不聽我的話，所以天下雨了！這樣纔好！天崩了也是活該！」

古波努力勸慰她。但是她叫他睡覺去罷。雨打爛了她的衣服，不會是他另買一件來賠給她！她穿的是黑綢的女袍，她的上衣太狹了，把她的肩摺了一道痕。她的裙子是韜子式的，緊緊地裹住她的大腿，弄得她只能小步走路。座上的婦人們都噙着嘴唇望她，給她的裝束感動了。她甚至於假裝看不見古波媽媽身邊的姑爾瑰斯。她呼喚羅利歐，問他要了一塊手帕子，然後坐在酒店

的一個角兒上小心地把她的衣服上的雨點一滴一滴地揩乾。

這時大雨忽然停止了。陽光更減，幾乎成爲夜裏，鉛色的天空不時經過很闊的電光。燒肉笑着說等一會一定有些教士從天上降下來。於是狂風暴雨，一時又發作了。在半個鐘頭之內，大雨傾盆，雷聲隆隆地並不停止。男人們站在門前瞻望那暴雨的黑幕，又看雨水濺地成爲輕塵，溝渠漸漸滿了。婦人們嚇怕了，一個個坐在那裏雙手掩面。大家不再談話了，喉嚨有點兒緊了。博歇故意說一個笑話，說雷鳴乃是聖丕耶爾在天上打噴嚏，也惹不得一個人笑起來。然而當雷聲漸疎漸遠之後，衆人又不耐煩起來，他們惱怒那大雨，賭着咒捏着拳向天上的烏雲。現在天空變爲灰色，細雨不住地下來了。羅利歐夫人嚷道：

「兩點多鐘了！我們到底不能在這裏睡覺啊！」

洛門舒姑娘提議仍舊到鄉下去，全場的人都嚷起來：「現在的道路好走得很！想要坐在草地上怎麼可以呢？再者，雨似乎還沒有停止，也許還要來一場傾盆大雨哩。」古波遠遠地望見一個工人安然地在雨中行走，他叫道：

「如果那靴子在聖特尼的路上等候我們，他不會有太陽曬他了！」

這話令大家笑了一場。然而他們漸漸不耐煩了。討厭得很！總該決定一件事來做纔好；這樣白眼相對，呆呆地等晚飯吃乃是不行的。於是在一刻鐘之內大家對着那不肯休息的大雨抓耳搔腮，想法子消遣。燒肉提議打牌；博歇是一個風流壞種子，他提議一種有趣的玩意兒，叫各人供認自己的某事；哥特龍夫人提議到克里讓古路去吃葱糕；洛拉夫人希望人家敘述些故事；哥特龍先生並不納悶，他覺得這裏很好，只提議即刻就吃晚飯。每一個人提議的時候，大家爭論了一番，生氣地說：這是沒有意義的！這豈不令大家都打瞌睡了？這豈不令人們說我們是些小孩子？後來輪着羅利歐說話，他有一種簡單的意見，只希望大家到外面的馬路上散步直到拉歇斯路，如果有時間，還可以進去參觀愛魯瓦斯與阿俾拉爾的墳墓。此刻羅利歐夫人忍不住氣，便發作起來。她說她就要走了！她要做的乃是這個！主人太瞧不起人家了！她裝扮了許久，冒着大雨趕了來，爲的是關於一間酒店裏納悶嗎？不行，不行，她不高興這樣的喜酒，她寧願回家去還好些。古波與羅利歐只好攔住了門口。她又說：

「你們走開！我說我要走，你們聽見嗎？」

她的丈夫終於勸息了她的氣。古波走近姑爾瑰斯，則見她始終安靜地在她的角兒上同她的婆婆與福加尼耶夫人談話。

「您呢，您什麼也不提議！」他向她說時還不敢你你我我地稱呼。

「唉！人家要怎樣都可以，」她笑着回答；「我不是難相與的人。出去與不出去，於我是一樣的。我覺得很好，我不再要求什麼了。」

真的，她的臉上露出安靜的悅容。自從賓客們來了之後，她同各人說話聲音頗低，而且有感動的腔調，她有很識事的樣子，不肯參加他們的爭論。當大雨的時候，她瞪着眼睛呆呆地望着電光，好像在電光裏遠遠地看見她的前途的許多重大的事情似的。

直到此刻，馬第尼耶先生還不曾提議什麼。他倚在櫃台的旁邊，衣裾分開，守着他那老板的尊嚴。他咳了幾咳，把大眼睛滾了又滾，說：

「呀！我們可以到博物院裏去……」

他說着，摸了一摸他的下巴，眨了一眨眼睛，徵求衆人的意見。

「博物院裏有的是古物，圖畫，東西多得很。這是很增見識的……也許他們還沒有看見過。該看一看，至少一次！」

衆人你望我，我望你，互相探意見。是的，姑爾瑰斯還沒有看見過；福加尼耶夫人也沒有看見過，博歇也不，其他各人也不。古波以爲在某一個禮拜天他去過一次，然而他記不清楚了。大家還在遲疑，但是羅利歐夫人羨慕馬第尼耶先生，首先贊成，說這是最正當的辦法。他們既然犧牲了一天的工作，又穿好了衣服來，何不參觀些東西，增一增見識？於是人人都贊成了。這時天還下些細雨，他們向酒店老板借了些雨傘。藍的，綠的，栗色的，都是些顧客遺失了的。於是他們就動身到博物院去了。

衆人向右轉灣，從聖特尼路走下巴黎。古波與姑爾瑰斯仍舊走在前面，跑得很快，衆人都趕不上。現在馬第尼耶先生攬着羅利歐夫人的臂，因爲古波媽媽走不得路，停留在酒店裏了。後面是羅利歐與洛拉夫人。博歇與福加尼耶夫人，燒肉與洛門舒姑娘，最後乃是哥特龍夫婦。一共十

二個人，在街道上成爲一大隊。此刻羅利歐夫人向馬第尼耶先生說：

「唉！這是不關我們的事的！我們不曉得他在哪裏收了她，或者可以說我們太曉得了！但是這輪不着我們說話，是不是？我的丈夫不得不給他買了結婚的指環。今天早上，他纔爬起床就要借給他十個佛郎，否則事情就不成功……這樣一個新娘，竟拉不得一個親人來參加她的婚禮！她說在巴黎她有一個姊姊，是一個賣熟肉的那麼，爲什麼她不邀請她來呢？」

她頓了一頓，指着姑爾瑰斯；此刻姑爾瑰斯從高處走下低處，更顯得是一個跛腳了。

「您瞧！讓我替她起個混號……唉！那獨脚床！」

這獨脚床三個字傳遍了全羣。羅利歐冷笑，說本該叫她這名字。但是福加尼耶夫人替姑爾瑰斯辯護，說人家不應該輕視她，她是乾淨的人，而且很努力洗衣服。洛拉夫人始終說許多風流的隱語，她把姑爾瑰斯的腿叫做「愛情的腿」；她說許多男人喜歡這種腿，却不肯加以解釋。

衆人走盡了聖特尼路，便要穿過那大馬路。許多車輛阻住了去路，他們等候了一會；後來他們走過甬道，則見甬道上泥濘滿脚。天又下大雨了，衆人都把雨傘打開；男人們擎着舊雨傘，女人

們撩起衣裳，從此街到彼街，隊伍在泥濘中遠隔了。這時有兩個無賴在罵了些粗言野語；有些散步的人們在奔跑；有些商店夥計似乎很開心，蹬高了脚在店窗裏觀望。在溼了的街道上紛紜的人叢裏，行人的衣服的黯淡的顏色與姑爾瑰斯的藍色的袍子，福加尼耶夫人的生綢袍子，博歇的黃色袴子，襯配得很不均勻。許多穿着平常的衣服的人們襯着古波的大禮服與馬第尼耶先生的常禮服，也很有趣。至於羅利歐夫人的美麗的裝束，洛拉夫人的袍帶，洛門舒姑娘的起皺的裙子，參差不齊，顯得是窮人的奢華。尤其是男子們的帽子令人失笑，都是些藏在黑暗的櫃子裏許久的帽子，形式太高了，不是太大就是太小，總不適合於各人的頭。人們看到後面更好笑了，那梳毛女工哥特龍夫人穿着她的紫袍，挺着她的大肚子，肚子突得很高，顯得是一個懷孕許久的女人。這一班人從容地走，不慌不忙，以被人注視爲樂事，聽見人們取笑倒覺得開心。一個無賴指着哥特龍夫人嚷道：

「你瞧那新娘！唉！倒霉！她已經囟崗地吞了一個大橘子！」

全羣的人都笑起來。燒肉回身說那無賴的話不錯。哥特龍夫人笑得最厲害，自己誇張說這

並不是恥辱；有許多女人走過的時候還斜眼望她，希望像她一樣哩。」

他們走到了克列里路，後來又向馬逸路走。走到勝利廣場停了一停，因為新娘的左鞋的鞋帶脫了。她在路易十四的銅像前繫鞋子，全羣的人都擁擠在她的後面，等候她先走，而且取笑她所揭露的腿肚子。末了，從小野路下去之後，就到了盧佛博物院的門前。

馬第尼耶先生很客氣地請求他們允許他做領導者。

這博物院很寬，他們說不定會迷路的。他呢，他認識那些好地方，因為他常常同一個藝術家來，這藝術家是一個很聰明的男子，有一間紙匣店向他買些圖畫貼在匣子上。在樓下，他們到了阿西里博物館的時候，大家都打了一個小小的寒戰。吓！天氣並不暖，那館子幾乎是一個地穴！他們一對一對的向前走，仰着頭，低着眉，看那些很大的石雕刻。這都是埃及的古物，有些奇怪的畜類，一半是貓，一半是女人，臉孔是死的，鼻很瘦，唇很腫。他們覺得這一切都不是好東西。現在的人做的石工好得多了。一種腓尼基文的標識令他們吃驚，他們從來不曾讀過這樣難懂的文字，這是不可能的。這時馬第尼耶先生同羅利歐夫人已經到了第一層樓的平台上，他在穹窿下叫他

們說：

「請你們來罷。這些東西不算什麼……第一層樓纔該看呢。」

樓梯的赤裸而莊嚴的景象令他們變爲嚴重了。一個守吏穿着紅衣的背心，袖章是金的，似乎平台上等候他們，越發令他們感動了。他們走進法國廳的時候非常恭敬，儘量地慢走，以免失禮。

於是他們目迷五色，沿着那些小廳去看圖畫。圖畫太多了，教他們看不清。假使他們要看懂，除非預備一個鐘頭去看一幅圖畫。圖畫滿眼，真是數不清。大約要花許多錢纔買得來啊！到了盡頭處，馬第尼耶突然叫他們止步，教他們看墨都斯船的沈沒（註一）；而且他解釋那題材。衆人都呆着不動，也不說話。當他們再走的時候，博歇統括衆人的意見說：這是成功的作品。

到了阿波龍廳裏，那地板最能令衆人歎賞。這是光滑滑的地板像一個鏡子，凳腳放在地板

（註一）墨都斯船的沈沒 (Le Radeau de la Méduse) 是法國大畫家蓋里哥 (Géricault, 1791 - 1824) 的作品。

上還起回光。洛門舒姑娘把眼睛閉了，因為她以為在水面行走。大家叫哥特龍夫人把鞋子平放落地，因為她有了身，生怕她摔了一交。馬第尼耶先生要他們看天花板下的圖畫，但是他們仰斷了頸子，却看不分明。此刻他在未進那四方廳以前，先把手指着一個窗子說：

「你們看這陽臺，這是查理第四射民衆的地方。」

他監視着隊伍。他把手一揮，命令衆人在四方廳的中間休息。依他說這裏有的都是些傑作；他說話很低聲，像在教堂裏一般。此刻大家在廳子裏兜圈子。姑爾瑰斯詢問嘉娜的婚禮的事迹（註一），大家都說本該把事迹登記在畫框上，以免人們詢問。古波在卓恭特（註二）的前面止步，因為他覺得卓恭特有幾分像他的一個姑母。博歇與燒肉望着那些裸體的婦人，相視而笑；尤其是那打瞌睡的安調璞（註三）令他們動心。盡頭處是哥特龍夫婦，那丈夫張開着嘴，那妻子把雙手捧着肚子，二人在很感動地呆看墨里約所畫的聖女像（註四）。

他們在廳裏兜了一個圈子，馬第尼耶先生想要大家再看一週；這是值得再看的。他很留心照顧羅利歐夫人，因為她有一件綢衣；每次她詢問他的時候，他很莊重地回答她，留心看第先

(註五)的情婦。她覺得那女人的黃髮與她自己的頭髮相像。他不曉得，却胡說那女人是那美麗的費洛尼耶(註六)，是亨利第四的情婦，說安比丘戲院裏還把她編了一本戲劇開演呢。

後來他們走進了一道長廊，這裏是意大利派與佛蘭特爾派的作品。這邊是圖畫，那邊又是圖畫，有些神聖，有些看不懂的男女臉孔，有很黑的風景，有變黃的禽獸，人物雜糅，顏色零亂，教他們看得頭昏。馬第尼耶先生不說話了，慢慢地引着衆人走，衆人排隊跟着他，一個個折頸舉眼。好

(註一)嘉娜的婚禮 *Les Noces de Cana* 是意大利大畫家魏洛奈斯(Paul Véronèse, 1528—1588) 的作

(註二)卓恭特(Joconde)是意大利著名畫家文四(Léonard de Vinci, 1452—1519) 的傑作。人家說他積四十年之功方成此畫。

(註三)安調璜(Antiope)是意大利著名畫家哥烈歇(L. Corrège, 1494—1534) 的作

(註四)墨里約(Murillo, 1617—1682) 是西班牙的大畫家

(註五)第先(Titian, 1477—1576) 是意大利的最著名的畫家。

(註六)費洛尼耶(Ferronnière)是福耶萊華第一的情婦，盧佛博物院有文四的一幅畫，人家說是費洛尼耶的肖像。

幾個世紀的美術經過他們這一班沒見識的人的眼前，原始派的輕描淡寫，梵尼斯的美景，荷蘭的風光，都給他們忽略過了。他們所關心的却是那些摹仿古畫的人們，一個個把畫架擺在人叢裏，毫不在意地繪畫。有一個老婦人登在一乘很高的梯子上，揮着一枝刷牆大筆，在一塊很大的畫絹上描繪，越發令他們注目。這時博物院裏漸漸傳說有一羣結婚的人來參觀了，於是有些畫家笑嘻嘻地走了來；有些好事的人們先坐在凳子上等候着，爲的是方便地參加他們的隊伍。同時那些院卒噙着嘴唇，忍着些笑話不說。那結婚的人羣已經疲倦了，忘了恭敬之心，把有釘的鞋子拖捺着，把脚跟踏得地板鏗鏘地響。再也不顧那些清潔的廳堂了。

馬第尼耶先生不說話，爲的是擺佈一件事。他逕直地走向盧班士（註一）的大節日。他始終不開口，只指着那畫給他們，同時他的眼睛現出放蕩的樣子。那些女人們看見了那畫之後不禁低聲噪嚷起來。後來她們滿面通紅，掉轉頭去。那些男人們拉住她們，大家取笑着，在研究那些淫穢的細節。

（註一）盧班士（Rubens, 1577—1640）是佛蘭特爾（Flandre）的畫家。

「你們看呀！」博歇說：「這是值錢的。這一個嘔吐了。那一個撒尿了。還有那一個，唉！那一個……好！他們乾淨得很！」

「我們走罷。」馬第尼耶先生說時爲成功而得意了；「這一方面再也沒有什麼好看的了。」衆人重尋來路，再經過四方廳與阿波龍廳。洛拉夫人與洛門舒姑娘嗟怨起來，說她們的腿折進肚子裏去了。但是馬第尼耶先生要引羅利歐去看古代的首飾。他說那首飾就在這旁邊，是一間小房子，他閉了眼睛也尋得着的。然而他終於走錯了路，領着衆人穿過了七八個廳子，那些廳子都是無人的，冷淡的，裏面只有些鏡框子，框子裏擺着許多破鉢與很醜的泥玩偶。衆人都打寒戰，討厭極了。他們另找一門，却墜入鉛筆畫室裏。那些鉛筆畫沒有什麼有趣的，却擺得很遠，一廳又一廳，都是一幅一幅的白紙，紙上畫着些拙筆畫，靠着牆用玻璃蓋着。馬第尼耶先生迷了路了，却不肯承認。於是走到一處樓梯，又叫衆人再上一層樓。這一次他們巡視那些輪船的模型，大礮的模型等等，其中有些大船像些兒童的玩具。走了一刻鐘的路，又遇見一處樓梯。他們下了樓梯，又遇着那鉛筆畫，於是他們絕望了，任意向各廳亂撞；然而一對一對的男女仍舊排列整齊，跟

隨着馬第尼耶先生。馬第尼耶先生一面揩額上的汗，一面生氣，怪管理的人把門戶的地位改變了。院卒們與參觀的人們很詫異地望着他們走過。不到二十分鐘之久，人家重見他們在四方廳，法國廳，沿着許多東方之神的玻璃神龕旁邊匆匆地走。他們竟尋不得出路了。衆人的腿痠了，情淡了，大家喧譁起來，把那大肚子的哥特龍夫人丟在後面。

「就關門了，就關門了！」院卒們很有勢力地叫。

他們險些兒被關在院裏。幸虧有一個院卒領導他們到了一個門口。後來他們到了出口，在存衣處取了他們的雨傘，然後他們纔能呼吸。馬第尼耶先生重新擺他的架子，說他錯了，剛纔他本該向左邊轉灣，現在他記得首飾室是在左邊了。全羣的人都假說欣幸得增加了見識。

四點鐘响了。還隔兩個鐘頭纔到吃晚飯的時間，這兩個鐘頭該怎樣消遣呢？後來大家決定散步一會，敷衍時間。那些婦人們非常疲倦，很希望得坐一坐；但是沒有一個人肯做東道請進咖啡館，大家只好沿着河岸再走。這時天又下了一陣驟雨，雨力很猛，衆人雖有傘子，婦人們的衣服都糟塌了。羅利歐夫人每見一滴水落在她的綢衣上，她的心就痛一陣，於是她提議到御橋下避

雨。她說如果他們不下去，她就獨自一人下去。衆人從了她的話，都到御橋下面來，大家都覺得很好。呀！這可以說是一個妙極了的意見！那些婦人們把她們的手帕子鋪在地磚上，坐在那裏休息，撇開了兩膝，雙手拔了些石間的青草。兩眼望着黑水奔流，各自以爲到了鄉下，那些男子們尋開心，高聲噪嚷，爲的是激動對面的橋洞的回聲。博歇與燒肉先後向空辱罵，拚命地叫了幾聲「豬糞！」等到對面有了回聲，他們就笑痛了肚子。後來他們叫得聲啞了，便檢了些平薄的石子拋水。鼻兒玩耍，這時雨已經止了，然而他們覺得這地方很舒服，竟不想要走開。賽納河流來許多油膩的水，有些舊瓶塞子，有些蔬菜的皮，許多汗穢的東西混入一個旋渦，躊躇了一會，在橋洞下的暗處變黯淡了。同時橋上有許多公共馬車與私雇馬車經過，全巴黎正在紛紜，衆人在橋下望去，只望見了車子的頂，或在左邊，或在右邊。洛門舒姑娘歎息了一聲，她說假使這裏有些樹葉，便令她記起一八一七年陪着一個少年男子到馬爾納河岸去散步，現在她還哭他呢。

這時馬第尼耶先生下令移營了。衆人從退爾利公園穿過去，園裏有些兒童在那裏玩木環與氣球，擾亂了這幾對男女的隊伍。衆人到了王多夢廣場，注視着那大柱子，馬第尼耶先生想要

博女人們的歡心。他提議登那柱子裏去望巴黎全城。他的提議似乎很有趣。是的，是的，非上去不可。上去了之後，將來可以笑許久呢。再者，有許多人不會離過平地，他們上去一定感覺得興味的。

「你們以爲那獨腳床有了那麼一條腿還可以爬到那上頭去嗎？」羅利歐夫人說。

「我呢。」洛拉夫人說。「我很願意上去，但是我不願意有男人跟在我的後面。」

衆人於是上去。在那螺旋形的狹小的樓梯裏，十二個人魚貫而上，手扶着牆壁，腳蹴着陳舊的梯級。到了完全的黑暗裏的時候，他們都譁笑起來。那些女人們不住地噪嚷，原來那些先生們搔她們的胳膊窩，捻她們的腿。但是她們真呆，何苦嚷起來！叫人家猜是些老鼠！再者，這是不緊要的；他們知道在何處住手，並不超過道德的範圍！後來博歇發明一句笑話，衆人都跟着他說。大家呼喚哥特龍夫人只當她滯留在中途，又問她的肚子好了沒有。我們想一想！假使她一時困乏了，上也不能上，下也不能下，豈不塞住了柱子，叫人家怎能下去呢？大家嘲笑那懷孕的女人的大肚子，笑得前仰後合，幾乎把柱子撼動了。博歇說得起了興，又說這煙囪式的柱子令人變老了，還走不盡嗎？要走到天上嗎？他又想法子恐嚇那些婦人們，嚷說柱子搖動了。此刻古波一句話不說；他

跟在姑爾瑰斯的後面攬住她的腰，覺得她委身於他了。忽然間，大家到了柱頂光明處，看見古波正在吻姑爾瑰斯的頸。

「好，好！你們真有規矩！不要難爲情！」羅利歐說時，現出替他們羞害的樣子。

燒肉似乎生氣起來，喃喃地說

「我正在計算這柱子有多少階級，給你們一嘆，我就算不成了！」

馬第尼耶早已到了天台，指着許多古蹟給大家看。福加尼耶夫人與洛門舒姑娘絕對不肯離了樓梯，因為她們一想起下面的街道早已寒心了。她們只由那小門矚了一眼就算了。洛拉夫人的胆子大些，她在狹小的天台上繞着銅像兜了一個圈子。但是這到底是動心盪魄的事情，只要一失足，什麼都完了！那些男人們的面色變了些，注視下面的廣場。真教人猜是身在天空，與一切隔絕了！唉！誰能不寒心呢！然而馬第尼耶先生教他們舉起眼睛向最遠的地方望去；這可以免致頭昏。他繼續地指示給他們看安瓦利特，看班德昂，看聖母院，看孟麥特的峯巒。後來羅利歐夫人忽然想起了，便問大家是否看見教堂路的銀坊酒店——等一會他們去吃飯的地方。於是在

十分鐘之內大家尋找，大家爭論，每人把那酒店安置在一個地點。巴黎把廣漠的灰色圍繞着他們，遠處成爲淺藍，坳處浮着許多屋頂，河的右岸沈在銅色的雲下面的陰影裏。雲邊掛着金鏈子，一道很闊的陽光流在河的左岸上，河的左岸千萬個玻璃窗都放出星光，映着那大雨洗淨了的天空，把巴黎形成兩段。

「我們犯不着上去吃風！」博歇說時氣沖沖地使下樓梯。

衆人都下樓梯，大家賭氣不說話，只剩下鞋子窸窣之聲。到了下面，馬第尼耶先生想要付錢。但是古波搶着上前，把二十四個銅子放在守卒的手裏，算是每人兩個銅子。此刻差不多五點半鐘了；他們僅僅有回去的時間，於是衆人又從大馬路走去，經過賣魚路。然而古波覺得散步不能如此收場，於是把衆人推進了一間酒店裏，喝了些威爾母酒。

晚飯預定是六點鐘的，銀坊裏的人等候他們，已經等了二十分鐘。博歇夫人把門房交託給了一個女友，早已到了銀坊，在第一層樓上對着那擺好的酒席與古波媽媽談話；那兩個孩子——克羅德與伊甸——被她領了來，在桌子之下，許多椅子的當中，東鑽西躲地玩耍。姑爾瑰斯整

天不見她的孩兒們了，所以一進來就把他們抱在膝上溫存她們，熱烈地同他們接吻。她向博歇夫人問道：

「他們剛纔還守規矩嗎？十分攪擾您嗎？」

博歇夫人敘述今天下午那兩個孩子所說的令人笑煞的話頭，姑爾瑰斯又把他們抱起來，緊貼着自己，露出疼愛的熱情。

「這於古波真是奇怪的事！」羅利歐夫人在廳子的後方對那些婦人們說。

姑爾瑰斯本來守着上午的安然微笑的態度，然而自從散步以後，她不時露出愁容，怔怔地望她的丈夫，又望羅利歐夫婦，有深思的樣子。她覺得古波在他的姊姊跟前是一個沒志氣的人。昨天他還囑着，發誓說如果他們那一對毒蛇夫婦放肆的時候，他一定給他們碰釘子。然而今天在他們跟前的時候，她是看得清楚的，他像一個衰頹的狗，生怕他們發怒，不敢爭辯一聲。只這一層就令姑爾瑰斯耽心於她的前途了。

這時大家只等靴子一人，他始終沒有來。

「呸」古波說：「我們就席罷。等一會包管你們看見他滾了來的；他的鼻子很靈，有好酒好肉的地方他不會嗅不着的；喂，如果他還在聖特尼的路上守候着，那真好笑了！」

於是衆人很快活地就席，把椅子移得很响。姑爾瑰斯坐在羅利歐與馬第尼耶先生當中，古波却坐在福加尼耶夫人與羅利歐夫人當中。其他各人隨意就席，因為指派位置適足以引起爭吵，而且撥動妒忌的心理。博歇坐在洛拉夫人的旁邊，燒肉的左右是洛門舒姑娘與哥特龍夫人。至於博歇夫人與古波媽媽却在桌子的盡頭，他們照管那兩個孩子，她們担任替他們切肉斟酒，尤其是注意不讓他們多喝酒。

「沒有一個人做飯前的祈禱嗎？」博歇這樣問，同時那些婦人們把她的裙子放在桌布之下，因為恐怕染了油汗。

但是羅利歐夫人不喜歡這種玩笑。粉絲湯差不多是冷的了，大家一頓子喝乾，調羹合着嘴唇，發出嘍咄的聲音。兩個夥計服侍着，都穿的是油膩的褂子，圍着骯髒的白圍裙。院子裏的豆球花樹的上面的四個窗子是開着的，太陽從窗子裏照進來，這是大雨後的餘暉，空氣雖清，暑氣還

未盡散。在這潮溼的角兒上。樹木的回光把氤氳的飯廳映成淺綠，樹葉的影兒在桌布上跳舞，而桌布却發出一種霉的氣味。廳裏有兩面大鏡子，鏡子上滿是蠅糞；鏡子在桌子的兩頭，把桌子照得長到無邊，桌是上很厚的許多盤子，盤子變了黃色，洗盤子時沒有洗乾淨，好些油垢還存在刀痕裏。廳的後方，每次一個夥計從廚房上樓的時候，把門一開一闔，一陣強烈的菜肴的氣味也跟着吹上樓來。

「我們不要大家同時說話，」博歇說時，各人都不開口，只望着自己的盤子。

大家開始喝第一杯酒，眼睜睜地望着夥計們送肉包子上來，忽然看見靴子進來了。他嚷道：「好好！你們這一班壞蛋！我在路上守候了三個鐘頭，甚至於有一個巡警來問我要護照去看！你們看見過誰是像這樣對待朋友的？你們該雇一輛馬車去接我纔是呀！把我丟在路上，你們的心腸狠不狠？而且天又下雨，雨點大得很，以致我的衣袋裏滿裝着水；真的，你們在我的衣袋裏還可以釣魚呢！」

衆人捧腹大笑。靴子的精神喚發了；他當然已經喝了兩瓶酒；現在借題發揮，以免人家怪他

遲到就是了。

「呀！羊腿爺爺！古波說：『你快坐在哥特龍夫人身邊罷。你看，人家等候你呢。』」

唉！他並不因遲到而爲難，他儘可以趕得上別人。他連叫了三次湯，幾盤粉絲，還切了幾塊很大很大的麵包放在湯裏，當大家吃包子的時候，席上人人都欽佩他的食量。他真貪吃得很多，夥計們並排着把麵包傳遞給他，那些麵包切得很小的一塊，不够他一口就吞下肚子裏。他終於生氣了；他要一隻大麵包擺在他的面前。那酒店老板很就心，親自到飯廳門口望了一會。衆人等候着他，重新又捧腹大笑起來。酒店老板竟給他嚇倒了！這靴子真是一個了不起的朋友！哪一天十二點鐘响的時候他不喝十二杯酒，吃十二個熟雞卵？這種食量真是少有的！洛門舒姑娘感動了，怔怔地望着靴子咀嚼，同時馬第尼耶也很詫異，找一句話稱讚他的特殊的能力。

大家靜默了半响。一個夥計把一隻盤子放在桌子上，盤底很深，盤內有一味兔子肉。古波是一個很愛開玩笑的人，他取笑說：

「喂，夥計，這是一盤貓肉；我還聽見貓叫呢。」

他說了之後，果然有一陣貓叫的聲音，叫得十分逼真，竟像在盤子裏傳出來似的。這是古波用喉嚨做的，他的嘴唇並不動彈。他在酒席上專會做這種受人歡迎的把戲，所以他每次在外面吃飯一定叫一味兔子肉。後來他又哄哄地作貓兒喜悅的聲音。那些婦人們都用飯巾掩着臉孔，因為她們笑得太厲害了。

福加尼耶夫人要一個兔頭；她只喜歡吃頭。洛門舒姑娘喜歡吃脂肪。博歇說他喜歡吃蔥頭，蔥頭煮得好的時候比什麼都好吃；洛拉夫人聽了，噙着嘴唇說道：

「我懂得這道理。」

她的身子乾癯像一個葡萄棚，過的是女工的忙碌奔走的生活，自從守寡以後，不曾有過一個男人。然而她却關心於淫穢的事情，愛說而且愛聽雙關的言語，她的程度很高，只有她一人懂得。博歇俯身貼近她的耳朵，低聲地要求她的一個解釋。她又說：

「當然，那些小蔥頭！這已經够明白了，我想。」

這時的談話變為正經的了。各人談各人的職業。馬第尼耶頌揚紙匣的事業，說這職業裏真

的有許多藝術家。於是他敘述那些很奢華的年禮紙匣子，誇獎得好極了。羅利歐冷笑起來；他做金子的工作，他很自負，他覺得他的指頭與他的全身都是金光。他往往說古時的首飾匠還帶寶劍；他敘述俾納爾巴里西，其實他也莫名其妙。古波敘述一個旗杆，說是他的一個朋友的作品；這旗杆先是一根柱子，柱子上一束花，花上一筐果子，花果之上是一面國旗。這一切都做得很好，却只用些鋅片嵌接而成。洛拉夫人教燒肉割花莖，說時把露骨的手指旋轉那刀柄。此刻人聲漸嚷漸高；大家聽見福加尼耶夫人高聲埋怨她的女工們，說昨天還有一個學徒燒焦了她的一床被單。這時羅利歐一拳打在桌上，嚷道：

「隨便你們怎樣說，金子總是金子！」

這一句真理的話鎮壓得衆人靜默了，只有洛門舒姑娘用微弱的聲音說：

「於是我撩起她們的裙子，我在裏面縫了；又在她們的頭上加一枚扣針扣住她們的帽子；這樣就完工了，人家拿去賣十三個銅子。」

她在向靴子解釋她的玩偶，而靴子却慢慢地咀嚼，像一具磨石在磨麥粉似的。他並不聽話，

只點了一點頭，一方面却放眼窺探着那夥計們，生怕他們把沒有吃完的盤子撤了去。大家吃了一盤油炸肉與一盤豆角。夥計把烤盤送上來，乃是兩隻瘦雞。擺在一堆水芹之上，却只是煮熟了的雞。外面的太陽在豆球花樹的高枝上死去了。在飯廳裏，淺綠的回光到了桌上，桌布給酒與菜汁染汙了，刀叉零亂地放着，沿着牆又由夥計們放着些髒了的盤子與空了的酒瓶，好像桌布上掃下來的穢物。天氣熱得很。男人們脫了禮服，只穿着背心襪衫繼續地吃飯。姑爾瑰斯很少說話，只遠遠地照顧着克羅德與伊甸，此刻她說：

「博歇夫人，我請您不要給他們吃這許多東西罷。」

她站起來，走到孩兒們的椅後站着談了一會子。孩兒們不懂得道理，他們整天到晚吃東西也不會拒絕的；她親自撕了些雞肉給他們吃。但是古波媽媽說他們不妨犯一次食積病。博歇夫人低聲怪博歇捻洛拉夫人的膝。唉！這是一種詭計，他假裝貪吃！她分明看見他的手放開了。如果他再動手，她要把一個水壺打在他的頭上呢！

在靜默裏，馬第尼耶先生談論政治。

「五月三十一日的法律乃是可恨的。現在要在本地居住二年以上纔有公民的資格。有三百萬公民被除籍了……人家對我說拿破侖自己也很不高興，因為他是一個愛百姓的人，他已經有了愛民的證據了。」

他本人是一個共和黨員；然而他欽仰國王，因為他的叔父在王家辦事，這是很難得的。燒肉生氣了，他說他曾在王宮裏做過工，他看見過拿破侖好像他看見靴子一般，正在他的對面；國王有什麼稀罕，只像一匹驢子！人家說他要到里昂巡遊一次。好假使他跌在水溝裏死了，民衆倒可以鬆快些！這一場辯論漸漸變壞了，於是古波出頭說道：

「噯呀！你們的見識還不够談政治！笑話！什麼政治？政治與我們有關係的嗎？……人家捧什麼出來都好，王也好，帝也好，總統也好，我仍舊可以賺五個佛郎一天，可以吃飯睡覺，對不對？……呃！這太呆了！」

羅利歐把頭搖了一搖。他是一八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生的，恰與莊博伯爵同一個生日。他因此很動心，常常做模糊的幻夢，他希望國王回到法國來，而他自己也可以有好命運了。他不說

得很清楚他希望什麼，然而他以爲總會有一場意外的喜事。所以每逢他有了一種大希望，不能達到目的的時候，他就自己安慰說：「不要緊，等到國王回來就好了。」

「而且有一天晚上我還看見過莊博伯爵呢。」他說。

人人的臉孔都掉轉來向他。

「還不是嗎？那伯爵是一個胖男子，穿着一件外面有袋的大衣，看他的樣子很仁厚……我的一個朋友名叫俾基諾的家裏，那朋友是在教堂路賣家具的……那伯爵在前一天遺落了一把傘子在他的店子裏。於是他進店來，簡單地像這樣說：『請您還我那傘子好不好？』天啊！這就是他，不錯，俾基諾以人格擔保！」

席上沒有一個人懷疑。這時吃到飯後果品了。夥計們撤饌，盤碟鏗然震响。羅利歐夫人直到現在很有禮貌，很有太太的風度，此刻忽然罵了一聲：「髒貨！」因爲一個夥計撤盤子的時候誤把一些什麼流在她的頸上。當然，她的綢衣是染了污點的了！馬第尼耶替她看她的背，什麼也沒有，他向她發誓。現在桌布上擺着一個玻璃大碗，盛着一碗蛋雪，旁邊另有幾盤乾酪與幾盤生果。

蛋雪裏的蛋白太熟了，浮在蛋黃之上，惹得衆人都專心望着。大家說這蛋做得很好，出乎意料之外。靴子始終只管吃。他又問夥計要了一個麵包。他吃了兩個乾酪；看見那玻璃大碗裏還剩有一些蛋雪，於是他請人家把碗遞給他，他切了許多很大的麵包片放進了碗裏，瀆那些蛋雪，竟像瀆湯一般。馬第尼耶又欽仰他說：

「先生真是可注意的人。」

這時那些男人們都站起來吸他們的煙斗。他們在靴子的後面停留一會兒，拍他的肩，問他是否覺得舒服些。燒肉把他連椅子抱起來，媽的，他的身子加重了一倍了！古波取笑說他這朋友這樣一吃，只算是一個開端，他今夜還要吃一個整夜的麵包呢！夥計們吃驚，都走散了。博歇下樓下一會兒，又上樓來告訴大家，說酒店老板的嘴臉好看得很。他在櫃台上變了臉色，那老板娘着了慌，叫人出去看麵包店還開不開門。真好笑，這種晚飯用錢不少，唉，沒有一次聚餐沒有靴子在內的！男人們燃着了煙斗，妒忌地把眼睛釘着他；他吃得這樣多，一定是身體很結實的了！哥特龍夫人說：

「假使人家把您交給我養活，我是不願意的。呀！不行，豈有此理！」

靴子斜着眼睛望着哥特龍夫人的肚子。回答說：

「喂，小媽媽，您不必取笑了。您吞下肚子的東西比我還多呢！」

衆人齊聲喝采，說他回答得好。此刻天色已黑，飯廳裏燃着了三盞煤氣燈，在煙斗的濃煙裏現出溷濁的燈光。夥計們上了咖啡與哥納克酒，把那些懾了的盤子都收了去。樓下的豆球花樹之下的跳舞開始了，一個喇叭與兩具梵亞林奏得很高聲，與婦女們的笑聲相混；夜氣還熱，笑聲還有幾分帶噁。

「我還要喝酒！」靴子說；「兩瓶黃燒，要多放檸檬，少放白糖！」

古波看見對面的姑爾瑰斯有憂慮的臉色，於是站起來聲明大家不再喝酒了。大家已經喝了二十五瓶的酒，連孩子也當大人計算，每人已經喝了一瓶半了。這已經不少了。剛纔大家小吃了一頓。大家互相親愛，互相敬重，好像家庭的慶樂。現在大家吃飽了，快樂了，如果大家尊重女人們，就不該鬧得太兇。總之，大家來這裏，爲的是吃飯養身體，並不爲的是喝得醉醺醺的。古波深信

不疑地這樣演說了一番，每說一句就把手按一按胸，羅利歐與馬第尼耶先生都很熱烈地贊成他的話。然而博歇，哥特龍，燒肉，尤其是靴子，四人都冷笑，說他們的舌頭乾得很，口渴得很，非喝酒不可。靴子說：

「口渴的，就口渴；口不渴的，就不渴。我們要叫酒喝；我們並不勉強你們。可以叫夥計們也送幾碗糖水上來。」

古波正待再說，靴子早已站起來，把自己屁股一拍，嚷道：

「呀！不要嘮叨了……夥計，快送兩瓶老酒上來！」

於是古波說這是很好的，不過大家應該即刻把賬算清，以免後來爭吵。知禮的君子犯不着替醉漢門付錢。靴子聽說，自己搜了一搜荷包，只拿出三佛郎又七個銅子。但是，誰叫他們讓他在聖特尼路上久候呢？他不能讓雨水淹死了他，所以他拆散了那五個佛郎。這是衆人的罪過，却不是他自己的罪過！後來他終於拿了三佛郎出來，留着七個銅子以爲明天買煙草之用。古波氣極了，就要打靴子，姑爾瑰斯吃驚，連忙扯住他的禮服哀求他。他終於向羅利歐再借兩個佛郎，羅

利歐表面上拒絕他，却悄悄他借給他；因為假使羅利歐夫人知道了，她一定不肯依的。

這時馬第尼耶先生拿了一個盤子來。洛拉夫人、福加尼耶夫人、洛門舒姑娘，都悄悄地先把五佛郎放在盤上。男子們在廳的另一邊算賬。一共十五個人，該是七十五個佛郎。等到七十五個佛郎都放在盤子上之後，每一個男子加五個銅子作為夥計的小賬。他們辛辛苦苦地計算了一刻鐘，然後弄得人人滿意。

馬第尼耶先生担任與老板接洽，及至他請了老板上來的時候，大家聽了那老板的話都吃了一驚，原來他陪笑着說這些錢並不合於他的賬目，因為還有外加的賬。衆人聽見了「外加」二字，部氣憤憤地嚷起來，於是他不慌不忙地同他們算賬：事前說定二十瓶酒，現在吃到了二十五瓶；他看見飯後的果品不很够說，蛋雪是他格外加的；又有連同咖啡送上來的一瓶酒精，預備愛酒精的人加在咖啡裏的。於是一場的吵鬧起了。大家埋怨古波不會說好；古波就同那酒店老板爭論；他並沒有說起二十瓶的酒；至於那蛋雪呢，既然與飯後果品一起送來，就該算在飯後果品的賬內，老板自己甘心多給東西吃，虧了本也是活該；至於酒精呢，那更是老板的詭計，故意把

些燒酒放在桌子上，人家一時不當心就喝了，他因此就好格外加錢。他說：

「那酒精是在咖啡的托盤上的，應該歸在咖啡的賬內纔是……您不要再向我們嘮叨了！把您的錢拿去罷。媽的！往後我們再也不踏進您這一間破屋裏來了！」

「這是格外加的六佛郎。」那酒店老板說：「請你們再給我六個佛郎……那先生所吃的三個麵包還不算數呢！」

全羣的人緊緊圍住了他，指手畫腳地表示他們的怒氣。尤其是那些婦人們，她們失了涵養，說要她們再加一個生丁也不行。呀！好！謝謝！好！一場喜酒！洛門舒姑娘說她再也不肯參加這種宴會。福加尼耶也說她吃得很壞；說在她家裏的時候她買兩個佛郎的菜也經吃得很滿意了。哥特龍夫人埋怨大家把她派到一個不好的地方，坐在靴子的旁邊，那靴子很沒有規矩。總之，這種娛樂的結果都是不好的。一個人想要人家參加他的婚禮就請了許多賓客，好呀，好呀！姑爾塊斯躲避在窗前古波媽媽的身邊，一句話不說，心中慚愧，覺得這一切的責罵的話都落在她一人身上。

馬第尼耶先生終于與酒店老板下樓去。大家聽見他們在樓下爭論，半個鐘頭之後，馬第尼

耶上樓來了；他把事情辦妥了，只加了三個佛郎。但是衆人都生了氣，不住地還說到外加的賬目。恰好博歇夫人有了一種舉動，席上越發喧譁了。她始終窺探着博歇，她在一個角兒上看見他捻洛拉夫人的身體。於是她拚命地把水壺一扔，扔在牆上碰碎了。

「夫人，可見得您的丈夫是個裁縫。」洛拉夫人說時噙着嘴唇，表示她的話另有深意：「這是一個會做裙子的裁縫；然而剛纔我到底在桌子下面踢了他好幾腳呢。」

這宴會殺了風景了。他們漸漸不高興了。馬第尼耶先生提議唱歌；但是那有好嗓子的燒肉已經不見了；洛門舒姑娘肘倚着窗子，看見他在豆球花樹下抱着一個不戴帽子的胖女人跳舞。那喇叭與那梵亞林奏着芥醬商人，人們都拍手合着牠的節拍。於是樓上的人拆散了，靴子與哥特龍夫婦下樓去了；博歇自己也走了。大家從窗子裏望見下面一對一對的男女在綠葉間打旋轉，樹枝上懸掛着的燈籠射出綠光映着他們。夜景睡着了，酷烈的暑氣裏沒有一息的聲音。在飯廳裏，羅利歐與馬第尼耶先生談論一場正經話；同時那些婦人們不曉得怎樣減輕她們的怒氣，只好把眼望她們的衣服，看有沒有染了汗點。

洛拉夫人的袍帶大約是浸在咖啡裏過來。福加尼耶的生綢袍子也滿是菜汁。古波媽媽的披肩從一張椅子上跌下地去，後來纔在一個角兒上找見，早已皺了，被踐踏髒了。尤其是羅利歐夫人不能息怒。她的背上着了一個汗點；人家儘管發誓說沒有，她自己却覺得有的。她把背扭轉來，向鏡子裏照一照，終於給她照見了她說：

「我說的是什麼話來？這些雞汁。我要那夥計賠償我的袍子。我情願告他一狀！唉！今天十足的了！假使我在家睡覺，不到這裏來，豈不是好！我要走了！這樣倒霉的喜酒，我够受了！」

她果然狠狠地走了，她的脚跟把樓梯踏得震動起來。羅利歐連忙下樓追她；但是她無論如何不肯上樓，只說如果大家想要一塊兒走，她願意在街上再等候五分鐘。她本想在大雨後就走了呢！今天的事，她將來還要對古波報仇哩。羅利歐看見她這樣發怒，只好自己上樓來，態度很不自在；姑爾瑰斯爲着替他避免麻煩起見，贊成大家就走。於是大家匆匆地互相接吻。馬第尼耶先生担任送古波媽媽回家。博歇夫人在這第一夜，只好把克羅德與伊甸領到她家過夜；他們的母親不必就心，他們因爲吃蛋雪太多，吃滯了肚子，早已在椅子上睡着了。於是新郎與新娘跟着羅

利歐走了，留衆人在酒樓上；同時下面的跳舞場裏起了一場爭鬧，乃是博歇與靴子同其他的一羣人相爭。他們二人吻了一個婦人，這婦人是屬於兩個兵士的，他們不肯把她還給那兩個兵士，並且聲稱要同他們打仗，同時那喇叭與那梵亞林正在奏着一曲波爾加。

此刻只是十一點鐘，教堂路上與金滴全區裏喧譁得很厲害；原來工廠發給工資的日子恰恰落在這禮拜六，所以工人們可以大醉一番。羅利歐夫人在銀坊的二十步之外，站在一盞路燈之下等候着。她拉了羅利歐的手臂便向前走，並不回頭；他們走得那樣快，累得姑爾瑰斯與古波氣喘喘地追趕他們。他們不時走下甬道去，爲的是迴避一個躺在地上，四脚朝天的醉漢。羅利歐回頭，想要彌縫他們的事情。

「讓我們送你們到你們的門口，」他說。

羅利歐夫人提高了聲音，說她覺得在好心旅館的一間邈邈的房子裏度過新婚之夜乃是可怪的事情。難道他們不能把婚期展緩，擲下兩個錢買幾件家具，自己租一所小住宅然後結婚嗎？呀！他們今夜一定過得很好，在屋頂之下，兩個人堆疊在十佛郎的一間小室裏，連空氣也沒有

呢！古波胆怯地回答說：

「我已經退了房租，我們並不住在屋頂下。我們保留着姑爾瑰斯的房子，因為那房子大些。」

羅利歐夫人一時忘情，突然轉身嚷道：

「唉！這更不行！你竟要到獨脚床的房裏睡覺去嗎？」

姑爾瑰斯的臉色大變。她第一次聽見人家當面叫她的綽號，恰像受了一個耳光。後來她還聽得羅利歐夫人喃喃地說獨脚床的房間乃是她與郎第耶同居過一個月的房間，她的過去的穢跡還留在房裏。古波聽不懂，只恨她說出綽號得罪了他的妻子，不好氣地說道：

「你不該叫人家的混名。你不曉得，本區的人因為你的頭髮不好，大家都把你叫做牛尾呢。你不喜歡這名字，是不是？我們為什麼不保留第一層樓的房子呢？今晚孩子們不在那邊住，我們這一夜一定過得很好的。」

羅利歐夫人聽見了牛尾的名字，心中十分難堪，却一句話不說，維持着她的尊嚴。古波為着要安慰姑爾瑰斯，悄悄地攬緊了她的手臂；他甚至於能使她開心，因為他附着她的耳朵說他們

僅僅有七個銅子成家，三個大銅子，一個小銅子，他把手在褲袋裏彈得錚錚地响。他們到了好心旅館的門口的時候，大家不好氣地互相道了一個晚安。古波正在勉強拉姑爾瑰斯與他的姊姊接吻，罵她們做傻瓜的當兒，有一個醉漢似乎要向右邊走過，突然又轉到左邊，把身子投在那兩個婦人的當中。羅利歐說道：

「呃？這是巴蘇歇伯伯！他今天領到工錢了。」

姑爾瑰斯吃了一驚，把身子緊靠着旅館的門。巴蘇歇伯伯有五十多歲了，他的黑褲子滿是污泥，一件黑外衣搭在肩上，一頂黑帽子在頭上顛播着。

「你們不要怕，他不是兇惡的人。」羅利歐繼續地說：「這是我們的一個鄰居，在未到我們的房間以前，廊子裏的第三間就是他的家……唉！假使他的老板看見他這樣，他就該倒霉了！」

然而巴蘇歇伯伯看見姑爾瑰斯怕他，却大大的不高興，說：

「呃，怎麼樣？我不會吃了人吧？……好孩子，你放心，我並不比別人壞……當然，我喝了一杯！一個人做工的時候，輪子上不能不塗一點兒油！我們只兩個人便把六百磅的東西從四層樓搬到

街道上，而且不會打破，你們做得來嗎？我呢，我喜歡快活的人。」

姑爾瑰斯更把身子靠緊了門，一心想要流淚，整天的快樂都打消了。她再也想不起同羅利歐夫人接吻，只懇求古波支使開了那醉漢。於是巴蘇歇蹣跚地走，表示他的哲學的藐視的態度。說：

「好孩子，誰阻你過去呢？也許有一天你們很喜歡過去哩？是的，我是曉得女人的，她們巴不得人家拐她們走呢。」

羅利歐夫婦決定把他帶走，他掉轉了身子，打了兩個噎，吃吃地說了最後的一句話：

「一個人死了的時候：你們聽我說：一個人死了的時候，就要死許久的了。」

第四章

古波與姑爾瑰斯經過了四年的辛苦的工作。他們在本區裏算是一對好夫婦，二人安靜地過生活，並不打架，每逢禮拜天一定到聖杜安去散步一次。姑爾瑰斯在福加尼耶家裏每天工作十二小時，還有時間把自己的房子弄得乾乾淨淨，每天早晚又照料衆人的飲食。古波不喝酒，把每半月所得的工錢都拿回家來，每晚在未睡之前當窗吸一吸他的煙斗，爲的是換一換空氣。他們這樣和氣，所以人們常常稱述他們。他們每天幾乎能賺九個佛郎，所以人家猜他們有許多錢貯蓄。

尤其是起初的時候，他們忙極了，纔能彌縫得下去。在結婚的時候，他們已經負了二百佛郎的債。後來他們又嫌好心旅館不好；他們覺得館裏來往的人都不是正經的，實在令人看不過眼；他們希望自己有家，自己料理自己的家具。有許多次，他們預算必需的款子，屈指一算，至少要花

三百五十佛郎。假使他們不願手頭太緊，而且希望有錢買一隻蒸罐子與一隻小鍋，那麼，此款是不可再減的了。他們正在垂頭喪氣，以爲這一筆大款子非攸節至少兩年的錢不行，誰知他們忽然有了一個好機會：柏拉桑有一位老先生向他們請求允許他把克羅德送進中學裏去，因爲那老先生是一個慷慨的人，又愛圖畫，看見古畫上有些忠厚老翁身邊有孩子，他自己也希望撫養一個孩子。古波夫婦得了這消息，歡喜的不得了。克羅德在家裏實在累他們用許多錢。現在他們不必再顧慮克羅德的衣食，所以他們在七個半月之內就積下了三百五十佛郎。某一天，他們到美男路去買些轉售的家具；買了之後，在回家以前，先在馬路上散步一會，心中快樂得難堪了！他們買到了一張床，一張夜桌，一個大理石面的橫櫃，一個高櫃，一張圓桌子，桌子附有一塊漆布，四張椅子，這一切都是桃花心木的；此刻還有被單與褥子，飯巾與抹布，而且廚房的用具還差不多是新的。在他們看起來，這纔算是真的進了生活之門，他們有了家具，便成爲本區的闊氣的人物，不像從前受人輕視了。

兩月以來，他們心心念念在乎找一個住宅。他們首先就想在金滴路那一間屋子裏找出一

個來。但是那邊沒有一間房子空出來，他們只好放棄了他們的舊夢。老實說，姑爾瑰斯並不可惜。她一想起要與羅利歐夫婦同在一處，她就怕了。於是他們向別處尋找。古波主張不要遠離福加尼耶夫人的洗衣廠，好教姑爾瑰斯無論何時都可以回家來。他們終於找着了一處，是一間很大的臥房，一間梳裝室，一間廚房，恰在金滴新路，差不多是那洗衣廠的對面。這是一所小屋子，只有一層樓，樓梯峻峭，樓上只有兩所住宅，一在右邊，一在左邊。樓下住的是一個貨車商人，他的車子雜件都擺在天井的收拾房裏。姑爾瑰斯十分喜悅，以為回到了外省；這裏沒有隣居，不怕有人同她吵鬧，這樣安靜的地方令她回憶柏拉桑的城壘後面的一條小路；還有一個好處，她在洗衣廠裏伸長了頸，可以望見她的窗子。

入宅的時期定在四月十五日。這時姑爾瑰斯已經懷孕八個月了。但是她表示她很強壯，笑着說她工作的時候肚裏的孩兒還幫助她；她覺得一雙小手在肚子裏推她；於是她更有氣力了。有一天，古波要她睡着靜養，她偏不肯。她說她一睡就會害病。這未免太早了；現在多了一張嘴，該加緊工作纔行呢！於是她親自洗刷她的住宅，然後幫助她的丈夫把家具擺放好。她是崇拜家具

的人，這慈愛地調護着，看見了小小的傷痕就非常地傷心。當她掃地誤撞着家具的時候，她停了脚發呆，竟像自己被撞傷了似的。他尤其愛那橫櫃；她覺得牠很美麗，很結實，而且很正經！她的好夢乃是買一個時鐘放在大理石上，一定好看得很，然而她不敢說出口來。假使她不懷孕，她一定買一個時鐘。現在她歎了一口氣，把那事情展緩了。

他們夫婦在新宅裏住得非常舒服。伊甸的床擺在梳裝室裏，而且那裏頭還可以擺放一張嬰兒的床。廚房像手掌一般大小，而且是黑暗的；但是，如果把門打開，房裏還很明亮。再者，姑爾瑰斯並不做幾十個人的飯，只要有地方做她的紅燒肉就夠了。至於說到他們的大臥房，他們因此而驕傲。他們在早上就白色的床帷關了。而且臥房也改爲飯廳，桌子在中央，橫櫃與高櫃相對。那火櫥每天要燒十五個銅子的煤炭，於是他們把火櫥堵塞了；天氣十分冷的時候，他們把一個小火爐擺在大理石上，每天只燒七個銅子的煤就可以取暖。後來，古波又努力點綴他的臥房，說將來還要再弄漂亮些。鏡台上是一個雕刻像，塑的是法蘭西的一個元帥，手拿着一根棍子，左右是一尊大礮與許多礮彈；橫櫃上是許多家人的相片排成兩行，中央是金色的，一個聖水瓶，瓶裏放

着些火柴。高櫃上有巴斯楷爾與俾蘭奢的半身像，一個莊嚴，一個微笑，好像在靜聽那小時計噠噠地响。這實在是一個漂亮的臥房。

「您猜我們的房租是多少？」姑爾瑰斯每逢一個人來參觀的時候一定這樣問一句。

人家猜的數目很大，於是她得意了，以為她花這樣少的錢得住這樣舒服的地方。她說：

「每年一百五十佛郎，不多一個銅子！呢！不瞞您！」

金滴新路的本身也是他們的快樂的一部份。姑爾瑰斯可以從自己家裏到福加尼耶夫人家裏來往許多次。現在到了晚上古波却下了樓來，在門下吸他的煙斗。那馬路是沒有走道的，石磚是坍了的，漸上漸高。在金滴路的一方面，有些黑暗的店子，店窗是骯髒的。有幾間補鞋店，有幾間箍桶店，有一間雜貨店，還有一間倒閉了的酒店，店門關了幾個禮拜，門上有許多廣告。朝着巴黎的另一頭却是些四層樓的屋子直上雲霄，樓上是許多洗衣店，一間挨着一間。只有一個小理髮店，店前的玻璃窗內有許多穠艷的顏色的香水，許多清潔的瓶子清一清那些骯髒的景象。但是最令人舒服的地方乃是路的中間，因為屋子漸低漸少，空氣與日光也漸多。租車商人的收拾

房的旁邊是一個賽爾斯水製造廠，對面是一個洗衣場。場裏洗衣婦的喧譁與機器的均勻的聲音似乎更能令人專心。地是深的，兩邊的黑牆夾着小路，竟像一個村鎮。古波看見很少的行人們在洗衣場裏流出的肥皂水上跨過去，覺得有趣，便說他記得在五歲的時候他的一個叔父曾經把他領到這麼一個地方。姑爾瑰斯最愛她的窗子左邊的天井裏種着的一株豆球花樹，只有一條樹枝高聳，就够替全路增加風景了。

直到四月底，姑爾瑰斯纔分娩。那時是下午四點鐘，她正在福加尼耶夫人家裏熨一對布帷，忽然肚痛起來。她不願意即刻回家，還在一張椅子上扭着肚子忍受，痛止了些的時候又熨那些布帷；布帷是等着要用的，她硬着把牠熨好；再者，這也許是一場疝氣，何苦爲着一場肚痛就嬌養起來？但是，當她想要再熨幾件男子的襯衫的時候，她的面色變白了。她只好離了作業室，穿過了馬路，彎着肚子，把手扶着牆走。一個女工願意送她，她辭絕了，只請她替她到附近的賣炭路去找一個產婆來。她自思這大約要整夜的工夫，她不妨在回去的時候先預備古波的晚飯，做好了飯之後她再看，不脫衣服就倒在床上也可以的。然而到了樓梯裏的時候，這的肚子忽然大痛起來，

她只好坐在中間的梯級上；她捏着雙手掩着嘴不肯叫喊，因為她生怕被男人們在上樓時撞見她。痛過了之後，她開了房門，身子鬆快了，又以爲自己誤會了。這一晚她做一味紅燒羊肉。當她剝山芋的皮的時候，一切都還順利。然而在羊肉下鍋的當兒，她的汗又流，肚子又痛了。她一面站在灶前做菜，一面流了許多痛淚。她雖則要分娩，斷不能因此就讓古波沒有飯吃，是不是？[？]火上漸漸煮爛了。她回到臥房裏，以爲她還有時間把一副刀叉擺在桌子上，然而她連忙把酒瓶放下，已經沒有氣力跑到床上，竟倒在地下，在擦鞋的草墊子上生孩子了。一刻鐘之後，產婆來了，就在草墊子上收生。

古波始終在醫院裏做鋅工。姑爾瑰斯不許人家去驚動他。及至七點鐘，他回家的時候，他看見她裹緊了身子躺在床上，慘白的臉孔貼着枕頭。那嬰兒被一幅披肩包裹着在她的腳邊，正在啼哭。

「唉！我的可憐的妻子！」古波說時與姑爾瑰斯接吻；「一個鐘頭以前我正在快活，而你同時却在家辛苦生孩子！喂，你真容易得很，不到打一個噴嚏的工夫你已經生下來了！」

她無力地微笑了一笑；後來她又喃喃地說：

「這是一個女孩。」

「恰好！」那鉅工說笑話安慰她；「我本來吩咐你生女兒呢！呃！現在我遂了心願了。這樣看來，你做一切我所希望的事嗎？」

他說着，把那女孩抱起來，又說：

「讓我看您一看，黑炭小姐！您的小臉孔黑得很。您不要怕，將來會變白了的。您將來要做個正經人，不可做淫婦，應該跟爸爸媽媽學樣纔好。」

姑爾瑰斯面色嚴重，怔怔地望着她的女兒，眼睛張得很大，一時悲哀，眼珠兒漸漸黯淡了。她搖了一搖頭；她本來希望得一個男孩，因為男子在巴黎總不怕沒法子謀生，而且沒有這許多危險。那產婆在古波手裏搶了嬰兒去，又禁止姑爾瑰斯說話，說人家在她身邊這樣喧囂已經是不好的了。古波說應該去報告古波媽媽與羅利歐夫婦；但是他餓極了，想要吃了飯纔去。姑爾瑰斯看見他自己到廚房裏拿羊肉，放在一個深凹的盤子裏吃，又找不着麪包，她的心裏非常難過。她

不顧產婆的禁令，竟在被窩裏呻吟歎息。可惜她沒有把晚飯安排好；一場肚子痛竟像一頓惡棍子，把她打倒在地上了。她自己在那裏安然地躺着，她的丈夫吃得這樣壞，一定惱她了！那山芋到底熟了沒有？她記不得是否已經下了鹽。

「你們不要說話！」那產婆說。

「呀！您不許她操心！」古波說時滿嘴是肉菜；「假使您不在這裏，我敢打賭她一定起來替我切麵包！胖母雞，你應該放硬撐些，不可衰頹，否則在半個月內還不能起床呢；你做的羊肉很好吃。夫人可以同我一塊兒吃些，是不是，夫人？」

那產婆不肯吃；但是她願意喝一杯酒，因為依她說她看見姑爾瑰斯在草墊子上生孩子就令她的心難堪了。古波終於出去把消息報告他的家人。半個鐘頭之後，他回來了，他家的人也都跟他來了。他到了羅利歐夫婦家裏恰巧遇見了洛拉夫人，所以古波媽媽與他的兩個姊妹，一個姊夫都來了。羅利歐夫婦遇見了這一場喜事，便變了很客氣的樣子，過分地頌揚姑爾瑰斯，同時卻搖頭擺手眨眼，表示他們的真感想。總之，他們所曉得的是他們所曉得的；不過他們不肯違反

全區的人的意見罷了。

「我把他們領來了，」古波向姑爾·瑰斯嚷說：「也罷！他們想要看你……你不要開嘴，這是禁止了的。他們停留在這裏，安靜地望着你，大家也不必嘔氣，是不是？我呢，我去替他們做一杯咖啡；妙極了！」

他進廚房裏去了。古波媽媽同姑爾·瑰斯接吻之後，極口稱讚那嬰兒的肥壯。洛拉夫人與羅利歐夫人也在產婦的臉上印了幾個很重的吻。三個婦人站在床前議論這一次的生產，說只像拔一根牙齒，容易得很，真是希奇。洛拉夫人審視那嬰兒的五官四肢，說結構得很好，將來可以做个有名的女人；她覺得嬰兒的頭太尖了些，於是她把手捏她的頭，想要捏圓些，也不管她啼哭。羅利歐夫人把嬰兒搶過來，生氣地說嬰兒的腦蓋這樣嫩的時候就被人家這樣捏，將來一定變為一個淫蕩的婦人。後來她又找那嬰兒與父母相像之處。羅利歐從衆婦人的身後伸長了脖子，說那嬰兒沒有一點兒像古波；鼻子有幾分相像，還說不定呢！大家因此幾乎吵起嘴來。她又說那嬰兒完全像母親，尤其是眼睛；這一雙眼睛決不是古波家所有的。

這時古波不再出來了。大家聽見他在廚房裏同火灶與咖啡壺爭持，姑爾瑰斯很傷心。做咖啡不是男人的事情！於是她高聲教他怎樣做；那產婆在旁邊連聲叫「噓」；她也只當不聽見。「把東西拿開！」古波說時，把咖啡壺拿了進來；「唉！她真愛管事！時時刻刻要她耽心……我們用酒杯喝咖啡好不好？因為盜杯還在商人的店子裏呢。」

大家環着桌子坐下，那鏗工要親自斟咖啡。當那產婆喝了咖啡之後，她就告別了：一切都順利，人家用不着她了。假使今夜過得不好，明天再差人去找她來就是了。她纔下了樓梯，羅利歐夫人就罵她做愛喝咖啡的婦人，而且是不中用的。說她放了四塊白糖在她的咖啡裏，又要了十五佛郎的酬金，卻讓產婦獨自停留在床上。古波卻替她辯護；說他甘心給她十五佛郎；總之，這種婦人研究了一輩子，她們本有要求高價的理由。後來羅利歐又同洛拉夫人吵嘴；他說如果要生男孩，須把頭朝着北方睡覺；她聳了一聳肩，說他是孩子的見識，依她所得的秘訣，乃是由丈夫在當陽的地方摘了一把苧麻，悄悄地放在褥子底下，不讓妻子知道。大家把桌子推近了床前。姑爾瑰斯漸漸疲倦極了，微笑而發呆，把頭伏在枕上。她看見人，聽見說話，然而她自己再也沒有氣

力動一動手或開一開腔。她似乎覺得自己死了。這是太平的死。她欣幸能看見別人生存。有時候那嬰兒大聲呱呱地啼哭，令人不住地聯想到昨天教堂路盡頭處好井路上的暗殺案。

後來那些親眷們預備走了，大家談到洗禮的問題。羅利歐夫人應承做嬰兒的代父母；他們在背向衆人卻說不願意；然而假使古波夫婦不請他們做，他們又會說閒話了。古波覺得沒有行洗禮的必要；行洗禮並不能給她一萬釐佛的年金，倒反恐怕弄她常常傷風。越不求牧師，越是好辦法。但是古波媽媽罵他做不信教的人。羅利歐夫婦雖則不到教堂裏去，卻自誇他們有宗教。「禮拜天就做，如果你們願意的話，」羅利歐說。

姑爾瑰斯點頭贊成，衆人都與她接吻道了珍重。大家也向那嬰兒道別。每人走到那發抖的小身體的旁邊，彎着腰說了些疼愛的話，竟像那嬰兒能懂得似的。大家叫她做娜娜，因為她的代母的小名叫做安娜的緣故。

「晚安，娜娜；喂，娜娜，您將來要好好做個美女啊……」

當他們走了之後，古波把他的椅子移近了床前，握着姑爾瑰斯的手，同時吸着他的煙斗。他

慢慢地吸煙，半歎半說，現出很感動的樣子。

「喂？我的老婆，你生氣了吧？你須知，我是不能阻他們來的。總之，這可以證明他們的情誼；但是，獨自在家更好些，是不是？我呢，我需要獨自一人陪着你像現在一般。這一晚我覺得很長；唉！可憐的乖乖，剛纔你受了痛苦了！這種小娃娃到了世上來，不曉得累人家怎樣吃苦！真的，這大約好像人家剖開了你的腰……痛苦在哪裏？我可以吻一吻嗎？」

他把一隻粗大的手輕輕地攬着她的背，拉她近來，隔着被單吻她的肚子，現出爲她的痛苦而傷感的樣子。他問她是否弄痛了她，他在那上頭吹氣，爲的着要她減少痛苦。姑爾瑰斯十分快樂。她對他發誓說她不痛苦了。她只想要趁早起床，越早越好，因爲現在她不應該抱着手臂不做工。但是他又說話安慰她。難道他不担任賺那嬰兒的麪包嗎？假使他累她憂慮嬰兒的衣食，他就是一個不中用的人了。在他看來，生孩子不算希奇，養孩子纔是功勞，是不是？

這一夜古波差不多沒有睡。他在火爐上生了火。他每隔一小時又起來給那嬰兒吃些微溫的糖水。然而第二天早上他仍舊能夠上工。他甚至於能利用吃中飯的時間到市政廳裏報告。他

又早已通知了博歇夫人，她已經到來陪伴姑爾瑰斯一天。姑爾瑰斯沈沈地睡了十個鐘頭，便嗟怨起來，說她在床上守得疲倦極了，假使人家不讓她起床，她會害起病來。到了晚上，古波回來的時候，她向他訴苦：說她對於博歇夫人未嘗沒有信任心，不過她看見一個外面的人停留在她的臥房裏，開她的抽屜，摸她的什物。她實在看不過眼！第二天的下午博歇夫人替她出去買東西，回來時却見她站着，衣服穿好了，正在掃地，而且爲她的丈夫預備晚餐。她再也不肯再睡了。人家要取笑她嗎？假愁裝病乃是太太們所做的事。一個人窮了的時候就沒有空閒的工夫。她分娩的第三天早已在福加尼耶夫人家裏熨裙子，在火爐的熱氣裏激得一身的汗珠。

到了禮拜六的晚上，羅利歐夫人早已把代母的禮物送了來：一頂三十五個銅子的小帽，一件洗禮的衣服，這衣服鑲着花邊，是她把六個佛郎買來的，因爲已經是半舊的了。到了第二天，羅利歐送了六磅白糖來，算是代父給產婦的禮物。他們很會做事情。甚至於當天晚上古波夫婦請他們吃晚飯的時候，他們也不肯空手到來。羅利歐先生左右臂各挾着一瓶打開了的酒；他的妻子也在克里讓古甬道的一間遠近馳名的糕糰店裏買了一方很大的糕糰送來。不過後來他們

向全區的人都誇說自己慷慨；說他們差不多花了二十佛郎。人家把他們這一番話傳到姑爾瑰的耳裏，姑爾瑰就不感激他們的盛情了。

趁這洗禮的晚飯的機會，古波夫婦與同樓的隣居發生了情誼。這小屋子裏另有一所住宅，宅中住着兩個人，一個是母親，一個是兒子。人家說他們姓顧奢。在這時以前，他們兩家的人在樓梯裏或馬路上相遇的時候大家點點頭，沒有別的什麼；他們母子似乎是不很愛交際的人。姑爾瑰分晚的第二天，那母親替她拿了一桶水上樓來，姑爾瑰斯以為應該請他們吃一頓飯，因為她平日也覺得他們很好的緣故。當然，他們因此就互相認識了。

顧奢母子是北省人民。那母親縫補花紗；那兒子本是個鐵匠。此時在一間鐵釘製造廠裏做工。他們在這住宅裏已經住了五年了。他們雖則悄悄地過安靜的生活，其實他們有許多舊痛苦：當年顧奢伯伯喝醉了酒，一時動了氣，在利爾地方用鐵棍打死了一個朋友，後來他在監獄裏用手帕子自縊死了。那寡婦與孤兒自遇禍之後到了巴黎來，腦海裏常有那悲劇出現，所以他們願意做好人補贖罪孽，待人十分和藹，自己做事也十分發憤。在這情形之下，他們有幾分自負，因為

他們終於覺得自己比別人好些。顧奢夫人始終穿的是黑衣服，額上是尼姑式的帽子，臉色很白，竟像那些花紗的白色與她的纖細的工作給了她的容貌的光輝。顧奢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高長漢子，容貌魁梧，臉色粉紅，眼睛是綠色的，力大如牛。在工廠裏，朋友們叫他做金嘴，因為他有一把漂亮的黃色鬍子的緣故。

姑爾瑰斯即刻覺得對於這兩人有了一很好的感情。當她第一次走近他們的住宅的時候，忍不住驚歎他們收拾得乾淨。沒有什麼好說的，人家儘可以到處吹風，不會有一點微塵飛起。地磚放光，竟像明鏡一般。顧奢夫人請她進她的兒子的臥房裏看一看。她看見很白很美，竟像一個少女的臥房：一張小鐵床，一幅棉紗的床帷，一張桌子，一張梳裝臺，牆上一個小書架；而且自上而下滿是些圖畫！有些從書報上剪下來的人物，把四個釘子釘在牆上，還有許多偉人的肖像與種種畫刊。顧奢夫人微笑地說她的兒子乃是一個大孩子；晚上的時候，他看書疲倦了，於是他注視牆上的圖畫尋開心。姑爾瑰斯一時忘情，只見顧奢夫人早已在窗前工作了。她很有趣地在旁看她縫補花紗，她欣幸能在這裏呼吸清潔的空氣，而且這種工作沒有聲音，大家得了幽靜的樂趣。

顧奢母子很值得交際。他們每天工作的時間很多，把他們的工錢的四分之一以上擲節下來，拿到郵局裏存儲。在本區裏，人家向他們施禮，人家常常說起他們的節儉。顧奢的衣服沒有一個小洞，每一出門都穿的是很潔淨的工衣，沒有一些汗點。他是很有禮貌的人，甚至於有幾分怕事，雖則他長得身材高大。路的盡頭處那些洗衣婦們看見他經過的時候，一定把頭低了，惹得她們都很開心。他不喜歡她們的粗言野語，他覺得女人們常常有些污穢的話掛在嘴裏，乃是最可憎惡的事情。然而有一天他却喝醉了酒。於是顧奢夫人並不怎樣責罵他，只從櫃子的深處拿出他的父親的肖像來擺在他的面前。自從這一次教訓之後，他每逢飲酒只飲一個滿量；他也不痛恨那酒，因為工人是需要酒的。每逢禮拜天，他攬着母親的臂出遊，往往領她到文賽納方面去；有時候他又領她到戲院裏看戲。他的愛情落在他的母親身上。他對她說話的時候還像一個小孩。他被砧鎚的工作弄疲倦了之後便變了愚人；雖則不很聰明，為人却是忠厚的。

起初的幾天，姑爾瑰斯弄得他很不自在。幾個禮拜以後，他漸漸與她熟了。他每天窺伺着她回家，替她把包袱拿上樓來，把她當做姊姊看待；他突然與她親熱起來，她要什麼圖畫他都剪給

她。但是，有一天，他不敲門就推門進了姑爾瑰斯的房裏，撞見她半身裸露，正在洗她的酥胸。從此之後，他隔了一個禮拜不敢正眼望她，終於累得她自己臉紅起來。

古波的巴黎氣很重，覺得金嘴是一個傻瓜。不喝酒是好的，不在馬路上拉野雞，也是好的；然而男人終是男人，否則何不索性穿了裙子呢？他當着姑爾瑰斯的面取笑他，誣告他去眼角勾引全區的女人們；於是他激烈地替自己辯護。他們雖則這樣，終不免成爲好朋友。他們在每天早上互相招呼，一塊兒出去，晚上在未進門以前，有時候還同喝了一杯啤酒。自從洗禮的一天之後，他們便你你我地稱呼起來，因爲他們說「你」字比「您」字簡便些，省了許多麻煩。他們的友誼到此止步了，不料金嘴忽然對於燒酒少爺有恩，而且是一輩子不能忘的大恩。十二月二日，是革命的日子。古波尋開心，特此下樓去看騷擾；他也不要共和也好，帝國也好，怎樣胡鬧都與他不相干；不過他很愛火藥，覺得槍聲砰砰乃是很有趣的事情。他在防線上險些兒被人家捉住了，恰好顧奢到來遇見了他，便連用自己的神力把他救出，拉他逃生。顧奢在走上賣魚路的時候走得很快，神氣嚴重。古波呢，他是共和黨，他關心於政事民生。然而他自己並不開槍。他說他的道理：民

衆千辛萬苦，把血肉博得的利益，卻是一些紳士享受了；二月與六月的事，就是好教訓，所以此後市民們讓政府要怎樣就怎樣了。走到賣魚路的最高處，他回頭望着巴黎；人家在那邊畢竟做了些事情，將來有一天，民衆會後悔不該袖手旁觀。但是古波又冷笑，說那些蠢驢把性命去冒險，爲的是維持議院裏的懶骨頭的二十五佛郎。到了晚上，古波請顧奢母子吃飯，吃到飯後果品的時候，燒酒少爺與金嘴互相在臉上重重地印了兩個吻，現在他們成爲生死之交了。

三年之內，對門的兩家照常地過生活，並沒有非常的事件發生。姑爾瑰斯每週失了兩天的工作，爲的是撫養她的孩兒。她變成了一個能幹的女工，每天可以賺至三佛郎。所以她決定把八歲的伊甸送到夏爾特路的一個小小的膳宿舍去，每天只付五佛郎。古波夫婦雖則要顧兒女的衣食，每月竟能以二三十佛郎拿到郵局裏存儲。當他們的款子達到了六百佛郎的時候，姑爾瑰斯睡不着了，一心只想實現她的大志願。她希望做老板，開一間店子，輪着自己招雇女工們。她把一切都計算過了。二十年之後，假使生意順利的話，他們可以有些年金，可以住到鄉下吃飯去。然而她還不敢冒險。她說要找一間店子，爲的是給予自己考慮的時間。其實款子在郵局是無可憂

慮的，非但安全，而且可以生子呢。三年之內，她已經遂了一種心願，她買到了一個時鐘；這是紅木的一個時鐘，柱子是半身像，鐘擺是鍍金的銅，價錢是分期支付的，每逢禮拜一支付一個佛郎，共歷一年纔支付清楚了。古波說要上發條的時候，她竟動了氣；她親自把時鐘捧起，誠惶誠恐地揩拭那些柱子，竟像那橫櫃上的大理石就是一個小神龕似的。在時鐘的後面，她擺放那郵局的儲金簿子。往往當她夢想她的店子的時候，她忘情地對着那文字板，怔怔地望着長短兩針運行，好像要等候吉祥的時間然後決定似的。

古波夫婦差不多每逢禮拜日都同顧奢母子出遊。這是些風雅的娛樂，或在聖杜安吃些油炸魚，或在文賽納吃一隻兔子，吃時並不擇地，只在賣飯小商人的亭榭裏就吃。男人們喝酒解渴，歸途上十分清醒，攬着婦人的手臂走路。晚上在睡覺以前，他們兩家算賬，每家担任一半的費用；多了一個銅子或少了一個銅子，大家從來不會爭論過。羅利歐夫婦妒忌顧奢母子，他們覺得古波夫婦放着自己的親眷不相往來，卻常常同外人出遊，乃是可怪的事情。好是了！他們以為親眷們不吉利，自從他們有了兩個錢存放之後，他們就擺架子了。羅利歐夫人非常怨恨她的弟弟離

開了她，所以重新又辱罵姑爾瑰斯。洛拉夫人恰恰相反，她替姑爾瑰斯辯護，往往敘述晚上的時候，有許多男子在馬路上勾引姑爾瑰斯，被她奮勇拒絕了。至於古波媽嗎呢，她努力要調停衆人，希望孩兒們都同他要好；她的眼力越發弱了，只能收拾一個人家的房子，所以她欣幸能在孩兒們家裏不時得到五個佛郎。

娜娜三歲的生日的一天，古波晚上回來，看見姑爾瑰斯昏昏亂亂的，她不肯說話，然而她又說她沒有什麼。她把桌布擺反了，捧着盤碟只管沈思，她的丈夫執定要知道她的心緒。她終於承認了說：

「好，我就說了罷！金滴路那一間賣線店子出租了……一個鐘頭以前，我去買線，看見了門上的招貼，我的心上受了一個打擊。」

這是一個很乾淨的店子，恰在他們從前所希望居住的大屋子裏。那店子有店面，有後店，左右又有兩間臥房。總之，這是與他們相宜的地方，房子雖則小了些，然而分配得很齊整。不過，她覺得太貴了：那屋主要五百佛郎的租錢。

「那麼，你是進去看過，而且問過價錢的了？」古波問。

「唉！我因為好事，也進去看了一眼！」她答時勉強裝做不關心的樣子，「看見了招貼便進去一看，這並不費事；但是這一間未免太貴了。再者，我自己做老板也許是一件傻事呢。」

然而晚飯之後，她又回說到那賣線店子上頭。她在報紙的邊上繪畫那店子的位置。她漸漸說到佈置房子，竟像明天就搬家具入店似的。於是古波看見她這樣有意，便努力勸她租取；假使她不肯花五百佛郎，她一定找不到乾淨的地方；再者，也許還可以叫房主減少些。只有一件事討厭：她要到羅利歐夫婦的大屋子裏居住，恐怕她忍受不下。她聽了他的話就生氣起來，說她並不想一個人；她因為慾望薰心，甚至於替羅利歐夫人辯護；他們到底不是兇惡的人，大家還可以希望合得來。當他們上床之後，古波早已睡着了，她還在肚子裏盤算搬家的事情，然而她終於未能毅然地決定。

到了第二天，她獨自在家的時候，忍不住捧起時鐘，看她那儲金簿子。唉！看不出這一本塗得黑黝黝的簿子，她的一間店子竟在裏頭呢！在未去工作以前，她請教於顧奢夫人，顧奢夫人很贊

成她自己做老板；她的男人是一個好角色，並不喝酒，包管她賺錢，而且不被丈夫吃光了她的資本。到中飯的時候，她甚至於走到羅利歐夫婦家裏徵求他們的意見；她希望人家不說她瞞着親眷做事。羅利歐夫人驚得發呆。怎麼！此刻獨腳床竟要開起店子來了嗎？她的心很難堪，然而只好表示歡喜，吃吃地說：當然，這店子是很方便的，姑爾瑰斯的意見不錯。本可以租取。然而她的神魂稍定之後卻與他的丈夫數說種種不便之處，說天井裏潮溼得很，說樓下的房子裏沒有陽光。唉！這是染風溼病的一個好地方！總之，假使她決定要租，他們這些觀察的話並不足以妨礙她。

到了晚上，姑爾瑰斯老實地笑着承認如果人家不許她租那店子，她會害起病來。然而在未實行以前，她想要領古波去看一看地方，而且努力運動減少一些房租。她的丈夫說：

「好，如果你願意，就是明天罷。你在將近六點鐘的時候到國家路我工作的地方去會我，我們一塊兒回家，順便經過金滴路。」

原來這時古波在國家路替人家蓋三層樓的一座屋子的屋頂。這一天他恰該擺放最後的幾張鋅葉。屋頂差不多是平坦的，古波在那上面擺了兩張四腳架。架上鋪着一塊很闊的木板，算

是他的工作桌子。五月的美麗的斜陽把煙自映成金色。古波在明淨的天空裏，俯身向着他的工作桌子，拿着一把大剪刀，安然地剪他的鋅葉，竟像一個裁縫在自己家裏裁剪褲子一般。他有一個助手，是十七歲的童子，身子瘦弱，頭髮是黃的，把身子倚着隣家的牆壁，在抽着一個很大很大的風箱，養着一爐烈火，每抽一抽，爐上就吐出許多星光。

「喂，西多爾，把鐵放下去！」古波說。

那助手把鋅鐵放進了煤炭裏，那炭在白晝裏現出淡紅的光芒。後來他又抽那風箱。古波拿住了最後的一塊鋅葉。這鋅葉應該安置在承雷的旁邊；這是突然斜下的地方，一個大洞直下街道。古波如在自己家裏，穿着一雙布鞋子，捺着腳前進，嘴裏啃着一個曲子，名叫呵呵小羊兒。到了洞口，他把一隻膝頭拄着一個煙囪，身子有一半憑空，一條腿懸掛着。當他轉身呼喚西多爾的時候，他把手攀着一個屋角。

「拉塌人呀……把鋅鐵給我……小鬼子，你向空中望着，難道有烤熟了的雀兒落在你的嘴裏不成！」

然而西多爾並不忙。他很有趣地望着隣屋。又望克爾奈方面的一道濃煙；這儘可以是一場火災。後來他終於伏在屋頂上，把鐸鐵遞給古波。於是古波開始鐸接那一塊鋅葉。他蹲着，或伸長了身子，或一隻大腿坐在屋邊，或一隻脚企着，或一隻手板着，他都能得到體量的平衡。他的胆子很大，敢於冒險。其實他也養成了習慣；他不怕街道，街道卻怕他了。他不放開他的煙斗；不時掉轉了身子，安然他吐痰在馬路上。

「呃？博歇夫人來了！」他忽然這樣叫；「喂！博歇夫人！」

他看見那女門房穿過甬道。她聽見了他的聲音，抬頭認得是他。於是從屋頂至馬路起了一場談話。她把雙手藏在圍裙的袋子裏，鼻子朝天。他此刻站起來了，把左臂抱住了一個煙囪，俯身向下面望着她。

「您沒有看見我的妻子嗎？」他問。

「沒有。她向這裏來嗎？」

「她該到這裏會我；您家的人都平安嗎？」

「您不曉得。」爾姑瑰斯說：「起初的時候，我整天到晚都提心弔胆。我常常夢見他頭破血流，躺在一張昇牀上；現在呢，我不那麼耽心了。一切都是習慣。不做工就沒有麵包吃；然而這是很貴的麵包，因為是要把骸骨換來的。」

她住口了，把娜娜藏在她的裙底，生怕那女孩啼哭起來。她不由自主地向上望去，臉色大變。恰巧古波銲接那鋅葉的盡頭，在承雷的旁邊。他不能達到盡頭，於是他儘量地向下俯。他慢慢地把身子向外挪移。一霎時，他已經在石路上，不再扳牆了，從容地做他的工。他的手把銲鐵銲在那鋅葉之上，濺下了一些白光。爾姑瑰斯不說話，心如刀割，機械地把雙手舉起來作祈禱式。這時古波已經重新到了屋頂上，她大聲呼了一口氣，看見他不慌不忙，還向馬路再吐一口痰呢。他瞥見了她，便嚷道：

「哈哈！有人偵探我了！她做了傻瓜，是不是，博歇夫？人她不肯叫我；好，你等我一等，我還有再做十分鐘。」

他還要裝置一個煙囪，這是不要緊的了。爾姑瑰斯與博歇夫人停留在街道上，談論本區的

事情；又照管着娜娜，不許她到溝渠裏捉魚兒；那兩個婦人常常抬頭望屋頂，微笑地點頭，表示他們煩心等候。對面那老婦人還不會離開她的窗子，她望着古波，也等候着。

「這老婦，她要偵探什麼呢？一副難看的嘴臉！」博歇夫人說。

屋頂上那鉸工高聲地唱：「呀！天氣好，摘蛇蛋果去！」現在他彎身在那工作桌子裁剪他的鉸葉。他先在鉸葉上用兩腳規劃了一道墨線，然後用大剪刀剪成扇形；又把鉸子輕輕地打成了菌形。西多爾又抽他的風箱。太陽在屋後隱沒了，還吐着一種玫瑰色的餘光，漸漸變淡，成爲紫丁香的颜色。在青天之下，幽靜的景色裏，兩個工人的影子變得格外長大，與那工作桌子及那風箱的影子相伴着。

鉸葉剪好了之後，古波又叫道：

「西多爾！鉸鐵拿來！」

但是西多爾已經不見了。那鉸工一面咒罵着，一面放眼找尋，從那開着的天窗裏呼喚他。後來他终于在隔了兩家的屋頂上找見了他。那童子在屋頂逍遙地散步，黃髮飄在空中，他對着廣

寞的巴黎眨眼。古波氣沖沖地罵道：

「喂！懶骨頭！你以為你是在鄉下嗎？你好像俾蘭奢先生，也許你還在做詩呢！……你快把鐸鐵給我好不好！你看，他竟在屋頂上散步了！快把你的情人領了來，就在屋頂上唱情歌罷！……快把鐸鐵給我，夯貨！」

他一面鐸接鐸葉，一面向姑爾瑰斯嚷道：

「好，完了……我就下去。」

他該嵌鐸葉的煙囪在屋頂的中央。姑爾瑰斯放了心，仍舊微笑地看他的動作。娜娜忽然看見了她的父親，便拍她的小手。她坐在走道之上，為的是便於向上觀望。她拚命地叫道：

「爸爸！爸爸！爸爸！看呀！」

古波想要俯身向下看，不覺失了脚。於是他突然像一隻四脚忙亂的小貓，從斜下的屋頂溜了下來，要扳也扳不住了。

「媽的！」他窒着氣息叫。

他跌下來了。他的身子像一個渾軟的繡球，在半空打了兩個筋斗，然後撞在馬路上，像一包很重的衣服從高處墜地似的。

姑爾瑰斯大吃一驚，拼命地喊了一聲，雙臂朝天不動。有好些行人跑來打救，大家圍在一團。博歇夫人的腿軟了，把娜娜抱在臂上，掩着她的臉，不讓她看。這時對面那老婦人似乎滿意了，安然地關了她的窗子。

四個男人終於把古波抬到賣魚路口的一間藥店裏。他在店裏的一張褥子上躺了差不多一個鐘頭，等候人家到拉里布華醫院去找一張昇床來。他還能夠呼吸，但是那藥店老板頻頻搖頭。現在姑爾瑰斯跪在地上，不住地哽咽，眼淚浸瞎了眼睛，如癡似醉。她機械地伸出手來，輕輕地撫摩她的丈夫。她舉眼看見那藥店老板，說得他吩咐不許摸，於是連忙縮了手。但是數秒鐘之後她又摸他，因為她忍不住要知道他是否還暖，而且以為摸他可以令他好過些。後來昇床到了，人家說要抬到醫院裏去，她站起來激烈地說：

「不，不，不到醫院裏去……我們住在金滴新路。」

人家向她解釋，說如果她把她的丈夫搬到家裏，將來醫藥的費用要貴了許多。她固執地回答說：

「金滴新路，我指門口給你們看……這於你們有什麼相干呢？我有的是錢……這是我的丈夫，是不是他是我的人，我要他。」

人家只好把古波送到他的家裏。藥店門前堆着一大羣的人，當那昇床穿過人羣的時候，本區的婦女們都熱心地談論姑爾瑰斯：她雖則是一個跛腳，然而她很有見識；她一定能救活她的男人。至於醫院裏就不行了，醫生們對於重傷的人故意弄死了，省了許多麻煩。博歇夫人把娜娜送回她家去了之後，仍舊到這裏來，很傷感地敘述這一場橫禍，說得非常詳細，滔滔不絕。

「我要買羊腿去，我到了這裏，我看見他跌下來。這為的是他的孩兒，他想要看她，劈哩吧啦！就跌在地上！唉！天啊，我不希望再看見跌一個……然而我到底不能不買我的羊腿阿。」

一禮拜之內，古波的傷勢很重。他的親眷隣居，人人都以為他不久就要翻眼了。姑爾瑰斯聘了一個很貴的醫生，他每聽診一次要五個佛郎；他說恐怕還有內傷。這一句話嚇煞人，區裏的人

都說古波的心被跌脫了。姑爾瑰斯熬了幾夜，臉色變黃了，她的意志很強，聽了人家的話只聳了一聳肩。她的男人的右腿折了，這是人人所知的；人家把牠醫好就是了。至於他的心被跌脫了，這不要緊，她可以把他的心重新裝置。醫心的方法她是知道的，只要小心調護，加上了很厚的愛情就行了。她自信必能把他醫好，當他的身子發熱的時候，她只消坐在他的身邊把手撫摩他，就可以免除他的痛苦。她沒有一分鐘懷疑。在整個禮拜裏，人家只看見他在他的腳邊，很少說話，一心只要救他，忘了她的兒女，忘了她的家，忘了巴黎全城。到了第九天的晚上，醫生終於敢擔保醫好古波了，於是她倒在一張椅子上，腿軟了，腰骨折了，淚珠滿了臉孔。這一夜她肯把頭倚着床脚睡兩個鐘頭了。

古波的一場橫禍擾動了他的親眷。古波媽媽陪着姑爾瑰斯熬夜；但是每晚到了九點鐘她就在椅子上睡着了。洛拉夫人每天賣花回家，一定兜一個大圈子到古波家裏去打聽消息。羅利歐夫婦在起初的時候每天來兩三次，願意守護病人，並且搬了一張安樂椅來給姑爾瑰斯。後來不久大家對於調護病人的方法又吵起嘴來了。羅利歐夫人誇說她自己救活的病人不少，難道

她還不懂得方法嗎？她又罵姑爾瑰斯衝撞她，而且不許她近她的弟弟。當然，獨腳床應該希望醫好古波；因為假使她不到國家路去攪擾他，他就不至於跌下來了。不過，她這樣調理他，包管她送他的終呢。

姑爾瑰斯看見古波離了危險之後，便不很嫉妒地守着他的床了。現在人家再也不能弄死她的男人，她可以讓人們近他，不必耽心了。他的親眷都到臥房裏來。養病的時期該是很長；醫生說要四個月。當古波昏昏睡着的時候，羅利歐夫婦罵姑爾瑰斯做傻瓜。說她何苦把丈夫留在家裏？假使在醫院裏，他的病要好得快了一倍。羅利歐希望自己也害一場什麼病給她看，看他是否遲疑一秒鐘，不進拉里布華醫院裏去。羅利歐夫人認識一個女人是從拉里布華醫院出來的，她在裏面每天早晚還吃雞肉呢！夫婦二人計了又計，算了又算，計算這四個月養病的費用：先說每天的工作沒有了，再說那醫生那藥品，後來又要好酒好肉。假使古波僅僅吃光了儲蓄的款子，他們就算有福氣了；然而他們將來還要負債，這是一定的。唉！他們要關心這一點！尤其是不不要依賴親眷，親眷不是富裕的，養不起一個病人。將來只累獨腳床倒霉！誰叫她不像別人一樣辦，把她的

男人送到醫院裏去呢？她是一個驕傲的人，這麼一來，就十足了！

有一天晚上，羅利歐夫人存心不良，突然問她說：

「喂？你們的店子呢？什麼時候可以租取？」

「對了，那門房在等候你們呢，」羅利歐冷笑說。

姑爾瑰新喘氣不來了。本來她早已完全忘了店子的事了。她曉得這種人幸災樂禍，以爲此後他們的店子成爲曇花泡影了。自從這一晚起，他們果然窺伺機會來取笑她的消滅了的幻夢。當大家談起一種不能實現的希望的時候，他們就笑說將來她做個老板娘，朝着馬路開一間漂亮的店子。背着她的面的時候越發是些冷嘲熱諷。她不願意猜他們這樣沒有良心，然而現在羅利歐夫人實在欣幸古波遇了橫禍，以致姑爾瑰斯不能在金滴路開洗衣店了。

於是她自己也笑，表示她甘心犧牲了金錢醫治好了她的丈夫。每次她當着他們的面，在時鐘底下取了儲金簿子的時候，她取笑地說：

「我要出去租我的店子了！」

她不願意把錢作一次取出來。她每次只取了一百佛郎，爲的是不使她的櫃子裏堆着這許多錢；而且她希望有什麼靈異的事發生，使古波忽然復元，不至於把款子完全用盡。每次她從郵局取錢回來之後，就在一片紙條上計算她還有多少錢存在那邊。這不過爲的是做事要有條理而已。金錢儘管像水一般流了，她想起了破產還怡然含笑。在遇禍的時候，手裏有錢，能够在正當的用途上用了，豈不已經是一種安慰嗎？她毫不懊悔，小心謹慎地又把那儲金簿子放在時鐘的後面了。

當在古波害病的時期，顧奢母子對待姑爾瑰斯很好。顧奢夫人完全聽候她的驅使；每次下樓一定問她要不要買糖，買鹽，或買奶油；到了晚上，如果她家做清燉肉，她一定把肉湯送過來給古波。甚至於有時候她看見她太忙了，便替她料理廚房，洗濯碗碟。每天早上，顧奢把姑爾瑰斯的水桶拿下樓去，在賣魚路的清泉裏取了水送上樓來；這可以替她省了兩個銅子。晚飯之後，如果古波的親眷不來騷擾，顧奢母子一定過來陪伴古波夫婦。從八點到十點，在兩個鐘頭之內，顧奢吸着煙斗，看姑爾瑰斯在病人的床邊旋轉。他每晚說不上十句話。他的大臉孔壓在廣闊的肩膊

上，看見她把水藥斟在杯裏，悄悄地攪動糖塊，一聲不响，令他十分感動。後來他看見她走近床邊，用和婉的聲音勸古波服藥，他越發忤然了。他從來不曾看見這樣好的一個婦人。她的跛腳並不要緊，她是跛腳而整天到晚爲丈夫而奔走，越發顯得他的功勞。人家沒有什麼好說的，她除了坐下來吃飯的時間之外，不會坐過一刻鐘。她不住地跑到藥店裏去，又把鼻子嗅不乾淨的東西，又把臥房收拾；雖則如此，她並不嗟怨，甚至於夜裏她疲倦極了，站着睡覺，眼睛不閉，她也仍舊很溫和。顧奢在這滿是藥餌的房子裏看見了這盡忠的妻子，死心塌地調護古波，不覺對她發生了很大的情誼。有一天，他對古波說：

「唉！老朋友，你現在病好了。你不會怎樣受苦，你的妻子就是上帝！」

顧奢也應該結婚了。他的母親替他找着了一個門當戶對的女子，也是縫花紗的，她非常希望他娶她爲妻。他怕她傷心，只好應承了，甚至於婚期已經定了九月初旬。成家的款子早已在郵局裏睡着等候了。但是，當姑爾瑰斯對他談及這一頭親事的時候，他搖了一搖頭，慢慢地說：

「古波夫人，世上的婦女不能個個都像您。假使女人個個都像您，我情願娶十個。」

兩月之後，古波已經能起床了。他走路不遠，只能從床前走到窗前，而且靠姑爾、斯扶着他。他坐在羅利歐家的安樂椅上，他的右腿擱在一張小凳子上。古波平日愛笑，人家跌折了腿，現在自己遇了這一場意外，十分氣惱。他沒有哲學。他在床上兩個月，只曉得賭咒，只曉得罵人。鎮日價躺在床上，用繩子紮着腿，像一條香腸。這生活哪裏是生活呀！天花板被他看熟了，床坳的角兒上有一道裂縫，他閉了眼睛還可以畫出來呢！到了他坐在安樂椅上之後，又是另一回事。難道他常常黏在椅子上，像一個臘屍嗎？這街道並沒有趣味，沒有一個行人，而且夏梵爾水的臭氣薰上樓來。不行，真的，他變得也太弱了，他寧願少壽十歲，換取強健的藥方。而且他常常激烈地生氣，埋怨他的命運。說他的橫禍不是公平的；這不應該落在他的身上，因為他是一個好工人，不躲懶，也不喝酒。假使這禍落在別人身上，他還懂得；至於他自己呢，實在是冤枉的了。他說：

「從前古波爸爸喝醉了酒，墜樓死了。我不能說他是該死的，然而那事情總還可以解釋：我呢，我空着肚子做工，肚子裏沒有一滴燒酒，好！我只想轉身向娜娜扮一扮笑臉兒，竟滾到地下來！你們不覺得這個未免太過了嗎？如果有一個上帝，那上帝做事真是奇怪的了！我是永遠

不服氣的！

當他的右腿痊愈了之後，他隱隱地懷恨他的工作。整天到晚像貓兒般沿着承露爬來爬去，這乃是倒霉的職業，紳士們却不是傻瓜！他們把我們送到死路上去，而他們自己却懦弱到爬梯子也不敢爬；只曉得圍爐取暖，不管窮人的死活。他結果還說誰住的屋子就該是誰蓋屋頂。說哩！如果要說公道話，就該說這麼一句：如果你不願溼了身子，就請你自己蓋屋子罷！後來他又追悔不會學會了另一種職業，漂亮些的，而且危險少些的，例如做個小木匠。唉，這又是古波伯伯的罪過；做父親的有一種壞習慣，往往把自己的職業傳授給兒子。

又兩個月之內，古波還要拄着柺杖纔能走路。他先是能夠下樓，在門前吸他的煙斗。後來他能到城邊的大馬路去，在太陽底下挪移，坐在板凳上休息幾個鐘頭。他漸漸又快活了，整天到晚散步逍遙。他享受生活的樂趣，不做事情，四肢鬆弛，筋骨在甜夢中懈怠了。一種懶性慢慢地侵進他的新癒的肌膚，抓搔他的癢處。他的身體復元了，覺得生命是美的，不懂得這種事爲什麼不可延長。當他能夠離開柺杖的時候，他把散步的地方推廣些，到各工場裏去看望他的朋友們。他抱

着手臂對着那些正在興工的屋子，時而冷笑，時而搖頭；他嘲笑那些忙碌的工人們，他伸長了他的腿給他們看。他這樣停腳笑人，滿足了他那懷恨工作的心願。當然，將來他不得不再工作；然而越遲越好。唉！也怪不得他不發憤！他覺得躲懶一吓子是多麼舒服啊！

每逢下午，古波納悶的時候，就到羅利歐夫婦家裏去。羅利歐夫婦很可憐他，和顏悅色地招待他。在他初結了婚的幾年，他受了姑爾瑰斯的影響，已經同他們疏遠了。現在他們再籠絡他，笑他怕老婆，說他不是一個男子。然而羅利歐夫婦表示很知進退，過份地稱頌姑爾瑰斯的功德。古波對妻子發誓，說他的姊姊十分愛她，勸她不必那樣對她不好；這時他還不同她吵嘴。有一天晚上，古波夫婦第一次吵嘴，爲的是伊甸的事情。古波在羅利歐夫婦家裏過了一個下午。回家的時候，晚飯還沒有預備好，而且孩兒們嚷着要吃，於是在伊甸的額上重重地打了兩下。他因此喃喃地罵了一個鐘頭：這孩兒不是他的，他不懂爲什麼他容他住在屋子裏；終於把他驅逐出了門口。在此時以前，他容留着那孩兒，並沒有這許多閒話。第二天他又說起他的體面來。三天之後，他早晚把那孩兒的後面踢了幾腳，累得那孩兒聽見他上樓的時候便逃到顧奢家裏。顧奢夫人留

他在桌子旁邊做他的功課。

姑爾瑰斯早已再做工了。她用不着再移動那時鐘，她所積下的錢都已吃光了；現在她應該辛苦羅掘，因為她一人要供養四張嘴了。全家的衣食要等待她一人維持。當她聽見人們可憐她的時候，她忙着替古波辯護。你們想一想！他病了這許多，現在他的脾氣變急了，也怪不得他。將來他的身子好了些，脾氣也會好些的。又當人們說古波似乎已經復元了，可以回到工場裏去了，她便連聲反對。不，還不行！她不願意他再害病。她還記得醫生的話呢！是她勸阻他去工作，每天早上都叫他慢慢地不必勉強。她甚至於把一個佛郎溜在他的衣袋裏。古波承受這個，當做自然的事情；他說了種種的痛苦，弄得她嬌養他；到了六個月之後，他還在養病的時期。現在他每天去看別人做工的時候，甘心與朋友們進酒店裏喝一杯酒。大家在酒店裏倒還舒服；說幾句笑話，坐五分鐘，並不辱沒了誰。虛偽的人纔在門口徘徊，渴死了也不肯進來呢！從前人們嘲笑他，實在笑得有理，一杯酒哪裏就會殺人了！但是他拍一拍胸膛，說他只肯喝葡萄酒；始終只喝葡萄酒，不喝燒酒；葡萄酒延長人的生命，不令人不舒服，也不醉人。然而他天天沒事做，從這工場走到那工場，從

這酒店到那酒店，他回家的時候却醉了，姑爾瑰斯把門關了，假說自己頭痛，以免顧奢母子聽見古波醉後的糊塗話。

姑爾瑰斯漸漸發愁了。她每天早晚都到金滴路去看那店子，那店子始終不曾租了出去；她自己躲起來，好像一個小兒怕大人看見他的幼稚的遊戲似的。這店子重新又攪擾她的腦筋；夜裏熄了燈之後，她閉着眼睛幻想那得不到手的快樂。她重新又做她的預算：先付半年的房租二百五十佛郎，裝置家具一百五十佛郎，預備半個月的生活費一百佛郎，至少共需五百佛郎。她所以不肯說出口來者，因為恐怕顯得她可惜那些儲蓄的錢被害病的古波吃光了。她往往臉色大變，險些兒露出了她的願望，忽又把出到唇邊的言語收回來，竟像懷着不正當的思想似的。現在需要再工作四五年，然後積得這一筆大款子了。她恨不得即刻開店；開店之後她就可以供養一家，不必倚靠古波的工作，讓他從容休養；這麼一來，她可以信任她的前途，不再提心弔胆；原來她有時候看見古波快活地唱着歌回家，說他替靴子買了一瓶燒酒，大家嬉笑了一番。

一天晚上，姑爾瑰斯獨自在家，顧奢進來，不再出去，像平日的習慣。他坐着，吸着香煙望着她。

他該是有一句重要的話要說，然而他忍耐着，咀嚼着，找不着適當的話開端。靜默了半晌之後，他纔決定了主意，從嘴裏拔了煙斗，一口氣直說下去：

「姑爾瑰斯夫人，您肯容許我借錢給您嗎？」

她正在低頭向着橫櫃的一個抽屜，要找一些破布，聽了她的話便站了起來，滿面通紅。那麼，他已經看見她今天早上在那店子門前呆看了差不多十分鐘嗎？他難爲情地微笑，好像他說了得罪的話似的。但是她連聲拒絕，說她不曉得何時纔能還錢，她決不肯向人告借。再者，這一筆款子也太大了。他堅持要借，越說越不好下台，她終于嚷道：

「您的婚姻呢？我當然不肯要您結婚的錢啦！」

「唉！您不必顧慮。」他說着，輪着他臉紅起來；「我不結婚了。您須知，這是一時的意見；真的，我寧願把錢借給您。」

於是二人都低了頭。他們當中有了很甜蜜的某種情緒，大家都不說出。姑爾瑰斯肯了，顧奢已同母親說過。現在他們穿過了平台，即刻去看她。顧奢夫人神色嚴重，有幾分悲哀，她的臉孔

俯在她的絨線筒之上。她不願意逆她的兒子的意，然而她不贊成姑爾塊斯的計畫了；她老實地說出緣故來：古波學壞了，他將來會吃了她的店子。她不原諒古波說他本該在養病的期間內看書消遣；顧奢願書教他看書，他拒絕了，罵說智識是使人類消瘦的東西。他們二人幾乎因此傷了和氣，各人做各人的事去了。然而顧奢夫人看見兒子的哀懇的神情，只得好好對待姑爾塊斯，事情決定了，顧奢把五百佛郎借給古波夫婦；他們將來每月還他二十佛郎，延長到什麼時候就是什麼時候。

古波知道了事情之後，笑着對妻子說：

「喂！那鐵匠打你的主意了！唉！我放心得很，他這人太笨了！人家將來一定還他的錢。真的，假使他存心不良，那就是他弄錯了。」

到了第二天，古波夫婦就租了那店子。姑爾塊斯整天到晚從新路跑到金滴路，往來不止數十次。本區的人看見她滿面春風，身子輕盈，竟不顯得是個跛腳，於是人家傳說她被醫生施了手術了。

第五章

恰巧博歇夫婦自從四月房租期滿之後就離了賣魚路，到金滴路的大屋子裏來做門房。真所謂有緣到處能相逢！姑爾瑰斯在新路住慣了沒有門房的屋子，無拘無束，現在到金滴路來要受人家的節制，偶然潑了一桶水，或晚上把大門關得重些，就要同人家吵嘴，她正因此煩惱起來。做門房的是何等多惡！至於博歇夫婦呢，却是她的一種快樂。大家都是熟人，永遠不會吵嘴了。將來可以像一家人相待了。

租屋的那一天，古波夫人來簽租約；姑爾瑰斯走過那高大的門的時候，不覺傷心起來。她要來住這大屋子了！這屋廣闊像一個小城市，樓梯走廊與許多街道相連，堂面是灰色的，窗子裏有破布向太陽晾着，天井是陰沈沈的，工作的大聲從牆邊出，擾得她很不安寧。她又歡喜又害怕。喜的是已經遂了心願，怕的是做事不成功，將來全家要被餓神蹂躪，現在她已經聽見餓神的氣息

了。她似乎覺得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情，好像把自己投進了一個正在動作的機器中間；同時她聽見樓下那些工場裏傳出了鎖匠的鐵鎚聲與木匠的鉋子聲。這一天那染坊裏流出來的水乃是深綠的蘋果色。她微笑地跨過了那水；她以為這顏色乃是幸福的預兆。

他們與房東的約會恰恰就在博歇的門房裏。房東馬烈士是和平路的一間很大的刀子店的老板，當年却是沿街磨刀的無賴。現在人家說他已經賺了幾百萬了。這是五十五歲的一個男人，很強壯，骨架很大，佩着徽章，然而他的一雙大手卻仍舊是當年那工人的手；他有一種幸福乃是把房客們的刀子與剪刀都收了去，親自磨礪，以為樂趣。人家說他不驕傲，因為他常常在各門房裏躲了幾個鐘頭，為的是算他的賬。他把一切的事情都在門房裏辦。古波夫婦看見他坐在博歇夫人的油膩的桌子前，聽她訴說A號樓梯第二層樓那女裁縫怎樣說惡話不肯交付房錢。簽了租約之後，他同古波握了一握手。他是愛工人的，常常他經歷了不少的艱難。然而工作乃是一切成功的基礎。他先把那上半年的房租二百五十佛郎數過了，兜進了袋子之後，纔談他的生活，把他的徽章給他們看。

姑爾瑰斯看見了博歇夫婦的態度，覺得自己有點兒難爲情。他們假裝不認識她。他們繞着房東獻殷勤，鞠躬致敬，窺伺他的言論，不住地點頭贊成。博歇夫人突然出去驅逐一羣兒童，因爲他們在噴泉前面弄水，把自來水管開了。水浸溼了天井。她回來的時候，挺着身子，態度嚴肅，一面走過天井，一面把眼望着一切的窗子，似乎要整頓屋子裏的秩序；她噙了一噙嘴唇，意思是說現在她有了三百房客在她的手下，她是多麼有權威啊。博歇重新又說起那二層樓的女裁縫，他主張驅逐了她；他計算延遲付款的日期，活像一個了不起的管家。馬烈士先生贊成驅逐的意見；但是他想要再等候半期。把人家扔在路上乃是殘忍的事情，而且房東也沒有一個銅子放進荷包裏。姑爾瑰斯輕輕地打了一個寒戰，自問將來有一天她不幸而不能交付房租，是否也被人家扔在路上。門房裏煙氣氤氳，充滿了汗黑的家具，溼氣很重，光線黯淡，像地窖一般；窗子的前面，一切的陽光都落在一個裁縫的工作桌子上，桌上放着一件舊外衣，是預備翻新的。博歇的女兒寶玲，是一個四歲的赭髮女孩，坐在地上，乖乖地望着一個鍋子裏燉着的一塊犢肉，肉的氣味很濃，撲進各人的鼻孔裏來。

馬烈士先生重新伸出手來，要與古波握手道別；古波卻同他談起修屋的問題，說他口頭上答應過將來再談的。馬烈士先生動氣了：他並沒有約定什麼話；再者，人家從來不修理店子的。但他卻願意去看一看地方。古波夫婦與博歇都跟着他走。那賣線商人早已把他自己所裝置的一個層架子與一個櫃台搬走了；店子是赤裸裸的，顯出汗黑的天花板；牆也破了皮，當年所糊的黃紙都吊下來了。在空虛的屋子裏，又起了一場大爭論。馬烈士先生嚷說該是商人點綴自己的店子，商人可以到處用金子點綴，而房東卻不能用金子點綴。後來他又敘述他在和平路陳設他的店子，用了兩萬佛郎有餘。姑爾瑰斯是個女人，到底預子硬些，便說出了一個她以爲是不容非難的道理：在平常的一個住宅裏是要糊壁紙的，是不是？那麼，爲什麼他不把店子當做一個住宅看待呢？她不要他別的事情，只希望他刷白了天花板，改糊了壁紙就是了。

這時博歇的態度嚴肅，有不可猜測的樣子。他轉身望着空中，並不表示意見。古波徒然向他丟了許多眼色，他假裝不肯輕易濫用他的魄力在他的主人的身上。後來他終於露了一種態度，微笑了一笑，點了一點頭。馬烈士先生發怒了，有不快活的樣子，張開了十指，竟像人家奪了他的

金子似的；然而他終于對姑爾瑰斯讓步，應承了那天花板與壁紙，但他要她支付一半的紙價。他說着連忙走開，不願意再聽見什麼話了。

當博歇獨自一人伴着古波夫婦的時候，他很爽快地拍了幾拍他們的肩。喂，是不是？事情妥了！假使沒有他，他們絕對不會有壁紙，也不會有天花板。他們注意到了嗎？那房東去眼角兒暗問他，看見他微笑然後決定了主意。後來他又對他們說心腹話，他承認自己是屋子裏的真主人。辭退房客是他勸房東決定的，他喜歡誰就租給誰，收到了房錢保存在櫃子裏一月半月也可以。到了晚上，古波夫婦想要酬謝博歇夫婦，於是買了兩瓶酒送給他們，以為這樣纔是有禮。而且這事情也值得報酬。

自從禮拜一起，許多工人們到店子裏興工了。買紙最是一件事。姑爾瑰斯想要一種灰底藍花的紙，好把牆壁弄得風光些。博歇願意領她到紙店裏去，由她自己挑揀。但是他受了主人的正式的命令，每一捆紙不能超過十五個銅子。他們同那紙商看了一個鐘頭；姑爾瑰斯始終只挑了一種很好看的，價值十八個銅子一捆，她覺得其餘的都很醜，於是她十分沮喪。末了，博歇

讓步了；他設法把事情弄妥，遇必要時他可以多報一捆。姑爾瑰斯回家的時候買了一些糕餅給寶玲。她不喜歡落後，向她獻殷勤有許多好處呢。

那店子本該在四天内完功的，後來卻延長到三個禮拜。起初的時候，大家只說簡單地把鹼水洗擦店面的牆壁。但是那牆壁又骯髒又黯淡，姑爾瑰斯便信人家的勸告，把整個店面都弄成淺藍色，參着黃色的網絲。於是修屋的工程一時做不完。古波始終不去做他的鋸工，每天一早就到這裏來，看工程是否順利。博歇放下了他的外衣，也來監視工人們。他們二人站在工人們的前面，兩手在背，吸煙吐痰，整天到晚批評各處的粉刷。他們時時刻刻指摘人家，拔了一個小釘子也費了很久的躊躇。刷牆的畫匠們乃是兩個溫和的大漢子，他們時時刻刻離了他們的梯子，也走到了店子的中央，參加辯論；望着那工程不住地點頭。天花板粉刷得還很快。只有油漆的工程老是做不完。因為不容易得乾燥。每天將近九點鐘的時候，畫匠們把顏料桶子拿了來，放在一個角兒上，四面望了一望，又出去了；人家不再看見他們了。他們去吃早飯，或到米拉路喝酒去了。有時候古波領了一羣人去喝一杯酒，博歇，那兩個畫匠，與過路的朋友們，都被他邀了去；這又是空過

了一個下午。姑爾瑰斯心裏很不好過。忽然間，在兩天之內，一切都完成了，油漆乾了，壁紙糊了，穢物放進垃圾車裏去了。工人們好像遊戲一般地把工作趕完，在梯子上哨風，唱起歌來，驚動了全區。

他們即日搬家。在起初的幾天，姑爾瑰斯像孩子般快活；當她出去買東西回來，經過馬路的時候，她故意徘徊着，向她的新居微笑。遠遠地，沿着一排的店面望去，則見她的店子很新很鮮明，上面掛着深藍的招牌，牌上寫着「上等洗衣店」字樣，字是黃色的。在店窗裏，後方用棉布的帷隔着，四邊糊着藍紙，爲的是顯出洗過的衣服的潔白；裏面陳列着男子的襯衣，婦女的帽子，還有黃色的銅絲的帽鉤。她覺得她的店子漂亮，是青天的顏色。到了裏面還是藍色；壁紙上繪着一個花棚，棚上有些牽牛花；工作桌子很大，佔了屋子的三分之一，桌上蓋着一塊很厚的桌布，桌布下是一幅粗布帷掩住了桌腳。姑爾瑰斯坐在一張小凳子上，因滿意而呼了兩口氣，欣幸她的店子清潔，目不轉睛地望着她的新器具。她第一的眼光注射在她的機器上頭，這是一個融爐，可以同時燒十條熨鐵。她跪了下來，凝視着，時時刻刻恐怕她那愚笨的學徒多添了煤炭，以致把爐子燒

壞了。

店子之後的住宅乃是很適宜的。古波睡在第一個臥房裏，人家在那裏做飯而且吃飯；房後有一門直通院子。娜娜的床在右邊的臥房裏，這是一間大廂房，太陽從一個圓形的天窗裏照下來。至於伊甸呢，他在左邊的臥房裏，地板上常常有許多未洗的骯衣服，一堆一堆地積着。然而有一件不方便的事，這事古波夫婦起初還不肯承認：屋子的牆壁十分潮濕，自從下午三點鐘以後就不看見陽光了。

在本區裏，這新店子很能令人注意。人家怪古波夫婦做事太急，自己惹起艱難。真的，他們已經把顧奢所借的五百佛郎都用在佈置屋子上頭，竟不能依照原定的計畫保留着半個月的生活費了。第二天早上，姑爾瑰斯第一次打開店門的時候，荷包裏只剩六個佛郎。但是她並不苦惱，顧客們來了，生意很有希望。一禮拜之後，是禮拜六，在未睡以前，她在一片紙上計算了兩個鐘頭；計算了之後，她的臉上起了光彩，把古波推醒，告訴他說有整千整百可賺，假使他們會處世的話。

「好好！羅利歐夫人向金滴路全路的人嚷說：「我的傻瓜弟弟越做越奇怪了！那獨腳

床竟做起生意來！她做得好，是不是？」

羅利歐夫婦與姑爾瑰斯成了生死深仇。當她修屋的時候，他們險些兒氣殺了；只遠遠地看見了那兩個畫匠，他們即刻從另一邊的街道走上樓時還咬着牙。這樣一個無聊的女人也開起店子來，正氣的人豈不餓死了！到了第二天，那女學徒把一碗澱粉拚命向外一潑，恰巧羅利歐夫人走過，就一路大吵大鬧，說她的弟婦故意教女工們欺負她。一切的關係都斷絕了，他們與她相遇的時候只曉得狠狠地互相注視。

「呃，好一個生活！」羅利歐常常這樣說：「她開店的錢，人家曉得是什麼地方來的！她竟賺了那鐵匠這一筆款子；那一方面的人都是乾淨的，那鐵匠的父親爲着避免斬頭的刑法，不是自己拿刀子割斷了脖子嗎？總之，是多麼骯髒的歷史啊！」

她老實不客氣地說姑爾瑰斯同顧奢睡覺。她自己編謊，說有一天的晚上，她曾經撞見他們二人一塊兒坐在城邊的大馬路的凳子上。她一想起了這一個結合，念及姑爾瑰斯所得到的快樂，越發令她這正氣的醜婦大大的發怒了。每天她的心聲滾出了她的唇邊，她說：

「這殘廢的人，她有什麼，引得人家愛她？我呢，人家愛不愛我？」

從此以後，她向隣居們造了許多謠言。竟被她編成了一段歷史。結婚的那一天，她的臉孔已經很奇怪了！她的鼻子很靈，她早已料到將來會弄到什麼地步。後來那獨脚床假仁假義，很和婉地對待她與她的丈夫，所以他們看古波的情面，應承做娜娜的代父代母；而且這樣的一場洗禮，竟累她花了許多錢。現在呢，那獨脚床縱使臨死了，需要一杯清水，她也不肯給她。她不喜歡放肆的人，也不喜歡淫婦。至於娜娜呢，假使她肯上樓來看望她的代父代母，人家一定歡迎；母親有罪，女兒無罪，是不是？至於古波呢，他用不着人家的忠告；無論誰處在他的地位，一定把他的妻子浸在水桶裏，打她兩個耳光；也罷，這是他的事兒，人家也管不了許多，只希望他稍爲顧全親眷的體面就是了。天啊！假使她自己做了這種事，給她的丈夫羅利歐當場撞見了，決不會安然了事的，他早已把剪刀插進她的肚裏了！

博歇夫婦是屋子裏最嚴格的裁判人，他們都說羅利歐夫婦沒有道理。當然，羅利歐夫婦是不壞的人，很安靜，整天到晚工作着，而且他們從來不遲付房租。但是，老實說，妒忌的心理把他們

弄瘋了。再者，他們也太慳吝了！人家上樓去看他們的時候，他們竟把酒瓶藏起來，不給人家吃一杯酒；總之，這不是乾淨的人。有一天，姑爾瑰斯給博歇夫婦買了一瓶加西酒，加上了些賽爾斯水，他們正在門房裏喝酒；恰巧羅利歐夫人走過，她挺直了身子，故意在門房的前面吐了一口痰。自從這時起，每逢禮拜六，博歇夫人打掃樓梯與廊子的時候，故意留下許多垃圾在羅利歐夫婦的門口。

「好呀！」羅利歐夫人嚷說：「這些貪吃鬼，竟給獨脚床灌了酒，迷住了呀！他們都是一流人！但是我叫他們不要惹我，我要投訴房東去……昨天晚上我還看見博歇這壞蛋挨擦哥特龍夫人的裙子呢。這樣的年紀的婦人，已經有了半打孩子，他還去調戲她，真是豬糞……他們再做骯髒的事的時候，我就報告博歇媽媽，好教她打一頓她的男人……說哩！讓大家笑一笑纔好。」

古波媽媽常常來看望兩家的夫婦，她隨聲附和着，甚至於往往讓人家留她吃晚飯。這一晚到羅利歐家，那一晚到古波家，殷勤地聽她的女兒或她的媳婦說話。在這時候，洛拉夫人不再到古波家，因為她同獨脚床吵了一次嘴，吵的是一個兵士的事情。那兵士把剃刀割斷了他的情婦

的鼻子；她袒護那兵士，說這剃刀上頭很有愛情，却不說出理由來。她又激得羅利歐夫人更加發怒，因為她報告她說獨脚床當着幾十個人的面前把她叫做牛尾，毫無顧忌。天啊！是的，博歇夫婦與隣居們現在都叫她做牛尾了。

在這吵鬧之間，姑爾瑰斯很安靜，很用功，站在她的店子的門檻上，微笑地向朋友們點頭施禮，表示她的情誼。她熨了一件衣服之後，停一停，喜歡走到門檻上向馬路微笑，想起自己是一個商人，佔了街道的一段，心中不禁充滿了虛榮。金滴路歸屬於她了，鄰近的路歸屬於她了，全區也都歸屬於她了。她穿着一件褻衣，赤着雙臂，黃髮因工作太忙而散亂了，當她伸長了頸，向左右兩頭望去的時候，一霎時看完了行人，屋子，與許多馬路；左邊是金滴路的盡頭，很安靜，人很少，像外省的村鎮，有些女人們站在門口交談；右邊數步之外是賣魚路，路上車聲喧闐，行人雜遝，乃是熱鬧的地方。姑爾瑰斯喜歡馬路，愛看那些貨車在高低不平的石路上顛播，行人們在走道上擁擠；她的門前的八尺的小溝在她看來是一條很重要的大河，這是奇異而生動的河，染坊裏的水流出了種種的顏色，雜着黑色的污泥。她又愛看那些商店，本路上有一間很闊的雜貨店，店中許多

乾果放在小網眼的網子裏；有一間衣帽店，店裏懸掛着許多工衣在迎着微風飄動。在那生果店裏與獸腸店裏，她瞥見櫃台的角上有些貓兒狺狺地叫着。她的鄰家乃是煤炭店，那老板娘魏古魯夫人向她回禮；這是一個肥胖的女人，臉是黑的，眼是放光的，偷閒與男人們說笑；她肘倚着店面，這店面都陳列着一間小板屋，繪有許多木柴。她的另一個鄰家乃是雨傘店，是瞿朶爾歇夫人母女二人開的，她們從來不露面，她們的店窗是黯淡的，她們的門是關着的，門上用銀硃濃濃地塗着兩柄小陽傘。姑爾瑰斯在未進來以前，又向前望去，前面是白色的大牆，沒有一個窗子，只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門，從門口望進去可以望見一個冶爐在院子裏發燄，院子裏堆着許多小車。牆上三個大字：「蹄鐵行」，旁邊繪着一副馬蹄鐵。整天到晚，鐵鎚在鐵砧上震响，火星照耀着黯淡的院子。牆腳有一個洞，洞像櫃子一般大小，在碎鐵店與炸山芋店之間，有一間鐘錶店。店裏有一位穿長衣的先生，外貌很清潔，用一些很纖細的工具不住地修理那些鐘錶，他的前面有一張工作桌子，桌上許多杯子，杯子裏也盛着許多么小的物件。他的身後約有兩三打的時鐘，鐘擺同時擺動着，陪襯着馬路的鄙陋與那蹄鐵店的喧闐。

本區的人覺得姑爾瑰斯長得很好。當然人家說她的壞話，然而她的眼睛大得好看，嘴也並不怎樣闊，牙齒也很潔白。總之，這是一個黃髮美人，除了她的腿不說，她儘可以與美人們並肩。她已經到了二十八歲，胖起來了。她的細緻的眉目變粗了些，顯得是享福的婦人。現在她有時候在一張椅子上想入非非，等候着那熨鐵，模糊地微笑，臉上露出快活的樣子。她變了貪吃的人。人人都這樣說她，但這並不是一種毛病。當一個人賺得兩個錢可以買幾塊肉的時候，如果還甘心嚙山芋的皮，豈不是呆嗎？再者，也因為她的工作太苦了，把一身分做兩人去供應顧客們，每逢衣服等着要用的時候，她關了店門，親自熬夜。本區人都說她有好命運，一切都很興隆。大屋子裏的人像馬第尼耶夫人，洛門舒姑娘，博歇夫婦的衣服都交給她洗；還有賣魚路許多貴婦人，從前光顧福加尼耶夫人的，現在都被她拉了來。到了下半年，她已經要用兩個女工，一個是蒲獨花夫人，一個是克萊曼斯姑娘——從前住在六層樓的那一個女子。連起她那女學徒何古思婷，一共是三個人在她的店子裏。何古思婷比一個醜男子還醜。假使是別人，當在這忽然興隆的時候，一定手忙腳亂了她忙了整個禮拜，在禮拜一吃些好酒好肉，乃是可以原諒的。再者，假使她的喉嚨裏出手，

十分想要吃些好東西的時候，勉強不吃，一定不高興做工；那就更吃虧了。

姑爾瑰斯從來不會像現在這樣和藹可親。她像羊一般溫和，麵包一般有用。她雖則把羅利歐叫做牛尾，算是報仇；但是除此之外她並不懷恨一人，人人都受她的原諒。當她好好地吃了中飯，喝了咖啡之後，她越發變了寬洪大量的人。她的話是：「如果我們不願意像野蠻人過生活，我們就應該互相原諒，是不是？」當人家說她爲人很好的時候她就笑起來。她能够兇惡嗎？她自己辯護，她說她並不怎樣做好人。難道她的希望不都實現了嗎？難道她還有更大的野心嗎？她記得當年她沒有屋子居住的時候，她的目的乃是能工作，吃麵包，自己有一個窠，撫養孩兒們，不被丈夫打，死在自己的床上。現在她的目的已經超過了；一切的好處她都有了。她笑着又說，至於說到死在自己的床上，她自料可以達到目的的，但她希望越遲越好，當然啦。

尤其是對於古波，姑爾瑰斯爲人很好。從來不說一句壞話，不背着丈夫埋怨一聲。古波終于再做鏗工了；現在他的工場在巴黎的另一頭，所以每天早上她給他兩個佛郎，給他吃中飯，喝酒，買煙草。但是十次中有六次，古波在中途停止，同一個朋友喝了兩佛郎的酒，然後回家吃中飯，編

了一段謔語向妻子解釋。甚至於有一次，他去得並不遠，只在教堂路的一間酒店，同靴子與其他三個朋友吃了一頓好酒好菜：一盤蝸牛，一盤烤肉，幾瓶老酒。後來那兩個佛郎不夠用了，他竟差一個夥計把賬單送給他的妻子，說如果她不付錢，他就被店家拘留。姑彌瑰斯笑了一笑，聳了一聳肩。她的男人開一開心，有什麼害處呢？一個女人想要得到家庭的和平，應該把丈夫的繩子放長些。假使你多嘴，他就把你打一頓！天啊！一切都該懂得。古波的腿還不會痊愈，而且他被朋友拉着，他不能不跟別人一樣，否則人家要罵他慳吝呢。再者，這並不要緊；假使他喝醉了回來，他就睡覺，兩個鐘頭之後他的酒氣就過去了。

這時是暑氣很大的時候了。六月的一個禮拜六的下午，是工作最緊的時候，姑彌瑰斯親自加炭在機器裏，機筒呼呼地响，十副熨鐵正在那裏燒紅。此刻太陽直照店面，走道上的熱氣激進來，回光在天花板下跳動；陽光被壁紙映藍了，照在工作桌子上，活像細網的篩子篩下的輕塵，天氣把人熱煞。人家讓店門開着，然而沒有一點兒風吹進來。那晾在空中，用銅絲懸掛着的衣服正在吐出濕氣，不到三刻鐘就堅硬得像鉆花一般。在這酷熱之下，大家靜默着，只聽得有些熨鐵的

聲音。熨鐵由棉花墊着，所以聲音並不響亮。

「好！姑爾瑰斯說：「我們今天會鎔化了！豈不弄得我們連內衣也脫掉嗎？」

她蹲在地上，正在把洗過的衣服放進一鉢的澱粉裏。她的裙子是黃的，一件褻衣擦起了袖子，溜下了肩膀，臂是赤裸的，胸是赤裸的，肌膚變爲粉紅；她的汗出得太多了，以致那一頭散亂的黃髮黏着了她的皮膚。她小心地把那些女帽、男襯衫、整件的裙子、婦人的褲子等等都放進乳白的水裏。她先把手搖動那些衣服的不會浸着澱粉的地方，然後一件一件地扭過，放在一個方形的筐子裏。她說：

「蒲獨花夫人，這筐子是歸您的。您趕快拿去，是不是這乾得很快。等一個鐘頭之後我們又要做一次呢。」

蒲獨花夫人是四十五歲的一個婦人，很瘦，很矮，緊緊地裹着一件很厚的上衣，並不出一點汗。她甚至於不會脫了她的帽子，這是一頂黑色的帽子，帽邊的帶子是綠色帶黃。那工作桌子在她看來是太高了，她直挺挺地站在桌前，肘向着天，熨衣的聲音好像人聲抽傀儡的線索。忽然間，

她嚷道：

「呀！不行！克萊曼斯姑娘，快把您的褻衣穿起來。您須知，我是不喜歡人家失禮的。您在這裏，已經有三個男人在對面站住望您了。」

克拉曼斯喃喃地罵她做老傻瓜頭。她自己熱得呼吸不來，當然可以隨她的方便；難道人人都有火絨般的皮膚不成？再者，人家看見了什麼了？她說着便舉起了雙臂，她的美女的高奶子衝破了內衣，肩頭把那短袖弄得窄窄地响。她是一個壞女子，然而人家仍舊留她做工，因為沒有一個女工像她那樣會礙男人的襯衫。她對於男襯衫有她的妙訣。此刻她把胸部拍了幾拍，說：

「這是我的事，並沒有害了別人。」

「克萊曼斯，把您的褻衣穿起來罷。」姑爾瑰斯說；蒲獨花夫人說得對，這是不合禮的；人家會冤枉了我這店子。」

於是那高長的克萊曼斯穿了衣服，嘴裏噤哩咕嚕。何苦假道學呢！難道過路的人們不會看見過白饅頭嗎？她遷怒於那女學徒何古思婷；何古思婷在她的身邊熨襪子與手帕，她擁擠她，把

肘撞她。但是何古思婷是狡猾的女子，她忍耐着不作聲，卻悄悄地在克萊曼斯的後面吐了一口痰，算是報仇。

這時姑爾瑰斯拿起了一頂女帽，這帽子是屬於博歇夫人的，她想要用心些。她已經預備好了煮過的澱粉，要把帽子漂新。她拿着一根兩頭圓的鐵棒放在帽底輕輕地攪，忽然看見一個婦人進來。這婦人的骨架很高，臉孔上有紅色的雀斑，裙子是溼了的。這是一個洗衣班長，她在金滴路的洗衣場上雇用三個女工。姑爾瑰斯嚷說：

「俾夏爾夫人，您來得太早了！我對您說今天晚上……此刻您就來，卻起動了我了！」

但是那洗衣婦嗟歎說恐怕不能在當天用顏色。姑爾瑰斯就願意即刻把髒衣給她。她們二人同到左邊伊甸的臥房裏拿那些包袱，一包一包地抱到店子的後方，堆疊在地磚上。這分類的工作要花了半個鐘頭。姑爾瑰斯在周圍分了幾堆，男襯衣扔在一堆，女襯衣扔在另一堆，手帕，襪子，抹布，又各在一堆。當一個新主顧的一件衣服經過她手的時候，她用一根紅線繡了一個紅十字以為標識。在酷熱的空氣裏，這一切的髒衣服被人翻動，便臭得不堪了。

「唉！噁呀！臭得很！」克萊曼斯說時掩着鼻子。

「呸！」姑爾瑰斯安然地說：「假使是乾淨的，人家就不給我們洗了！還有什麼好說的！……剛纔我算過是十四件女襯衫，是不是，俾夏爾夫人？十五件，十六件，十七件……」

她繼續地高聲報數。她習慣了汗穢，並不覺得心中作嘔；她的赤裸的手臂插進了那些油膩染黃了的襯衫，肉汁染汗了的抹布，汗液漬透了的手帕的中間。此刻她的臉俯在衣堆上，一陣惡氣撲鼻，她忽然懈怠了。她坐在一張小凳子上，彎了腰，雙手向左右送，手勢漸漸緩了，竟像被這人類的惡臭薰醉了似的，她的眼睛昏了，仍舊模糊地微笑。似乎她這懶意乃是那種髒衣服的惡臭薰濁了空氣所致的。

她搖動着一件襤褸，襤褸上的尿很多，認不出是誰家的，正在沈思的當兒，古波進來了。

「驢子養的！太陽多麼厲害啊！怕不打痛了你的頭！」

古波說着，用手扳着那工作桌子，以免墮地。這是第一次他醉得這樣厲害。在此時以前，他只會醉歸家，沒有什麼。但是這一次他的眼上有一個小傷痕，大約是在朋友擁擠的當兒誤傷了的。

他的鬢曲的頭髮已有幾根是白的，今天大約是挨近了某酒店的一個骯髒的牆角，所以他的頸窩上的一簇頭髮上黏着了一塊蜘蛛網。他仍舊很快活，只他的眉目顰蹙了些，臉色老了些，下顎骨更加突出，然而依他說他始終是一個可愛的男子，肉色還嫩，還可以惹一個公爵夫人起意呢。

「讓我解釋給你聽，」他向姑爾瑰斯說；「這是因為那菜腳，你是認識他的，他的一條腿是木頭做的……他要回故鄉去了，所以他想請我們吃一頓……唉！我們快活得很，只嫌太陽厲害些……馬路上的人都病了……真的，人人都喝醉了……」

克萊曼斯聽說馬路上的人都醉了，正在快活，他自己也非常快活起來，嚷道：

「呃！那些醉漢子他們滑稽得很……然而這不是他們的罪過，乃是太陽的罪過……」

全店都笑了；蒲獨花夫人不喜歡醉漢，卻也笑起來了。何古思嬉笑得張開了嘴，合不攏來，只管喘氣。姑爾瑰斯懷疑古波並不逕直地回家，卻先到羅利歐夫婦家裏耽擱了一個鐘頭，受了他們的不良的勸告。他向她發誓說不是的，於是輪着她也笑起來，表示自己很寬洪大度，甚至於不責備他又失了一天的工作。她說：

「他說這許多糊塗話！唉！誰像他這樣說糊塗話呢？」

後來她又用慈母的聲氣說：

「你就睡覺去，好不好？你看，我們忙得很；你在這裏妨礙我們……我們算到三十二塊手帕子了，俾夏爾夫人還有兩塊，三十四……」

但是古波並不想睡覺。他在店子裏踱來踱去，左搖右擺，像鐘擺一般，而且冷笑地現出嘲弄的神氣。姑爾瑰斯想要趁早打發俾夏爾夫人出去，於是她叫克萊曼斯替她報數，她自己卻去記賬。克萊曼斯每拿起了一件髒衣服，一定罵一句粗話；她數說顧客們的壞處與床頭的醜事；每見一個小洞或一個小污點就說了許多笑話。何古思婷假作不懂，像學壞的小女孩側耳傾聽着。蒲獨花噙着嘴唇，覺得她不該在古波跟前說這種話；男人用不着看見髒衣服；所以合禮的人家避免男子參觀這種事情。至於姑爾瑰斯，他認真地做她的事，似乎不曾聽見。她一面記賬，一面專心地望着那些髒衣服，好教她一過目就能認識；她從來不曾弄錯過，每一件都能叫得出姓名。這些抹布是顧奢母子的；一看就曉得，因為他們不會拿來揩鍋底，這一件枕衣一定是從博歇家來的。

因為博歇夫人滿面塗了許多脂粉，所以枕上許多脂粉的膩痕。要辨別馬第尼耶先生的羊毛背心也很容易，因為他的身子太胖。汗液把背心都染黃了。她還曉得許多特別的祕訣，她認得出那些穿着綢衣過街的人的衣服，又記得某人每週弄髒了多少襪子，多少手帕，多少襯衫，又記得某人的衣服破裂的地方始終不變。因此她有了許多話說。譬如洛門舒姑娘的襯衫就供給她許多批評。那些襯衫是在上部破了的，可見洛門舒這老女的肩骨乃是尖的；那些襯衫是永遠不髒的，那怕她穿了兩禮拜，仍舊很清潔，這可以證明到了這年齡的人已經像一塊朽木，榨不出液汁來。在店子裏，每逢點貨的時候，她竟可以批評全區的人物。

「這卻有些好東西！」克萊曼斯開了一個包袱嚷說。

姑爾瑰斯忽然起了嫌惡的心理，將身倒退，說：

「這是哥特龍夫人的包袱。我再不願意洗她的了，我正在找推托的話頭；我不是難相與的人，我生平摸了不少令人作嘔的髒衣服；然而老實說，她的我却不能洗。這把我的心捺在地磚上了……這婦人不曉得是怎樣做的，把衣服弄得這樣邇邇！」

她說着又催克萊曼斯趕快些。但是克萊曼斯繼續地注意看，把手指插進衣服裏，說了許多隱語，而且把衣服幌動，竟像揮着勝利的旌旗一般。這時姑爾瑰斯的身邊的衣服堆得不少了。她仍舊坐在小凳子上，襯衫與裙子遮住了她的全身；她的面前有的是被單，桌布，褲子，一大堆骯髒的東西；她在這越積越高的營壘裏，雙臂仍舊是赤裸的，胸膛仍舊是赤裸的，幾簇黃髮黏住了太陽穴，臉更紅了，神色更疲弱了。她微笑地做一個專心注意的老板娘，忘了哥特龍夫人的衣服，再也不覺得臭了，把一隻向衣堆裏掏尋，看有沒有錯誤。何古思婷喜歡放一鏟一鏟的煤炭進機器裏，此刻她放得太多了，把鐵板燒得通紅。斜陽打窗，店中發燄。古波給熱氣激得更醉了，忽然溫柔起來。他走向姑爾瑰斯，張開了兩臂，很感動地說：

「你是一個好妻子。我要同你接吻纔是。」

但是那些髒衣服攔住了他的路，他的腳被地下的裙子一絆，險些兒跌了一交。

「你真是多事的！」姑爾瑰斯說時並不生氣；「你安靜地坐着罷，我們已經做完了。」

不行，他想同她接吻，他需要這個，因為他很愛她。一面說，一面撥開了那一堆裙子，卻又躡着

了那一堆襪衫；後來他固執地要上前，左腳絆着右腳，竟倒在許多抹布的當中。姑爾瑰斯開始不耐煩，把他一推，嚷說他要吧一切都攪亂了。然而克萊曼斯說她不該，甚至於蒲獨花夫人也說她沒有道理。說她儘可以讓丈夫接吻。至於俾夏爾夫人，她的丈夫是一個鎖匠，每天喝醉了酒回家的時候一定把她毒打一頓，所以她說：

「古波夫人，您真幸福啊！假使我家那一個喝醉了的時候能像這樣，我就快活極了！」

姑爾瑰斯息了怒，已經後悔她的激烈。於是她把古波扶起來，然後微笑地把臉兒送給他。但是古波在衆人跟前並不難爲情，竟摸她的奶子。

「這並不爲的是你所洗的衣服。」他一面說，一面努力地嗅着；「然而我到底愛你，你看！」
「放手罷，你惹我發癢了。」她嚷時更笑得厲害；「好一個大傻瓜！誰也不像你這樣傻裏傻氣的！」

他摟住了她，不放手。她憑他擺佈，那些髒衣服的氣味激得她有幾分發昏，然而她並不嫌古波口裏的酒氣。在這溷濁的空氣裏，他們嘴對嘴地接了許多很重的吻，這卻是他們的生活墮落

的先聲。

這時俾夏爾夫人已經把那些髒衣服包裹起來。她談及她的女兒愛拉里，今年纔兩歲，已經像婦人一般地識事了。人家可以讓她自己在家，她從來不啼哭，也不弄火柴玩耍。她一面說，一面把一個一個的包袱放到肩上，包袱太重了，幾乎壓碎了她的肩，她的臉上的雀斑變紫了。

「這真是難堪的，我們上了烤爐了！」姑爾瑰斯一面說，一面揩她的臉孔，然後重新漿洗博歇夫人的帽子。

大家瞥見那機器通紅，都說要賞何古思婷幾個巴掌。那些熨鐵也燒紅了。她的胆子真不小！人家一轉背，她非做一兩件壞事不可！現在要再等候一刻鐘，然後可以用那些熨鐵了。姑爾瑰斯鏟了兩鏟的灰把火蓋住了。她又想出一個法子，用銅絲張開了一副被單在天花板底下，像一種簾子，好減少太陽的熱氣。於是大家在店子裏很舒服了。屋裏的氣候還很溫和；然而教人猜是在一個床均裏，與社會遠隔，把自己關閉着了；雖則在被單之後還聽見街道上行人的腳步的聲音，畢竟如在一間私室裏；於是大家得了自由，可以隨便了。克萊曼斯首先脫去了她的褻衣。古波始

終不肯睡覺去，人家容許他停留，卻要他在一個角兒上靜坐，因為此刻在這熱氣下是不該打瞌睡的。

「那寄生蟲把我那小鐵棒拿去做什麼了？」姑爾瑰斯說的是何古思婷。

人家常常找尋那小鐵棒，往往在奇異的地方找見了，大家說是那女學徒故意搗鬼，把牠藏了起來。姑爾瑰斯終於把博歇夫人的帽子弄好了，她把帽子的花邊取下來，用手按捺過，然後用熨鐵輕輕地燙了一遍。她很靜寂地，很小心地，終於燙好了。

這時大家不說話，一時間，人家僅僅聽見熨衣的暗啞的聲音。那老板娘，那兩個女工，一個學徒，在一張闊大的方桌的兩邊，一個個都在工作着，弓着腰，兩臂不住地向前後揮送。每人的右邊有一塊方磚，那磚被熱鐵炙傷了。桌子的中央有一個凹盤子，盤裏滿盛着清水，水裏浸着一塊破布與一個小刷子。一束百合花插在一個舊酒瓶裏，在桌子的一角成爲一個小小的御花園，雪白的花朵正在開着。蒲獨花夫人已經把姑爾瑰斯所預備好的那一筐衣服熨好了，飯巾，褲子，褻衣，袖套等等都完了工。何古思婷的襪子，抹布，還沒有熨完，因為她只管昂着頭看一個蒼蠅飛着。至

於克萊曼斯呢，自從早上到現在，她已經熨到第三十五件男襯衫了。

「始終只是葡萄酒，不要燒酒！」古波忽然這樣說，因為他覺得有聲明的必要：「燒酒是害我的，我不該喝。」

克萊曼斯從機器裏拿起了一副熨鐵，放近了她臉孔，看夠不夠熱。然後放在石磚上擦一擦，在她腰間繫着的抹布上抹了一抹，又熨她那第三十五件男襯衫，先熨衣襟與兩個袖子。她燙了一會，說道：

「呼！古波先生，一小杯的燒酒並不壞。我呢，燒酒弄得我很舒服……您須知，越喝越有趣的。唉！我犯不着戒酒，我曉得我壽不老的。」

「您說這種送葬的話，討厭極了！」蒲獨花夫人搶着說，因為她不喜歡悲哀的談話。

古波站起來，生了氣，以為人家誣告他喝了燒酒。他把他的頭賭咒，把妻子兒女賭咒，說他不會有一滴燒酒下肚。他走近了克萊曼斯，吹她的臉孔，教她聞一聞他是否有燒酒的氣味。後來他的鼻子到了她的赤裸的肩膀上，他就哈哈地笑起來。他想要看一看，克萊曼斯已經摺好了那襯

衫的後幅，又在兩邊熨過了，此刻正在熨到袖子與領子。他始終只挨着她的身子，弄得她熨錯了一個摺痕；她又要在桌子中間的凹盤子的旁邊拿那刷子來刷襯衫上的澱粉。

「夫人！」她說：「請您阻止他這樣挨近我罷！」

「放手罷，你不是識事的！我們忙極了，你懂嗎？」姑爾瑰斯安然地說。

她們忙極了！怎麼這並不是他的錯處，他沒有做什麼壞事。難道上帝所創造的美麗的東西是不許人家看的嗎？這混帳的克萊曼斯，她到底有好看的手臂！她儘可以給人家看，給人家摸，換取兩個個子，沒有一個人給了錢還後悔的！這時克萊曼斯不再自己防衛了，她笑這醉漢的粗言。她甚至於與他開玩笑。他嘲笑她專會熨男襯衫。是的，始終只是男襯衫，她在那裏頭生活着呀！天啊！她很曉得男襯衫是怎樣的。她的手裏不知經過了幾百男襯衫呢！區裏黃髮的棕髮的男子們都穿她熨過的襯衫。她一面聽他說，一面繼續地工作，笑得肩頭搖動了。她在衫背上摺了五條大摺痕，又把熨鐵在衫胸上熨過；又把前襟燙了一燙，摺好了。

「這是插旗子的地方！」她說時，笑得更厲害了。

何古思婷覺得這話很奇怪，也哈哈地笑起來。人家便責罵她。這一個淘氣的孩子，她聽了她所不應該懂得的話也笑了！克萊曼斯把自己的熨鐵遞給她；原來那些熨鐵的熱氣減了，不足以燙澱粉的衣服的時候，就給那女學徒燙那些襪子與抹布。她把那熨鐵拿得很笨，竟把自己的手腕燙了一大塊。她哭起來，罵克萊曼斯故意燒她。克萊曼斯去取了另一條熨鐵來燙襯衫的前襟，乘勢恐嚇她，說如果她再哭，她就將熱鐵燙她的兩個耳朵，她即刻不敢哭了。她在前襟的下面墊了一塊呢布，慢慢地推動那熨鐵，讓那澱粉有變乾燥的時間。襯衫的前襟變硬了，像一幅硬紙一般。

「壞蛋！」古波罵了一聲，仍舊在她的身後踐踏着，滿面醉容，不肯走開。

他企高了身子，笑聲像一具不曾擦油的滑車。克萊曼斯用力據在那工作桌子上，扭轉了手腕，兩肘向空撇開，酥胸下俯；她的赤裸的肌膚膨脹起來，兩肩聳起，筋絡在嫩肉裏活動，兩乳突出，乳上黏着汗珠，在那盪開的襯衫的粉紅的陰影裏。於是他伸出手來，就要摸她。

「夫人夫人！」克萊曼斯嚷說：「請您叫他不要動手罷！如果他再這樣，我就走。我不願意

受人家欺負的。」

姑爾塊斯正在把博歇夫人的帽子放在一個帽架上，小心地用小鐵熨那花邊。她抬起頭來，恰恰看見古波再放手搜克萊曼斯的胸膛。

「真的，古波，你不是識事的人。」她說時有煩惱的樣子，好像責罵一個吃果子醬而不連着麵包吃的一個小孩。「你快睡覺去罷。」

「對了，古波先生，您睡覺去還好些，」蒲獨花夫人說。

「好！」他冷笑地說；「你們可笑得很……人家開開心也不行嗎？女人們我是曉得的，我從來不會傷損過女人。人家摸女人，只算尊重女性，並不更進一步……再者，擺貨攤的人原是希望人家挑揀貨物，對不對？爲什麼這高大的金髮的女子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顯給人家看呢？呃？這不是乾淨的……」

後來他又轉身向克萊曼斯說：

「你須知，乖乖，你不該裝腔作勢的……如果爲的是有人在這裏……」

但是他不能說下去了。姑爾瑰斯不用強，却把一手攬住了他，另一手掩住了他的嘴。他還在嬉戲地掙扎着，她硬把他推向店子後方的臥房裏去。他擺脫了她那掩嘴的手，開口又說他很願意睡去，只要那高大的黃髮女子來煖一煖他的腳。後來大家聽見姑爾瑰斯替他脫鞋子，脫衣服，像慈母地溫存他，當她扯開他的褲子的時候，他哈哈地大笑，怡然地仰倒在床的中央；他翻來覆去，又說她惹他發癢。末了，她小心地包裹了他，問他舒服不舒服。他並不回答，只大聲叫克萊曼斯道：

「喂，乖乖，我在這裏了，我等你。」

當姑爾瑰斯回到店子裏來的時候，何古思婷真的被克萊曼斯打了一巴掌。這因為蒲獨花夫人在機器裏發見了一塊骯髒的鐵，她並不當心，竟燙黑了一件襖衣；克萊曼斯替自己辯護，說那熨鐵乃是何古思婷放的，其實是她自己不會洗淨，鐵上還留着澱粉的痕跡，而她罵天罵地，說那髒鐵不是她的；那女學徒看見她如此不講理，一時發怒起來，竟當面吐了一口痰在她的衣服上。因此之故，她狠狠地打了何古思婷一巴掌。何古思婷忍着淚，把蠟燭擦了一擦那熨鐵，然後用

抹布揩乾淨了。但是她每次經過克萊曼斯的身邊的時候一定含蓄着一口津液，吐在她的裙子的後面，她一面暗笑着，那津液同時往下流。

姑爾瑰斯仍舊皺摺那帽子的花邊。在這新的靜默裏，大家又聽見店子的後方古波的濁聲音。他很天真地獨自笑着，說了許多短語：

「我的妻子，她真呆！她真呆，要我睡覺！呃，太呆了，在白日裏，而且人家並不倦倦！」

但是他忽然打鼾了。於是姑爾瑰斯寬了心，嘆了一口氣，欣幸他終於休息了，在輾溫的床上做他的醉夢了。她一面很快地熨那帽子，一面用和緩而延長的聲音說道：

「您有什麼法子？他失了他的理智，我們不能生氣。縱使我推扯他，也沒有什麼用處。我寧願跟着他說，而且催他睡去；您看，立刻就完了，我可以安靜了；再者，他並不兇惡，他很愛我。剛纔你們是看見的，他爲了要同我接吻，幾乎跌破了頭顱。這還算很好呢；有許多男子喝醉了酒之後還去看些女人；他呢，他逕直地回家來。他往往同女工們開玩笑，然而並不更進一步。克萊曼斯，您不必以爲他侮辱了您。您是曉得一個醉漢子是怎樣的；喝醉了酒，殺了父母還記不清呢！唉！我

甘心原諒他，他與別人一樣，有什麼好說的！」

她溫柔地說這些話，並不用感情，她已經習慣了古波的粗言。雖則還不對他獻殷勤，然而看見他捻女人的大腿的時候已經不覺得有什麼壞處了。當她不說話了之後，仍是一種沈寂，衆人不再作聲。蒲獨花夫人每次拿一件衣服，一定把桌上的筐子拉一拉；衣服燙過了之後，她擎起了她的小手臂，把衣服放在一個層架上。克萊曼斯已經熨摺好了第三十五件男襯衫。工作多得很；大家計算過，趕快做去也須熬到夜裏十一點鐘。現在全店的人都沒有事情分心，大家努力熨燙。她們的赤裸的手臂一來一往，把她們的粉紅的肉色映着桌上雪白的襯衫。人家再加煤炭在機器裏，太陽從被單的間隙穿過來，照在爐子上，一種不可見的火燄鼓盪着空氣，日光裏熱不可堪。在天花板下懸掛着的裙子與桌布的水汽之下，大家熱得呼吸不來，何古思婷的津液乾了，嘴唇邊伸出了舌頭的一角。澱粉的酸氣，熨鐵的焦臭，雜着四個露肩的女人的鬢子的膩氣與頸窩的汗腺；同時那百合花在瓶中的綠水裏凋謝了，吐出極純粹的濃香。在熨鐵燙衣之聲與火鉢撥火之聲裏，有時候雜着古波的鼾聲。這鼾聲很均勻，像一個的的達達的時鐘，做店子裏工作的標準。

酒醉的第二天，古波整天到晚不舒服，頭髮亂了，嘴臭了，臉腫了。他起得很晚，在八點鐘纔洗臉梳頭；他還吐痰，在店中逗留，不肯到工場裏去。所以酒醉的第二天又完了。早上的時候，他叫腿痠，說何苦喝這許多酒，把體質弄遲鈍了？但是，他遇見了一羣無賴，他們拉住了他不放手，所以他不由自主地也尋開心處，處處遇着陷阱，他終於上當了！不行！他再也不如此了！他不願意再踏進酒店裏了！但是，中飯之後，他的精神回復了，他連叫幾聲「喊！喊！」表示他還有好的嗓子。他開始否認昨天的宴飲，只說稍爲消遣了一回。叫人家不必耽心他，他的身子很結實，儘量喝酒也不會眨一眨眼的。於是他把整個下午去遨遊本區的地方。當他纏擾那些女工，纏得不開交的時候，他的妻子只好給他一個佛郎，好教他不再騷擾，離了店子。他一出門，先到賣魚路小靈貓店家用了，他的煙草，如果他遇見了一個朋友，便大家喝一杯酒。後來他到金滴路口的福朗素華店家用了，他那一瓶佛郎，喝了一瓶惹得喉嚨發癢的葡萄酒。這是一個老店家，店子是黑的，天花板是低的，旁邊有一個烏煙瘴氣的廳子，在廳裏可以吃小餐。他在這店子裏逗留直到晚上；福朗素華答應他，說永遠不把酒帳送到他的妻子跟前。是不是？昨天弄髒了地板，今天應該洗一洗！昨天喝酒

多了，今天應該喝一杯，把昨天的攻退了纔好。再者，他始終是個好朋友，不肯找女人，只愛開玩笑。後來輪着他也醉了，然而他還很客氣；他恨那些滿口穢話的醉漢子，拿棍子打他們也打不醒來！他很快活地，很有禮地回家，像一隻金絲黃雀。

有時候，他要作弄姑爾瑰斯，便問她說：

「你的情人來了嗎？人家不再看見他了，我要去找他來纔是。」

他說的情人乃是顧奢。顧奢果然避免常來，一則怕妨礙他們，二則怕惹旁人說話。然而他專找些口實，或把髒衣服送來，或從店子門前經過數十次。店子的後面有一個角兒，他在那裏逗留幾個鐘頭，坐着不動，只吸着他那短煙斗。十天中有一天的晚上，吃了飯之後，他冒險滯留；他並不話，緘着口，怔怔地望着姑爾瑰斯，她說了什麼話的時候，他纔放了烟斗笑起來。當禮拜六晚，店中熬夜的時候，他怡然忘情，似乎比去看戲更有興致。有時候，那些女工們燙衣服，直燙到早上三點鐘。天花板下一根鐵絲繫着一盞燈，燈罩下映成圓光，桌上的襯衫成爲白雪的顏色。那女學徒關上了店面的遮窗板，但是天氣太熱了，大家讓店門開着。夜漸深，女工們漸脫衣，以求舒服。他們

在燈光下露出細緻的肌膚，尤其是姑爾瑰斯，她變胖了，淡金色的肩像白絹般放出光輝；她的頸上有嬰孩的一道摺痕；她的頸窩兒被他看熟了，他閉着眼睛也畫得出來！機器的熱氣，熨鐵下的溼衣服的煙，都弄得他有幾分頭昏；他的思想遲鈍了，眼睛只管望着那些女人們忙着工作，搖動了她們的赤臂，整夜辛苦，爲的是本區的人們禮拜天有乾淨的衣服可穿。店子的周圍的商店都睡着了，馬路上漸漸沈寂。十二點鐘响了，後來又是一點鐘，兩點鐘。街上的車子與行人都去了。現在那黑暗無人的馬路上只剩下店門裏射出的一道燈光，像一幅黃布鋪在地上。不時聽見遠遠地有脚步的聲音，一個人走近來；當他踏過那一道燈光的時候，聽見裏面的熨衣聲，覺得奇怪，匆匆地把那赭色的燈光下面的露胸的幾個婦人望了一眼，又走向前途去了。

顧奢看見伊甸妨礙姑爾瑰斯，又見古波常常把脚踢他的後面，想要打救他，於是雇請他到自己那釘廠裏去抽風箱。打釘的職業固然不很可喜，因爲冶爐很髒，而且終日只是打鐵，頗嫌單調；但這却是有錢的職業，每天可以賺十個以至十二個佛郎。伊甸十二歲了，假使他的性情與這事業相近，不久他就可以做起鐵匠來。伊甸到了製釘廠裏之後，姑爾瑰斯與顧奢之間又多了一

重聯絡。顧奢把伊甸送回家來，同時把他的行爲報告她。人人笑說顧奢對於她發生了愛情。她自己也很曉得，她像少女般害羞，臉紅得像海棠一般。呀！可憐的親愛的少年，他不是礙事的人！他從來不會說起，沒有一個骯髒的舉動，也沒有一句淫邪的話頭。這種忠厚的人，真是世間少有。她雖則不說出口，其實她很快活，覺得如此被愛竟像聖女一般。當她遇着不如意的事情的時候，她就想起顧奢，一想起了就覺得鬆快了許多。他們二人在一塊兒的時候並不拘束；他們微笑地正面相視，只不說出他們的感想，不必想到壞事上頭，這乃是理智的愛情；當人們能够安靜，同時又能得到幸福的時候，應該守着安靜纔是。

但是夏天快完的時候，娜娜却在屋子裏搗亂了。她有六歲了，已經顯得是個女無賴。姑爾瑰斯不願意她常常在她的腳邊歪纏，所以每天早上把她領到波龍索路一個小學校裏去。保姆是左思姑娘。她到了學校裏，往往把女友們的後面的衣襟打了一個結，或把她的保姆的鼻煙匣子充滿了些灰。她還發明了許多汗穢的事，是人家所說不出口的。左思姑娘把她驅逐了兩次，後來仍舊收留她，爲的是每月可以多得六個佛郎。從學校出來之後，娜娜要報被困在教室裏的仇，便

在院子裏大噪大鬧，鬧得熨衣的女工們耳聾了，叫她快遊戲去。她的伴侶有一個是博歇的女兒寶玲，另一個是姑爾瑰斯當年的老板娘的兒子，名叫維克多。維克多是十歲的大孩子，專愛與小女孩們玩耍。福加尼耶不會與姑爾瑰斯不和，親自叫兒子來同娜娜做伴。再者，大屋子裏的兒童多極了，時時刻刻有些孩子在四面的樓梯裏爬上爬下，在天井裏打架，像一羣噪鬧的麻雀一般。哥特龍夫人自己就生了九個，黃髮的，棕髮的，一個個不梳頭，不揩鼻涕，褲子兜到了眼睛，襪子降到了鞋底，褂子破裂了，露出他們的油垢的白肉。另有一個婦人，是搬送麵包的，住在五層樓上，也生了七個。每一間臥房裏都有一羣孩子出來。這些紅嘴的寄生蟲，每逢下雨纔洗身一次；這裏頭有幾個高大的，似乎很聰明；有幾個肥胖的，大腹便便，已經像個大漢子；有許多小的，有幾個很小的，纔從搖籃裏溜了出來，走路還不穩，很笨的樣子，當他們想要快跑的時候就四腳往地上爬。在這一堆蝦蟆裏，娜娜是個班頭；她對於比她大兩倍的女子還擺小姐的架子，她僅僅肯對於寶玲與維克多降低了幾分她的權威，因為這兩個乃是她的心腹，遇事可以幫助她。她不住地扮做母親，替孩子們脫衣穿衣，把各人的身體到處都檢驗過，有時候還打他們，儼然是一個有了壞

品行的大人的專制行爲了。衆孩子們由她指導，做了許多值得打耳光的遊戲。他們都踏進了那染坊裏流出的顏料水裏，出來的時候兩腿或紅或藍直到膝頭；於是她跑到了鎖匠的店子裏，偷了些釘子與鐵屑，又走進了木匠的店子裏，倒在很大的鈔花堆上；這些鈔花很有趣，人家滾在裏頭可以把屁股掀起來。院子是歸屬於她的了；小鞋子踏得橐橐地响，每逢他們一羣人出發的時候就起了一陣尖銳的呼聲。有些日子，院子還不够用。於是他們走進了地窖裏，又跑上了樓梯，穿過了廊子，又走下樓來，再爬另一個樓梯，再走另一個廊子，在幾個鐘頭之內並不厭倦，始終叫囂着，竟像一羣害蟲，把一個大屋子鬧得天翻地覆。

「這一班壞蛋，可恨極了！」博歇夫人說；「真的，大約他們吃了飯沒事做，專生孩子還嗟怨說沒有麵包吃呢！」

博歇說窮家生孩子好像肥料堆裏生菌子。那女門房整天到晚嚷着，把掃帚恐嚇他們。她終於把地窖的門關鎖了，因爲她打了寶玲幾個巴掌，寶玲告訴她，說娜娜打算在黑暗裏做醫生。娜娜拿着棍棒，要給孩子們許多藥劑。

有一天的下午，發生了一件醜事。其實這是勢所必然的。娜娜發明了一種很滑稽的遊戲。她到門房的前面偷了博歇夫人的一隻木屐。她用一根線把木屐縛住了牽着走，算是一輛車子。維克多又出了一個主意，把山芋的皮充滿了那木屐。於是衆孩子組織成了隊伍。娜娜先走，手裏拉着木屐。寶玲與維克多分排在她的左右。一羣的孩子都依着秩序，大的先走，小的後走，互相衝撞着；一個像靴子一般高的嬰兒做個殿軍。這一隊人唱了些悲哀的話，許多「唉！」許多「呀！」娜娜說是送葬；那些山芋的皮就算是死屍。當他們在院子裏兜了一個圈子之後，重新又開始。他們覺得很有趣得很。

「他們在做什麼？」博歇說着便出了門房來看，因為她時時刻刻不放心，而且窺探着。後來她看懂了，就大怒道：

「這乃是我的木屐呀！這一班壞蛋！」

她分派了些巴掌，先在娜娜的臉上打了兩下，又踢了寶玲一脚，這火雞竟讓人家把母親的木屐偷去了！恰巧姑爾瑰斯來噴泉上取一桶清水，她看見娜娜的鼻子紅了，哽咽起來，她險些兒

跑上前扯那女門房的鬚子。誰打孩子像打牛一般的？除非是沒良心，下流而又下流的人！當然博歇夫人同她爭辯。一個人有了這樣一個壞女兒，應該把她關在房裏纔是。末了，博歇自己走出了門口，叫他的妻子進去，不必同這淫婦爭論那許多話。於是這就成爲完全的仇恨了。

在事實上，古波夫婦與博歇夫婦之間，自從兩月以來，已經不行了。姑爾瑰斯的天性是好施予的，但她時時刻刻要送他們兩瓶酒，幾碗肉湯，幾個橘子，還要許多份糕餅，已經有幾分厭煩了。有一天晚上，她把一盤生菜送到門房裏，因爲她曉得她爲着要吃生菜儘可以做烏龜。但是到了第二天，洛門舒姑娘告訴她，說博歇夫人當着衆人的面把生菜倒在地上，罵說她還不會窮到吃人家吃剩的東西。姑爾瑰斯聽了這話，面色變得很白；自此以後，她決意不再贈送什麼：酒不送了，肉湯不送了，橘子不送了，糕餅不送了，什麼都不送了。這時博歇夫人的嘴臉難看得很！他們覺得古波夫婦如此做事，竟是偷了他們的東西。姑爾瑰斯懂得自己的錯處：假使她從前不呆，不常常送東西給他們，他們不會養成了壞習慣，就會對她好了。現在呢，那女門房竟說她是最壞的人。到了十月附房租的期間，她向房東馬烈士先生進了許多謊言，說姑爾瑰斯把賺來的錢都買好酒

好肉吃了，以致她的房錢遲付了一天；馬烈士也不很有禮貌，竟走進了店子裏，也不揭帽，就問房錢。當然，博歇夫婦現在與羅利歐夫婦聯絡起來了。他們與羅利歐夫婦在門房裏喝酒，大家講和。假使沒有那獨脚床，他們永遠不會不和的！此刻博歇夫婦認識了她了，他們懂得羅利歐夫婦該是怎樣受她欺侮。當她走過的時候，他們都在門口冷笑她。

姑爾瑰斯終於有一天到羅利歐夫婦家裏來，爲的是古波媽媽的事情。古波媽媽已經六十七歲，她的眼睛完全瞎了，她的腿也不行了。她不得已而放棄了那最後一家的工作，如果人家不救濟她，她就要餓死了。姑爾瑰斯覺得這樣年紀的婦人，有了三個兒女，上不到天，下不到地，實在是可恥的事。古波不肯同羅利歐夫婦說話，說姑爾瑰斯儘可以到他們家裏去說一說，她的心中憤憤不平，就上樓去了。

到了六層樓上，她並不敲門就進去，像一陣狂風。她看見裏面的陳設絲毫沒有變化，只像當年他們第一次冷冷地招待她的時候一般。仍舊是原來那一幅褪色的呢布隔開了臥房與作業室，這銼形的房子竟像爲一條泥鰍而建築的。羅利歐在後方的長榻上做他的鍊柱子，同時羅利

歐夫人從針孔裏拉金線，站在螺盤的前面。在白晝裏，那小冶爐有粉紅色的回光。

「是的，是我。」姑爾瑰斯說：「我們在拔刀相向的時候，我這一來，你們覺得奇怪嗎？但是我來並不為的是我，也不為的是你們，你們該曉得：我是為着古波媽媽而來的。是的，我來看我們是否讓她等候別人施給她一塊麪包。」

「好！這樣進來的！胆子該是很大！」羅利歐夫人說。

她說着便掉轉了背，重新拉她的金線，假裝不知道她的弟婦在旁。但是羅利歐已經把淡白的臉孔舉起來，嚷道：

「您說什麼？」

後來他聽得很清楚之後，又說：

「又說閒話了，是不是？古波媽媽為人好得很，到處向人家訴苦；然而前天晚上還在這裏吃飯。我們做我們所能做的事。我們不是大富翁；不過，如果她去投訴別人，就讓她去，不必再到這裏來，因為我們不喜歡探子們。」

他重新拿起了鍊柱子，輪着他又掉轉了背，似乎懊悔地說：

「如果人人給她五佛郎一個月，我們也給她五佛郎。」

姑爾瑰斯安靜了，看了羅利歐夫婦的嘴臉，自己的面容也變冷了。她每次踏進他們的門口，都感覺得不舒服。她的眼睛望着地上的金屑，很有理智地向他們解說。古波媽媽有三個兒女；如果每人給她五佛郎，只有五個佛郎，這實在不夠，拿這錢去是不能生活的；只少要加上了三倍纔行。但是羅利歐嚷起來。人家要他每月到哪裏去偷十五佛郎呢？人們可笑得很，看見他們有金子就說他們是富翁。後來他又批評古波媽媽：她不願意減省了早上的咖啡，她要喝酒，種種苛求，竟像一個有財產的太太。妙啊！人人都喜歡舒服；但是一個人不曉得積錢，老來只好像朋友們攬肚皮了。再者，古波媽媽並不會到了不能工作的年紀；當她想要拿盤上的一塊好肉的時候，她的眼睛卻看得很清楚；總之，這是一個懶惰的老婦，只希望人家嬌養她。縱使他有法子想，他也不願意贍養一個遊手好閒的人，弄懶了人卻是罪過呢！

姑爾瑰斯並不妥協，她鎮靜地批駁這些不正當的理由。她努力要感動羅利歐夫婦。但是那

丈夫終於不回答她了。那妻子此刻在冶爐的前面，正在用硝酸洗滌那金鍊子，硝酸在一隻長柄的銅罐裏。她始終故意掉轉了背，如有千里之遠。姑爾瑰斯還在陳說，同時看他們在黑塵充滿的作業室裏工作，彎着身子，衣服是縫補的，油膩的。他們天天這樣工作，連人也成爲一件舊機械了。忽然間，她又發怒起來，嚷道：

「對了我寧願這樣！你們保留你們的錢罷……讓我贍養古波媽媽，你們聽見嗎？前幾天我收留了一隻貓，今天我儘可以收留你們的母親。將來什麼都缺少不了她的，她的咖啡，她的酒，都怕沒有……天啊！是多麼骯髒的家庭啊！」

羅利歐夫人忽然掉轉了身子。她搖盪着她的罐子，好像要把硝酸潑到她的弟婦的臉上來似的。她吃吃地說：

「快滾出去，否則我要撞禍了……您不要打算那五個佛郎，我連一個小蘿蔔也不肯給……不，一個小蘿蔔也沒有……好呀，五個佛郎媽媽將來做你們的丫頭，還要我拿五個佛郎贍養你們嗎？如果她到您家去，請您告訴她：她儘可以餓死，我不會送一杯清水給她……好，呸！不要踏髒了我的

地板」

「多麼厲害的妖精！」姑爾瑰斯說着，激烈地把門闔上了！

到了第二天，姑爾瑰斯就接古波媽媽到她家裏。她把她的床安置在娜娜所住的小室裏。這小室的光線是從天窗裏射下來的。搬家並不麻煩，因為古波媽媽的全副家具只有一張床，一個核桃木的高櫃，一張桌子，兩張椅子；人家把那櫃子放在堆積着髒衣服的臥房裏，把桌子賣了，把椅子換過了麥稈。古波媽媽在初來的一晚掃一掃地，洗一洗碗，表示她不是吃閒飯的人，因為她欣幸脫了困難了。羅利歐夫人氣得要死，更兼洛拉夫人又與古波夫婦再和了，越發令他們憤憤不平。有一天，兩姊妹爲着爭論姑爾瑰斯的事，竟揪打起來。洛拉夫人讚許姑爾瑰斯，說她能盡媳婦之道；後來她看見她的妹妹生氣，越發要作弄她，便索性說姑爾瑰斯有很美麗的眼睛，說她的眼睛可以燃得着一片紙；說到這裏，兩姊妹互相打了耳光，發誓不再相見。此後洛拉夫人往往在晚上到店子裏來消遣，與克萊曼斯談了許多淫邪的隱語尋開心。

三年過去了。大家和了又結怨，結了怨又和。姑爾瑰斯瞧不起羅利歐夫婦與博歇夫婦，以及

其他的不與她同道的人們。如果他們不高興，他們儘可以走開，是不是她能賺她的錢，這就好了？本區的人們終于非常尊重她，因爲人家很難找到這樣一個好主顧，一到期就付賬，不計較小事，也不拼命講價。她在賣魚路古特魯夫人的店裏買麪包，在波龍索路那胖查理的店裏買肉，在金滴路的洛昂克爾的店裏買雜貨，洛昂克爾的店子恰在她的店子對面。福朗素華是金滴路口的酒商，常常送酒來給她，每次一筐三十瓶。她的鄰居魏古魯賣煤給她，只照煤公司的批發價目；魏古魯夫人的屁股常常是藍色的，因爲有無數的男子捻她。這些商人都殷勤地供應她，因爲人家知道如果客氣對她就可以賺她許多錢。因此之故，每逢她出去的時候，雖則拖着鞋子，不戴帽子，四面八方的人都向她道個晚安。她的住宅向街道開着，前後左右的街道都像她的住宅的附屬品。現在她出去買物的時候喜歡在外逗留，因爲熟人很多，相處很是相得。當她沒有時間做飯的時候，她就到飯店裏買幾份中飯或晚飯，她同那飯店老板談天。飯店在她的洗衣店的另一邊，是一個大廳，玻璃窗滿是塵埃，後方的院子裏有黯淡的日光映進來。有時候，她捧着許多碗碟，在樓下的某一個窗子的前面談話；從窗子裏望進去，乃是一個鞋匠的臥房，床是不整理的，地板上

零亂地堆着許多破布，兩個跛脚的搖籃，與一個松脂鉢子，鉢裏充滿了黑水。但是她所最敬重的鄰人乃是對面那鐘錶店裏那穿着長衣的一位先生，他的樣子很乾淨，用纖細的工具不住地挑撥那些鐘錶。她往往穿過街道向他施禮，微笑地注視那像櫃子一般大小的店子裏，許多小時計的鐘擺忙碌地擺動，所報的時間各各不同，熱鬧得很。

第六章

秋天的一個下午，姑爾塊斯把洗好了的衣服送到白門路的一個主顧家裏去了之後，又回到賣魚路底，太陽快下山了。上午下了一場雨，天氣很溫和，石路上吐出油膩的氣味；姑爾塊斯抱着一隻大筐子，很覺得吃力，稍爲喘氣，脚步緩了，身子懶了，一面走路，一面模糊地起了肉慾，越疲倦越增加了娛樂的念頭。她很想要吃些好的東西。於是她舉起眼睛，瞥見了馬嘉達路的牌子，猛然想起了顧奢，有意去看他一看。他曾經說了好幾十次，說如果有一天她想要看打鐵的時候，不妨多走兩步，到鐵廠看他。再者，她想要向衆工人們詢問伊甸，她似乎專爲她的兒子而決定進廠去。

那製釘廠該是在馬嘉達路，然而她不曉得是在哪一段；因爲這裏的曠地很多，屋宇很疎，往往缺少了門牌。那怕人家把全世界的金子給她，她也不肯住這路。這路很闊，很髒，被許多工廠的

煤烟薰黑了，路磚坍了，許多污穢的水滯留在車轍裏。路的兩邊，有一排廠屋，許多玻璃的工場，都是很粗的建築，像不曾完工似的，露出那些磚桁。工廠的旁邊雜着許多醜陋的屋子與黯淡的小飯店，參差不齊，迎風欲倒。她只記得顧客說過，那製釘廠在一間碎布碎鐵的店子的旁邊，那店的攤子與地面相齊，陳列着幾十萬佛郎的貨物。在許多工廠的鬧聲中，她努力要找去路：則見屋頂上那許多小烟肉，烟肉裏很猛烈地吐出濃烟；一個鋸木的機器的聲音响得很均勻，像忽然扯裂了一幅棉布；有幾個製鈕子的工廠裏的機器的的達達地把地皮也震動了。她怔怔地向孟麥特望去，一時沒有主意，不曉得該不該更走遠些；忽然一陣狂風把一個大烟肉的烟煤刮下來，弄髒了一段街道。她閉了眼睛，正在呼吸不來的當兒，忽然聽見鐵鎚鏗鏘地响：她不知不覺地竟到了製釘廠的門口，她看見旁邊果然有一間碎布店子，便放了心。

然而她還躊躇，不曉得從什麼地方進去。一道籬笆的中間開了一條走道，似乎從此直進便是舊木材的廠屋。一堆污泥阻住了去路，所以人家擺放了兩塊木板在上頭。她終於冒險走上了木板，向左轉灣，竟迷進了一大堆顛倒放着的貨車裏，看見幾間破屋，屋梁還矗立着。後方是一所

陽光不足的屋子，一堆紅火照耀着。這時鐵鎚的聲音已經停止了。她謹慎地上前，走向那光明的地方，忽然有一個工人從她身邊走過，臉孔被煤炭染黑了，嘴上一把邈邈的鬍子，把他的無光的眼睛斜睨了她一眼。

「先生，」她問，「有一個孩子，名叫伊甸的，在這兒工作，是不是？……我是他的母親。」

「伊甸，伊甸，」那工人嘎聲地說時，一搖三擺地向前走；「伊甸嗎？不，我不認識他。」

他張開了嘴，嘴裏噴出了一陣酒氣，竟像打開了塞子的酒桶一般。他在這黑暗裏遇着一個女人，老大不高興，正在嘮叨着，姑爾瑰斯往後退，同時還問道：

「顧奢先生是不是在這兒工作呢？」

「呀！顧奢，是的！」那工人說；「我認得顧奢……如果您是來找顧奢的……請您到後方去罷。」

他在轉身的時候，用破銅的聲音叫道：

「喂！金嘴，有一個女人來找你了！」

一陣碎鐵的聲音掩住了他的呼聲。姑爾瑰斯向後方走去，走到了一個門口，探頭望過去。這是

一間大屋子，她起初看不出什麼來。那冶爐像是死了的，然而吐出了一道淡光，還可以沖破了黑暗。四面卻有許多很闊的黑影浮出來了。不時有些大影子遮住了火光，這就是些工人們，他們的四肢的影子變大了一倍。姑爾瑰斯不敢冒昧，只從門口低聲叫道：

「顧奢先生，顧奢先生……」

忽然間，一切都光明了。在風箱的聲音裏，一道白燄沖出來了。那廠屋露了面，原來是木板做的牆壁，四角加了磚牆，很粗地砌了幾個窗眼。烟煤把屋子刷成了深灰的顏色。梁下懸掛着許多蛛網，像許多破衣在那裏晾乾，年代越多，蛛網越重。牆的周圍的層架上，零亂地堆着許多舊鐵，許多破爛的器具，大大小小混在一團，現出堅硬而黯淡的樣子。那白燄仍舊向上沖，把一道太陽的光芒照在四個光溜溜的鐵礎上，這鐵礎又放出了帶金的銀色的回光。

此刻姑爾瑰斯看見了冶爐前面的工人的黃色的美髯，識得是顧奢。伊甸在拉着風箱，另有兩個工人在那裏。她只看見顧奢一人，於是她上前，在他跟前站定。

「呃？原來是姑爾瑰斯夫人！真是意外的喜事了！」顧奢說時，心花開了。

但是他看見同事們做嘴臉，他連忙改口，把伊甸推到她的跟前說：

「您來看您的孩子；他很乖，她開始有腕力了。」

「好！」她說：「到這裏來不容易得很；我以為我到了世界的盡頭了……」

於是她敘述她怎樣找路前來。後來她又問爲什麼工場裏的人不認識伊甸。顧奢笑起來；他向她解釋，說這裏人人都把伊甸叫做蘇蘇，因爲他的頭髮剃得光光的，好像「蘇亞夫」軍士的頭一般。當他們談話的時候，伊甸不拉風箱了，冶爐的火燄降低了，淡紅的光漸死，廠屋漸變黑暗了。顧奢心中感動，怔怔地望着微笑的姑爾瑰斯，看見她的容顏鮮豔像這火光一般。二人浴在黑暗裏，一句話不說；靜默了半晌之後，他似乎記起一件事來，便說：

「姑爾瑰斯夫人，請您容許我，我有一件事還沒有做完。請您停留在這裏，是不是您並不妨礙一個人。」

她停留着。伊甸重新拉那風箱。冶爐裏又迸出星光；那孩子想要在母親跟前表示有腕力，越發努力抽氣了。顧奢站着，照顧着一根在爐的鐵棒，手裏拿着火鉗，等候着。那火光激烈地照耀着

他沒有一點兒陰影。他的襯衣的袖子捲起了，領子開着，露出他的赤裸裸的臂與赤裸裸的胸，女子般的粉紅色的肌膚，上面生着黃色的小毛頭，頰低，陷在露筋的雙肩裏；他聚精會神地把眼睛釘着那火光，不眨一眨。他像一個正在休息的巨人，毫不費力。等到那鐵棒變白了之後，他用鉗子鉗了起子，放在鐵砧上用鐵錘均勻地打，輕輕地只像打着一些碎玻璃。後來他把打斷了的鐵片再放進了火裏，然後一一地拿了出來，加上了模型。他做的是六角形的鉸釘。他把鐵片放進了一個釘型裏，把鐵一榨成爲釘頭，然後把釘身壓成六角，最後把完成了的鉸釘拋在黑土之上，釘子還紅，漸漸纔熄了。他不住地打了又打，右手掄着一把五斤重的鐵錘，每打一錘就有一節工夫，他做得這樣熟手，所以他同時可以談話，可以望人。砧聲好像銀聲。他沒有一點汗珠，很舒服地，很隨便地打鐵，竟像晚上在他家裏剪圖畫一般，並不多費一點兒氣力。

「唉！這這些些小鉸釘，只有一分長……」他說這話答覆姑爾瑰斯的問題：「每天儘可以做三百……然而要有習慣，因爲手臂會疲倦了的……」

她問他每天完工之後他的手腕是否痲痹，惹得他笑起來。難道她以爲他是一個小姐不成？

十五年來，他的手腕經過許多大戰；牠與工具摩擦久了，現在已經變爲鋼鐵了。不過她的話也有道理：使假有一個人，他從來沒有打過鐵，忽然叫他玩弄五斤重的鐵鎚，不到兩個鐘頭，包管他叫手腕痠痛的。這似乎沒有什麼了不得，然而往往有許多結實的男子打了幾年的鐵就喪了命呢。這時其他的兩個工人也一齊打鐵。光明中有他們的大影子幌動，熱鐵的紅光從煤炭裏出來，星光在鐵鎚下迸濺，映在鐵砧上竟像太陽照耀着平原。姑爾瑰斯在火光中醉了心，一時快活，竟不想走開。她兜了一個大圈子然後能走近伊甸，爲的是怕火星燒了她的手；忽然間，她看見一個骯髒而多鬍子的工人進來，原來就是她在院子裏相問的那一個。

「喂，夫人，您找着了嗎？」他含醉地說；「金嘴，你須知，是我指點夫人來找你的……」

他名叫鹹嘴，人家又叫他做不渴飲，是一個頂呱呱的脚色，專會打鐵釘，不過他每天要喝一瓶最激烈的酒，潤一潤他的鐵鎚。剛纔他去喝了一杯，因爲他覺得肚子裏悶得慌，等不到六點鐘。當他知道蘇蘇名叫伊甸的時候，他覺得很滑稽；他笑起來，露出一床黑齒。後來他又認得姑爾瑰斯。昨天他還同古波喝了一杯酒呢。人家可以同古波說起鹹嘴，他一定即刻說道：這是一個好朋

友呀！古波這孩子倒很客氣，不輪着他的時候，他還付朋友們的櫃台賬呢。他又說：

「我曉得您是他的妻子，我很喜歡。他值得有一個美麗的妻子……是不是？金嘴，夫人不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嗎？」

他表示他會奉承女人，漸漸逼近了姑爾瑰斯，她拿起了筐子放在自己的面前，以免他挨着她的身體。顧奢心中不快活，他懂得鹹嘴暗中取笑他對於姑爾瑰斯的友誼，於是他嚷道：

「喂，鹹嘴！那些兩分的釘子什麼時候纔做呢？你現在喝了酒，舒服了，有勇氣做工了吧？」

顧奢說的是某家定做的大鉸釘，需要兩個鐵匠打的！

「即刻就做，如果你願意的話，小孩兒！」鹹嘴答：「虧你是個男子，還像孩兒般啞指頭兒。你徒然生得大，更大的我已吃過呢！」

「對了，不錯，即刻就做來罷，我們二人做罷！」

「來了，壞蛋！」

他們因為有姑爾瑰斯在旁，所以鼓起勇氣互相挑戰。顧奢把早已預備好了的鐵片放進火

裏，然後把一個口徑很大的釘型安置在一個鐵砧之上。鹹嘴在牆上取了兩把二十斤的大鏈下來，這是廠裏最重的鐵鏈，工人們把一把叫做費林，另一把叫做達達兒。他繼續地吹牛，說他曾經替丹凱克燈塔做了六打的大鉸釘，又做了些首飾，又替博物院裏做了許多東西，因為他做得很精緻的緣故。老實說，他不怕人家同他競爭；巴黎全城的工廠裏找不出像他這樣一個好工人來。人家儘管笑他，但是人家看他的工作就知道了。

「夫人等一會批評罷，」他轉身向姑爾塊斯說。

「不要再吹牛了！」顧奢說；「蘇蘇，用力些，這爐子並不熱！」

但是鹹嘴還問道：

「那麼，我們合起來打，是不是？」

「哪裏各打各的釘子！」

這一個提議嚇得大家出了一身冷汗，鹹嘴雖則胆子大，口中也沒有津液了。兩分的鉸釘，用一個人打，是從來不曾見過的事；而且這些釘子該做圓頭的，越發艱難了。另三個工人離了他們

的工作來看；其中有一個瘦漢子賭一瓶酒，說顧奢一定輸了的。這時金嘴與鹹嘴都閉了眼睛去拿了一把鐵鎚，因為費林比達達兒重了半斤的緣故。鹹嘴的運氣好，摸着了達達兒；金嘴拿了費林。在等候爐中的鐵變白的當兒，鹹嘴變爲勇敢了，立在鐵砧的前面，滾着多情的眼睛向姑爾瑰斯望去；他紮住了營，踏着腳，像是預備打架的樣子，看他的手勢已經預備揮動那大鐵鎚了。

「好，開始罷，」顧奢說時，自己也把手腕般大小的一塊鐵放進了釘型裏。

鹹嘴仰翻了身子，雙手掄起了達達兒。他的身材矮小乾癟，鬍子像山羊，眼睛像豺狼，頭髮梳得不好。他每打一打就喘了一口氣，腳離了地，好像是用過力太過所致。這是一個粗暴的人，他恨鐵太硬了，所以同牠打架；當他以爲把牠痛打了一吓的時候，他還吶喊了一聲呢。也許別人的手臂是被燒酒弄軟了的，然而他的筋脉裏需要燒酒滋養，並不要血液滋養，剛纔的一杯酒把他的骨節燒熱了，他覺得像汽機一般有氣力。所以今晚是鐵怕他；他把牠打得像泥一般軟。達達兒跳舞起來，像孟麥特的一個舞女；因爲熱鐵冷得很快，非快打不可。打了三十吓，鹹嘴已經把他的釘頭打好了。但是他喘氣了，他的眼睛離了眼眶，聽見手臂窄窄地响起來，他就生氣了。於是他喃喃地

跳起來又打了兩吓，僅僅爲的是替他的痛苦報仇。等到他把釘子從釘型裏取出來之後，那釘子已經變了形，釘頭凹凸不平，打得很不好。

「呃！打好了吧？」他還這樣大着胆子說着，把釘子給姑爾瑰斯看。

「先生，我是不內行的，」姑爾瑰斯很有涵養地說。

然而她分明看見達達兒的最後兩鎚把釘子打壞了，於是她很快活，她噙着嘴唇忍着笑，因爲現在顧奢很有贏的機會了。

現在輪着顧奢了。在開始以前，他多情地看了姑爾瑰斯一眼。他不慌不忙，先看準了距離，然後掄起鐵鎚，均勻地敲打。他的姿勢很有規矩，很柔輦，很活潑，很大方，費林並不像下流人跳舞，只像一個貴婦人做古人的跳舞，步伐很有節拍。費林的腳踏在爐火裏，踏在釘頭上，很有科學的方法，先把鐵棒的中央壓扁，然後依着節拍把牠打成釘形。當然，金嘴的筋脈裏沒有燒酒，只有血液，只有純粹的血液，血液直灌注到鐵鎚上頭，支配他的工作。這是漂亮的男子的工作！他充分地接受了爐中的火光。他的鬚曲的短髮垂在他的額上。他的黃色的美鬚子映火放光，他的臉孔真

的成爲金臉孔了。再者，他的頸像柱子一般大，像孩子的頸一般白；胸膛很闊，上面可以橫躺着一個女人，他的肩與臂都長得與雕刻的一般，教人說是從美術館裏描摹出來的。當他的用力的時候，人家看見他的筋膨脹起來，皮裏起了許多肉峯。他的肩，他的胸，他的頸，都加大了。他的周圍放出了光輝，竟像一個美麗的天神。他的眼望着鐵，把鎚子已經打了二十吓，每打一吓便呼吸一次，太陽穴上僅僅有兩點大汗珠流下來。他在計算：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費林仍舊不失貴婦人的風度。

「好一個虛僞的人！」鹹嘴冷笑地說。

這時姑爾瑰斯在顧奢的對面，很感動地微笑着看他。天啊！由此看來，男子都是呆的了！這兩個不是在這裏努力打鐵，爲的是向她獻媚嗎？唉！她很懂得，他們爲了她，用鉄鎚打起仗來了！他們好像兩隻紅色的大雄雞在一個白色的小雌雞的面前逞強。人類要有新發明，是不是有時候，表示心緒的法子奇怪得很。是的，達達兒與費林在鐵砧上，爲的是她；這些鐵被壓扁了，爲的是她；這爐子大放火光，也爲的是她。他們爲她而鍛冶愛情，他們藉此爭她，看誰會打鐵誰就得她。其實這

也很博得她的歡心；女人是喜歡人家頌揚的。尤其是金嘴的鐵鏈打動她的心懷；她的心也像鐵砧，被鏈子打得鏗鏘地响，伴着她的脈搏的微音。這似乎是傻事，然而她覺得心中有了一些什麼很結實的東西，有幾分像那鉸釘。黃昏的時候，在沒有進來以前，她沿着潮濕的街道上走，有了一個模糊的慾望，似乎是想要吃些好東西；現在她覺得滿意了，好像那金嘴的鏈子已經給她充飢了。唉！她不懷疑他的勝利；她是歸屬於他的了。鹹嘴太醜陋，他的衣服很髒，而且像一個猴兒跳動，她哪裏肯要他呢？她等候着，滿面通紅，然而她喜歡那大熱天氣，因為費林每打一下，竟像一道電氣從她的頭流到腳底，令他十分舒服。

顧奢始終計算着。

「二十八」他說時把鏈子放在地下；「完了，您可以看。」

那釘子的頭很光滑，很清楚，像小球一般渾圓，真是首飾匠的工作。工人們望着釘子搖頭；這沒有什麼可說的，只有五體投地而已。鹹嘴努力想要嘲笑；然而吞吞吐吐，終於說不出話來，便回到他的鐵砧跟前低了鼻子。這時姑爾、瑰斯挨近顧奢，爲的是要看清楚些。伊甸放鬆了風箱，爐火

重新又滅了火燄，只像一顆斜陽，忽然間，已經成爲沈沈的夜色。顧奢與姑爾瑰斯波這夜色包住了，倒反覺得愉快；煙煤薰黑了的廠屋與上鏽的鐵的臭味，都被他們忘了。他們竟像同在森林裏，沒有別人在旁的似的。他握着她的手，好像他已經征服她了。

後來到了外面，他們非不交談一句話。他找不着什麼話，只說假使不是還有半個鐘頭的工，她儘可以把伊甸領回去。她終於走了，他忽然又叫住了她，想要多留她幾分鐘。

「請您來呀，您還沒有都看完呢！呃，真的，還有很好看的呢。」

他把她領到右邊另一個廠屋裏，這乃是他的老板安放一切的機器的地方。到了門檻上，她忽然躊躇，本能地起了一種恐怖。那大屋子被機器震動了；許多大黑影在紅燄中浮動。但是他微笑地安慰她，發誓說沒有什麼可怕的；只要她小心，不讓她的衣服滾進輪齒裏去就是了。他先走，她跟着走，在這震耳欲聾的機器聲中有種種不同的雜响；濃煙裏有許多忙碌的工人，混在搖動的機器的手臂當中，令她看不出誰是人，誰是機器。經過的路是很窄狹的，他們須跨過許多障礙物，避開許多洞子，躲開許多小貨車。在這裏頭，大家互相聽不見說話。她還沒有看見什麼，只見一

切都在跳動着。後來她覺得頭上有一個大翅膀煽動，她舉起了眼睛，停住了腳步，則見天花板下有許多大銅帶，像一個很大的蛛網，網眼纏繞得沒有邊際；那汽機却匿在一面小磚牆的角兒上；那些大銅帶似乎是自己會滾動的，在黑暗裏均勻地運行，像一隻夜鶯飛時那樣從容。但是她險些兒跌了一交，因為她誤撞了一面風扇的柱子；這風扇安置在那些機器的旁邊，把激烈的風吹那些小冶爐。他開始教她看這個，他把風放在一個灶上，四面起了很闊的火焰，這是齒形的烈火，僅僅着了一點兒漆色。火光太烈了，所以工人們的小燈，只像太陽旁邊的小星。後來他把聲音提高，向她解釋；他領她看到那些機器了：那些夾剪把鐵片一一地剪斷了，即刻把牠們吐到後面去；還有那些製釘的機器，很高，很複雜，把鉸釘的頭即刻造成了；又有裁切的機器，把鉸釘裁切平整，不剩一個贅疣；又有鑽螺絲眼的機器，由女工們運用，鋼輪的的達達地响，輪上的油放出光輝。她可以這樣追隨着那工作，從靠着牆的鐵塊看起，直看到最後製成了鉸釘，堆滿了許多箱子。於是她懂得了，微笑地點了一點頭。然而她終不免有點兒寒心，覺得自己的身子這樣么小，這樣脆弱，在這些粗大的機器中間，真有被壓碎了的危險。有時候，她聽見了那裁切器一聲沈着的長嘯，竟

令她掉轉身來，出了一身冷汗。她習慣了在黑暗裏看那些不動的工人們，較正那些機翼，忽然那灶裏又吐出一道火光。她不由自主地始終只看那天花板下的大銅帶，看那無聲的大力在那模糊的夜色裏經過。

這時顧奢在一個鉸釘機器的前面停了脚步。他瞪着雙睛怔怔地望着，低頭沈思。那機器每天打了許多兩分釘，毫不費力，真是容易得很。那火夫把鐵塊從灶裏拿出來；那打鐵的把牠放進了一個釘型裏，這釘型常有一條小水灑着，以免去了鋼質；這就完了，螺旋筒低下來，螺螄釘墜在地上，釘頭渾圓，好像印出來的一般。在十二小時之間，這機器能製成數百基羅的釘子。顧奢不是兇惡的人，然而他有時候很想掄起費林來把這些機器都打得粉碎，因為他恨那機器的手臂比他的手臂結實些。他雖則自己推想，說肉身是不能與鐵相爭的，然而他終不免因此傷心。將來總有一天機器殺了工人；他們的工錢已經由十二佛郎降至九佛郎，人家還說要再減低呢；而且這些機器毫無趣味，牠們製造鐵釘，只像製造香腸一般。他把這機器望了整整的三分鐘，不說一句話；他的眉頭皺了，他的黃色的美鬍子聳起來示威。後來他似乎忍耐着了，他的神氣漸漸緩和了。

他轉身向姑爾瑰斯。此刻她正挨緊了他，他慘然微笑說：

「呀！這實在超過我們了！但是也許將來可以爲大家造福。」

姑爾瑰斯也不管造福不造福，她只覺得機器製成的釘子不好。她熱烈地說道：

「您懂得嗎？機器製成的釘子太齊整了……我比較地喜歡您所做的。因爲至少可以看得出一個藝術家的手段來。」

她這樣一說，使他非常喜歡，因爲他怕她看了機器之後會瞧不起他了。說哩！他雖則比鹹嘴強，機器更比他強。他終於在院子裏與她分別了，他險些兒把她的手握碎了，因爲他太快樂的緣故。

姑爾瑰斯每逢禮拜六都到顧奢母子家裏，爲的是把洗過的衣服送給他們。他們仍舊住在金滴新路那小屋子裏。她在第一年每月還他們二十五佛郎，算是還那五百佛郎的債；爲着不混賬起見，他們在每月底纔算賬一次；她在洗衣應得的工錢之外補足二十五佛郎給他們，因爲顧奢母子每月的洗衣費往往不超過七八個佛郎。依此計算起來，她已經還了一半的債了；不料有

一天到了房租的期間，她的顧客們失信，欠她的錢，所以她沒法子籌款過這關頭，只好跑到顧奢母子家裏借錢支付房租。另有二次爲着支付女工們的工錢，她又來找他們，以致她的債仍舊升至四百二十五佛郎。現在她不再償還一個銅子了，僅僅在洗衣的賬內扣除。這並不因爲她的工作減少，也不因爲她的生意不好。恰恰相反，她的工作加多了，她的生意更興隆了。但是她家有了無底洞，她的錢似乎鎔化了；當她能夠度過關頭的時候，她已經心滿意足了。天啊！只要能夠生活，還有什麼嗟怨的？她漸漸胖起來，再也沒有氣力去顧慮前途了。也罷！金錢始終會來的，存起來豈不上鏽了？顧奢夫人仍舊像慈母一般對待姑爾瑰斯。有時候她委宛地教訓她兩句。這並不爲的是她的債，只因爲她愛她，生怕她打筋斗。至於她自己的款子呢，她甚至於不肯說起。總之，她對她是很體貼的了。

姑爾瑰斯參觀鐵廠的第二天恰恰是月底的禮拜六。她要親自把衣服送到顧奢家去。當她到了顧奢家的時候，那衣筐子壓碎了她的手臂，所以她喘了兩分鐘的氣。人家不曉得洗過的衣服有多少重，尤其是有被單在裏頭。

「您把一切都拿來了嗎？」顧奢夫人問。

顧奢夫人對於此事是很嚴格的。她要人家把衣服都送了來，不可缺少了一件，依她說是不可失了秩序。她還有一個要求便是要洗衣婦在一定的日期與一定的鐘點到來；這麼辦呢，大家都糟蹋了時間。

「唉！一切都拿來了。您曉得我是不肯遺漏的。」姑爾瑰斯微笑地回答。

「這是真的，」顧奢媽媽承認說；「您學了許多短處，只這一個短處您還沒有。」

當姑爾瑰斯把筐裏的衣服搬出來，搬在床上的時候，顧奢夫人就恭維她：說她不像別人燙焦了衣服或弄破了衣服，也不弄脫了鈕子；不過她放青礬太多而且把男襯衫的前面漿得太硬了。

「您看，這竟是一塊硬紙，」她說時把襯衫揉得窄窄地響；「我的兒子不會埋怨的，然而這襯衫會割斷了他的頸頸，明天我們從文賽納回來的時候他的頸會顯出血痕的。」

「不，請您不要如此說，」姑爾瑰斯不如意地說；「穿的襯衫應該稍爲硬一點兒，否則身上

好像披了一塊破布似的。請您看一看那些老爺先生們；你們的衣服乃是我洗的，我燙的。從來沒有一個女工摸過。都是我一手料理；我情願洗十次，燙十次，因為這是你們的東西，您相信我的話罷。」

她吞吞吐吐地說了最後兩句，臉上輕微地起了紅暈。她恐怕人家看得出她欣幸能親手燙顧奢的衣服。當然，她沒有骯髒的思想；但是她不免有幾分羞慚。

「唉！我並不攻擊您的工作。您的工作好極了，我是曉得的。」顧奢夫人說；「所以，您看這珍珠帽子。只有您會燙這種繡貨。而且那些摺痕也齊整得很呢！我即刻認得出是您的手做的。當您把一塊抹布交給一個女工的時候，我一定看得出來；是不是請您少放一點兒澱粉就是了！顧奢是不願意擺老爺的架子的。」

她一面說着，早已把賬簿拿了來，把筆勾銷了那些衣服。一切都不缺少。當她算賬的時候，她看見姑爾瑰斯把一頂女帽算六個銅子；她驚叫了一聲，然而她終於承認這並不比時價更貴；後來她又看見男襯衫是五個銅子，女褲子是四個銅子，枕衣是一個半銅子，圍裙是一個銅子，老實

說，這價錢很相宜。因為別的洗衣店要多算兩個小錢，甚至於多算一個銅子呢。這時候姑爾瑰斯早已把那些骯衣服報數，顧奢夫人一一登記下來。姑爾瑰斯都裝進了她的筐子裏，然而她還不走，好像有一個要求，却不好說出口，現在很爲難的樣子。

「顧奢夫人，」她終於說了，「如果您不要緊的話，這一個月我想要領洗衣的錢。」

恰好這一個月的數目很大，她們剛纔一塊兒算過賬，竟達到十佛郎零七個銅子。顧奢夫人嚴重地注視了她半晌，然後回答說：

「我的好孩子，您要怎樣都可以。既然您需要錢用，我不願意拒絕您；不過您如果想要還清債務，這恐怕不是您所走的路；我說這話，乃是爲您設想，您懂呢？真的，您應該當心纔好。」

姑爾瑰斯低頭承受她的教訓，吃吃地說她自己寫給了煤炭商人一張借票，這十個佛郎就是拿去湊數還那煤商的。但是顧奢夫人聽見了借票的話，便變爲嚴厲了。她給她一個例子；自從人家把顧奢每日的工錢從十二佛郎減至九佛郎之後，她已經把費用減省了。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不老成，到老了就會餓死的。她還忍着一段話不會說：她不說她把衣服給姑爾瑰斯洗，完全

爲的是讓她藉此還清她的債；從前一切的衣服都是她自己洗的，如果此後姑爾瑰斯再要她挖荷包拿這麼一筆款子出來，她仍舊要由她自己洗了。當姑爾瑰斯得了十佛郎零七個銅子之後，她道了謝，即刻就走了。到了平台上，她覺得舒服了，想要跳舞起來，因爲她已經養成了困難的習慣與要錢不要臉的習慣，所以每次離了困難就覺得幸福，直等到下次再說了。

恰在這一個禮拜六，姑爾瑰斯下樓的時候有了一個奇遇。她看見一個不戴帽子的高大的婦人上樓，她只得抱着筐子，倚着欄杆躲避；那婦人的手捧着一幅紙，紙上一尾很新鮮的鯖魚，腮還在帶血。好，她認得是衛志尼，當年她在洗衣場裏曾經撩起過她的裙子。姑爾瑰斯把眼睛閉了，因爲她一時以爲衛志尼要把鯖魚扔到她的臉上來。哪裏衛志尼還輕微地笑了一笑呢。於是姑爾瑰斯覺得自己的筐子堵住了樓梯，想要表示有禮貌，便說：

「我請您原諒。」

「我早已原諒您的一切了。」衛志尼答。

她們停留在梯級上談話，忽然和好了，大家不肯露出半句隱話說及過去的事情。這時衛志

尼已經二十九歲了，她變成了很有體格的女人，只嫌面部長了些，兩縷頭髮是漆黑的。她即刻敘述她的歷史，爲的是炫耀一吓子：她現在是結了婚的了。她在春天的時候嫁了一個從事做過小木匠的工人，他也曾爲國家服務，現在他請求做一個巡警，因爲國家的位置可靠些，而且有體面些。恰巧此刻她買了一尾鯖魚回去給他。她說：

「他很愛吃鯖魚。這些壞男子，我們不免嬌養他們，是不是……請您上樓罷。您可以看一看我們的家……我們在這兒很當風，是不相宜的。」

輪着姑爾瑰斯敘述她自己的婚姻，說她從前也住過這一間住宅，而且還在那裏生了一個女兒呢。衛志尼聽了，越發催她上樓。重到自己享過福的地方總是一件樂事。她從前在河的另一邊，在大石住了五年。當她的丈夫當兵的時候，就是在大石與她認識的。但是她愁悶起來，她希望回到金滴溫裏來住，因爲這區裏的人都與她認識。現在她住顧奢家的對面，已經半個月了。唉！她的東西還是七零八亂的，只能漸漸收拾就是了。

到了平台之上，她們終於互相告訴了名字：

「古波夫人。」

「布瓦桑夫人。」

從此之後，她們便堂皇地互相稱呼古波夫人與布瓦桑夫人，爲的是欣幸做了夫人，不復像當年那種曖昧的地位了。然而姑爾瑰斯還存着不信任的心理。也許衛志尼假意做好人，與她講和，爲的是便於報復她當年在洗衣場裏撩褲子露屁股的仇恨。姑爾瑰斯心中警惕，吩咐自己處處留神。此刻衛志尼客氣得很，她自己也該客氣纔好。

到了樓上的臥房裏，則見衛志尼的丈夫布瓦桑坐在近窗的一張桌子前面工作。這是三十五歲的一個男子，面如土色，上下脣有紅色的鬍子。他做的是些小匣子。他的工具只有一柄小刀，一具鋸子，只像銼指甲的銼子一般大小，還有一瓶漿糊。他所用的木乃是從舊香煙匣子取出來的；這是一些桃花心木的細板，他切磋琢磨，做出了極細緻的工作。自春至冬，自朝至晚，他都做同樣的匣子，闊四分，高三分，不過他繪了些斑紋，創造了些蓋子的形式，劃了許多格子。這爲的是尋開心，爲的是消磨光陰，其實他在等候人家任命他做巡警。在他的舊職業的種種木工之中，他此

刻只愛做匣子一種工作，他所做的東西並不發賣，只拿來贈他相識的人們。

布瓦桑站了起來，恭敬地向姑爾瑰斯施禮，他的妻子介紹，說是一個舊友。但是他不是愛談話的人，早已把鋸子又拿起來。他不時把眼睛瞟了一瞟那橫櫃上放着的鯖魚。姑爾瑰斯很喜歡得再見她的舊住宅，於是她說當年她的家具陳設在什麼地方，又指着一個地方說當年她在地上分娩。呀！真所謂有緣終能再會！當年她們互相不見面了之後，誰料能够這樣重逢，而且先後同住在一間臥房裏！衛志尼再敘述她與她的丈夫的事：他已經承受了一個姑母的遺產，大約不久他可以使她開店子；現在她暫時繼續地做縫工，東做一件衣服，西做一件衣服。談了整整的半個鐘頭之後，姑爾瑰斯終於要走了。布瓦桑僅僅掉轉了背。衛志尼送她出來，說不久要去看望她；再者，她家的衣服要給她洗，這是當然的。當她把姑爾瑰斯留在平台上的時候，姑爾瑰斯以爲她想要說起郎第耶與那擦銅女工愛迭爾的事了。她懷着一腔怒氣，等候她說。然而她們終於沒有半個字提及這些討厭的事情，她們分別的時候還很客氣地說了一個再會。

「再會，古波夫人。」

「再會，布瓦桑夫人。」

這乃是她們的友誼的起點。一禮拜之後，衛志尼每次經過姑爾瑰斯的店子一定進去談天。她一談就兩個鐘頭，布瓦桑很耽心，以為她被車子壓死了。特來找她，他的臉色很蒼白。姑爾瑰斯天天與衛志尼見面，不久就感覺到一種奇異的憂慮：她一聽見她開口說一句話，即刻以為她要談起郎第耶；衛志尼在店裏的時候，姑爾瑰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郎第耶。這是傻極了的事，因為她實在不管郎第耶，也不管愛迭爾，也不管他們二人現在變成怎樣了；她絕對不提出一個問題；她甚至於不知道他們的消息的心理。這是不順她的意的事情，她的腦筋裏有他們二人的影像，好比一句討厭的歌曲留在嘴裏，一時撇不開。再者，她並不懷恨衛志尼，這當然不是衛志尼的罪過。她很喜歡與她談天，有許多次她還把她挽留再談一會兒，然後讓她走呢。

冬天來了，這是古波夫婦在金滴路所度過的第四個冬天，這一年的十二月與一月的天氣很冷。天下雪像下石頭一般。元旦之後，雪在馬路上三個禮拜不融。這並不妨礙工作，恰恰相反，冬天乃是燙衣的好時令呢。店子裏的氣候好極了，窗子上並不像雜貨店與對面的帽子店的窗子

那樣結冰。機器裏充滿了煤炭。維持着一種浴盆的氣候；桌上的衣服的水汽蒸騰，教人說是夏天；大家都很舒服，關着門，到處都有熱氣，熱得那麼厲害，險些兒累得人家張着眼睛打瞌睡哩。| 媿爾笑着說她以爲是在鄉裏。真的，車子在雪上走，不再喧囂了；行人們的脚步的聲音也幾乎聽不見；在嚴寒的沈寂裏，只傳來兒童的聲音，原來是一羣兒童沿着那蹄鐵店建築了一個滑冰場。有時候她走到門上的一個玻璃格子跟前，用手把水汽措了，看區裏的人遇了這樣的天氣變成了什麼樣子；但是鄰近的店子裏沒有一個鼻子露出來，街道被大雪裹住了，竟像睡着了似的；她只向旁邊的煤炭店的老板娘點一點頭，則見她的頭不戴帽子，她的嘴凍裂到了耳邊，因爲天氣冷得太厲害了。

在這嚴寒的時令，最好是在正午喝一杯很熱的咖啡。女工們沒有什麼好嗟怨的；老板娘做得很好的咖啡，不像福加尼耶夫人只給人家喝一杯糖水。不過古波媽媽擔任濾咖啡，濾得許久許久，因爲她在煖壺的前面打瞌睡。於是女工們在吃了中飯之後還燙着衣服等候咖啡。

王糕節的第二天，十二點半鐘响了，咖啡還沒有做好。這一天，牠偏硬頸，不肯過濾。古波媽媽

用一隻小匙打那濾器；大家聽見那咖啡不慌不忙，一點一滴地流下去。克萊曼斯說：

「請您不要管牠罷。不要攪濁了……今天我們一定有的喝，而且有的吃了！」

那高大的克萊曼斯正在燙一件男襯衫，用指甲壓平了一些摺痕。她感冒得很厲害，眼睛腫了，一陣一陣的咳嗽把她咳彎了腰。雖則如此，她竟不披一件披肩，只穿着一件十八個銅子的羊毛衫，周身發抖。她的身邊的蒲獨花夫人却裹着一件厚呢，直裹到她的耳朵。她正在熨一條裙子，把裙子放在一塊承衣板上，那板靠着一張椅子的背；地上還鋪着一張被單，以免裙子擦着地磚以致弄髒了。姑爾瑰斯獨自佔了桌子的一半，她在熨一些繡花的棉布的帷子，她伸長了手臂，把熨鐵推得很直，以免誤作摺痕。忽然間那咖啡潺潺地大流特流，惹得她抬起頭來。原來是何古思婷把匙子插進了濾器，弄成一個洞子，所以咖啡很容易流下了。姑爾瑰斯嚷道：

「你不要動手不行嗎？你的胆子真不小！現在我們要喝污泥了！」

古波媽媽早已把五個杯子擺在桌子的一個空角上。於是女工們都丟了工作。那老板娘先在每一個杯子裏放了兩塊白糖，然後親自斟咖啡。這是一天裏所等待的一刻。這一天，每人拿起

了杯子，蹲在一張小板凳上，在那機器的前面，大家正要喝咖啡，忽然店門開了，衛志尼顫巍巍地走進來。她說：

「呀！朋友們，這風怕不把您吹成兩截！我不覺得我有耳朵了。唉！是多麼冷的天氣啊！」

「呃？原來是布瓦桑夫人！」姑爾瑰斯說：「好，您來得巧！就請您陪我們喝咖啡罷。」

「呃！我沒有不肯的！只要走過了馬路，冬天已經壓在身上了！」

幸虧還剩有一些咖啡。古波媽媽再去取一個杯子來，姑爾瑰斯還表示禮貌，便讓衛志尼自己放糖。女工們在機器的旁邊騰出一個小小的位置給衛志尼。她還發抖一會兒，鼻子紅紅的，把僵了的雙手撫着那杯子取暖。她是從雜貨店裏來的，她只等候半磅乾酪，就冷壞了身子。她說着便讚賞店子裏的熱氣：真的，教人猜是進了灶子裏，熱氣搔得皮膚很痛快，死人到這裏也會活起來呢。後來她的身體不僵了，便把兩腿伸直。於是她們六人慢慢地同喝她們的咖啡，停止了工作，讓桌上的衣服在那裏生煙。只有古波媽媽與衛志尼是坐在椅子上的；其餘各人坐在小板凳上，竟像坐在地上一樣；何古思婷甚至於把裙子下的被單扯了一個角，躺在那上面。大家的鼻子湊

着杯子，正在嘗試咖啡，一時不會說話。

「這咖啡畢竟還好。」克萊曼斯說。

但是她忽然咳了一陣，幾乎斷絕了呼吸。她把頭倚着牆壁，好教她咳得重些。衛志尼說：

「您真糟了！您在哪裏惹了這病來的？」

「誰曉得呢？」克萊曼斯說時，用袖子揩她的臉孔：「這大約是昨晚的。昨晚我在大陽台出來的時候，有兩個女人在門口打架。我想要看一看，所以我停留在大雪之下。呀！打得好厲害！真是令人笑煞。一個的鼻子被抓破了，血流在地上。另一個瘦長像我一般，她看見了血就走開了……於是到了夜裏我就咳嗽起來。還有一個原因：男人們都是糊裏糊塗的，當他們同一個女人睡覺的時候，他們整夜把被窩掀開……」

「好一個品行！」蒲獨花夫人說：「您要咳死了，好孩子。」

「我偏高興死呢！……活着有什麼樂趣？您教我整天到晚在機器的旁邊烘手，忙了十二個鐘頭，只賺五十五個銅子，唉，不行！您須知，我够受了！……您放心，可惜這咳嗽不能把我送終，牠會來也

會去的。」

大家靜默了半晌。克萊曼斯在跳舞場裏很快活地喧譁，到了工場裏却把這希望早死的念頭來引起衆人的煩惱。姑爾瑰斯是知道她的，只不肯多說，僅僅說道：

「您在享繁華的第二天還不快活呢！」

其實姑爾瑰斯希望人家不談起女人打架的事，因為她怕衛志尼聯想到當年洗衣場裏打屁股的歷史。恰巧衛志尼微笑地望着她說：

「唉！昨天我看見兩個女人互相揪鬚子，頭皮也揪脫了呢……」

「是誰？」蒲獨花夫人問。

「路底那收生婆與她的丫頭，那丫頭是一個黃髮的小女人……唉！那女子真會吵嘴！她向那收生婆嚷道：『是的，是的，你替那賣果子的女人墜了一個胎！如果你不付我的錢，我要到警察局裏報告去。』她隨說隨罵，罵的話兇得很！那收生婆即刻劈拍地打了她一個耳光。於是那丫頭撲上她的臉去，抓她的頭髮，鬧得不開交！後來幸虧那賣熟肉的拉開了她們。」

女工們都很客氣地笑了一笑。後來各人喝了一口咖啡，現出高興談話的樣子。

「您相信她墜了一個胎嗎？」克萊曼斯問。

「說哩！區裏都傳偏了呢，」衛志尼說：「您須知，我並不在場；然而這是她的職業。哪一個收生婆不墜幾個胎呢？」

「好！」蒲獨花夫人說：「人家太呆了，去找她們！謝謝罷，何苦給她們挖肚子；你們聽我說，有一個太上的法門。每晚喝一杯聖水，用拇指在肚子上畫三個十字架。那胎兒自然會消滅了的。

這時大家以為古波媽媽睡着了；誰知她却搖頭反對。她呢，她曉得一個不容批駁的好法子。每隔兩個鐘頭吃一個熟雞蛋，又在腰脅下貼上了幾張菠菜葉，包管成功的。其餘四個婦人都嚴重地相對。但是何古思婷是一個常常快活的人，人家也不知道她為什麼快活，此刻她突然笑起來，像母雞的聲音。大家本來已經忘了她。姑爾瑰斯揭起了那裙子，則見她在被單底下躺着像一隻小豬，四腳朝天。她把她拉出來，打了一巴掌，她就站起來了。這小丫頭，她笑什麼？大人們談話，她應該偷聽嗎？再者，現在她該把洗過的衣服送到巴第諾爾洛拉夫人的一個女友家裏去。姑爾瑰

斯一面說，一面把筐子放在她的臂下，把她推向店門。那女子氣憤憤地哭着，出了店門，腳捺着大雪走了。

這時古波媽媽，蒲獨花夫人，克萊曼斯三人爭論熟雞蛋與菠菜的功效。衛志尼却低頭沈思，手捧着她的杯子，低聲說道：

「天啊！打了架又接吻！如果心地好，決不能常常記恨的……」

她說着便彎腰向姑爾瑰斯，微笑了一笑，說：

「是的，當然，我不恨您！洗衣場的爭，您記得嗎？」

姑爾瑰斯覺得十分難爲情。這恰是她所時時刻刻憂慮的。現在呢，她知道郎第耶與愛迭爾也要成爲問題了。此刻那機器呼呼地响，那柱子給烈火炙得通紅了。在懶意正濃之際，衆女工們故意把喝咖啡的時間延長，做工越遲越好；她們望着馬路上的雪，現出貪吃的樣子與怠惰的樣子。她們說了許多知己的話；她們說假使她們每年有一萬佛郎的入息，她們怎樣辦呢？她們便可以整個下午圍取爐暖，不必再工作了。衛志尼坐近了姑爾瑰斯，爲的是不給別人聽見她的話。

姑爾瑰斯覺得十分懶惰，大約爲着屋子裏很熱的緣故；她懶到這地步，竟沒有氣力轉移談話的方向；她甚至於等候衛志尼再說話，因爲她的心中十分感動，只不肯說出來罷了。衛志尼說：

「我說這話，不累您傷心吧？我早就想要說話，到了唇邊，不止數十次了。也罷，既然我們在這上頭；而且這當做談話的資料，是不是……唉！當然，關於過去的事情，我不恨您。我把人格担保！我不會記恨在心。」

她把杯底的咖啡攪了一攪，爲的是攪勻了杯底的白糖，然後喝了三口，嘴唇裏發出輕微的嘯聲。姑爾瑰斯的心裏十分難受，始終只等候着；她自問衛志尼對於打屁股的事情是否真的能像這樣原諒她；因爲她看見衛志尼的眼睛冒火了。這女人大約是記恨在心，表面上却假裝寬宏大量。衛志尼又說：

「您有一層是可以原諒的。人家當年對您做了一件骯髒的事情，也怪不得您；我是公平的人，我說公平的話！假使是我，我早已拿起刀子來了！」

她又喝了三口咖啡，又在嘴唇裏發出輕微的嘯聲。此刻她不拖拖捺捺地說話了，她一口氣

說下去，並不停止：

「所以他們並不能享過福。呃，真的，什麼福氣也沒有！……他們搬到很遠的地方，在克拉西耶的一條骯髒的街上住下；這街道時時刻刻有污泥直到膝頭。我呢，兩天之後，我在早上離了巴黎，到克拉西耶同他們吃中飯；我坐的是公共馬車，很闊氣呢！好，親愛的，我到了那邊，看見他們已經打架了。真的，我一進門就看見他們互相賞耳光。好！這所謂情郎情婦！您須知，愛迭爾是不值得用繩子縊死的。她是我的妹妹，然而我不免說她是一個髒貨。她對我做了許多壞事；說來話太長了，而且這只是我們姊妹間的事情；至於郎第耶呢，您是曉得他的，他也不是好人。是非非，他可以即刻撩起您的後面當他打人的時候，老實不客氣地捏緊了拳頭；他們認真的打起仗來。人家上樓的時候一定聽見他們打架的聲音。甚至於有一天警察局派人來了。因為郎第耶要在中飯的時候喝一碗豆油湯，愛迭爾以為豆油湯不合衛生，於是他們互相把油瓶子扔在臉上，鍋子，湯盆子，都扔碎了。總之，這是驚動全區的一場大鬧。」

她還敘述了許多場大鬧，她說不盡他們的事，因為驚人的舉動太多了。姑爾瑰斯靜聽着這

一段歷史，不說一句話；她的臉色變了，唇邊露出煩躁的一道皺紋，好像一渦淺笑。七年以來，她不再聽見說起郎第耶了。她絕對料不到郎第耶的名字到了她的耳朵裏的時候會這樣燒熱她的心腸。她當年那樣薄待她，她此刻還很想知道他變成怎麼樣，真是她所設想不到的。現在她不能再妒忌愛迭爾了；然而她不免暗笑他們的打吵，她的腦裏現出一個滿身發青的愛迭爾，她便覺得有趣，算是報了她的仇了。她情願停留在這裏，直到明天，爲的是愛聽衛志尼的報告。她不提出什麼問題，因爲她不願意顯得她關心到這地步。這好像人家忽然替她填滿了一個洞；此刻她過去直與她的現在相連了。

這時衛志尼終於又把鼻子湊着杯子；她把眼睛半閉，在啞那些白糖。姑爾瑰斯懂得自己該說一兩句話了，於是假裝不關心的樣子問道：

「他們始終還住在克拉西耶嗎？」

「哪裏！」衛志尼說：「我沒有告訴您嗎？他們不再在一塊兒，已經一禮拜了。有一天早上，愛迭爾把她的衣服搬走了。郎第耶並沒有追她。」

姑爾瑰斯輕輕地叫了一聲，又高聲的說：

「呀！他們不再在一塊兒了！」

「誰呀？克萊曼斯停止了與古波媽媽獨花夫人二人談話，這樣地問她一句。

「沒有誰，這些人乃是你們所不認識的，」衛志尼答。

她審視姑爾瑰斯，看見她十分感動了。於是她更挨近她，似乎存心不良，要再敘述她那些歷史。後來她忽然問她：假使郎第耶再來追求她，她怎麼辦？男子們是很奇怪的，郎第耶很可以重尋舊日的愛情。姑爾瑰斯聽了便挺直了身子，表示很堅決很自重的神氣。她已經嫁了人了，假使郎第耶重來，她唯有趕他出去而已。他與她之間不能再發生什麼關係，甚至於一握手也是不行的。真的，假使她有一天正眼望這男子一眼，就算她是沒有心肝的人了。她說：

「我很曉得，伊甸是他的，這一個關係乃是我所不能斷絕的。如果郎第耶希望與伊甸接吻，我就遣他去給他，因為我們不能禁止一個父親愛他的兒子；至於我呢，您須知，布瓦桑夫人，我寧願給人家刺成肉醬，不願允許他的指頭摸着我。這是完了的了。」

說到最後兩句的時候，她向天畫了一個十字架，算是永遠的誓願。她希望把這一場談話打斷，於是她似乎從夢中驚醒，向女工們嚷道：

「喂！你們以為衣服不用人燙也會自己燙好了的嗎？……這一班懶骨頭！……上工罷！」

那些女工們並不慌忙；她們被憎性傳染了，雙臂無力地垂在裙邊，一隻手始終拿着她們的空杯，杯裏只剩有一些咖啡的渣滓。她們繼續地談話。克萊曼斯說：

「這是塞烈斯田，我從前認識過她。她瘋了，專愛吃貓毛；你們須知，她到處看見有貓毛，她常常把舌頭這樣打滾，因為她以為她的嘴裏充滿了貓毛。」

「我呢，」蒲獨花夫人說；「從前我有一個女友，她的肚子裏有一條大蛔蟲；唉！蛔蟲的嗜好不少；當她不吃雞肉的時候，那蛔蟲就在肚子裏絞她的腸。你們想想看，她的丈夫每天只賺七個佛郎，還不够供應那蛔蟲的食量呢！」

「假使她遇見了我，我早已即刻醫好她了，」古波媽媽搶着說；「真的，只須吃一隻烤熟的小老鼠，那小老鼠即刻就把那蛔蟲毒殺了。」

姑爾瑰斯自己也因快活而懶惰了。然而她搖動了身體，站了起來。好！整個下午都拿來消遣了！這麼一來，荷包不會滿的！她首先回到她那些帷子上頭；但是她看見帷子上着了一點咖啡，所以她在未燙以前不得不先用一塊濕布擦那污點。那些女工們在機器的前面伸了一個懶腰，然後不好氣地各去尋找她們的套袖。克萊曼斯只一動身又咳嗽起來，幾乎咳出了舌頭。後來她燙完了她那男襯衫，用扣針扣好了袖子與領子。蒲獨花夫人也燙她那裙子。衛志尼說：

「好！再會罷！我這一來，爲的是買半磅乾酪。布瓦桑會猜我在路上被冷壞了。」

但是，當她已經在街道上走了三步的時候，忽又開了店門，嚷說她看見何古思婷在路底與一班兒童正在溜冰玩耍。這淘氣的了頭出去已經整整的兩個鐘頭了。她滿面通紅地跑了回來，喘着氣，臂夾着筐子，鬢子被一個雪球蓋住了。她讓人家罵她，她只現出狡獪的樣子，說地上的冰太滑了，所以走不動。大約有什麼淘氣的孩子把些冰塊悄悄地塞進她的衣袋裏開她的玩笑，所以一刻鐘之後她的衣袋有許多水點流下地來，好像漏斗一般。

從此之後，每逢下午都是這樣過去的。在本區裏要算本店是怕冷的人的避難處了。金滴路

全路的人都知道這店子的氣候很暖。有許多愛說話的女人們到這裏來；她們坐在機器的前面，裙子撩起直到膝頭。姑爾瑰斯因為有這好氣候而很自負，往往招引些人到來，羅利歐夫婦與博歐夫婦嘲笑說她學貴族婦人開敝雅廳。其實她想要做慈善而殷勤的人，所以她看見路上的窮人發抖的時候就請他們進來取暖。她最可憐一個舊畫匠，他是七十歲的一個老翁，住在屋頂的一個小廂裏，又餓又冷，幾乎死了；她的三個兒子打仗死了，現在他已經兩年不能執筆作畫，只好靠小小的積蓄度日。他的名字叫做伯魯伯伯。當姑爾瑰斯瞥見伯魯伯伯在雪裏踐踏取暖的時候，她即刻呼喚他，在店中的火爐邊替他騰出一個位置；她往往還迫他吃一塊麵包夾着一些乾酪。伯魯伯伯的身體變了弓形，鬚鬚是白的，臉皺像一隻老蘋果，他不說一句話，只靜聽煤炭迸濺火星的聲音。也許這聲音能使他聯想到五十年的畫工，憶起了當年在巴黎的四面八方站在梯子上替人家畫門，替人家粉刷天花板呢。

「喂，伯魯伯伯，您在想什麼？」姑爾瑰斯有時候這樣問他。

「不想什麼，什麼都想。」他蠢蠢地回答。

那些女工們取笑，說他有了心病。他只當不聽見，重新墜在靜默裏，現出黯然而沈思的樣子。從這個時期起，衛志尼往往向姑爾瑰斯說起郎第耶。她似乎喜歡把她的舊情郎纏擾她的心緒，說了許多假定的話，令她難爲情。有一天，她說她遇見了他；姑爾瑰斯一聲不响，她也不再說什麼；到了第二天她纔說他同她談了許久，都是談及姑爾瑰斯的話，而且說得很多情。她在店子裏的一個角兒唧唧喳喳地細說，姑爾瑰斯被她擾亂了心懷。郎第耶的名字到了耳朵，就給她的心頭燒了一陣，好像他還留了一些什麼在她的心上似的。當然，她自信是心堅的人，她想要做個正氣的婦女，因爲正氣已經是幸福的一半了。在這事情上，她並不想起了古波，因爲她對丈夫並沒有對不住的地方，連心思也是乾淨的。然而她想起了顧奢，她的心上游移，竟成了心病。她似乎覺得她漸漸回憶到郎第耶的前情，就算是對不住顧奢；他們雖則不曾互相承認愛情，已經是很好的情誼了。當她自以爲對於她的好朋友成爲罪人的時候，她就天天愁悶起來。她願意除了丈夫之外只對一人有情。這情乃是最高尚的，超過了那些骯髒的思想；衛志尼却專探她的臉色，希望她重尋舊歡。

當春天來了的時候，姑爾瑰斯到顧奢身邊去躲避。因為她坐在一張椅子上的時候，再也不能不沈思，一沈思便想起了她的第一個情郎；她的腦海裏浮現出這樣一個景象：郎第耶丟了愛迭爾，把衣服重新放進了他們的箱子裏，搬上了車子，逕直地到她家來找她。她出門的日子，往往在馬路上突然害怕起來；她以為聽見後面有郎第耶的脚步的聲音，她戰戰兢兢地不敢回頭，覺得似乎他的手就來攬她的腰了。當然，他會窺伺着她；總有一個下午，他會遇見她的；她想到這裏，出了一身冷汗；因為他如果遇見她，一定像當年開玩笑，吻她的耳朵了。她最怕這一個吻；在未吻以前，她的耳先聾了；耳裏蕩蕩地响，她什麼都聽不見了，只聽見她的心頭突突地跳。每逢她起了這種恐怖的時候，那鐵廠乃是她的唯一的逃避的地方；顧奢的大鐵鎚鏗鏘地响，祛除了她的噩夢，她在顧奢的保護之下，又變為安靜而微笑的人了。

多麼好的時令！姑爾瑰斯特別地小心洗熨白門路的主顧的衣服；她常是親身把衣服送去，因為每禮拜五這一行可以經過馬嘉達路，可以走進鐵廠裏；這是一個現成的口實！當她到了路口的時候，她突然覺得輕鬆了，快活了，在這空曠的地基與許多灰色的工廠之間，她覺得好像到

鄉村裏娛樂去；煤炭染黑了的甬道與屋頂的烟囪裏的濃煙竟像郊外的樹林裏的青苔小道與夾道的紅花一般地令她心曠神怡。她愛廠屋的濃煙瀰漫了天涯，孟麥特的山頂堵住了天空，顯出牠那些灰色的屋子與整齊的窗子。她在將到的時候放慢了脚步，跳過了那些積水，她高興從那殘材的廠屋的無人的地方走去。到了後方，那冶爐放出光輝，那怕是正午，光輝亦不稍減。鐵鎚的聲音與她的心跳的聲音相應。當她進去的時候，她的滿面通紅，頸窩上的黃髮輕飄，像一個赴約會的婦人一般。顧奢等候着她，他的臂是赤裸裸的，胸是赤裸裸的，這幾天來他把鐵砧打得更响，好教她遠遠地便聽見了砧聲。他猜着是她，用無聲的巧笑迎她，黃鬚裏現出十分和藹的樣子。但是她不肯攪擾他的工作，她請他再拿起鐵鎚，因為當她看見他的臂肉顫動，筋脉突起的時候，她更愛他了。她走到風箱旁邊，輕輕地在伊甸的臉上印了一個吻，然後她滯留一個鐘頭，靜看那些釘子。他們不交談到十句話。然而那怕他們同在一間臥房裏，把門關上了兩重，也不過只能如此表示他們的愛情而已。鹹嘴的冷笑並不妨礙他們，因為他們甚至於聽不見他的冷笑了。一刻鐘之後，她的呼吸艱難些了；那熱氣與濃煙臭味令她有幾分頭昏，然而同時一陣一陣的鐵鎚從

她的脚跟震動到她的喉嚨。她不再希望什麼了，這已經是她的快樂了。縱使顧奢把她摟在懷裏也不會令她這樣大大的感動。她接近了他，爲的是教他的鐵鎚的風撩着她的臉上，爲的是讓他痛打。當那些火星濺在她的手上的時候，她並不撇開她的手，倒反覺得癢得快活。他呢，他當然猜中了她所玩味的幸福；他把難做的工作都留到禮拜五，好教他能把他的一切的氣力與一切的手段博取她的歡心；他不再惜力了，險些兒把鐵砧打成兩截，喘着氣，顫着腰，給予她的快樂。在春天之內，他們的愛情竟把鐵廠鬧得天翻地覆。這是工作中寓有詩意，在此煙煤飛舞的當中表現他們的愛情。打扁了的赤鐵像紅蠟一般，印着他們的情痕。每逢禮拜五，姑爾瑰斯與金嘴分別了之後，她從容向賣魚路走上去，滿意了，疲倦了。精神與肉體都安靜了。

她對於郎第耶的恐怖漸漸減了，她又變成安分守己的人了。在這時期，她儘可以再過很幸福的生活，誰知古波却變壞了，真倒霉！有一天，她恰從鐵廠回來，看見一個工人正在哥侖布伯伯的酒店裏買了幾杯酒款待靴子，燒肉，鹹嘴。她似乎認得那工人是古波。她連忙走過，不讓他說她在窺探他。但是她忍不住回頭一看：果然是古波，他在把一杯燒酒倒進喉嚨裏，看他的手勢已經

很馴熟了。唉！他說謊了！現在他喝起燒酒來了！她垂頭喪氣地回來，心中又起了燒酒的恐怖。他吃葡萄酒的時候。她原諒他，因為工人是要葡萄酒滋養的；至於酒精呢，恰恰相反，牠是一種毒物，可以奪了工人的食量。呀！政府何不禁止人家製造這種毒物呢？

到了金滴路的時候，她看見全店的人都亂紛紛的。那些女工們早已離了工作桌子，都到了院子裏向空中望着。她問克萊曼斯是什麼緣故。克萊曼斯答道：

「這是俾夏爾伯伯打他的老婆。他吃醉了酒，在門口等候她從洗衣場回來……他把拳頭趕她上了樓，此刻他在臥房裏毒打她……喂，您聽，這不是他的聲音嗎？」

姑爾瑰斯連忙上樓。因為俾夏爾夫人是她的洗衣婦，而且很勤快，所以她對她還有友誼。她希望勸止他們。到了第六層樓的時候，看見臥房的門開着，有幾個房客在平台上吶喊，同時博歇夫人站在門前，嚷道：

「你們放手好不好？人家要去找警察來了，你們懂嗎？」

沒有一個人敢冒險進房，因為人家認識俾夏爾的為人，當他醉了的時候竟是一個猛獸。而

且他從來不曾醒過。他很少做工，當他做工的時候，他把一瓶燒酒放在他那鎖型的旁邊，每隔半個鐘頭喝牠一杯。他非如此就不能生活下去；假使人家把一枝火柴放近他的嘴，他的嘴裏的酒精會燒起火來呢。

「我們不能讓她被人打殺了啊！」姑爾瑰斯發抖地嚷。

她說着便進去了。那臥房是屋頂下的，很清潔，只是又空又冷，因為床上的被單也被那男人拿去換酒了。在打架的時候，桌子滾到了窗前，兩張椅子翻了筋斗，四脚朝天。俾夏爾夫人在地磚的中間，她的裙子被洗衣的水漬濕了，黏住了她的大腿；頭髮被扯脫了，臉上流血，很重地喘氣，俾夏爾的脚跟一落，她就連聲叫着「哦！哦！」他起初是用雙拳打她的；現在他用腳踏她了。

「呀！娼婦！……呀！娼婦！……呀！娼婦！……」他窒息地罵着，罵一聲就踏一下，越罵越發狂，越踏越重，越踏得重越喘氣。

後來他沒有聲音了，仍舊癡狂地無聲地踏着；一件襤褸的工衣裹着他那直挺挺的身體，一把骯髒的鬍子承着他那變藍了的臉孔，他的禿頭顯出許多紅色的傷痕。平台上的人們說他

因爲早上她不肯給他一個佛郎，所以他打她，大家聽見樓梯脚下有博歇的聲音。他呼喚他的妻子，博歇夫人；

「你下來罷，讓他們互相拚命，可以少了兩個流氓！」

這時伯魯伯伯已經跟隨姑爾瑰斯到了房裏。他們二人合力勸解俾夏爾伯伯，把他推向門口去。但是他又回來，一言不發，唇上起了許多泡沫。他的沒有精采的眼睛被酒精燒起了火燄，好像就要殺人似的。姑爾瑰斯的手腕傷了；伯魯伯伯也幾乎跌下地來。地上的俾夏爾夫人雙眼緊閉，閉着嘴，喘氣更重了。現在俾夏爾不打她了；他走回來，氣忿忿地向旁邊打，向空中打。在這打架的時候，姑爾瑰斯看見他們的四歲的女兒拉里躲在臥房的一個角兒上望她的父親毆打她的母親。她的雙臂攬着她的妹妹嫻麗，冶德是昨天纔斷了乳的。她站着，戴着一個印度帽子，臉色大變，神情嚴重。她怔怔地望着沈思，沒有一點眼淚。

俾夏爾碰着一張椅子，跌倒在地上，人家讓他在那裏打鼾；伯魯伯伯幫助姑爾瑰斯把俾夏爾夫人扶起來。現在俾夏爾夫人嗚嗚地大哭；拉里走近來怔怔地望着她哭，因爲她見慣了也就

忍受了。姑爾瑰斯下樓的時候，屋子裏的人安靜了，她的腦裏始終浮現着那四歲的女孩的眼神，很嚴重，很有志氣，竟像一個婦人的眼神一般。克萊曼斯一眼望見了她，便嚷道：

「古波先生在對面的街道上，看他像是很醉的樣子。」

古波恰恰穿過馬路，他摸不着那店門，險些兒把頭磕在玻璃窗上。他醉得臉色慘白，咬着牙齒，鉗着鼻子。姑爾瑰斯看見他的肌肉的顏色，即刻認得是哥命布伯伯的燒酒的力量。她想要笑着扶他上床，像平日他喝了葡萄酒的時候一般。然而他並不開口，只把手肘撞她；自己到了床上的時候，還捏着拳頭向她。他活像第六層樓那打妻子打得困倦了然後倒在地上打鼾的醉漢。於是她覺得身子冷了半截；她想起了男人們，想起了她的丈夫，想起了顧奢，想起了郎第耶；她的心碎了，絕望了，知道她是永遠沒有幸福的了。

第七章

姑爾瑰斯的生辰落在六月十九日。古波家的節日，是要大吃特吃的，這種宴會，席散後大家的肚子脹得像皮球一般，可以支持一個禮拜不餓。大家把錢掃個乾淨；每逢家裏有了兩個銅子的時候，非吃光不可。大家在歷書上胡亂找些聖誕，無非爲的是藉口多吃幾頓好酒好肉。衛志尼非常贊成姑爾瑰斯把好酒好肉塞在肚子裏。做妻子的，有了一個喝酒敗家的丈夫，與其讓他把家中的錢都拿去買燒酒，倒不如把肚子填一填還好些。銀子反正是走了的，給肉店裏賺了去，勝於給酒店裏賺了去。姑爾瑰斯變成貪吃的人了，也就自暴自棄，把這話做自己的護符。也罷！家裏積不下兩個大錢，乃是古波的罪過。她又胖了許多，她的脚更顯得跛了，因爲她的腿充滿了脂肪。越發顯得短了。

這一年，在一個月以前，大家早已談起了她的生日。大家找盤子，舔盤子，全店早已渴想大吃

大喝一場。要拚命地娛樂，同時又要不平凡，又要不失敗；天啊！好時節不是天天有的啊！姑爾瑰斯的最大的憂慮乃在乎不曉得怎樣請客；她希望有十二個人坐席，不多也不少。她的丈夫，古波媽媽，洛拉夫人，一家已是四個了。她又要請顧奢母子與布瓦桑夫婦。起初的時候，她打定了主意不請她的女工們——蒲獨花夫人與克萊曼斯，爲的是不讓她們太熟了；但是大家常常在她們跟前談起生日，她們垂涎一丈，她終於叫她們來。四加四，八，又加二，十。她硬要湊够十二個，而且她又覺得近來羅利歐夫婦向她討好，所以她想要與他們再和；於是決定了：羅利歐夫婦屆時下樓來吃飯，大家擎着酒杯重歸於好。當然，親眷們是不能永遠成仇的。再者，人逢佳節，鐵石心腸也會感動；這是不能拒絕的一個機會了。博歇夫婦知道了姑爾瑰斯存心講和之後，即刻又來與她親近，陪了許多微笑，獻了許多禮貌；於是她又不得不請他們吃飯。好！十四個人了，孩子們還沒有算在裏頭呢！她從來不曾如此宴請過賓客，所以弄得她手忙腳亂，然而她覺得很有光榮。

這生日恰是一個禮拜一。這算是有運氣：姑爾瑰斯預備在禮拜日就開始做菜。到了禮拜六，衆女工們忙着工作的時候，大家在店子裏討論了許久！討論的是究竟吃什麼好。僅僅有一味菜

乃是三個禮拜以前就決定了的；是一隻烤肥鵝。大家說起的時候都露出貪吃的眼神。甚至於那鵝已經買來了。古波媽媽去捉了來，給克萊曼斯與蒲獨花夫人掂斤播兩。大家喝起采來，因為那鵝很大很大，皮很厚。鼓着一肚子的脂肪。

「在未吃鵝以前，先來一個清燉肉，是不是？」姑爾瑰斯說；「一盤湯與一小塊清燉肉總是好的；不過還要一盤醬油的菜。」

克萊曼斯提議一盤兔子；但是大家天天吃的，已經吃膩了。姑爾瑰斯希望一些更出色的東西。蒲獨花說起一盤白煮犢肉，她們一個個相視而笑，漸笑漸响。這是一個好主意；什麼也比不上白煮犢肉來得恰當。

「此後還要一盤醬油的菜，」姑爾瑰斯說。

古波媽媽想起了魚。大家做了一副嘴臉，把熨鐵碰得很重。沒有一個人喜歡吃魚；一則魚是吃不飽的；二則魚的周身是骨。那小學徒何古思竟敢說她喜歡扁魚，克萊曼斯一掌把牠的嘴打閉了。末了，老板娘想起了一味豬排骨拌山芋，衆人都滿面春風；忽然看見衛志尼飛跑進來，臉

上起了紅暈。姑爾瑰斯嚷道：

「您來得恰巧！古波媽媽，您把那畜牲拿來給她看一看。」

古波媽媽又去把那肥鵝捉了來，衛志尼雙手接住，連聲叫好。呀！好重的一隻肥鵝！但是她即刻把牠放在桌上，在一條裙子與一包襯衫之間。她的心神貫注在別處；她把姑爾瑰斯拉到後方的臥房裏，一口氣直說道：

「喂，好朋友，我要報告您：您料不到我在路口遇着郎第耶嗎？呢！他在那裏徘徊守候着：所以我就飛跑了來。我替您耽心，您懂嗎？」

姑爾瑰斯的臉色大變。這男子還要打她什麼主意呢？而且恰在這預備做生日的時候他纔來！她從來不曾有過好運氣；想要安然娛樂一場也不行！然而衛志尼說她爲人太好了，其實何苦提心吊胆呢？假使郎第耶敢來追求她，她只消叫警察捉他進監牢就是了。原來自從一個月以來，她的丈夫得了一個警察的位置之後，她便擺了女騎士的架子，開口就說要捉人家進監牢。她漸說漸高聲，說她希望自己在馬路上被人調戲，好教她能把那放肆的野男子送到警察局裏交

給布瓦桑、姑爾瑰斯搖手求她住口，因為那些女工們在聽她們的話。她先走進了店子裏，假裝鎮靜的樣子說：

「現在呢，還要一味蔬菜，是不是？」

「呃，肥肉煮豌豆好不好？」衛志尼說；「我呢，我願意只吃這個。」

「對了！對了！肥肉煮豌豆！」衆人都贊成；何古思婷高興了，拚命地把火鉞在機器裏大撥其火。

第二天是禮拜日，三點鐘的時候，古波就把屋子裏的兩個灶子生了火，又向博歇夫人借了第三個灶子來。到了三點半鐘，一味清燉肉早已在一個大鍋子裏煮着。這鍋子是向隔壁的飯店裏借來的，因為家裏的鍋子似乎太小了。他們決定在前一天就把白煮犢肉與豬排骨預備好，因為這種菜再熱的時候更好吃些；不過那拌犢肉的白汁却要等到就席的時候纔加上去。禮拜一還有許多工作，肉湯，肥肉豌豆，烤鵝，都是禮拜一的事。三灶的火把後方的臥房映得通紅；乳酪在小鍋子裏吐出濃氣，燒焦了的麪粉也衝出一種很大的臭味來；同時那大鍋子竟像一隻大鏟，水

汽飛沖，把鍋蓋撼得隆隆地响。古波媽媽與姑爾瑰斯各圍着一條圍裙，忙碌地在室中奔走不停，洗茺萎，找鹽，找胡椒，又把木匙搗翻豬肉牛肉。她們已經把古波攆了出去，爲的是不至於有人阻手礙脚的。然而整天下午她們總不免有許多人來攪擾她們。廚房裏的氣味是這樣香，所以樓上的女鄰居們一個個陸續地下樓來，託故進店，無非爲的是要看她們在煮什麼菜；她們都滯留着不走，等候姑爾瑰斯不得已而把鍋蓋揭開。後來將近五點鐘的時候，衛志尼來了。她又看見了郎第耶；真的，現在走路是非遇見他不可的了！博歇夫人也說在路口瞥見他鬼鬼祟祟地探頭探腦。恰巧姑爾瑰斯打算出去買一個銅子的燒焦的葱頭加在清燉肉裏，她聽了這話便發抖起來，不敢出去了。兼之博歇夫人與衛志尼又恐嚇她，敘述了許多可怕的故事，說有許多男人的外套裏往往藏着刀子或手槍等候女人。是的！天天報紙上都有登載；一個壞男子看見舊情婦享福，一時憤激了，什麼事做不出來！衛志尼獻殷勤，願意出去買葱頭。婦女之間是應該互助的，誰肯讓這可憐的女子被人家殺了呢？當她回來的時候，她說郎第耶不在那裏了；大約他是因爲知道人家發見了他，所以走開了。鍋子旁邊的談話不免關涉及他，直到晚上，博歇夫人勸姑爾瑰斯告訴古波；

姑爾瑰斯大吃一驚，求她千萬不可露出半個字。唉！這麼一來，越發不得了！她的丈夫大約已經猜中了幾分，所以這幾天以來，他臨睡的時候喃喃地咒罵，而且把拳頭搥牆壁。她說着，雙手震顫，怕的是他們兩個男人爲她而互相吞噬。她是曉得古波的，他的妒忌的心很重，儘可以拿着大剪刀同郎第耶拚命。當她們四人談論這種慘事的時候，灶上的肉湯正在徐徐地烹煮着。古波媽媽把鍋蓋揭開，那白煮贛肉與豬排骨正在悄悄地搖動，發出輕微的聲音。那清燉肉在鍋裏打盪，像一個朝着太陽睡覺的詩人。她們終于每人喝了一小盃的肉湯，試一試味道。

禮拜一終于到了。現在姑爾瑰斯有十四個人吃飯，生怕地方不夠坐。她決定在店子裏擺酒席；她一早起來便把一把尺量了一量屋子，看桌子應該怎樣安放。她須得搬開了那些洗過的衣服，收起了工作桌子；她就那工作桌子換了幾個桌架，便算是一張食桌。恰在這搬動什物的當兒，一個女主顧走來吵鬧了一場，說她自從禮拜五就等候她的衣服了；人家瞧她不起，現在她即刻就要她的衣服。於是姑爾瑰斯道了歉，大着胆子說謊；這不是她的罪過，她正在掃除她的店子，女工們要在明天纔來；那女主顧息了怒，把她送出了門口，應承說她明天一早就先替她燙衣服。

然而那女主顧走了之後，她便罵起來。真的，假使人家順從了主顧們的話，便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爲了他們，難道就要人家不顧性命嗎？人家不是他們的狗啊！好！那怕是皇帝親自把他的領子送來，那怕可以賺十萬佛郎，這一個禮拜一她決不肯燙一燙衣服，因爲現在輪着她樂一樂了。

整個的上午的時間是用來買東西的。姑爾瑰斯出去了三次，回家時身上疊疊像一匹驢子。但是當她要再出去買酒的時候，她發覺她的錢不夠了。酒呢，儘可以賒了來；但是她不能荷包空空的，因爲恐怕還有想不到的許多小用費呢。在後方的臥房裏，她與古波媽媽愁容相對，算了一算，至少還需要二十佛郎。這四個五佛郎的銀幣，向哪裏找得着呢？古波媽媽從前曾在巴第諾爾戲院的一個小女伶的家裏收拾房子，所以現在她先開口說起了當鋪。姑爾瑰斯笑了一笑，心中鬆快了。她呆不呆？她再也不念及當鋪了！於是她連忙把她的黑綢女袍摺好，包在一個包袱裏，用扣針扣好。後來她親自把包袱放在古波媽媽的圍裙裏面，叮囑她壓緊在她的肚皮上，以免鄰人們看見，因爲他們是不必曉得的。她又從店門窺探着，看有沒有人追隨着古波媽媽。但是古波媽媽不會走到那煤炭店的門口，姑爾瑰斯又叫她：

「媽媽媽媽」

她把她叫進了店子裏，從指頭上褪下了她的結婚戒指說：

「喂，把這個也拿了去。我們可以多得一些錢。」

當古波媽媽把二十五佛郎拿回來給她的時候，她快樂得跳舞起來。她要去買六瓶老葡萄酒送她的烤盤。羅利歐夫人一定被她壓倒了的！

半月以來，古波夫婦有一個希望：他們想要壓倒羅利歐夫婦。當這鬼鬼祟祟的兩口子有了一盤好菜的時候，不是關了門戶，像偷了來的嗎？真的，他們用一張棉被遮住了窗子，掩住了燈光，教人家猜他們睡覺了。人們看不見燈光，當然不會上樓；於是他們獨自二人大吃一頓，匆匆忙忙的，而且不敢高聲說一句話。甚至於第二天他們不敢把肉骨拋在垃圾堆裏，因為恐怕人家知道他們吃了好東西；羅利歐親身走到路口，把肉骨投在水溝裏；有一天早上，姑爾瑰斯撞見她把滿滿的一筐牡蠣殼潑進了水溝。唉！這兩個貪吃鬼太慳吝了，種種的做作無非極力表示他們很窮。好！現在人家要給他們一個教訓，顯得人家不像他們做守財奴。姑爾瑰斯願意把酒席擺在街道

上。把過路的人們都請來喝酒。如果她能够的話。銀子是製造來用的。不是預備發霉的。是不是她現在與他們大不相同。當她有一個佛郎的時候。她就設法擺架子。教人家猜她有兩個佛郎。

三點鐘的時候。古波媽媽與姑爾瑰斯擺桌子。同時談論羅利歐夫婦。她們把許多大帷子掛在店窗上。但是天氣太熱了。她們讓店門開着。全街的人走過的時候都看見她們的酒席。她們每擺一個瓶子或一個鹽盅的時候。總有意激一激羅利歐夫婦。她們好好地擺佈。務必使他們能够看得出器皿的精緻。而且她們特地保留最美麗的盤碟給他們。知道他們看見了瓷器會動心的。

「不。媽媽。您不要把這些飯巾給他們。我還有兩塊繡花的呢。」姑爾瑰斯說。

「好。那麼。他們一定要氣煞了！」古波媽媽說。

她們相視而笑。站在白色的大桌子的兩頭。眼看着那十四副刀叉擺得齊齊整整的。不免引起她們的驕傲心。在店子的中間。這竟像一個神龕。姑爾瑰斯又說：

「我不曉得他們爲什麼這樣慳吝。您須知。上月他們還撒謊呢。那妻子到處告訴人家。說她在送貨的時候遺失了一條金鍊子。您看。這樣的一個女人也會遺失了什麼嗎。這只因爲他

們想要故意叫苦，就不必給您五個佛郎了。」

「我的五個佛郎，我僅僅收過了兩次，」古波媽媽說。

「您敢打賭嗎？下月他們又要捏造一個故事了……怪不得他們吃一盤兔子的時候要把窗子堵起來。假使人家看見了，人家就有權利說他們：『既然你們吃一盤兔子，你們很可以給你們的媽媽五個佛郎了。』」唉！他們壞到了這地步……假使我們不收留您，不知您現在變成怎樣了！」

古波媽媽點頭。這一天，因為古波夫婦大宴賓客，她完全反對羅利歐夫婦了。她喜歡做菜。喜歡在鍋子旁邊談天，喜歡人家把酒席當天擺着。再者，平日她與姑爾瑰斯也算合得來。但是有些日子她們却吵起嘴來，這是家庭常有的事；古波媽媽噤哩咕嚕，說她憑着媳婦支配，不幸得很。她到底不免保留着對於羅利歐夫人的愛情；無論如何，她總是她的女兒。

「是不是？」姑爾瑰斯又說；「假使您在他們家裏，您不會長得這樣胖的。沒有咖啡，沒有鼻煙，什麼都沒有……我來問您，他們肯不肯放兩張褥子在您的床上呢？」

「當然不肯啦，」古波媽媽說；「等一會他們進來的時候，我要對着門口坐下看他們的嘴

臉。

羅利歐夫婦未來以前，他們的嘴臉早已令她們開心了。然而她們不能站着呆看那桌子。古波夫婦的中飯吃得很遲，一點鐘纔吃了一些熟肉，因為三個灶子都不空閒，而且他們不願意把洗好了的盥碟弄髒了。到了四點鐘，姑爾瑰斯與古波媽媽又開始做菜。開着的窗子旁邊靠着牆擺着一個烤爐在地上，烤爐上烤着那一隻肥鵝；鵝太胖了，要用力纔塞得進那烤罐裏。何古思婷坐在一張小凳子上，爐火映得她滿面通紅，她正在莊嚴地用一個長柄的匙子，取油澆那烤鵝。姑爾瑰斯照管那豬油煮豌豆。古波媽媽被這許多好看弄得心神昏昏的，在等候時間把那豬排骨與白煮犢肉再熱。將近五點鐘的時候，賓客們開始到來了。先是那兩個女工——克萊曼斯與蒲獨花夫人，二人都換了好衣服，克萊曼斯穿藍，蒲獨花夫人穿黑，克萊曼斯拿着風呂草，蒲獨花夫人拿着向日花。恰巧姑爾瑰斯的雙手被麪粉染白了。只好把手搨在背後，然後在每人的臉上重重地印了兩個吻。衛志尼跟着也進來了；她裝束得像一位太太，袍子是印花的，一個披肩，一頂帽子；雖則她只走過了一條街道，竟認真地打扮起來。她拿來的是一盆紅丁香花。她自己去把姑爾

瑰斯攪在懷裏，攪得很緊。末了，博歇拿着一盆相思草，博歇夫人拿着一盆咧嗟花，洛拉夫人拿着一盆檸檬香，都來了；洛拉夫人的紫絨袍子被花盆染了些泥土，人人互相接吻，都擠在臥房裏；三個灶子與一個烤爐吐出了很濃的炭氣，鍋子裏的油滾跳的聲音掩蓋了人聲。一件袍子掠着了烤罐，大家都因此驚動。那烤鵝的香氣是這樣濃烈，衆人的鼻孔都加大了。姑爾瑰斯很客氣地向各人道謝了他們的花，同時又用一隻凹盤調和那犢肉與白汁。她把那些花盆都安放在店子裏的桌子上，並不除去那些白紙帶子。衆花的幽香與衆肴的濃臭相混合了。

「您要人家幫您一幫嗎？」衛志尼說；「唉！我想您辛辛苦苦地把這一場酒席預備了三天，人家只要一吓子就掃得乾乾淨淨了！」

「說哩！」姑爾瑰斯說；「事不做是不成的……您不要弄髒了您的手。您瞧，一切都預備好了。只還有那湯……」

於是大家不拘束了。女人們把她們的披肩與帽子安放在床上，又把裙腳撩起，用扣針扣住了，爲的是恐怕弄髒了。博歇把妻子遣回門房裏去守門，等到吃飯的時間再來；他的妻子一轉背，

他即刻把克萊曼斯推到機器旁邊，問她怕不怕人家搔胳肢窩。克萊曼斯聽見了便笑得彎了腰，喘不過氣來，身子裹在一團，兩乳險些兒脹破了胸衣，原來她只想起了搔胳肢窩早已覺得周身起毛了。其他的女人們不願意妨礙廚房的工作，也都走過了店子裏來，背倚着牆，面朝着桌子但是她們繼續地由那開着的房門向姑爾瑰斯談話，大家聽不清楚，於是她們又走到後方去，把聲音充滿了一屋。姑爾瑰斯回答時忘了情，擎着匙子不動。大家說說笑笑，嘩啦了一番。衛志尼說她已經隔了兩天不吃飯，爲的是保留一個空肚子；克萊曼斯比她更強：她學着英國人，早上喝一盤清湯，瀉一瀉腸胃。於是博歇說出一個即刻消食的好法子，這法子乃是在吃了每一盤菜之後即刻去緊靠着門；這也是英國人的秘訣，所以他們可以每天一連吃十二小時的東西，不至於辛苦了腸胃。是不是？一個人被請赴宴的時候，要吃東西纔算有禮。人家買了些牛肉，豬肉，肥鵝，並不是預備給貓兒吃的。唉！老板娘可以放心：人家要替她吃得乾乾淨淨，明天她甚至於用不着洗碗碟呢。衆人來在鍋子與烤罐的上面嗅着，好像嗅一嗅可以開胃似的。婦人們終於學着少女們；她們互相推擁着玩耍，從這房子跑到那房子，把地板震動了，她們的裙腳鼓盪成風，吹起了廚房的氣

味；喧嘩聒耳，笑聲與古波媽媽剝肥肉的刀聲應和着。

顧奢到來的時候，恰巧聽見衆人跳着大笑，正在尋開心。他的胆怯了，不敢進來；雙手捧着一顆玫瑰樹，花莖高似他的頭顱，鮮花插進了他的黃色鬍子裏。姑爾瑰斯看見了，連忙跑上前來，她的兩頰被灶火炙紅了。但是他不曉得怎樣脫卸他的花盆子，她雙手接了過來之後，他又吞吞吐吐地不敢同她接吻。是她自己企高了身子，把臉兒貼着他的嘴唇；他的心昏意亂，竟吻在她的眼上，吻得很重，險些兒把她弄瞎了。二人的心頭都突突地跳着。

「唉！顧奢先生，這太美麗了！」她說着便把那玫瑰樹安放在其他的花的旁邊，然而這玫瑰把衆人都壓倒了。

「哪裏話？哪裏話？」他連聲說着，找不着別的話說。

他長吁了一口氣，精神稍爲恢復了，然後報告說她不必等候他的母親；她的腰骨痛，不能來了。姑爾瑰斯很不如意；她說要把一塊鵝肉留下來，因爲她一定要顧奢夫人吃她的鵝肉。這時大家不等候什麼人了。古波吃了中飯之後就去邀請布瓦桑了，此刻他們大約在本區裏散步；他們

說過六點鐘一定來的，大約不久就到了。麪湯差不多熟了，於是姑爾瑰斯呼喚洛拉夫人，說時間到了，可以上樓去叫羅利歐夫婦了。洛拉夫人的神氣即刻變爲嚴重：原來是她調停了兩家，議定了事情是怎樣辦的。她戴起了帽子，披起了披肩，挺着身子走上樓去；似乎很重要的樣子。樓下姑爾瑰斯繼續地翻她的麪湯，一句話不說。衆人忽然變爲莊重，恭恭敬敬地等候着。

是洛拉夫人先進門來。她已經在馬路上兜了一個圈子，顯得她調停的功勞。她撫着那大開的店門，羅利歐夫人穿着綢衣，到了門檻上便停了脚步。衆賓客們都站了起來，姑爾瑰斯依照議定的話，上前同她接吻，說道：

「好，請進罷。已經完了，是不是？將來我們二人都很要好就是了。」

羅利歐夫人回答道：

「我巴不得常常如此呢。」

當她進來了之後，羅利歐又在門檻上停了脚步；等候姑爾瑰斯同他接了吻然後進了店子裏來。他們夫婦二人都不送花來；他們以爲如果第一次就送花給這獨脚床，未免太顯得屈服於

她了。這時姑爾瑰斯叫何古思婷拿了兩瓶葡萄酒來，然後她在桌子的角兒上斟了許多杯，請大家都來喝酒。每人擎起了酒杯相碰，表示主客的情誼。此刻靜默了半晌，衆人喝酒；女人們抬起了手肘只一傾，杯中早已不留一滴。

「飯前的酒是再好沒有的了；至少比在後面踢一脚好些。」博歇說時，把舌頭嘔得洽洽地响。

古波媽媽對着店門坐着，爲的是看羅利歐夫婦的嘴臉。她悄悄地扯姑爾瑰斯的裙子，然後把她引到後方去。她們二人俯在湯鍋之上，低聲地大談其話。

「呃？多麼醜的嘴臉！」古波媽媽說；「您看不見他們；我呢，我却窺探着他們；當她一眼看見了酒席的時候，她的臉孔這樣地皺起來，她的嘴直裂到了耳朵邊；他呢，他氣得呼吸不來，只管咳嗽；現在您試看一看他們；他們口裏沒有涎水了，他們吃自己的嘴唇了。」

「妒忌到這地步，實在可憐。」姑爾瑰斯說。

真的，羅利歐夫婦的嘴臉很滑稽。當然，世上沒有一個人願意給別人壓倒的；尤其是在親眷

之間，一家享福，另一家生氣，這乃是自然的事情。不過，人家自己檢點，不當衆出醜，是不是好？羅利歐夫婦却不能自己檢點！他們奈何自己不得，不免斜了眼睛，歪了嘴唇。後來鬧得太顯明了，以致賓客們都注視他們，問他們是否身子不舒服。唉！十四副刀叉，白皎皎的飯巾，許多預先切好的麪包，全桌鮮明，叫他們怎能忍受！這教人家猜是大馬路的一間大飯館了。羅利歐夫人舉眼四顧，看見了那些花便低了頭不肯看；她懷疑那闊大的桌布是新的，忍不住悄悄地把手摸了一摸。

「我們什麼都好了！」姑爾瑰斯笑着回到店子裏，雙臂裸着，黃色的頭髮在太陽穴上飄盪着。

賓客們在桌子的周圍踱來踱去，一個個都餓了，輕輕地打呵欠，現出討厭的樣子。

「如果老板回來，我們就可以開始了。」姑爾瑰斯又說。

「好！那麼，肉菜要再冷了……」羅利歐夫人說；古波常常忘記了的，您不應該讓他出去啊！」

此刻已經是六點半鐘了。一切的肉菜都煮透了，那鵝恐怕要烤得太熟了。於是姑爾瑰斯很
不如意，說要派一個人出去看一看，到那些酒店裏看有沒有古波。顧奢願意去，她要陪他去；衛志

尼就心自己的丈夫，也要一塊兒去。三人不戴帽子，塞了一街。那鐵匠穿着禮服，左臂攬着姑爾瑰斯，右臂攬着衛志尼；他說他是兩耳的筐子。他們覺得這話很滑稽，於是站住了腳，險些兒笑斷了兩腿。他們在熟肉店的大鏡裏照見了自己，越發笑得兇了。在全身渾黑的顧奢的旁邊，兩個女人像兩個有斑點的花姑娘，衛志尼穿的是淺紅的花紗的衣服，姑爾瑰斯穿的是白底藍花的袍子，手腕裸着，領上繫着灰色綢的領結。路上人人回頭看他們走過，看見他們很快活，很鮮艷，在禮拜一竟穿着禮拜日的好衣服，在六月的微溫裏排擠着賣魚路的人們。但是這不是尋開心的時候。他們逕直地走向各酒店的門口，探頭進去，在櫃台的前面搜尋。難道古波這壞蛋已經到凱旋門喝酒去了不成？他們走遍了賣魚路，探望各處的酒店：先看那小靈貓——是以李子酒著名的；又看巴該媽媽家——她把奧利安酒只賣八個銅子；又看蝴蝶——是車夫們約會的地方。到處都沒有古波。他們正待向大馬路走去，走到那零售酒商福朗素華的門前的時候，姑爾瑰斯忽然輕輕地叫了一聲。

「什麼呀？」顧奢問。

姑爾瑰斯不再笑了。她的面色變得很白，感觸很深，幾乎跌倒在地。衛志尼即刻懂得了，原來她看見福朗素華的店子裏有郎第耶坐在一張桌子的前面安然地吃晚飯。姑爾瑰斯與衛志尼拉了顧奢匆匆地走過。等到姑爾瑰斯能說話的時候纔說：

「剛纔我扭痛了我的腳。」

末了，走到了路底，他們發見了古波與布瓦桑在哥侖布伯伯的酒店裏。他們二人在許多男子當中站着；古波穿着灰色的工衣，氣沖沖地嚷着，又在櫃台上打了幾拳。布瓦桑今天不值日，穿着一件栗色的舊大衣，聽着古波說話，無精打采地，靜悄悄地，翹起了他的一嘴紅鬍子。顧奢留那兩個女人在走道上，自己進去把手撫古波的肩。但是古波瞥見姑爾瑰斯與衛志尼在外面，就生氣了。誰把這些女人派來了？現在竟有娘子軍來追他了嗎？好！他偏不動身，她們儘可以自己吃她們的骯髒的晚飯去。顧奢爲着要他息怒，只好順從了他，讓他買一杯酒給他喝了；他還逞兇，偏要在櫃台前再逗留整整的五分鐘。當他終於出來了之後，他對他的妻子說：

「這樣對我不行的！我高興停留在哪裏就停留在哪裏，你懂不懂？」

她不回答半個字，只是周身發抖。她大約已經同衛志尼談起了郎第耶，所以衛志尼把她的丈夫與顧奢推向前頭，叫他們先走。然後她們二人在古波的左右，纏住了他說話，不讓他看見什麼。他並不很醉，他的昏亂因為吵嚷太多了，却不是因為喝酒太多。她們似乎想要沿着左邊的街道走，他想要開她們的玩笑，偏推擁她們向右邊。她們驚惶地快跑，努力要遮掩了福朗素華的門口。但是古波已經曉得郎第耶在裏頭了。姑爾瑰斯嚇得發呆，只聽見他喃喃地說道：

「呃，是不是我的乖乖，這裏頭有一個我們的舊相識。你不要以為我是可以騙的……看你的眼睛斜斜的，你欺我不知道嗎？」

於是他罵了許多毒狠狠的話。她這樣鬼頭鬼腦的，並不是找他，却是找她的烏龜。後來他忽然又痛恨郎第耶，大罵起來。唉！那壞蛋！唉！那酒色鬼！要他們二人中只剩一人在街道上，像一隻被殺了的兔子纔好。郎第耶似乎不聽見，慢慢地吃他的酸菜犢肉。這時大家又走成一羣了。衛志尼終於把古波拉走，走到路口，他忽然息了怒。但是無論如何，回店時總比不上出店時那麼快活了。

賓客們圍着桌子，等候得頸子也長了許多。古波一搖三擺地上前，向各人一一握了手。姑爾

瑰斯有幾分悶損損的，低聲說話，替各人安席。忽然間，她看見因為顧奢夫人不來，羅利歐夫人旁邊空了一個位置，她覺得很不吉祥，十分傷感；她近來感覺到家庭未來的衰敗，現在她又得了一個預兆，於是她歎說：

「我們一共十三個！」（註一）

衆婦人已經坐下，又站了起來，很躑心，而且很不如意。蒲獨花夫人自願告退，因為依她說這事是不好玩的；再者，縱使她不走，也不肯吃東西了。博歇冷笑起來：他覺得十三個比十四個好些；因為少了一個人之後，大家便可以多分一點兒肉菜了。

「等一等！有法子處置了！」姑爾瑰斯說。

原來她恰恰看見伯魯伯伯穿過街道，她就離席呼喚他。那老工人進了門來，腰彎彎的，臉冰冰的，身子硬槪槪的。

「好公公，請坐。您很願意陪我們吃飯，是不是？」姑爾瑰斯說。

（註一）歐洲人以十三爲不祥的數目

他只點了一點頭。他很願意，因為在他是怎樣都可以的。

「呃！請他比請別人好些。」她又說：「他不常常吃得一頓飽的。今天他至少可以儘量吃一頓了。現在我們只管吃，心中不怕難堪了。」

顧奢感動得眼眶溼了。其他各人也起了憐憫之心，覺得這樣很好，而且可以替衆人召福。但是羅利歐夫人似乎不高興，坐在那老頭子的旁邊；她把椅子移開些，把討厭的眼睛望着他那雞皮般的手，與縫補而褪色的短衣。伯魯伯伯低了頭，看見那飯巾掩蓋着那盤子在他跟前，他覺得很不如意。他終於把牠揭起，輕輕地安放在桌沿上，却不曉得擺在膝上。

此刻姑爾瑰斯送上了麪湯，賓客們拿起了調羹，忽然衛志尼注意到古波又失踪了。也許他又回到哥侖布伯伯的店子裏去了。全座都生氣起來。也罷！這一次人家不追他了；假使他肚子不餓，他儘可以在馬路上奔跑！但是，在那些調羹汲到了盤底的當兒，古波忽又進來了，左臂攬着一盆丁香，右臂攬着一盆鳳仙。全席都鼓起掌來。他很殷勤地把兩盆花安放在姑爾瑰斯的酒杯的左右，然後俯了身子同她接吻，說：

「我的乖乖，我忘了你了……不要緊，像今天這日子，人家總該相愛。」

「古波先生今晚很好，」克萊曼斯附着博歇的耳朵說；「他是應有儘有，够客氣了。」

那老板討好舉動把席上已經破壞了的快樂又補救回來了。姑爾瑰斯安了心，又變爲笑容滿面。席上各人在喝麪湯。後來酒瓶紛紛傳遞，大家開始喝第一杯酒，把麪條子送下肚裏。但是廚房裏卻傳出了孩子們吵嘴的聲音。原來伊甸，娜娜，寶玲，維克多都在那裏。人家已經決定替他們四人安排一桌，只吩咐他們乖乖地吃飯。何古思婷照管着那些爐灶，只好捧着盤子在膝上吃了。

「媽媽！媽媽！何古思婷把她的麪包放下烤罐裏了！」娜娜忽然這樣嚷着。

姑爾瑰斯連忙跑進去，撞見何古思婷正在吞着一口很熱的東西，原來她把一塊麪包浸在滾熱的鵝湯裏吃了。吃了之後，她還不肯承認，所以姑爾瑰斯打了她一個嘴巴。

牛肉之後，來了一味白煮犢肉。那犢肉是放在一隻玻璃大碗裏的，因爲家裏沒有很大的盤子。席上大家都笑了。

「這要變爲嚴重的了，」很少說話的布瓦桑也說了這一句。

此刻是七點半鐘了。他們已經關了店門，不讓區裏的人們窺探。尤其是那鐘錶匠，他瞪着眼睛像一雙龍眼，顯得那樣嘴饞，以致大家吃不下咽。玻璃窗前掛着帷子，映進來一塊白光，顏色很勻，桌子浴在白光裏，刀叉還很整齊，伴着那些彩紙點綴着的花盆；慢慢的黃昏顯得衆人格外風雅。衛志尼找着話說了：她注視那簾攏陰翳的屋子，她說雅得很。當一輛貨車經過馬路的時候，酒杯在桌上跳舞，女人們迫得像男子們一般地大聲叫起來。但是大家談話很少，檢點着自己的舉動，顧全禮貌。只有古波一人穿着短衣，因為他說在知己之間不必拘禮，而且穿短衣乃是工人的光榮。那些女人們穿着胸衣，頭上的頭帶染了脂粉，映着陽光放出回光；那些男子們挺着胸，手肘離開了桌子，恐怕玷汙了他們的長衣。

呀！多麼好的白煮贛肉！大家雖則少說話，却多吃東西。那玻璃大碗漸漸凹下去了，一隻匙子插在很稠的肉汁裏，那是黃色的肉汁，凝得像結冰一般。大家在那裏頭撈尋贛肉；肉是吃不盡的，一手傳一手；大家低了頭尋覓香菇。賓客們的後面靠着牆的大麪包好像太陽底下的雪人，漸漸融化了。咀嚼的聲音之外，只聽見酒杯落桌的聲音。肉汁太鹹了些，需要四瓶酒洗一洗腸胃；

這白煮贛肉很容易下喉，却在肚子裏造反。唉！人家連呼吸的時間也沒有，豬排骨又上桌了！一隻圓盤盛着豬排，拌着圓溜溜的許多大山芋，熱氣騰騰地擺在桌上。大家歡呼了一聲。哈哈！遂了心願了！人人都喜歡吃這個，一定可以大吃一頓；一個個斜着眼睛，睜睜地望着那盤子，一面先把刀子在麪包子揩乾淨，等候着。吃的時候，大家肘碰肘的，一面吃，一面說話。呃！多麼好的乳酪！多麼好的排骨！這樣好吃，大家覺得牠沿着大腸溜下去，直溜到鞋子裏。那些山芋也好吃極了。山芋並不太鹹；恰因有了山芋，越發時時刻刻需要酒澆一澆了。人家又開了四瓶葡萄酒。大家的盤子裏都掃得乾乾淨淨，所以不必換盤子吃肥肉豌豆。唉！蔬菜沒有什麼要緊的。大家尋開心，一匙一匙地放進嘴裏。這真是適合女人們的口味的菜了。豌豆裏最好吃的乃是肥肉，烤得恰是火候，有馬蹄的味道。兩瓶酒已經够了。

「媽媽媽媽！何古思婷把手放在我的盤子裏，」娜娜忽然又這樣嚷。

「你真討厭！打她一巴掌就是了！」姑爾瑰斯說時正在把豌豆塞進嘴裏。

在廚房裏孩子們的桌子上，是娜娜做女主人。她坐在維克多的旁邊，又指派她的哥哥在寶

玲身邊坐下；這麼一來，他們儼然兩對夫妻了。起初的時候，她很客氣地向賓客們獻菜，笑容滿面像一個大人一般；然而現在她因為太愛吃肥肉了，便把所有的肥肉都保留給自己。何古思婷鬼鬼祟祟地在孩子們的周圍徘徊着，趁此機會便把肥肉抓了一把，藉口說要給大家均分。娜娜生氣了，便咬她的手腕。

「呀！你須知，」何古思婷喃喃地說，「我要去報告你的母親，說你在吃了白煮贖肉之後叫維克多同你接吻。」

但是一切都歸了秩序，因為姑爾瑰斯與古波媽媽進廚房裏來起卸那肥鵝。在那大桌子上，大家仰翻在椅子上呼吸着。男人們解脫了背心的鈕子，女人們把飯巾揩她們的臉孔。酒席好像中止了似的；只有幾個賓客的顎骨搖動，繼續地吞一口一口的麪包，自己也莫名其妙。人家讓肚子裏的食物疊起來，等候着。夜色慢慢地來了；灰色的陽光到了帷子後更濃。何古思婷拿了兩盞燈來，桌頭放一盞，桌尾放一盞，在明亮的燈光之下顯出了杯盤狼藉，刀叉染了油膩，桌布染了酒痕，麪包的碎片散了一桌。這時一陣熱香傳來，大家掉頭向廚房裏望着。

「我們來幫你們一幫，行不行？」衛志尼問。

她說着便離了椅子，走過了廚房裏。衆婦人們先後都跟着她走。她們把烤罐包圍住了，很留神地注視着姑爾瑰斯與古波媽媽把那肥鵝拖了出來。一陣喧譁起了，其中雜有兒童們的歡呼。這好像一場凱旋：姑爾瑰斯捧着那鵝，手臂硬挺挺的，臉上汗淋淋的，默然微笑，滿面春風；衆婦人們跟着她走，跟着她笑；同時娜娜在最盡頭，拚命張開了一雙大眼，企高了身子觀看。那鵝到了桌上，肥胖的，黃溜溜的，油汁澆了一身；大家並不即刻下動員令。他們又驚歎，又肅然起敬，你望我，我望你，各各點了一點頭。我的爺！多麼好的大腿！多麼好的肚子啊！

「這一隻肥鵝，大約不是吃泥長大的了！」博歇夫人說。

於是大家根究這鵝的身世。姑爾瑰斯說出牠的來歷：這是買魚巷的雞鴨店裏最肥的一隻鵝，她親自去挑揀了來的；她借煤炭店的天秤稱了一稱，有十二磅半；她燒了三斗炭纔把牠烤熟，烤出了三碗的鵝油。衛志尼打斷了她的話頭，搶着自誇她看見過那活着的鵝；她說鵝皮是那樣的白，那樣嫩，她幾乎要生吃了呢。那些男人們都笑起來，嘴裏流涎。只有羅利歐與羅利歐夫人噙了

嘴唇，他們看見獨腳床的桌子上有這樣一隻肥鵝，險些兒氣死了。

「噯呀，我們不能把牠整個吞下肚子裏啊！」姑爾瑰斯說：「誰來割開呢？……不，不，我不割。她太大了，我怕。」

古波自告奮勇。天啊！這簡單得很：只要握住了四肢，向上一拉；鵝肉還是很好吃的。然而大家同聲反對，免強搶了古波手裏的廚刀；唉！不行！如果要他割，他要把盤子弄成墓地了！大家想了半晌，要找一個會割的男人。末了，洛拉夫人很客氣地說：

「你們聽我說，該是布瓦桑先生割……是的，當然是布瓦桑先生……」

衆人似乎還不懂得，於是她更有意諂媚說：

「當然該是布瓦桑先生，因為他用慣了兵器。」

她說着便把手裏的廚刀遞給那巡警。全席都笑着贊成。布瓦桑像軍人般硬挺挺地鞠躬，便把那鵝移在他的面前。他的左右邊坐着的姑爾瑰斯與博歇夫人都別開了身子，讓他的雙肘活動，便於用刀。他大模大樣，慢慢的割，把眼睛釘着那鵝，好像要把牠釘在盤子上似的。他把那廚刀

插進鴉肚裏，割得窄窄地响。羅利歐忽然起了愛國的念頭。他嚷道：

「呀！假使這是一個可薩克兵，豈不痛快！」

「布瓦桑先生，您同可薩克兵打過仗嗎？」博歇夫人問。

「不，但是我同俾都安兵打過；現在沒有可薩克兵了。」布瓦桑說着，已經把一隻翅膀割了下來。

此刻來了一陣大沈寂。衆人都伸長了頸子，眼睛跟着那廚刀。布瓦桑預備着一個驚人的手段。忽然間，他割了最後一刀，那畜性的臀部分開兩旁，而且矗立着，那尾椎骨朝天；這有一個名堂，叫做「主教的帽子」。於是歡呼之聲大起。唉！世上只有當過兵的人能在團體裏博得人家的歡心。然而這時那鵝却在後面的大窟窿裏流出許多濃汁；博歇看見了，便打趣說道：

「我預定這個，好教人家在我的嘴裏撒尿。」

「唉！憐男子！說骯髒的話！」衆婦人齊聲嚷着。

「不行！我從來不曾見過這樣可憎厭的男人！」博歇夫人說時，比別的婦人更加發怒：「你

快住口，不要惹得全軍作嘔了！你們須知，一切都該吃完的！」

在這喧譁聲中，克萊曼斯再三懇求說：

「布瓦桑先生，您聽我說，布瓦桑先生……您替我保留那尾椎骨，是不是！」

「親愛的，依道理那尾椎骨是該歸您的，」洛拉夫人神秘的說。

那鵝被割開了。那巡警讓衆人瞻仰了那主教的帽子數分鐘之後，又割開了一塊一塊的鵝肉擺在盤上。此刻大家可以取來吃了。但是那些婦人們解開了長袍之後還一片聲叫熱。古波說這是自己的家裏，還怕鄰居們窺探嗎？於是他把店門大開，那酒席又落在車馬喧闐，行人雜選之中了。這時大家的牙齒已經休息了許久，肚子裏重新有了一個窟窿，各人惡狠狠地擒那烤鵝，又吃起來了。博歇很滑稽地說他只因爲等候那鵝，看人家割開那鵝，竟令那白煮贛肉與豬排骨都降到腿肚裏了。

哈哈！刀叉的聲音响得多麼厲害！老實說，衆人當中沒有一個記得從前曾經這樣拼命大吃過來。姑爾塊斯大模大樣，肘據着桌子，也不說話，只管吃很大塊的鵝肉，生怕失了一口；她只對於

顧奢覺得有幾分羞慚，以爲在他跟前貪吃像一隻母貓，實在頗難爲情。然而顧奢看見她越吃臉上越紅得好看，於是他自己也大吃一頓。再者，她雖則貪吃，却是何等客氣，何等好心！她不說話，然而她時時刻刻起動，爲的是照顧伯魯伯，把一些好吃的東西放在他的盤子上。說來令人感動，那貪吃的姑爾瑰斯竟肯在自己嘴裏捨下來一塊翅膀給那老頭子，可惜那老頭子似乎不是識好歹的，他什麼都吃，因爲他的胃囊已經失了賞識麪包的能力，何況鵝肉！他只低了頭，吃得呆呆的。羅利歐夫婦正在同那鵝拼命；他們要吃一頓，飽三天，很不得把那盤子，那桌子，那店子，都一掃精光，好教獨脚床即可破產。衆婦人一個個都要吃骨，骨乃是女人的份子。洛拉夫人，博歇夫人，蒲獨花夫人都在嚼着鵝骨；古波媽媽却愛吃頸子，把她最後的兩根牙齒去撕那頸子的肉。至於衛志尼呢，她喜歡吃烤成金色的皮，於是各人都把鵝皮遞給她，算是有禮貌；這麼一來，累得布瓦桑咕起眼睛望她，命令她不要再吃，因爲她已經吃够了；從前有一次，她吃了一隻烤鵝，肚子膨脹起來，竟在床上睡了半個月。但是古波因此生氣了，把一塊鵝腿送到衛志尼的盤上，說：媽的假使她不吃了這個，就不是個人！誰見過鵝肉會害人了？恰恰相反，鵝肉還可以醫治脾病呢。人家不吃麪

包，只吃鵝肉，像吃生果一般。他呢，他儘可以吃一個整夜不至於害病；他說着便賭氣拿了一整塊的鵝腿塞在嘴裏。這時克萊曼斯快把她的尾椎骨吃完了，她用嘴唇腫得嘖嘖地响，忽又在椅子上笑彎了腰，因為博歇低聲向她說了些無禮的言語。天啊！是的，大家應該儘量吃牠一頓，吃了再說！既然不能天天有好酒好肉吃，有吃的時候如果不塞到耳朵邊就算是一個笨人了。真的，他們的肚子漸漸膨脹了。女人們變胖了。吓！這一班貪吃鬼竟放起屁來了！他們的嘴開着，下巴黏了油膩，他們的臉孔活像屁股一般；臉孔是這樣紅，教人說是興旺的富翁的屁股哩。

到說酒呢，呀！酒在桌子的周圍流着竟像賽納河的水！天下了雨，地球口渴的時候，真是一條溝渠！古波把酒從上而倒下去，看那紅酒濺起泡沫來；一個瓶子空了的時候，他尋開心，把瓶子打旋轉。手勢純熟，像擠乳的女人一般。又一個酒瓶被打碎了！店子裏的一個角兒上的空瓶漸積漸多，人家又把桌布上的肉骨扔在那上頭。蒲獨花夫人請人家遞清水給她喝，古波生氣了，親去自搶了那水瓶。難道上等的人喝清水不成？難道她希望肚子裏生青蛙不成？於是大家儘量地傾倒酒杯，酒下喉嚨太湍急了，只聽得潺潺地响，活像大雨滂沱的時候沿着雷斗的水聲。唉！天呀！

「我恭祝老板娘的健康。」

一陣椅子聲響，全席都站了起來；伸了手臂把酒杯互相撞碰，一片聲只爲姑爾瑰斯祝壽。

「五十年後再在這兒聚會！」衛志尼嚷說。

「不，不，」姑爾瑰斯感動而微笑地說；「那時節我太老了。將來有一天我自己喜歡走了呢。」

這時區裏的人從開看的店門望進來，像是參加他們的宴會。燈光射出了街道上，行人們在燈光裏停了脚步，笑着看這些人這樣快樂地喝酒。車夫們俯在他們的座子上，一面鞭打他們的馬，一面把眼睛瞟了一瞟，打趣說道：「喂，你不付錢嗎？……呢！那肥胖的母親！我要去找一個收生婆來！」鵝肉的香氣使全街的人都笑逐顏開；雜貨店的夥計們在對面的走道上，他們以爲自己也在吃着鵝肉；那賣生果的與賣牛腸的兩家的老板娘時時刻刻站在自己的店門前嗅着空氣，同時呷她們的嘴唇。老實說，全街要害起食積病來了。瞿朵爾歇母女是隔壁那雨傘店的老板，人家從來不曾看見她們，現在她們先後穿過街道，眼睛斜斜的，臉紅紅的，像剛纔做了些燒餅一般。那首飾店的老板坐在工作桌子的前面，然而他不能再工作了，因爲他屈指計算人家的酒瓶，心

中起意，漸漸漸醉了。「是的，」氣煞了鄰居們了！古波這樣嚷着，然而人家爲什麼要躲起來吃呢？席上的人得了勢，也就不怕別人看見他們吃飯了，不害羞了；恰恰相反，這一羣酒醉飯飽的人們纔高興給人們看見呢。他們願意打倒了店面，把酒席推出街道上去，在那裏吃飯後果品給民衆飽看一番。這酒席並不令人作嘔，何苦闔着門像一羣自私自利的人呢？古波看見了那鐘錶匠，便遠遠地擎起酒瓶給他看，他也遠遠地點頭承受，是於他把一瓶酒與一個杯子送去結他。他們與路上的人都發生了兄弟的情誼。每逢一個人走過，大家就在店裏擎酒杯招他。看見了些似乎好相與的行人，便索性請他們進來。好酒好肉的氣味漸傳漸遠，以致金滴全區都知道姑爾瑰斯在家裏大宴賓客了。

一刻以來，那煤炭店的魏古魯夫人從店門走過了好幾次。

「呃！魏古魯夫人，魏古魯夫人！全席這樣嚷着。

她走進來，笑容滿面，身子胖得把胸衣脹破了。男人們很喜歡摸她，因爲他們可以摸遍她的全身也摸不着一根骨節。博歇叫她坐在他的身邊；他即刻悄悄地在桌子下面摸她的膝頭。她習

慣了這個，只安然地喝了一杯酒，還告訴大家，說鄰居們都憑窗眺望，屋子裏的人們開始生氣了。「唉！這是我們的事情。」博歇夫人說：「我們是門房，我們應該維持屋子裏的太平；就請他們來投訴罷，我們好好地接待他們的。」

在後方的房子裏，娜娜又與何古思，惡狠狠地打了一仗，爲的是二人都要把麪包染那烤罐裏的鵝汁。那烤罐在地磚上滾了一刻鐘，像舊鍋子鏗鏘地响。現在娜娜調護維克多，因爲他有一塊鵝骨哽在喉嚨裏；她把她的手指按着他的下巴，迫他吞了些大塊的白糖，算是藥劑。她除此之外還能够照管那大桌子。她時時刻刻出來要酒，要肉，要麪包，給伊甸與寶玲吃。

「呀！你不要再來囉唆好不好！」她的母親說。

孩子們不能再吞下去了，然而他們還要吃；他們把叉子打桌子，打得很有節奏，爲的是鼓動自己的食慾。

在喧嘩裏，伯魯、伯伯與古波媽媽談起話來。那老頭子被好酒好肉弄得臉色變白了。他在談起他那些在克里美戰死的兒子們。呀！假使他的孩兒們還在他，天天不愁沒有麪包。古波媽媽的

舌頭厚了些，俯身向他，說道：

「您不要說罷，有孩兒們倒反是淘氣的事呢！我呢，您看我在這兒像是很幸福的樣子，是不是好？我哭了不少一次呢……不，請您不必希望有孩子罷。」

伯魯伯伯點了一點頭，又說：

「現在人家到處再也不要我做工了。我未老了。當我走進一個工場裏的時候，那些少年們都取笑我，問當年是不是我漆亨利第四的靴子；去年的時候，我塗畫一條橋梁，還可以每天賺三十個銅子；整天在橋面伏着，河水在下面奔流。自從那時候起，我就咳嗽了……今日是完了，到處人家都拒絕我了。」

他望了一望他那雙可憐的硬手，又說：

「這是容易懂得的，既然我不中用了，人們當然不用我。他們有道理，假使我處在他們的地位，我也像他們一樣辦呢……您須知，我的不幸乃是不能死去。對了，這是我的錯處。一個人不能工作，的時候就該睡着等死纔是道理。」

羅利歐聽見了便說：

「真的，我不懂爲什麼國家不救濟那些殘廢的工人們；前幾天我在報紙上還看見這個……」

但是布瓦桑以爲自己應該替政府辯護，於是他說：

「工人們並不是軍人。殘廢院是爲軍人而設的；我們不應該要求那些不可能的事情。」

這時飯後果品上桌了。中間安放着一個沙五華糕，像廟宇的形式，廟頂是西瓜做成的；廟頂上有一株人造的玫瑰，玫瑰的旁邊有一隻蝴蝶飛着，蝴蝶是銀色的紙製的，用一根鐵線支柱着。玫瑰花心裏的有兩粒樹膠，算是兩滴甘露。此外在左邊有一隻凹盤，盤上放着一塊白色的乾酪；右邊另一隻盤子上有許多打碎了的蛇蛋果。然而桌上還剩着生菜沒有吃，這是豆油浸着的大葉高莖。

「博歇夫人，」姑爾瑰斯殷勤地說，「您再吃一點兒生菜罷。您最愛吃生菜，我是曉得的。」

「不，不，謝謝您罷，我吃到這裏了！」博歇夫人答。

姑爾瑰斯轉身又勸衛志尼，衛志尼把手指插進嘴裏，像是要摸嘴裏的食物似的，她說：

「真的，我的肚子滿了，沒有位置了，想再吃一口也不能了。」

「唉！您勉強一吓子罷，」姑爾瑰斯微笑地說：「總還有一個小窟窿的，肚子不餓也可以吃

生菜的……你們肯糟塌了這些萬苜嗎？」

「你們明天吃漬酸了的罷。漬酸了的生菜更好吃呢，」洛拉夫人說。

那些婦人們都喘氣，眼望着那生菜，覺得可惜。克萊曼斯說有一天在中飯的時候她吃了三紮的水芹。蒲獨花夫人更厲害了，她並不揀乾淨，便吃了許多菜頭；他僅僅加了一點兒鹽，就吃下去了。她們一個個都愛生菜，願意一買就是幾桶。她們有這一場談話幫助着，又把那生菜吃起來了。

「我呢，我願意在菜園裏伏着吃，」博歇夫人說時滿嘴是菜。

後來大家對着那飯後果品冷笑。飯後果品是不算數的，牠來得遲了些，但是不要緊，人家畢竟要吃牠。大家既然預備拚命吃一頓，區區的蛇蛋果與糕糰能够使他們為難嗎？再者，大家並不

忙，有的是時間，便吃一個整夜也未嘗不可以。大家先把蛇蛋果與乾酪放在各人的碟子上。此刻男人們燃着了煙斗；那六瓶老酒已經喝完了，他們又喝尋常的酒，一面喝酒，一面吸煙，但是大家想要姑爾瑰斯即刻把那糕糰切開。布瓦桑很有禮，站起來摘了那玫瑰花獻給那老板娘，全席都同聲喝采。她只好用扣針把那花扣在左乳上，在心的一邊。她每動一動，那蝴蝶便飛舞起來。

羅利歐忽然發覺了一件事，便嚷道：

「喂！原來我們在你們的工作桌子上吃飯！好好也許從來沒有人做了這許多工作在這上頭呢！」

這不懷好意的笑話竟得了勝利。一時大家紛紛說了許多隱語：克萊曼斯每吃一匙蛇蛋果的時候一定說她在燙衣服；洛拉夫人說那乾酪有澱粉的氣味；羅利歐夫人喃喃地說妙極了，在這木板上辛辛苦苦地掙下來的錢，一頓就吃光了。大家笑嚷了一陣。

忽然間，一個人的高聲迫得人人都靜默了。這是博歇，他站起來，搖頭擺尾，在唱愛情的火山，又名動人的兵士。

「白拉文是我誘惑美人們……」

一陣鼓掌的聲音歡迎第一段歌曲。對了，對了，大家就唱歌罷！各人唱各人的歌。這是比什麼都有趣的。衆人或肘據着桌子，或仰翻在椅子上，聽到好的地方就點頭，唱到疊句的地方就喝酒。博歇這壞鬼專會唱滑稽的歌曲。當他裝扮那兵士，張開了五指，把帽子戴在腦後的時候，惹得瓶子也笑起來。唱了愛情的火山之後，他即刻接着唱昌富男爵夫人，這也是他的拿手好戲。他唱到第三段的時候，轉身向着克萊曼斯，聲音變慢了，帶着淫情：

「那男爵夫人家中有客，

卻只是她的四個姊妹們；

三個是黑髮的，一個是黃髮的，

八隻眼睛最能銷魂！」

全席都很快活，跟着唱了疊句。男人們把腳跟擊地按着節拍；女人們拿起刀子打她們的酒杯。衆人齊聲又唱道：

「他娘的！」

誰付酒錢？

他娘的！

誰——付——酒錢？」

店窗的玻璃震响了，歌男歌女們的口氣衝動了帷子。在這時候，衛志尼出去了兩次；回來之後，附着姑爾瑰斯的耳朵低聲報告了一件事情。到了第三次，她回來的時候，在喧譁裏向姑爾瑰斯說：

「親愛的，他始終還在福朗素華的店子裏，他假裝看報紙的樣子；這事有幾分蹊蹺了。」她說的是郎第耶。她出去了三次，就爲的是偵探他。每次報告的時候，姑爾瑰斯的神色變爲嚴重了。

「他醉了沒有？」她向衛志尼問。

「沒有，」衛志尼答；「他似乎很清醒的樣子。這纔可慮呢！他既然清醒，爲什麼還停留在酒

店裏呢？天啊！天啊！但願沒有什麼意外就好！

姑爾瑰斯很耽心，請她住口。忽然間，大家靜默了半晌。於是蒲獨花夫人站起來唱她的靠岸去！衆人閉口專心地望着她；布瓦柔把他的煙斗放在桌子上，好教他聽得專心些。她挺直了那矮小的身子，在黑帽下露出她的白臉。把左拳伸向前面，現出很驕傲的樣子，她的歌聲比她的身子更大些：

「大胆的海賊，

竟敢來追我們！

強盜是該死的，

他的罪，不能寬！

孩兒們，開大礮，

滿滿地喝了一杯酒，就去殺強盜！」

呃，這却是正經的歌；然而令人想起當時的情景。布瓦柔在海上旅行了許多年，所以他越發

點頭讚賞。再者，人家曉得這歌乃是表示蒲獨花夫人的心情的。古波俯了身子告訴衆人，說有一天晚上，蒲獨花夫人在小雞路遇着四個男人想要強姦她，竟被她打退了。

這時衆人雖則還在吃糕糰，姑爾瑰斯已經由古波媽媽幫助着送了咖啡來。大家不讓她坐下，一個個都嚷說輪着她唱了。她推辭着不肯唱，她的臉色很白，似乎很不舒服；大家笑問是不是鵝肉把她脹壞了。於是她用柔弱而和婉的聲音唱一個：「呀！讓我睡覺罷！當她唱到疊句的時候，聯想到睡眠中的好夢，她的眼臉稍爲閉了些，她的眼神直貫注到馬路上的黑暗裏。」姑爾瑰斯唱了之後，布瓦桑即刻開腔唱一首飲酒的歌，名叫法蘭西的酒；但是他唱得像一個抽氣筒；只有最後一段愛國的言語受人歡迎，因爲他在唱到三色國旗的時候把酒杯擎得很高，搖了幾搖，然後把嘴大開，把酒倒進了喉嚨裏。此後大家接着唱了好些情歌兒；博歌夫人唱梵尼斯歌，羅利歐夫人唱賽威爾歌，羅利歐甚至於唱起阿拉伯的淫曲子來。在這油膩的桌子的周圍，與這衆人的口裏吐出的酒肉氣味裏，竟現出了天邊的晚霞，映着漆黑的雲鬢；又有月下琴聲伴着甜吻；還有一班舞妓隨步散着許多珍珠寶石；男人們很快活地吸着他們的煙斗，女人們很歡欣地微笑，大家

自以為正在青山綠水中呼吸着好空氣哩。此刻輪着克萊曼斯唱她的：請您做一個巢兒，她顫着喉嚨，很博得衆人的歡心；這令人聯想到鄉村：叢樹裏的鳥聲，綠陰下的跳舞。總之，是人家在文賽納林裏所看見的情景。然而衛志尼却唱一首滑稽的歌，名叫我的哩噠噠（註一）；她裝扮賣酒的女人，一隻手插在大腿上，手肘成了圓形；另一隻手在空中作斟酒的姿勢。因此席上的人都懇求古波媽媽唱那耗子。古波媽媽拒絕了，說她不曉得唱這種淫邪的歌曲。然而她終于用破碎的聲音唱起來；她的臉上起了皺紋，眼睛閃爍着，裝扮麗絲姑娘看見耗子而搭緊了裙子，現出可怕的神色。全席都笑了；那些女人們動了心，忍不住眼睜睜地向男人們望着；總之，這不是骯髒的歌子，因為這裏頭並沒有粗野的話頭。博歌要實行歌中的話，於是沿着魏古魯夫人的腿做了一個耗子。這樣鬧下去，險些兒不成體統了，幸虧姑爾瑰斯向顧奢丟了一個眼色，他便接着低音譜唱了一個嘉達爾的辭行，把衆人都弄得安靜而端重了。他的嗓子結實得很，從他的黃鬍子裏出來的聲音竟像一個喇叭。他唱到那兵士呼喚他的一匹黑馬的時候，叫了一聲「啊！我的好伴侶！」他

（註一）巴黎人的隱語把燒酒叫做哩噠噠。

的聲音是這樣雄壯，衆人的心都跳了，大家等不到他唱完，已經喝起來。

「伯魯伯伯，輪着您了！您唱您的罷。越老的歌兒越妙呢！」古波媽媽說。

於是全席都轉身向着那老頭子。要求他，鼓勵他。他的褐色的老臉孔上露出呆鈍的神情，似乎不懂大家的話。大家問他是否曉得唱五個母音。他低了頭，說記不得了；當年的好日子的歌曲都在他的頭腦裏混亂了，大家正要不再纏他，他忽然似乎記起來了，使用重濁的聲音吃吃地唱道：

「特魯啦啦，特魯啦啦！」

「特魯啦啦，特魯啦啦！」

他的臉上起了光彩，大約這些疊句喚醒了他當年的快樂，只有他自己能够玩味，他聽着自己那漸唱漸啞的聲腔，像孩子一般眉飛色舞。

「特魯啦啦，特魯啦啦！」

「特魯啦啦，特魯啦啦！」

此刻衛志尼又走去附着姑爾瑰斯的耳朵說：

「喂，親愛的，我又從那邊來了。因為我覺得很開心……好！郎第耶已經離開了福朗素華的店子了！」

「您不在外面遇見他嗎？」姑爾瑰斯問。

「不，我走得很快，沒有留心看。」

衛志尼舉起了眼睛，忽然住口，歎了一口氣，又說：

「呀！天啊！他來了，他在對面的走道上；他的眼睛望着這裏呢。」

姑爾瑰斯大吃一驚，冒險望了一望。有許多人擁擠在路上聽席上的人們唱歌。那雜貨店的夥計們，那獸腸店的老板娘，與那鐘錶匠合為一羣，好像看戲似的，有幾個軍人，有幾個穿長衣的紳士，還有三個五六歲的女孩互相拉着手，現出嚴重而驚奇的神情。郎第耶果然也站在第一排，安靜地聽着望着。唉，危險極了！姑爾瑰斯覺得一般冷氣從她的腿升上了她的心裏，她不敢動了，同時伯魯伯伯還繼續地唱道：

「特魯啦啦，特魯啦啦。」

特魯啦，特魯啦，特魯啦啦！」

「好！老的，您唱的儘够了！」古波說；「您記得全首嗎？將來有一天我們太快樂了的時候再請您唱罷！」

許多人都笑了。那老頭子突然住了口，把他那一雙無光的眼睛望了桌子一周，便又回復他的沈思的態度了。咖啡喝過了，古波又說要酒。克萊曼斯再吃了些蛇蛋果。一時間，歌曲停止着，大家談起隔壁另一座屋子裏有一個婦人自縊死了，今早被人發覺。現在輪着洛拉夫人，然而她要預備一吓子。她把飯巾的一角浸在一杯水裏，然後印在她的太陽穴上，因為她覺得太熱了。後來她又要了一小杯的燒酒喝了，把嘴唇揩了半响。

「上帝的孩子，是不是？」她說；「上帝的孩子……」

她的身材高大，像個男子，鼻子的骨凸露，她的雙肩方方的像一個憲兵。她開始唱道：

「被母親拋棄的，無所依歸的孩子，

終久可以找一個神聖的地方安身。

無所歸依的孩子乃是上帝的孩子，

他看見他失所，一定設法把他撫養成人。」

她的聲音遇着某幾個字眼的時候搖曳着成爲哀音；她仰望望天，同時右手在胸前擺動，撫着她的心口，做出感動的姿勢。這時姑爾瑰斯因爲看見了郎第耶傷了心，忍不住哽咽起來；她似乎覺得那歌說着了她的痛苦，她就是那被母親拋棄的，無所依歸的孩子，等候上帝保護她。克萊曼斯醉得很厲害了，忽然嗚嗚地痛哭；她的頭俯在桌上，就向着桌布打噎。大家傷感地靜默了半响。那些女人們都掏出手帕子揩她們的眼睛，以表示傷心爲光榮。男人的額低了，眼怔怔地向前呆望，眼瞼下垂。布瓦桑氣噎着，咬緊了牙關，把煙斗的頭咬破了兩次，吐在地上，仍舊不停止吸煙。博歇的手原是放在魏古魯夫人的膝頭上的，現在他不捻她了，因爲他模糊地覺得良心不安，而且起了恭敬的念頭；同時兩行熱淚從他的兩頰上流下來了。這些娛樂的人們此刻嚴重像一班法官，慈祥像一班綿羊。呢酒從他們的眼裏流出來了！歌聲又起，更慢了，更動人了，衆人都對着杯

盤痛哭，解脫了衣鈕，一個個都十分傷感。

但是姑爾瑰斯與衛志尼不由自主地只管向對面的走道望去。輪着博歇夫人也瞧見郎第耶了，她忍不住輕輕地驚呼了一聲，同時還不住地揩她的眼淚。於是她們三人都現出提心吊膽的樣子，無意中相向搖頭。天啊！假使古波掉轉身來望見了他，豈不是兩虎相逢，互相殘殺！他們的神色太不同了，以致古波問道：

「你們在看什麼呀？」

他說着便俯身向外望去，認得是郎第耶。他說：

「媽的這太難堪了呀！那骯髒驢子呀！那骯髒驢子……不行！這太難堪了！非收拾了不可……」

他站了起來，吃吃地說了些威嚇的話頭，姑爾瑰斯低聲勸他：

「唉，我哀求你……放下刀子罷……你停留在席上罷……不要惹禍纒好。」

原來他在桌子拿起了一張刀子，衛志尼只好搶了過來。但是她不能阻止他出去而且走近郎第耶。席上衆人正在傷感，並不覺得，只管哭得更厲害些；同時洛拉夫人用斷腸的聲調又唱道：

「人家拋棄了的孤兒。」

她的哭聲只有樹子與風聽見。

最後一句好像一陣悲風吹來，令人墜淚。蒲獨花夫人正在喝酒，因為感觸太深，竟把酒傾倒在桌布上。這時姑爾瑰斯的身子冷了半截，把一隻拳頭塞住了嘴，以免叫嚷，惶恐地眨她的眼睛，預料不久可以看見那邊兩個男子當中有一個被殺倒在街道上了。衛志尼與博歇夫人也留心看那戲劇，覺得非常有興味。古波想要撲在郎第耶身上，然而他被外面的風忽然一吹，受不住冷氣，險些兒倒坐在水溝裏。郎第耶的手在衣袋裏，只輕輕地避了一避。現在他們二人互相辱罵起來，尤其是古波，他把郎第耶罵做害病的豬羶，說要吃他的腸胃。人家聽見他們的暴怒的聲音，看見他們的暴怒的姿勢，竟像就要互相扭斷了臂骨似的。姑爾瑰斯嚇得沒有氣力了，緊閉了眼睛，因為這延長太久了，她看見他們面對面的互相走近，以為他們就要互相吞併了。後來她什麼也不聽見了，於是她再開了眼睛，却看見他安然地談話，她不禁驚訝得發呆了。

洛拉夫人的悲啼的聲音又起了，她另唱了一段：

「到了第二天，人家把她救回來。」

「已經是半死的女孩……」

「世人的壞女人真不少啊！」羅利歐說時，人人都贊成她的話。

這時姑爾瑰斯向博歇夫人與衛志尼丟了一個眼色。這事竟平安過去了嗎？古波與郎第耶仍舊在走道上談話。他們還互相罵着，然而罵的却是朋友間的輕薄話。他們互相叫做「壞蛋」，聲調裏含着感情。因為人們都注視他們，所以他們並肩地沿着各店戶散步，每走了十步又打一個回旋。二人又熱烈地談判了一番。忽然間，古波似乎又生氣了，郎第耶却拒絕他，讓他再要求。古波終於推郎第耶穿過了街道，邀他進了店子裏。

「這是好意的，您想信我罷！」古波說；「您進去喝一杯酒……人終是人，人類是應該互相了解的，是不是？」

此刻洛拉夫人唱完了最後的疊句。那些女人們用手帕子拭淚，同聲跟着唱道：
「無所依歸的孩子乃是上帝的孩子。」

大家非常讚賞洛拉夫人，她坐了下來，假裝心碎了的樣子。她說要喝一點兒什麼，因為她唱歌時自己加上了許多情感，所以她常常恐怕神經錯亂了。這時全席注意到郎第耶了，他安然地坐在古波的旁邊，已經把沙五華糕浸在一杯酒裏吃起來了。除了衛志尼與博歇夫人之外，沒有一個人認識他。羅利歐夫婦覺得有幾分蹊蹺；然而他們不曉得底細，只表示冷淡的態度。顧奢早已看見姑爾瑰斯的感動，所以他斜着眼睛望那新來的人。大家難爲情，靜默了半晌，然後古波簡單地說道：

「這是一個朋友。」

他說着，轉身向妻子又說：

「你動一動罷……也許還有熱的咖啡。」

姑爾瑰斯把他們二人輪流地望了又望，很溫和又很發呆。起初的時候，她的丈夫把她的舊情郎推進了店子裏來，她雙手本能地掩了她的臉孔，恰像大風雨的日子，雷聲每响一次她就掩面一次。她覺得這是不可能的；那些牆壁快要坍倒下來，壓死了衆人了。後來她看見窗帷也不動

一動，他們二人已經坐了下來，她陡然覺得事情是自然的了。那鵝肉在她的肚子裏作怪，因為她吃得太多了，然而這可以阻止她胡思亂想。一種快樂的惰性使她麻木了，她倚在桌子上，只希望不被騷擾就好。天啊！何苦提心弔胆！別人既不就心，而且事情似乎是自然會妥當了的，將來人人都可以滿意的，她又何必過慮呢？於是她站起來，去看還有沒有咖啡。

在後方的房子裏，孩子們睡着了。何古思婷在吃飯後果品的時候，時時刻刻欺壓他們，搶他們的蛇蛋果，說了許多可恨的威嚇他們的話，使他們不敢聲張。現在她病起來了，蹲在一張小凳子上，臉色很白，一聲不响，那肥胖的寶玲把頭偎着伊甸的肩打瞌睡。伊甸自己也倚着桌子睡着了。娜娜坐在床前的毯子上，把一隻手臂攪着維克多的頸子，緊緊地靠着他；她閉着眼睛打瞌睡，同時又用微弱而連續的聲音叫道：

「唉！媽媽，我很不好過……唉！媽媽，我很不好過……」

「呸！」何古思婷說時，自己的頭也斜在肩上了；「他們醉了；他們竟像大人們一般地唱了歌呢。」

姑爾瑰斯看見了伊甸，心上又受了一個打擊。她覺得呼吸不來了，想起了這孩子的父親正在這裏吃糕糰，竟不說要吻一吻他的兒子。她險些兒把伊甸喚醒，把他送到他的懷裏。後來她回心一想，覺得事情安然地過去還好些。在酒席的終場擾亂起來，實在不是適宜的。於是她拿了咖啡壺仍舊到席上來，替郎第耶斟了一杯咖啡，他似乎並不關心於她。

「那麼，現在輪着我了。」古波用含糊的聲音說：「呃！人家以為我會唱得很，特地留我在最後……好罷，我給你們唱那好一個豬獃孩子！」

「對了，對了，好一個豬獃孩子！」全席都嚷着。

喧譁又起了，郎第耶被忘記了。那些女人們預備好了她們的杯子與刀子，好陪着唱疊句。古波企起了他的腿像一個流氓，大家望着他，預先笑起來。他用老婦人的嗔聲喝道：

「每天早上，我起來的時候，

心中煩悶得像亂麻的樣子；

我差他到克萊弗河去買一尾魚，

給他拿去了四個銅子。

他在路上耽擱了三刻鐘。

然後跑上了梯子；

而且他偷喝了我的半瓶高粱燒；

唉！好一個豬獃孩子！

那些女人們擊着酒杯，非常快活的唱道：

「好一個豬獃孩子！

好一個豬獃孩子！」

金滴路也來參加了。全區都唱好一個豬獃孩子。對面那鐘錶匠，那幾個雜貨店的夥計，那賣牛腸的女人，那賣生果的女人，都曉得這一首歌，於是他們跟着唱疊句，而且互相打耳光開玩笑。真的，古波家裏的好酒好肉的氣味給街上的人吸飽了，全街終於醉起來。怪不得席上的人越發醉了。自從麪湯後的第一杯純酒以後，大家的醉意漸濃。現在是一個收場，一個個都高談闊論，在

兩盞燈的赭色的燈光裏吐出酒氣來。衆人喧嘩的聲音竟掩住了深夜的車聲。有兩個巡警以爲是什麼騷擾，都跑來看；但是他們看見了布瓦桑，便點頭施禮而退。他們並肩地沿着黑暗的商店走開了。

此刻古波唱到這一段了：

「有一個禮拜天，

是天氣很熱的日子；

我去看望一個洗糞坑的人，

他是我的小叔子；

我因爲口渴得慌，

問他要了些櫻桃的核子；

誰知拿回來之後被那畜牲都偷吃了：

唉！好一個豬獃孩子！

「唉！好一個豬獃孩子！」

歌聲响亮，把屋子震得窄窄地响，在微温而安静的夜氣裏，他們嚷得這樣高聲，連他們自己也喝起采來，因為再也沒有人比他們嚷得更高聲了。

席上的人沒有一個記得這酒席是怎樣散場的。他們只記得夜很深了，路上沒有一隻貓走過。也許大家曾經拉着手在桌子的周圍跳舞了一番。衆人浴在黃霧裏，紅色的臉孔跳動着，嘴角裂到耳邊。到了末場，大家一定是買了些好酒喝；但是他們不記得是否有一個人開玩笑，把鹽放進了酒杯。那些孩子們只好自己脫衣上床睡覺。到了第二天，博歇夫人自誇說昨夜曾經打了博歇兩個巴掌，因為他挨得太近魏古魯夫人談話；但是博歇什麼也記不得，只說這是笑話。有一件衆人所公認為不合禮的，乃是克萊曼斯的行爲，真的，以後大家不要再請她吃酒了；她終于把全身露給人家看，又嘔吐起來，把帷子也弄髒了。男人們却走出了馬路上；羅利歐與布瓦桑的肚子作怪，直跑到了煤炭店的門前。一個知禮的人是看得出來的，所以蒲獨花夫人、洛拉夫人、衛志尼，被暑氣激得不舒服了，僅僅到後方的房子裏脫了她們的胸衣；衛志尼甚至於要在床上躺一躺。

以免鬧什麼亂子。後來賓客們似乎漸漸散了，一個個先後溜開，都是有人陪伴着的；他們沈沒在黑暗的街道上，還有一陣最後的喧譁，只聽得羅利歐夫婦氣沖沖地吵嘴，伯魯伯伯拚命地唱他的「特魯啦啦」。姑爾瑰斯記得顛奢走的時候還哽咽起來；古波始終唱着；至於郎第耶呢，他大約是等到最後纔走，她還記得她的頭髮裏來了一陣微風，但不知道是郎第耶吹她呢還是夜間的熱氣。

洛拉夫人說夜深了，不肯回巴第諾爾去，人家把床上的一張褥子拖下來，把店子裏的桌子推開了些，把褥子鋪在一個角兒上。於是她在麪包的碎片當中睡了。在整夜裏，古波夫婦的鼾聲如雷；鄰家的一隻貓從那開着的窗子跳了進來，嚼那鵝骨，牠的細齒發出輕微的聲音，一會兒那鵝的骸骨已經葬在牠的肚子裏了。